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作品

7 怒涛篇

8 乱离篇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I313.4/180:4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基藏



7 怒涛篇
8 乱离篇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银河英雄传说（小说全集）
田中芳树—著
蔡美娟—译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9 印张　200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ISBN7－5387－1990－3/I·1026

每套（全 5 册）定价：100.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7 怒涛篇

第一章　黄金狮子旗下 ………………………………………… (3)
第二章　背弃一切旗帜 ………………………………………… (27)
第三章　“诸神的黄昏”再现 …………………………………… (47)
第四章　解放、革命、谋略及其他 …………………………… (63)
第五章　流浪儿回家 …………………………………………… (80)
第六章　马尔·亚迪特星域会战 ……………………………… (94)
第七章　冬蔷薇的勒令 ………………………………………… (115)
第八章　前途遥远 ……………………………………………… (129)
第九章　祭典之前 ……………………………………………… (147)

8 乱离篇

第一章　风过回廊 ……………………………………………… (179)
第二章　春天的风暴 …………………………………………… (190)
第三章　常胜与不败 …………………………………………… (209)
第四章　万花筒 ………………………………………………… (226)
第五章　魔术师、一去不回…………………………………… (247)
第六章　祭典之后 ……………………………………………… (276)
第七章　失意的凯旋 …………………………………………… (296)
第八章　迁都令 ………………………………………………… (312)
第九章　八月的新政府 ………………………………………… (329)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7 怒涛篇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伯爵阁下！您也已经有相当的地位了。从连一般平民也难以忍受的贫贱生活要走到这个地步，一定花了您不少苦心吧？"

"哪里，您这么客气让在下不胜惶恐。侯爵阁下您一定也了解，因为我人生的出发点就是阁下的终点了。"

——这是旧帝国历四八七年一月一日，威尔赫姆尔三世侯爵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新无忧宫黑真珠室所举办的新年庆祝会上的交谈。两天之后，罗严克拉姆伯爵率领着远征军朝伊谢尔伦要塞前进。

第一章　黄金狮子旗下

I

当银河帝国统帅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为了参加御前会议而跨着大步走进指定的会议室时，已经有两名同伴先到了。这两个人是军务尚书巴尔·冯·奥贝斯坦和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渥佛根·米达麦亚两位元帅。人称"帝国三长官"很难得地共聚一堂。

这三个人从外表看来就显得极为不相同。一个是头发半白、装着义眼、身材纤瘦而血色不怎么好的军务尚书；第二个是有着深棕色头发、右眼珠黑色、左眼珠蓝色，素有"金银妖瞳"之称的美男子统帅本部总长；第三人则是有蜂蜜色头发、灰眼珠、个子较为矮小的宇宙舰队司令长官。后两者不只是单纯的同僚而已，他们还是长久以来即生死与共的好朋友。这三人都正值少壮之年。

宇宙历七九九年，新帝国历元年一〇月九日。

费沙行星才开始其为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大本营所在地的历史。这一年九月，二十三岁的年轻皇帝放弃了长达五世纪的帝国首都行星奥丁，把他的宝座移到至去年为止尚歌颂着治外法权之春的费沙去。距离他戴上皇冠还不到一〇〇天。

在首都迁至费沙之后，皇帝莱因哈特把大本营设置在他还没有戴上帝冠之前，于“诸神的黄昏”战役中充当临时元帅府的旅馆中。不管是当时或现在，这家旅馆在设备或格调上都没有太高的评价，但是，和宇宙港及帝都中心之间的联络却很方便，这大概是它唯一的商业价值。这一点或许是莱因哈特选定此地的理由，不过，这位年轻貌美的征服者具有和他本身的容貌及才能并行的尊重实用性的精神，却也是原因之一，甚至连旅馆内的房间都只是适合一个普通的单身汉居住的摆设。

罗严塔尔走进的房间也只是一间谈不上豪华的平凡会议室，家具的价格或许昂贵，但却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只有一面墙上装饰着不久前才制定的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军旗，这面旗帜对着这个没什么个性可言的旅馆中的一室放射出压迫性的光芒。

以前，高登巴姆王朝的军旗是黑底配上金黄色的双头鹰。现在这面旗已经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罗严克拉姆王朝有金黄色的滚边和鲜红底色的军旗，中央则配上了金黄色的狮子像。

这面极尽奢华之能事的军旗被称为“黄金狮子旗”。在创意方面来说并没有什么独创性，它之所以让当时和后代的人有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象征着拥有这面军旗的金黄头发的年轻人及跟随他的从将官。

而在这间房间里面的三名元帅就是所有将官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地位、功绩、知名度都紧紧跟在皇帝之后，奥贝斯坦身在总司令部及后方，其他两人则在前线，参与无数的战役，同时赢得同样多的胜利。尤其是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被称为“帝国双璧”，和年纪轻轻就去世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是帝国军的常胜军。“疾风之狼”以三十一岁，“金银妖瞳”以三十二岁的轻轻年纪就爬上了军人生涯的最高峰。跟在他们后面的后进或许有之，但是，却没有人能追过他们。

罗严塔尔朝着先到的两个人行注目礼后坐了下来。由于这是正式的场合，他断不能无视于一向不和的军务尚书的存在，而只顾着和密友米达麦亚谈笑风生，这种事应该在其他的机会及场所做的。

“陛下什么时候接见?”

罗严塔尔问道，不过，那只是形式上的发问。他的密友回答他：“大概快了吧?”罗严塔尔这次把箭头对着军务尚书说：“陛下叫我们来是为了什么理由?”

“或许是为了达列肯普的事吧?”

这正是最重要的事。

“是啊！舒坦梅兹提督有报告进来了。”

“怎么样?”

奥贝斯坦用义眼看着发问的罗严塔尔和把身子微微探向前的米达麦亚，然后回答道。

“达列肯普已经命丧黄泉了。这几天遗体就会送回来了。”

军备尚书提到了驻军在自由同盟领土的正中央干达尔星系的行星乌鲁瓦希上的一级上将的名字。今年七月，驻同盟的高级事务官菲尔姆特·达列肯普一级上将被同盟军的不法分子强行拉走，使得舒坦梅兹不断地和犯罪集团及同盟政府进行交涉。

“啊，果然……”

这不是意料之外的事。自从接获达列肯普被绑架的消息之后，大家都认为他生还的机会几近于零。这是在动乱的时代选择了动乱人生的人们特有的嗅觉，也是一种常识。

“那么，达列肯普的死因是?”

“自缢。”

军务尚书的回答极为简洁，声音也极其低沉、干涩，但是对听话的人来说，却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渗透力。两位沙场上的名将不禁无言对视。有着充满活力的灰眼珠的米达麦亚歪着头说道：

“那么，达列肯普的死不能归罪于杨威利吗?”

米达麦亚这样问，与其说是询问倒不如说是提出了问题。对于今后军事上的决定及行动，他必须要了解皇帝莱因哈特及军务尚书的意思。

“如果是处于顺境，达列肯普断无自杀的理由。很明显的，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杨威利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更何况他也不做辩解，现在也还在逃亡当中，问罪于他也是不得已的。”

“杨威利”这个名字对同盟军或对帝国军而言，都具有不可轻忽的意义。在同盟军的提督中享有不败盛名的他，在同盟屈膝于莱因哈特之后便退役过着退休生活了。达列肯普以前在战场曾两次败在杨的手下，这种屈辱是令达

列肯普难忘而且也难以释怀的。或许他就是在监视杨的一举一动，却仍然找不出任何疑点的情况下想逮捕杨，却反而遭到难以反抗的袭击吧？事情在没有办法表面化的情况下，所有枝微末节都只能用推测的。但是，败北的沉重心灵重担模糊了达列肯普的判断力，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他被赋予了超过他本身能力的职责，这件事似乎成了皇帝莱因哈特在人事上一个极罕见的失败例子。

米达麦亚交抱着两手。

“达列肯普是一个对部属极其公正的男子汉哪！”

“很遗憾的，杨威利不是他的部属。”

达列肯普的缺点在于缺乏对敌人的宽容及思想上的弹性，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管是罗严塔尔也好，米达麦亚也好，他们不无哀悼同伴的心情，但事实上，他们对敌手杨威利的评价原就高于那个不幸的同伴，所以，如果发生了和现实相反的情况，或许他们反而会觉得很失望。关于这一点他们两人都有共识，不过，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心情却还没有透明化。

以前莱因哈特曾感佩于杨的力量，而有意要他加入帝国军的阵营，或许到目前为止，他也还没有完全死了这条心。在知道了主君的这种心意时，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心中都表赞同；但是，奥贝斯坦却极为有礼地、但又态度强硬地持反对的意见。当时奥贝斯坦主张，如果非要杨加入帝国军的阵容，就一定要杨遵守以下的条件。

“当时你主张什么样的条件，我实在很有兴趣知道。”

“你想听吗？罗严塔尔元帅。”

“不，不听我也知道是什么。”

“哦……？”

“你的意思是要让杨任职旧有的同盟领地，支配他的祖国，并让他去讨伐以前的同志罢？”

奥贝斯坦只是一味地拨弄着他的手指头，脸上的肌肉及声带似乎连动都不想动。罗严塔尔用他那金银妖瞳的锐利眼光，凝视着奥贝斯坦的侧脸，微微地弯起了嘴角。

“这就是你的想法吧？试炼人才比让人才集中在陛下的身旁还重要？”

“集中人才固然重要，但是认清这个人值不值得信赖，不就是我们的责任吗？”

“难道每一个在陛下身边的人都得接受你的审问吗？很好！那么，请问

又该由谁来确认审问者本身是公正而且忠于陛下的呢?"

面对这么苛刻而猛烈的讽刺，义眼军务尚书至少在表面上是回之以漠然的反应。

"这让你们来执行就行了吧?"

什么意思? 罗严塔尔不出声，用他那两只颜色不同的眼睛质问道：

"姑且不论制度，帝国的兵权实际上是在你们两位手上。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任何不轨的行为时，一定会有办法将我排除的吧?"

"　务尚书似乎有所误解。"

罗严塔尔的声音充分显现出他露骨的反感，米达麦亚勉强咽下自己即将爆发的怒气，担心地看着自己那亲密的朋友。凭着十年来的相交，米达麦亚知道罗严塔尔不是一个容易犯上的男人，但是却常常在言语表现上有过度激烈的反应。

"误解?"

"我是指关于兵权的所在一事。在我们罗严克拉姆王朝中，兵权是由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全权掌握的。我自己，或者是米达麦亚司令长官都只不过是陛下的代理人而已。照军务尚书的说法，似乎有意唆使我们将兵权纳为己有……"

这种说法原像是奥贝斯坦贯有的辛辣言喻。军务尚书经常在他的义眼中闪着冷漠的光芒，一抓住辩论对方的弱点就会说出让对方脸色涨得鲜红、无言以对的狠话。尽管现在立于防御的立场，奥贝斯坦仍然冷静异常。

"这真令我感到意外。如果以你的论调来看，那么我对陛下是不是公正，似乎打一开始就无需你劳心了。我的公正只要陛下来判断就可以了。"

"真是诡辩!"

"你们还不停止吗?"

米达麦亚用左手手掌重重地击在桌子上大喝一声，军备尚书和统帅本部总长于是结束了规模虽小但极其苛刻、猛烈的唇枪舌战。低沉的呼吸声很难以去判断是发自何人，但是瞬间之后，罗严塔尔重新把身体深深埋进沙发中，而奥贝斯坦则站了起来，消失在洗手间。

米达麦亚有用一只手拢了拢不太整齐的蜂密色头发，故意发出了揶揄的声音。

"原本我以为和军备尚书斗嘴是我的工作哪! 这一次竟然由你来出头了。"

被密友这么一说，罗严塔尔只能苦笑着。

“别讽刺我了，米达麦亚，我自己也知道刚才的举动太过小孩子气了。”

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很不可取地为战斗的情绪所控制，那都是被奥贝斯坦所具有的冷漠气质所刺激而一时失去了理性的控制所致。

米达麦亚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有些犹豫，这一点并不像他的作为。

奥贝斯坦灰着脸回到室内，空气中微微荡着一触即发的火药味，但是，这种不愉快的沉默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他们的皇帝飘着一头金黄的头发，修长的身材裹着黑色和银色交织而成的军服姗姗而来了。

Ⅱ

“皇帝用他自己的生命和生涯来表现自己。他是一个诗人。一个不需要语言的诗人。”

这是有“艺术家提督”之称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对他主君的评语。这大概是所有跟随在这个年轻的霸者身旁的通将们一致的想法。即使是那些不会去深思时间的大河将流向何处的人，也不会对因跟随着这个年轻人而使自己也名留千史一事感到丝毫的怀疑。

“高登巴姆王朝盗取了宇宙，而罗严克拉姆王朝征服了宇宙。”

一部分的历史学家的评语虽然不一定公正，但是，和即位前的政略及即位后的弹压大相迳庭，和反历史轨迹而行的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相较之下，莱因哈特的霸业倒是充满了刺激人们罗曼蒂克心态的光彩。

自从一十五岁上战场以来，莱因哈特大概有七成的时间都奉献在军神的祭坛上。他在战场上的以及周围的无数成功都是靠其本身的智略及勇气缔造出来的。以前批评他为“骄傲的金发小子”的人们，不禁要对胜利女神明显地偏爱他一事咒骂连连。然而，莱因哈特总只是命令女神给他与其力量相符的战果，他从来不曾依赖过女神的垂怜。

莱因哈特已经证明了他自己是屹立于历史上的名将，但是，他是否是一个明君则尚待时间的考验。

他在任职旧银河帝国宰相时所做的各种政治、社会方面的改革是很值得赞赏的。历经五个世纪之久，沉淀于历史底部的腐败及颓废几乎被他一扫而空，特权阶级也因此被放逐到时间的坟墓当中。大概没有其他的统治者像他一样，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完成那么大的业绩。

然而，对明君而言，最大的课题便是维系明君的声名于不坠。以明君的姿态出现而能不以昏君或暴君的结局收场者实在是少之又少。一个君主在接受历史的审判之前，必得先承受得住自己精神上的衰弱。立宪君主可以把一部分的责任委交给宪法或议会，但是一个专制的君主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本身的才能、度量及良心。如果是一个打一开始就欠缺责任感的人或许还比较好收场，倒是那种想当个明君却屡遭挫折的人往往会成为最坏的暴君。

罗严克拉姆不是高登巴姆王朝的第三九代皇帝，而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一代的皇帝。而在继任者还没有诞生之际，他应该也算是唯一的皇帝。现在，"新帝国"不是依赖传统及制度，而是靠着至高者个人的力量及人格耸立在历史的激流中的。这个基盘显得太脆弱了，而企图利用制度及血统使这个王朝强化及永续化，便是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着眼之处。这是一般人的看法。

皇帝已经知道达列肯普的死讯，但是，当他接到军务尚书重新整理过的口头报告时，仍然持续了短暂的沉默。当气氛沉寂下来时，这位眉清目秀的年轻人看来不像是病人或死人，倒像是用水晶雕刻而成的雕像一样显得有些无机质感。不久之后，雕像发出了声音，这使得他看来恢复了不少生气。

"达列肯普原本就不是一个人格完整的人。但是，他也不是罪大恶极至需要被强制致死的男人。我深表遗憾。"

"陛下是不是想到要将罪过归到某人身上?"

罗严塔尔冷静但尖锐地问道。他并无意批评莱因哈特。身为统帅本部总长的罗严塔尔必须了解皇帝想把罪过委至任何人身上，他好准备动员帝国军。是要追击逃亡中的杨威利呢? 或是要求束手无策、甚至任凭事态恶化的同盟政府，履行"巴拉特和约"的义务? 或者反过来要同盟政府去追击杨呢? 不管是做哪一种判断，都已经超过纯军事范围了。

同时，罗严塔尔心中有一种希望年轻的主君能给他一个不平凡答复的私人感情。对于聪明、敏锐如他者而言，这也是一种难以整理的心理要素。当高登巴姆王朝的权力结构看来还是屹立不摇，坚固不可侵犯的时候，罗严塔尔就和密友一起投效到莱因哈特的麾下了。他们把自己的未来全权委交给没有门阀背景，只有二十岁前后的年轻人。而这个选择似乎有所回报了，罗严塔尔以三十二岁的年轻就跃上了帝国元帅、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的宝座。当然，他本身也具有足以与其地位相符的才能及功绩。他在战场上立下了无数

的武勋，对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及王朝霸权的树立有着极大的功劳。

在这期间，他在战场以外的场所也建立了很大的功勋。两年前，时值“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末期，相当于半个莱因哈特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为了保护挚友不被暗杀者所杀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时，大家都担心莱因哈特会因为这场巨大的冲击及悲哀而陷入人格崩溃的绝境中。在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之后，罗严克拉姆一党却面临了最大的危机。当时，采用了奥贝斯坦辛辣的策谋，主导打倒背后的敌人立典拉德公爵的行动者便是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如果光是奥贝斯坦如此主张，恐怕是无法怂动其他的提督们的。由于这次行动的决断力及指导力，他们两人——“帝国双璧”——确立了自己光辉耀眼的宝石地位。

这些行动、劳勋都实在增加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巨星般的光芒。关于这一点，罗严塔尔并不感到有任何的不平。他心灵深处不稳的部分只有在巨星的光芒出现阴霾的时候才会激烈地动摇。或许是因为罗严塔尔希望他忠诚的对象是一个完美的人。

不管是罗严塔尔的自负或者是客观的评论，罗严塔尔的才能和气度都远远超过高登巴姆王朝历代的皇帝们甚多。而要统御这样的他，当然必须要具备有凌驾他之上的才能及宽大的气量及深沉的人格。

他的密友渥佛根·米达麦亚一向以单纯、明晰而且一以贯之的生存方式自我要求。罗严塔尔对其正确的选择敬爱有加，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不可能追随其后的。

……莱因哈特应该也洞察了统帅本部总长简短的质问中隐藏了被压缩了的膨胀心情。年轻的皇帝轻轻地拢起覆在他白皙额上的头发，顿时，室内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

这当然是他无意识的动作。在他的生涯中，他从来不曾以自己的美貌作为武器。不管他的美貌是如何地出众，然而，他自己本身在这方面却没有任何的贡献，功劳应该归于和他所憎恶的父亲，及和亲爱的姊姊相较之下，印象显得极为淡薄的母亲的血统。因此，美貌不是他想夸耀的重点所在。然而，尽管他本人是抱持着这样的态度，但他那令雕像也不禁为之黯然失色的美貌及华丽的动作处处都让旁人不得不发出赞叹的声音。

“与其惋惜去年的葡萄酒不好喝，不如好好地研究今年所种的葡萄品种，这样或许会比较有效率。”

这个回答似乎有避开主题的嫌疑，但是，罗严塔尔并没有不快的感觉。

莱因哈特的才华及智略从来不会让他感到不快。

“我倒是想趁这个机会，利用杨威利和同盟政府之间的嫌隙，把那个异才纳到我的麾下来。军务尚书你认为如何?”

“应该是可以的。”

年轻的皇帝长长的睫毛间闪着意外的表情，奥贝斯坦用他那两只义眼凝视着皇帝，慢慢地说道。

“但是，应该利用杨威利切断自由同盟的命脉，这是条件。”

莱因哈特微微地动了动他那像是用古典派画家的笔细致的描绘出来的眉毛。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带着咋舌的表情无言相视。没想到军务尚书竟然堂堂地提出了刚刚还被统帅本部总长批判的方案。

“杨威利如果臣属于陛下，就等于抛弃了他以前所属的国家，否定了他以前的战斗的理由了。如果是这样，抹掉任何一个会成为他日后三心二意的要素也是为他自己好啊!”

“……”

“但是，下官不认为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莱因哈特坐在沙发上翘起他那双长长的腿。他把手肘枕在扶手上，把像要透视人心般的锐利眼神投向军务尚书。

“杨威利不可能服从于我，这就是你想说的话罢?”

“是的……”

军务尚书冷然地避开了可能会被解释为主君的才能不足的的答复。他的大胆，或者该说是感觉迟钝，连极端讨厌他的其他两位元帅也不得不为之侧目。

“再说，就算杨威利愿意臣服于陛下跟前，什么样的地位、职责才适合他呢?如果安插的地位过小，可能会引起他的不满；如果过大，也可能引起其他人的不安。”

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但是，一旦杨成了皇帝的臣下，就一定会成为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的竞争对手。杨有可能凌驾他们之上，统合旧同盟的势力而稳坐第二把交椅。

第二把交椅是必须加以排除的。因为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开山始祖莱因哈特，可以说是在半世之内急速蓬勃发展起来的，主君和臣下的关系尚未制度化，传统也还没有成立。足以取第一位而代之的第二把交椅是不能存在的。不管是罗严塔尔也好，米达麦亚也罢，对于自己身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

姆个人的臣下、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朝臣一事，大概意识也都还很薄弱。更何况如果尚抱着彼此并不是君臣而是盟友关系的想法的话，君臣的秩序就难以维持下去了。组织化、传统化了的忠诚心正是使罗严克拉姆王朝永续存活的要素，所以，目前的关系不是“皇帝和朋友”，而是“皇帝和臣下”，这应该是唯一的关系。

“……我知道了。杨威利的事情就先搁着吧!”

莱因哈特不说他已经完全死心了。或许是控制自己不要再紧紧追问吧?奥贝斯塔也沉默了。

“尽管如此，连一个杨威利都容纳不下的民主政治不是显得太偏狭了吗?”

莱因哈特心里想着，不觉说出了口。渥佛根·米达麦亚对此有了反应。

“话是没错，但是，陛下，问题不在制度本身，而是在运用制度的人。陛下的英才也不见容于高登巴姆王朝呀！请陛下想想不久前的例子。”

“没错，的确是这样的啊!”

莱因哈特苦笑道。脸上已经没了那股热劲，罗严塔尔看在眼里遂问道：

“那么，陛下，应该怎么做呢？要趁着达列肯普死亡之际，一口气并吞同盟所有的领土吗？或者要暂缓脚步?”

“帝国军倾巢而出，快刀斩乱麻也是可以，但是，那些共和主义者们正热情地狂舞着，我们不妨就先站在高处看他们张牙舞爪，直到他们疲累了为止。”

莱因哈特如此说道，似乎有意要控制自己的霸气似的。三个元帅都有些感到意外。难道光是把大本营移到费沙就能满足皇帝的英气吗？皇帝那只白皙的手把玩着垂挂在他胸前的坠饰。

年轻貌美的皇帝那闪着金黄色光辉的头发上方，和他的头发呈现同样色泽的狮子无言地咆哮着。三位元帅同时朝着军旗和皇帝行了一个礼。每个人的眼中各怀着不同的感怀及思绪。这个时候，对着正要退出的三个元帅答礼的莱因哈特，其表情微微闪着对自己本身些许的焦躁和不安。

罗障塔尔元帅的副官艾密尔·列肯道夫少校，为了几件统帅本部的事务有待上司的裁决而在室外等着。结束了御前会议退出室外的金银妖瞳青年元帅和有着蜂蜜色头发的密友，轻轻地打了声招呼便往走廊上走去，一边接过部下呈上来的文件。他快速地看过之后便立即下了指令。他那明确但略带机械性的语气让副官觉得有些异样感，副官看着上司，但是，罗严塔尔心灵的

悸动哪是一个外人所能透视的?

……皇帝，请不要给我反抗的空隙！我是为了选你做为历史的舵手、拥立你、夸示你的军旗而来的。请不要让我后悔我的选择。你应该随时随地走在我的前头。而且必须永远散放着傲人的光芒才对。消极或安定岂是你的光源?

无人能匹敌和霸气及行动力，才是你的真正价值所在啊……。

Ⅲ

皇帝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理所当然地跟着莱因哈特来到费沙。她的父亲国务尚书佛兰兹·冯·玛林道夫伯爵则留在原来的帝都行星奥丁处理国事。和皇帝、首席阁员距离数千光年之遥，再怎么活用超光速通讯，国事实在难以做到如预期般的顺利、圆滑。但是，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体制，不久之后，国务尚书应该也会跟在皇帝后面来到费沙的，不可能是皇帝去迁就属下的。奥丁已经不可能再成为帝国的中枢了。

希尔德辅佐莱因哈特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也为莱因哈特分析急速而且大幅度的情况转变。达列肯普的妄为及同盟政府的昏庸促使杨威利自立，因此，构成现状的政治、军事上的要素当然也就更加复杂了。任何一小撮集团的势力都让人无法安心。因为不管是罗严克拉姆王朝或是自由同盟，都是由一滴水渐渐汇聚成大河的。

A　新银河帝国 = 罗严克拉姆王朝

B　自由同盟的现有政权

C　杨威利的独立势力

D　费沙的旧势力

E　旧帝国 = 高登巴姆王朝的余党

F　宣誓独立的艾尔·法西尔

稍为想了一想，希尔德又添加了第七项。

G　地球教的余党

或许是自己的猜疑心过重吧? 希尔德把视线投向桌上的小镜子，试着在自己装模作样思索着的脸上眯起一只眼睛。结果，一扮起这个表情，蓄着短发、像个美貌的少年的伯爵千金的脸看来就更像个少年了。

希尔德耸了耸一边的肩膀，将两只手高高地举起做深呼吸。她充满活力

的脑细胞偶尔也需要休息。

说来，古往今来的政治状况都很单纯、明快。半世纪之前，帝国和同盟的刑事警察曾经合作破获麻药贩卖组织。只要双方的首脑部门同意，这种事也不是不可能的。当时没有尝试过第二次，而现在，每一个分裂人类世界的细胞似乎都挥着对自己有利的字典，尝试告诉他人什么是真正的正义。

希尔德所属的阵营中握有的字典应该比别人的要来得厚。但是，莱因哈特却从来不认为屈服在大贵族们手中的金边字典是一件清高的事。和莱因哈特敌对的阵营中，又有谁能说以前的莱因哈特是不存在的呢?

希尔德重新看了看从A到F各个势力。她发现每一个势力或大或小都有一些弱点。D和G失去了根据地，没有了公然的武力。B和E则欠缺人才。F软弱无力一如婴儿。而A和C则完全取决于统率者个人的力量。如果没有了统率者，组织本身可能就会面临解体的命运。希尔德只要一想到今年五月的巴米利恩会战中，没有后继者的莱因哈特如果真的被杨打倒所将造成的后果，她就不寒而栗。

最值得警戒的是B、C、D和F的结合，也就是以杨威利的人际关系为核心，同盟军和费沙的不满分子集结在一起。军事力和经济力合体产生化学反应时，或许就会引发诸如一点点毒烟就可以击倒一只巨龙之类的事态。即使是杨也不可能认为自己只凭着单薄的军事力量就能打倒莱因哈特。如果真的这样想，杨就不会是那么可怕的人物了，只不过是一个英雄式的自我陶醉者罢了。

如果能打倒皇帝，“杨威利日后会有什么展望吗?”

这个疑问盘据在希尔德的胸中。她虽然无以透视宇宙的一切事象，但是，以她正确的分析能力，她知道杨的行为不是根据计划而行的，而是以紧急避难为主。只要看他在巴米利恩会战中的表现就知道了。由民选政府所发出来的命令，对他而言就如同神明的托付。

希尔德对杨威利有很大的兴趣。在希尔德眼中，杨的才能和性向的不一致性太大了。他虽然具有极高的处理现实问题能力，但是，他本人却似乎很厌烦于这种事情。希尔德可以想像得出杨失望地望着年纪轻轻就成为整个国家中最重要人物的自己时的景象。

巴米利恩会战结束之后，杨为了和莱因哈特会面而被请到莱因哈特的爱舰伯伦希尔上来。希尔德从亲卫队长奇斯林准将等人那儿听说了，杨本人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建立了无数功勋的男人。与其说他像一个元帅或司令

官，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心思纤细的年轻学者。但是，他虽然只身来到敌舰上，却丝毫没有畏惧的样子。或许这就是杨的真正价值所在。

如果没有杨威利这个有着些许特异人格的人存在，同盟军的武力或费沙的经济力也就失去了化合的触媒。然而，若果真如此，帝国军就势必要各个击破每一个蠢蠢欲动的大小势力了。而这种情形在无形中就增加了不少麻烦。

即使聪明如皇帝莱因哈特，在这几个礼拜中，处理状况时也无法有明快的决断。

“不知道陛下到底怎么想?”

希尔德对年轻皇帝的才能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安。可是，她也发现到莱因哈特的精神线是由强韧的超高度钢和纤细的银线搓捻而成的。在战场上，经常是由前者发挥机能，维持莱因哈特不败的神话，在处理行政上也是如此。但是，意欲完成历史上无人可比之霸业的年轻人精神基调却是由银线所编织而成的。莱因哈特内藏的火焰是熊熊地燃烧着，但是，激烈的火焰不是容易烧尽的吗？这个恐惧在聪明的伯爵小姐脑中落下了一大片阴影。

Ⅳ

皇帝莱因哈特转移大本营到费沙，对新帝国的技术官员而言是一种颇具魅力的刺激剂。身兼工部尚书和帝国首都建设长官的少壮派席尔瓦贝尔西住在大本营附近的老旧大楼里面，昼夜不分地执行着他的任务。只有一个礼拜的病假是例外的情形。

工部省的次官是一个叫古尔克的中年官僚政治家，他应该是一个有足以担起职务的男人，但是在席尔瓦贝尔西请病假期间，古尔克虽然勤奋不懈，却还是延误了工作。当他看见销假回来上班的工部尚书立即投入工作，开始处理案件时，顿时丧失了自信，遂向皇帝提出了辞呈。

年轻貌美的皇帝很意外地对着等待挨怒骂声的次官露出了笑容。

“次官的职责就是接任尚书的工作。如果你的才干凌驾席尔瓦贝尔西的话，当尚书的就是你而不是他了。你很了解自己，这一点就很够了。”

由于皇帝的意向如此，古尔克仍然继续担任工部省次官的官职。莱因哈特虽然没有说出口，不过，他确实没有意思让工部省这个巨大的机构和权限永续下去。不管是哪个国家机构和社会体制，只要安定化了之后，都会把实

地业务部门委交给民间以缩小组织。在创业及扩充时期是需要像席尔瓦贝尔西那样的异才，但是，在缩小组织及安定的时期反而需要像古尔克这样坚忍踏实的人。在皇帝的眼中，古尔克就像一种计量器，把他手上过多的部分削减掉就剩下适当的规模和权限组织。

莱因哈特在人事的布署上就像任用驻同盟高级事务官达列肯普一级上将一样，有失策的时候，但是，因这样的宽大和见识而成功的例子远较失败的例子多得多。连皇帝也认同其异于常人才干的席尔瓦贝尔西计划腾出巨大的能量的一部分，把行星费沙变成全宇宙的中心。

他是人类宇宙史上第一个工部尚书，已经名留后世了，只要行星费沙存在宇宙当中，他的名字就不会被遗忘。

另一方面，费沙人的心境总是难以平静。以前原为他们的祖父的行星被帝国占领，而现在更是被生吞活剥、消化了。有人恶意地开玩笑说："下一步就是被排泄的份了"，这正是费沙人深刻之败北感的证明。原本他们竭尽全力去利用费沙处于帝国及同盟两大势力中间的地理条件，努力地使用财富和权谋术数实质地去支配宇宙，但是，现在一切都已成泡影了。

"文明人的智慧输给野蛮人的臂力。"

也有人这样说道，结果，那也只不过是不得不承认自己败北之后的自我怜悯罢了。因为事前他们无能洞察对方诉诸臂力的迹象。

"左看右看都是帝国人不愉快的面孔。"

"尽管如此，一年不到，好像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了呢！"

在费沙人交换着感慨的视线当中，帝国军黑、银搭配的制服却每一天都在增加中，整个大气的一半似乎就是为了提供他们呼吸似的。

有一大半的费沙人并没有任何理由对皇帝莱因哈特抱持好感，可是，他们对其构想力的壮大、决断及行动力的迅速却不得不大加赞赏。这种感觉的确或多或少都掺有某种不纯的因素。如果莱因哈特是个无能的人，那么，被一个无能者所打败的自己岂不掉进了无名的深渊中了？原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经济力在武力面前根本没什么看头，原本应为独占性的情报也没有带来任何益处，而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帝国军所占领了。才略丰富的费沙人一向住在保守的世界观的温室中，在被金发的年轻人敲破之前，他们都不晓得玻璃的脆弱。

不管怎么说，皇帝莱因哈特正在创造历史是一件无庸置疑的事。同时，身为一个费沙人，他们不能不关心在这个正在被创造的历史豪华舞台中，他

们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也有人自我要求从事积极的展望和行动。原本费沙人的长处就是在被赋予的政治状况中完成最大的利益。原来的费沙也不是人人平等的天国，有因获得既得权利的横暴豪商而哭泣的中小商人，也有因商场失败而衰败的一家人。对这些人来说，莱因哈特的征服所带来的时代激变可以说是败者复活战的唯一机会。他们努力寻求征服者的欢心，为军需品的调度、士兵宿舍的建设、提供经济及交通、地理、市民感情等的相关情报而四处奔走。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长老们的反弹及对年轻的征服者情绪上的支持更是一日快过一日，而帝国政府也有意图地对年轻的费沙人以礼相待，开始搭乘云霄飞车朝着共存的道路飞奔。

V

更巨大的变动而足以摇撼众人脚步的是十一月一日的事。

这一天，已故菲尔姆特·达列肯普一级上将的秘密葬礼正式举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担任治丧委员，皇帝莱因哈特及政府军部的高级官员都列席了，但是，和故人的地位相较之下，葬礼却显得有些过简。帝国政府方面对于高级官员的死是否要公开化一事尚未接到皇帝的裁决，而且故人的死和前年去世的坎普提督一样，由于其死因是极不名誉的自缢，所以列席的提督们也很难以因为他的死而激发昂扬的战意。

有着灰色头发和灰色眼睛的奈特哈尔·缪拉对邻座的米达麦亚低声说道：

“这么说来，达列肯普提督没有办法晋升为元帅了?”

“因为他不是战死的。”

“即使是殉职也不行吗?”

米达麦亚无言地点点头。正如缪拉所说的，达列肯普确实是殉职的没错，但是其中的罪过却多过于功绩。或许由于他擅离岗位，而使得帝国政府为根据“巴拉特和约”所建立起来的新秩序所投下的建设及整备的心血、时间都白费了。达列肯普再怎么样都无法避开尽管只是暂时的假象，却有可能浮上水面的平和时代，却因他的莽撞而再度使和平的曙光沉没于罪过的深渊中。

在葬礼之前，一个隶属于达列肯普舰队的少将恳求米达麦亚。

“下官在达列肯普一级上将的底下做了五年了。或许他多少做了没有办

法让人通融的事，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上司。请您要求皇帝下令进行复仇战!”

米达麦亚很能了解少将这样的要求。但是，根据米达麦亚的见解，达列肯普的地位仅止于少将或中将的话，对他自己或别人而言都是比较幸运的。人各有才，而且在大小、形式上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譬如，一个优秀的舰队指挥官不一定是个优秀的事务官。错看这一点或许是皇帝的失败，但是旁人也不能否认这是达列肯普贬低自己价值的结果。当然，他违背了皇帝的期待，破坏新王朝的权威，罪过也不小。

因此，达列肯普不值得晋升为元帅。皇帝莱因哈特不给他元帅的封号，于情似乎过于严峻，但于理则是正确的。如果皇帝碍于情面而给予达列肯普“元帅”的封号，就等于造成双重的错误。第一次的错误是不能用第二次的错误来弥补的。

这种事并不是授予不授予臣下高位就可以解决的。如果说贤帝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的继任者寇尔涅尼亚斯一世，有些许缺点而不足以被称为明君的话，那罪不在其才能或业绩方面，在他滥颁元帅封号给臣下，甚至连小舰队的指挥官也授予元帅权杖。虽然在征服自由同盟失败之后，或许是有所觉悟罢，但到他死前再也没有给过元帅的封号了……。

米达麦亚想转移话题，他用灰色的眼睛看着眼前的同事。

“对了，怎么样？搭你那艘新旗舰的感觉如何?”

“棒极了!”

缪拉避开四周可能投射过来的奇异眼光，脸上微微泛着喜悦的光芒回答道。

自从罗严克拉姆王朝建立以来，兵工厂最先完成的战舰便是“帕西法尔”，而蒙皇帝下赐此荣誉的便是他奈特哈尔·缪拉一级上将。他在“巴米利恩会战”中解救主君莱因哈特于危急之时，在激战的漩涡中曾四度换乘战舰奋战不已，充分表现了他勇敢善战的特性，也因此“铁壁缪拉”之名广为敌我双方所熟悉。就连因他而无法获得完全胜利的敌手杨威利都赞扬他是一代良将，缪拉的功名遂继“帝国双璧”之后而名扬于世。然而，他也不因此而骄矜，仍然保有同事间最年轻者所具有的诚实态度。

还想回答米达麦亚问题的缪拉，灰色的瞳孔中映出了一个新的人影。皇帝莱因哈特的次席副官挨近两人身边来。

迪奥多尔·冯·流肯晋升为少校了。那是前些日子在邱梅尔男爵府邸中发生暗杀皇帝未遂事件时，他成功地射杀了犯人集团中的一员而受赏的。和皇

帝同年龄的他，在表现方式上虽然和主君有些不同，但仍有未脱的稚气，看来就像军官学校中不知天高地厚的低年级学生。

“请元帅和各位一级上将到十六楼的花岗岩室集合。皇帝陛下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关于谈话的内容流肯不可能会知道，所以米达麦亚也没有问。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前些日子在御前会议中犹疑于决断和选择之皇帝的身影。

花岗岩室不像个会议室，倒像个宽广的沙龙，已经为提督们准备好了咖啡了。

“难道皇帝要亲征?”

费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自言自语地说道。然而，同僚们都知道，他不是在发问，而是心中如此期待着。毕典菲尔特是最强烈表现出新王朝的武断性格的男人，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用他那淡茶色的眼睛兴味索然地环视着室内的装饰。

“陛下希望有敌人的存在。他是一个为作战而生的人，但是，战争却又结束得太早了……”

奈特哈尔·缪拉这样认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个军人，年龄也还不到厌战的时候。如果说他对充满荣光的年轻皇帝除了尊敬之外，还有一些怜悯的话，似乎就显得不敬。然而，他也亲眼看到了当吉尔菲艾斯提督死亡时，莱因哈特悲痛的模样。

“陛下迁到费沙来固然好，可是对于军制改革，我总有些许的不安；军事力采中央集权的好。如果给予每一个军管区兵权，一旦中央的统制力衰退时，不就容易形成割据的局面吗?”

留守在奥丁、身居后方总司令官要职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曾这样对缪拉说过。皇帝莱因哈特虽然年轻，充满了生命力及可能性，但是就算是天才或英雄都难免一死。一个人活在世上时的价值越大，死后所留下的空隙也就越大。这是梅克林格所担心的事，但是缪拉还不致于如此悲观。从年龄上来看，梅克林格及缪拉都一定会比皇帝先走一步，以后的课题就交给后世的人去烦恼吧!

当他把咖啡杯拿在手上时，耳边传来了“帝国双璧”的小声交谈。

“那么，同盟政府或军部对这次的事件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左往右来，然后结束。”

同盟军目前的混乱及迷惘尤其明显。关于达列肯普事务官的横死及杨退

役元帅的失踪，同盟政府都还没有发表正式的声明。他们把前者的责任归于帝国政府的秘密主义，至于后者，他们则强辩不可能知道一个平民的动静，结果，整个事情的演变越发显得暧昧、混乱。

“事情至此只能说已经失去了统治能力了。一旦盖子松了，煮沸的汤喷出来，接着就一定是一场混乱了。”

把咖啡杯放回桌上后，毕典菲尔特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那么，不是应该由我们去松掉盖子的吗？同盟政府的混乱就是大神奥丁要我们并吞同盟领土的契机呀！”

“就算我们要出兵，也还没有补给的准备。”

米达麦亚冷静地指出缺失。

“三年前的亚姆立札会战就是一面镜子。这一次挨饿的可是我们哪！”

“只要掌握住同盟的补给基地就行了。”

“根据哪一条法律？”

“哪一条法律？”

毕典菲尔特哼哼笑道。橘红色的长发在空中摇晃。即使做出这样的不礼貌行为，这个猛将身上也看不出一点邪气，米达麦亚也无从憎恶起。毕典菲尔特轻轻地推开了咖啡杯。

“法律的根据有那么重要吗？”

“同盟政府只要有镇压反抗政府武装势力的意思及能力，我们就不能对杨威利下手。因为在巴拉特和约中清楚地记载着不干涉他们内政的条文。”

“他们虽然是有这个意思，但是很明显的，他们欠缺这方面的能力。杨威利现在在哪里？达列肯普到过哪里？我个人觉得这个疑问也就是他们的界限了。”

毕典菲尔特的说词极其痛切，米达麦亚只能苦笑着沉默不语了。事实上，他也想过类似的问题。如果是在平时，要制止毕典菲尔特急进论的应该是梅克林格的任务……。

“总之，我们帝国或同盟政府都是不合理地对待杨威利，或许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米达麦亚朝交抱着手臂沉默不语的奥贝斯坦投来一道几近嘲讽的视线说道。他一直怀疑达列肯普的妄为虽不致于是全面性的，但有可能是受了奥贝斯坦的唆使。

即使撇开这件事不谈，帝国军的选择也不简单。如果确认杨威利是新银

河帝国的公敌，那么，帝国军就可以采取直接的行动除掉他。然而这样一来，同时也让其他许多无秩序的反帝国运动以杨为象征而统一起来。

“即使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要有杨威利那样的聪明头脑，就可以发挥出超乎其实力甚多的力量。另一方面，如果与我们敌对的势力就保持这样的分裂状态，我们也只有一个一个地予以击破了。这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呀!”

“那么，干脆就让杨威利去统合反皇帝的势力。然后，只要处置了杨，就可以一举断绝火山脉了。熔岩再怎么流，冷却之后也没有什么力量了。”

毕典菲尔特的意见听来似嫌过于粗杂，但是，从战略论上来说却也没错。直接攻击统一的组织中枢，比各个击破分立的小组织要来得有效率。然而，如此一来也有可能产生以杨为中心的统一势力超越帝国方面的制御能力而有巨大化的危险。新生的罗严克拉姆王朝在军事方面具有压倒性的力量，而且亲自率领大军的年轻皇帝又是一个战争的天才。但是，军事力量并不是支撑历史和空间的一切要素，并吞费沙和屈服同盟而膨胀出来的部分，当然就使得构造密度变薄了。当这个部分发生破裂的情况时，是不是有可能再修复?

“杨威利是这样，但是……”

奈特哈尔·缪拉歪着头说道。

“他是传闻中一连串骚动的原因，而真正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梅尔卡兹提督还活着……”

提督们都投以奇异的眼光。正如缪拉所言，让达列肯普强向同盟政府要求逮捕杨，造成同盟政府恐慌并使自已做出脱序行为的关键，就是在军方的声明中已经战死于巴米利恩会战的梅尔卡兹提督的生死传闻。

“这么看来，他应该还活着吧……”

法伦海特一级上将淡蓝色的瞳孔中闪着光芒。梅尔卡兹提督和他是旧识。以前他和梅尔卡兹在莱因哈特的指挥下和同盟军在亚斯提星域作战。而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法伦海特正是不得不担任贵族联合军总指挥官梅尔卡兹的僚将。当利普休达特战役结束时，梅尔卡兹在副官的劝说下亡命到同盟去，而成为俘虏的法伦海特并没有被定罪，反而成了莱因哈特的部属。

“现在，我跟他是属于两个不同阵营的人了。这两三年来的变化真是大呀!”

法伦海特并不是那种容易感伤的人，然而前瞻未来，回顾过去，他又雄以平息心中汹涌的波涛。

这个转变会以什么样的形式结束呢? 在没有看见结局以前是不能死的——法伦海特在心中喃喃说着。

这个时候，在花岗岩室中莱因哈特的幕僚只有三名元帅、四名一级上将。和利普休达特战役胜利之后比较起来，吉尔菲艾斯、坎普、达列肯普三人已经升天了，梅克林格、克斯拉、舒坦梅兹、鲁兹四人则留在任职地，瓦列则因负伤正在疗养中。生者总是还有再见的一天，但是，当这些身经百战的勇将们注意到莱因哈特身边的幕僚人数减少了大半时，瞬间，每个人心头都罩上了一层寂寥的阴影。

“越来越寂寞了。”

毕典菲尔特轻轻地摇了摇头。

坐在他旁边的是亚伦斯特·冯·艾齐纳哈一级上将。年龄三十三岁，稍为显得纤瘦了些，红褐色的头发整齐地梳理着，但是，后脑部却有一小撮朝天直立着。

艾齐纳哈无言地点了点头。他是一个极端寡言的男人，有人说，他在帝王莱因哈特面前甚至也只有“是”和“不是”这两句话而已。当然，传闻多多少少总是有夸大之嫌，但是，他的副官及士兵总是习惯于从他的表情及动作而不是从声音去反应，这个传闻却又近于事实。譬如，当他搓响三次手指头，士兵便得以几近于音速的速度送上放了半颗砂糖的半杯咖啡。缪拉就曾看过两次这种场面。

据说，他在军官学校念书时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就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开口，即使被搔痒时也只是无声地嗤笑着。更有传闻说他在高级军官俱乐部“海鹰”喝咖啡时不慎把杯子掉落地上，他喃喃地说了一声“糟糕”，当时，同席的米达麦亚和鲁兹两提督闻言不禁盯着他看，事后还彼此询问道：“那个人说话了吗?”

然而，尽管这一类的传言再多，对于艾齐纳哈身为指挥官的能力却没有人表示过怀疑。或许是守护天使没有善尽职责吧? 在巨大的会战中，他很少有机会在华丽的场合中出现，但是，在搅乱敌人的后方、阻止敌人的增援部队前进、防卫己方的补给线及佯攻作战、陆上支援方面的重要任务上，他总是默默、确实地达成工作。对于这个从来没有让年轻的主君失望，忠心地追随在一旁的艾齐纳哈，莱因哈特给他和那些建立了许多功勋的勇将们同样的待遇，授予他一级上将的地位。连对莱因哈特的武官人事经常有不同意见的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也积极地劝皇帝这样做。或许是不管接受什么样的命

令都不会有厌恶或不平的表情，一心一意只为己方奉献的他，也获得了一向严格考核的奥贝斯坦之极高评价。

艾齐纳哈还有太太及一个刚出不久的婴儿，至于这个太过于沉默的男人是如何追到现在的太太，米达麦亚等人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

莱因哈特麾下的最高干部中，已婚者占少数。元帅方面只有米达麦亚结了婚，一级上将中则只有瓦列及艾齐纳哈已婚，而瓦列已和妻子死别，所以目前有家室的人就只有两名。连缪拉和毕典菲尔特都因为来往于战场之间而错过了结婚的机会，就只有这个“沉默提督”有了太太。米达麦亚虽然有爱妻，但是遗憾尚未有孩子。至于他那个亲密的好友，虽然年纪轻轻已经爬升上元帅的高位，但是，他那让道德家不禁要皱起眉头的好色习性，不管在奥丁或是在费沙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离开奥丁，米达麦亚曾试着劝好友赶快结婚。

“结婚?”

罗严塔尔不禁低声笑道。他除了以无奈的笑容感谢挚友的关心之外，再也找不出可以平衡自己感情的方法了。笑过了之后，他那令无数女性迷惑的金银妖瞳闪着难以名状的光芒。

“我没有组织家庭的意思，我也没有那种资格。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一点的，不是吗?”

“唔，我不晓得。”

米达麦亚放冷箭地回应道。金银妖瞳的脸上瞬间闪过一抹不像他该有的不安表情。

“喂，不要让人心里发毛啊!”

“你会有担心的理由吗?”

两人相视苦笑着和解了。

“对了，以前那个女的跟着你到费沙来了？她真的那么喜欢你吗?”

“这个嘛……我想她是想亲眼看着我毁灭才待在我的身边的。这不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吗?”

定居在他宿舍里的艾尔芙莉德·冯·克劳拉，是被罗严塔尔处了刑的立典拉德公爵外甥的女儿。

米达麦亚的心上了好几道担忧的锁。奥贝斯坦会怎么想呢？或者，他正怎么想呢？

“你打算怎么做，我不知道，不过，罗严塔尔，那个女人不好。”

“那你说该怎么做呢?”

“给她一些钱，把她赶走，只有这样了。”

“这不像是你会说出来的话嘛!”

罗严塔尔有些意外似地看着眼前的挚友。

“不管用什么方式，总之，就是要找出一条解决之道。你正一步一步走向迷路深处。在我眼里看来是这样。”

“你看来真的像是这样啊?”

“不对吗?”

“不，事实上，我自己也不得不这样想……”

蓝色、锐利的左眼和黑色、深邃的右眼在这个时候罩上了一层同样的颜色的阴霾。然后，罗严塔尔装出了笑容拍拍朋友的肩膀。

“不要担心，米达麦亚。说来我也还算是个军人。要毁就会毁在剑上，不会毁在女人手里的……”

当米达麦亚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时，金银妖瞳元帅伸直了脊背站了起来。“疾风之狼”也慌忙跟着站了起来。皇帝莱因哈特走了进来。

Ⅵ

莱因哈特感到不愉快。自从达列肯普被杨威利的余党绑架之后，他就一直显得非常迷惑。而这个有着金黄色头发的年轻人并不习惯于“迷惑”这种事。

达列肯普的横死已呈现表现化的现在，他应该向同盟追究责任，讨回公道吗?或者暂时不动声色，等待敌人的自灭，把一切委交给时间去裁夺呢?

帝国军的三个长官难以理解前些日子皇帝的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连皇帝本身也无法了解自己为何会如此消极。之所以使他这样犹疑的理由是，他一再自我告诫不可以采用高压的形式来行使几近于无限制的权力。在缔结巴拉特和约之后的四、五个月，又对手下败将使用武力这件事，让他的意识有些犹豫。

而迪典菲尔特的一番辩论又使他挥开了犹豫的阴霾。当毕典菲尔特被皇帝问及意见时，他便把先前对米达麦亚的辩词说给年轻的主君听，然而，一开始时，他的说法似乎并不怎么能够打动人心。皇帝认为毕典菲尔特太理所当然会提出主战论。然而，下面的这段话却决定了整个事态。

"陛下之所以被夸为常胜军，是因为您一直在带动历史。难道这一次您要袖手旁观让历史来左右您吗?"

这段话对金发的年轻人造成的效果极为惊人。看来就像一股生气吹进了雕像的躯体当中一样。

"毕典菲尔特所言甚是。"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的皇帝，冰蓝色的瞳孔中散放着猛烈的光彩。无数的灿星在他的眼中乱舞着。他并不是被毕典菲尔特说动了，而是因为他又发现了他本身所要追求的东西。

"朕考虑得太多了。至高的大义名份就是宇宙的统一。在这个名份之前，区区的正当性是不值得考虑的。"

在空气像是结晶化了的一片静寂中，皇帝的声音形成了律动的音波。

"毕典菲尔特提督!"

"在!"

"朕命令你带着黑色枪骑兵舰队迅速地赶往同盟领地去。和在行星乌鲁瓦希的舒坦梅兹提督会合，维持我本队所到之处的当地治安。"

"遵命!"

在橘色的头发下，年轻猛将的脸色潮红。他的期待获得了最大的回应。接着，莱因哈特把他那双冰蓝色的眼睛投向跟随在一旁的首席秘书官身上。

"玛林道夫小姐，在近日将达列青普的死公诸于世，发出向同盟政府追究责任的出兵宣言。在这个礼拜内完成演说的草稿。"

"是，陛下!"

希尔德也被莱因哈特的霸气所制压，连忠告或反驳的余地都没有。在她的眼中，皇帝看来耀眼得令人惧怕。

"不过，陛下，在居城完工以前没有固定的座位。"

毕典菲尔特说完，莱因哈特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华丽的金黄色头发扬起了一阵风。年轻的霸主从他端丽的嘴唇说出后世的历史学家在写他的传记时一定会写下的台词。

"我不需要居城。我所有的就是银河帝国的王城。目前，战舰伯伦希尔就是宝座的所在。"

几近于战栗的昂扬感鞭策着提督们的中枢神经。这种霸气就是他们称颂的皇帝的本质。皇帝不是宫殿里的居民，他是属于战场的。

然而，撇开莱因哈特的霸气不说，巨大的星际帝国是需要政治、军事、

情报的中枢地的，而莱因哈特把费沙视为最佳考虑的本部的活动也更形活泼化，皇帝的新居城——暂定名称为“狮子之泉”——的设计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众所周知，这座宫殿的建筑并不是从莱因哈特一世期间开始进行的。

莱因哈特优美的身影消失在门的那一侧，目送着皇帝离开的提督们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温度不断地上升，随即各自散会了。

十一月十日。

在“黑色枪骑兵”舰队的旗舰“王虎”的舰桥上，费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交抱着两手看着荧幕。在他的视线中，行星费沙已经只化为众星群中最大的一颗星了。虽然是匆忙出发，但是他被要求的倒也只是慢速前进而已。

舰队副司令官哈尔巴休泰德上将、参谋长格雷布纳上将、高级副官迪尔克先准将等幕僚都带着精悍的表情并列在司令官的四周。看着他们的脸，率领“黑色枪骑兵”的橘发猛将大胆地说道。

“哪，我们就为举杯庆祝胜利前往同盟首都吧!”

舰桥的壁面上，“黄金狮子旗”放射出豪奢的色彩。新王朝的军队就在新官旗的率领下开始了他们最初贪欲的远征。这是距离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金黄色的头发上戴上皇冠后一天之后的事。

第二章 背弃一切旗帜

I

当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支配者和其军队在耀眼的“黄金狮子旗”带领下，开始粉碎历史和宇宙的行动时，有一团没有任何旗帜，在永远的黑夜里流浪着的宇宙船队。

后世多半称他们为“杨威利独立舰队”，但是，主事者却简单地自称为“杨非正规队”，他的部队则称为“杨非正规队”。总之，由于必须有一个称呼做为他们的专属记号，这个不甘心地从温室中被迫逃往寒风袭袭逼人的现实世界中、追求退休金生活者，只好让队员们为自己取个名字。虽然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促进队员们的连带意识及自觉，但是事实上，最大的动机却是因为命名实在太烦人了。

这一招的确有效果。也有人觉得这个名称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这绝对是“我们的军队”这一种自觉所产生出来的偏见。杨从数量之多足以编成一个旅团的应征名称中选出了一个奇特的作品。

一个曾有一段时期离开了本队的有名干部，在决定名称的当时因为有自己的存在而决定命名为“俊男奥利比·波布兰和衬托的男人们”，很遗憾的，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意见。总而言之，杨威利并不想为自己的集团取一个太过矫饰的名称。

“流亡地集团”

杨知道和他敌对的一方为他们取了这个辛辣的名称。如果无视于他们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的经过而只看现在的话，这个评价也有其正确的一面。即使杨威利任司令官，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辅佐他，华尔特·冯·先寇布、亚列克斯·卡介伦、达斯提·亚典波罗充当幕僚随侍在侧，他们和国家

的正统性依旧无缘。这五名将官可以组织、指挥的军队甚至可高达五〇〇万人的规模，但是事实上，他们只有舰艇六〇〇多艘，兵员一万六〇〇〇名。

既没有政治上的保护，也没有补给基地。当和梅尔卡兹一行人在被废置了的塔扬汗基地再会的欢欣告一段落之后，非正规部队的干部们就得为今后的出路大伤脑筋了。

只有达斯提·亚典波罗一边梳着他那纠结在一起的铁灰色头发，一边开始了实际的行动。他的样子根本不像是个堂堂的提督，倒像是一个行动派的革命家。杨原本对这个军官学校晚辈的战术指挥能力就有很高的评价，然而，一旦卸下了军队的枷锁，亚典波罗却又表现出令人感到意外的行动及组织力，他从事军队的再编制作业及拟定战术、兵员训练等，其勤奋及活泼的做事方法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杨因为无所事事，所以特别注意到他的充沛的精力。

"怎么样？元帅，我们去把伊谢尔伦夺回来，把到艾尔·法西尔星域的回廊周边当成解放区，以应付帝国的攻势吧！"

达斯提·亚典波罗的提案就像是不折不扣的"学生革命家"的主张。或许是因为他用了"解放区"这个说法之故。杨虽然很想讽刺地告诉他"说得可真轻松"，但是，仔细一想，这个晚辈的提案也不无战略上的价值。

"即使占领了伊谢尔伦要塞，也只是让回廊孤立而已。不过，如果能确保艾尔·法西尔为桥头堡，和迪亚马特、亚斯提等其他的周边星域连接起来，使解放回廊成立的话，或许不管今后的状况如何变化，我们都比较好应对。可是，目前时机似乎还没到。"

杨是这么想的。如果再就政略方面来考量，似乎应该多储存一些将来政治上的交易材料。

与其承认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及新银河帝国的霸权，要回伊谢尔伦要塞，或许使艾尔·法西尔在"帝国自由都市"的名目下半独立，守护着民主共和政治微弱的灯火要来得可行些。要使皇帝莱因哈特认同这个约定就需要付出相对的代价。

这个时候，杨完全没有考虑到莱因哈特破坏约定的可能性。那个像是用灌注了艺术之神气息的画具画出来的美貌年轻人，或许会征服、侵略、肃清、复仇，但是，应该不会破坏自己曾约定过的誓约。在见过他一面之后，杨就从对方的身上感受到这一点。

"这么说来，皇帝莱因哈特好好活着对整个局势来说比较有利了。"

仅仅半年前，在巴米利恩星域中将莱因哈特追逼至面临败北命运的杨现在竟然这么想。原本他对莱因哈特个人就没抱什么敌意。

杨威利这个人是由无数的矛盾所构成的有机体。他轻蔑军队却又爬升至元帅的阶级；他忌避战争却又不断获得胜利；他对国家的存在意义感到怀疑，却又对国家贡献良多；他忽视勤勉的美德却又缔造了无人可比的实绩。因此，也有人指责他欠缺哲学，然而，在杨的心中一贯秉持的想法是自己只不过是历史这个舞台剧中的替身演员，只要有一个更具伟大个性的人物登场，他就会让出主角的宝座，自己退到观众席去，或许这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了。

“宇宙是一个剧场，而历史是一部没有作者的剧曲。”

杨在他还没有完成的历史论中这样记载着，这只是重温极为古老的箴言而已，并不是什么具有独创性的产物。但是，从这一小部分就可以了解他的观点了。

如果和自由同盟的国父亚雷·海尼森生在同一个时代的话，或许杨的生涯会比较单纯、明快些。他对海尼森的思想和人格有着无可置疑的忠诚，如果他在军事上只担任辅佐的角色，保持着走在指导者的后面一步的地位，或许更能使他振奋。

也有历史学家指出，杨有不想做第一人而宁愿屈居第二的心理倾向。譬如，杨对老前辈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的倍加敬爱，并不单单是由于敬爱而产生的感情，也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想居于第二位的深层心理所致。

悲叹对同盟军而言最有利的布阵为以比克古为司令长官、杨为参谋总长而始终不能如愿的人们，大概也都是出于相同的见解。

当然，杨本身对这些评价并没有明确的回答。然而，在他不长的生涯中，始终没有找到足以做为他在政治上忠诚的对象却也是事实。而这个事实究竟是幸或不幸，或许连当事人杨都没办法弄清楚吧？

Ⅱ

和犊下一起从政府的蓄意谋杀行动中逃脱和梅尔卡兹一行人再会面之后，杨知道了艾尔·法西尔星系政府发表了从同盟政府中独立出来的宣言。亚典波罗的“解放战略”当然是根据这情报而立案的。

“请马上赶往艾尔·法西尔去。那边的人们即使有无限的热情，却在政、

战两方面都没有任何策略。他们一定很欢迎您去当最高指导者。”

华尔特·冯·先寇布也这样劝说杨。与其说是劝说，杨倒觉得听起来更像唆使。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杨还是拒绝居于反帝国运动的最高指导者的地位。

“最高指导者必须是一般的平民。没有由军人支配的民主共和制度。我不能做什么指导者。”

“太顽固了！”

向来不懂什么叫客气的先寇布使用了毫不饶人的表现方式。

“你已经不是军人了。你只是一个政府既没有给薪水又没有支付退休金的无位无官的平民而已。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不首客气。”

杨的说法听起来几乎只是单纯的抗辩，然而，他不想立刻赶往艾尔·法西尔的理由不只有一个。他想说的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你有没有想过你和皇帝莱因哈特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元帅。”

“是才能上的差别。”

“不，不是才能上的差别，是霸气上的差别。”

被先寇布一针见血地指出痛处，杨把一只手放在头顶的扁帽上，怅然地说不出话来。他没办法反驳先寇布的主张。

“皇帝莱因哈特是那种如果命运想从他身旁溜过，他就会用力抓住命运的衣领，好让命运听从他指挥的人。不管这样的是对是错，那就是他的价值所在。然而，换做是你的话……”

出乎杨的预料之外，先寇布并无意再继续指责他，只是他那像绅士般端整的脸上浮现出难以言喻的表情。

“你好像有什么话想说，元帅？你在想什么？在目前这个阶段……”

微微地犹豫了之后，杨小声地说道。

“我所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希望列贝罗议长能够巧妙地掩饰我的不在。”

从同盟首都海尼森逃出之后，杨一直在思考及策略的迷路中摸索着，而且是边走边想。

如果给他五年的时间，或许杨就可以像使用刀叉一样，使用其建设性的构想力及破坏的策谋力料理整个宇宙，施行接近于他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国了。然而，实际上在他手掌上的砂漏里的砂粒只有六十天的份量。达列肯普

的擅行及列贝罗的过度反应，等于是用顽冥的水泥把砂漏的流出口给堵住了，使得杨从微微的冬眠巢穴中被逼了出来。

他向往中的退休金生活只有短短的两个月，甜美的演奏随即结束。过去的十二年间，杨都从薪水中付出了退休金的预备金，然而，现在他只拿到两个月的退休金。这笔生意很明显地是吃了大亏。结果，杨不管于公于私，不管是理想或现实都有着极大的不满足感。

尽管如此，他又不能放着参加构筑历史的责任不管。

艾尔·法西尔虽有些无谋却又毅然扬起自立的旗帜的时候，一时之间，杨把急速赶往该处之事纳入考虑范围。他还不至于被亚典波罗或先寇布所怂恿。但是，如果前往艾尔·法西尔，他就有了大义名份及根据地，而艾尔·法西尔则可以获得有力的军事专军。

然而，杨也预测到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场壮丽的暴风将会登场，而在这场暴风袭卷的方向尚未分晓之前，他不想在自己和同盟政府之间制造决定性的间隙。

如果现在他就投靠到艾尔·法西尔去，引发一场大恐慌的同盟政府有可能因此和帝国完全串联起来。或许也会有呼应艾尔·法西尔而崛起的星系政府，但是，以杨目前的战力而言，他根本救不了他们。也许他只能在远处看着他们被帝国军巨大的躯体挤扁、压碎。

皇帝莱因哈特一定会有所行动，对于这一点杨是绝对不怀疑的。在今年之内，他一定会亲率大军，把自由同盟领地内的每一个星星倒进他金黄的酒杯中，像古代神话中的巨神一样一饮而尽。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杨把莱因哈特的为人掌握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像是将水晶固体化而作成的美貌年轻人是绝对不允许宇宙的命运在自己的掌握范围之外稳定存在着的。在覆着宝盖的睡床上等待着成果来报的样子并不适合那个年轻人。对于先寇布如此评断莱因哈特，杨完全表示赞同。

一思及此，再反过来看自己，杨不禁要莫可奈何地苦笑了。先寇布的观点是这样，而他想的是自己正走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道路上。

后世的人对于这个时期的杨也有很严苛的批判。

“杨威利叛离自由同盟的时候并没有做战略上的任何盘算。他只不过是在生命面临危机时，采取极为冲动的、单纯的自我防卫的行动罢了。如果这是被称为智将的他所采取的行动，那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如果杨威利是一个想制霸宇宙的野心家的话，在巴米利恩星域会战时，

他应该就会无视于政府停战的命令而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打倒在炮火当中。另一方面，如果他想当一个忠于自由同盟的军人以终其一生的话，他不就应该遵循政府的意思，即使是不近情理的受死也甘之如饴吗？总而言之，杨威利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杨也知道自己并非完美，所以面对这些指责，他也没有办法反驳。当然，他也不会像个乖孩子一样毫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指责。

若要说起不完美，那么，“奇迹杨”的新婚妻子菲列特利加·G·杨也彻彻底底地知道自己实在是一个很不完美的主妇。当她试了几次料理都失败，把炖羊肉变成黑色的黑炭时，同乘在旗舰上的卡介伦家的女儿莎洛特·菲莉丝就会安慰她。

“没关系，菲列特利加姊姊，只要不断地练习就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谢谢你，莎洛特。”

但是，莎洛特·菲莉丝的父亲担任杨独立舰队的补给及会计管理职务，以他的立场来说，他是没办法无限制地予以宽大的供给的。菲列特利加每失败一次，就等于浪费了一份士兵的食粮。尽管亚列克斯再怎么擅于文书工作，他也不能无中生有。他用委婉曲折的表现方式说服菲列特利加，她应该还有比学习料理更重要的事情。

菲列特利加于是选择了能活用自己长处的副官之职，而不固执于主妇的立场，暂时专心于她办公桌上的工作。她的丈夫及前辈们是不是因为她这个决定而松了一口气，甚至用纸杯盛了威士忌酒干杯庆祝，这件事倒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总而言之，杨并不怎么指望这个小他七岁的年轻妻子能成为家事名人。

另一方面，菲列特利加任职副官的能力却又远在水准之上。她对上司意思的理解力、记忆力、判断力、事务处理的能力都值得众人一再的赞赏。从她个人的历史来说，担任杨的副官时代比做杨的妻子时间还来得长。而杨似乎也很喜欢以菲列特利加为对象说他个人在战略上的想法。

“如果皇帝莱因哈特大举亲征，同盟政府可能有一半会匆匆忙忙遣使者来我这里。没错，他们甚至会委我以兼任统合作战本部长及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军事全权。”

“你会接受吗？”

“这个嘛，如果他们在双手奉上礼物时突然插一刀，那实在就没什么好

说的了。”

以杨的观点来看，人之所以坏也是不得已的。如果在接受各种荣典，欢欢喜喜地出面时被暗杀的话，或许就会让祖先蒙羞，让后世人嘲笑。同盟政府也有可能将杨当成牺牲的供品以求取国家的安泰。上次他就险些被谋杀了。

杨忧郁地想起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严谨的表情。列贝罗曾企图谋杀杨，不过，他并不是为了个人的野心也不是出于任何恶意——虽然这很让人伤脑筋。他只不过是为了使自从国父亚雷·海尼森之后，有二个世纪半历史的自由同盟继续存活下去罢了。为了让国家得以存活下去，他宁愿承受在历史上留下谋杀“奇迹杨”的主犯恶名。即使那只是一种类似自我陶醉之精神的作用，至少如果他有主观而彻底的信念及觉悟的话，要对付还真是不简单。

现在最让人伤脑筋的一件事是列贝罗所代表的政府及军部的意思未必是一样的，决定他们行动的最大因素恐怕是“冲动”。尽管杨再怎么精于洞悉人事，也几乎不可能去猜测出造成他们冲动的内容。但是，他仍然做了一个最坏的预测，他甚至没有将这个预测的内容告诉妻子。如果他的预测没错的话，他也已经知道自己该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为了使自己的行动正当化，目前，他就不能到艾尔·法西尔去。

达斯提·亚典波罗带着令人大感兴趣的情报来到司令室，是在他们从海尼森逃脱出来之后的第三个礼拜。虽说是情报，却与军事及政治无关，反倒是类似市井的杂谈闲话。他制止了想离席的菲列特利加，刻意地降低了声音。

“您知道先寇布中将的私生女儿也在这条舰上吗?”

亚典波罗直视着杨夫妇的脸浮起满足的表情。要让“奇迹杨”发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他的话既不壮大，也不具任何建设性，更不是什么高元次的话题，但是，他确实让杨吓了一大跳。

亚典波罗在本质上是一个喜欢争论的活泼气息远胜于和平之无聊的青年，但是，他还能够分辨出什么秘密是可以泄漏，什么秘密是攸关生命的范围。他甚至没有把事实告诉当事人先寇布。

他在确认“非正规部队”所有人员的名单时，发现了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让他停下了思绪去探索自己记忆中的片断。让他去

想起先寇布以前曾跟他说过关于行踪不明的女儿之事，着实花了他不少的时间。

“于是，我为了一睹先寇布中将的千金尊容，刚刚便到飞行员的休息室去看了看。”

“怎么样?”

杨的声音中充满了好奇心。

“年龄大概在一十五、六岁左右，可是个大美人呢！而且看起来很有爬升的可能。不过，可能个性有些倔强。”

“你打算放弃独身主义了吗？亚典波罗提督。”

被菲列特利加这么一问，亚典波罗一瞬间陷入了沉思。在杨夫妇看来，他有一半以上是认真在思考，但是，结果他还是摇了摇铁灰色的头。

“啊，别开玩笑了。要称呼先寇布中将岳父似乎不是一件很愉快的未来梦想哩!”

杨似有同感地点了点头，亚典波罗遂微微地笑了笑。“从年龄上看来，我倒觉得她和尤里安可能比较相配。”

“不行哟！尤里安有莎洛特·菲莉丝了。”

杨和亚典波罗都不知道杨的被监护者尤里安和卡特萝捷，已经在今年六月见过面了，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可是，如果卡介伦的女儿和先寇布的女儿同时爱上尤里安的话，那可就有好戏看了。那些愚笨的父亲们该怎么竞争呢?”

看着亚典波罗那毫不负责任的兴风作浪势态，菲列特利加感到有些厌烦，她便毫不留情地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

“是呀！不过，不论是哪一方获胜，杨家都会有一门很好的亲戚的。”

听到这句话，杨深深地陷入沉思的状态中，菲列特加及亚典波罗见状不得不强忍住笑。

“不管怎样，尤里安那孩子到地球去也已经好几个月了……应该会没事吧?”

“那是当然的，他一定平安的。”

杨的语气稍微加强了些。

这一年，杨三十三岁，而作为杨的被监护者已经有五年之久的尤里安·敏兹也以十七岁的年纪晋升到中尉了。虽然他比保护者当年爬升的速度快了四年，而且有实绩，然而，以他的年纪来说，还是一个异数。

“或许他二十岁就可以做到校官，二十五岁就会晋升为提督了。比你还快哪！”

卡介伦如此预测道。

听卡介伦这么一说，杨也装模作样地回答着，然而，他的表情却又和他的声音背道而驰。

原本杨并无意让尤里安当军人的，但是，他接受了尤里安本人的意愿，不论在公或私方面都给予少年军人式的教育。杨亲自教他战略及战术，白刃战由先寇布担任教官，空战技术则由奥利比·波布兰负责指导。至于办公桌方面的重要性就由菲列特利加及卡介伦一手调教。以杨的立场来说，他是打算先确认少年的资质到底适合朝哪个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他也想藉着一流教师的阵容让尤里安感受到压力而放弃当军人的志愿，但是，这样说又未免太露骨了。

然而，尤里安天赋异禀，不管在哪一方面他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教师们都感到很满意，但是，同时又有一种恐惧感。

奥利比·波布兰曾这样对亚麻色头发的少年说道。

“尤里安，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很好，要注意一件事！战略战术方面不要输给杨威利；白刃战要赢过华尔特·冯·先寇布；空战技术要胜过奥利比·波布兰。否则，你会成为‘一无是处’这句话活生生的例子。”

他所说的这些话大概是在为杨的心情做辩解，但是在这段训示之后，他又附加了一句话，而这段话大概就是波布兰式的心情了。

“所以啊，尤里安，你至少得努力在性事上超越过我呀！”

但是据亚列克斯·卡介伦的说法，波布兰的说教及杨的担心都没什么说服力。如果尤里安的战略战术凌驾波布兰、白刃战胜过杨、空战技术超越先寇布的话，这三个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向少年自夸什么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每一个人对尤里安都是善意的关怀，都希望他平安并成大业。

杨所以不采取行动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在等待尤里安带着贵重的情报从地球回来的日子。他虽然不必为事情的发展负主要的责任，但是，他不能守住尤里安应该可以归去的家而流落到这个地步，让杨有负债的感觉。

Ⅲ

杨威利和他的部下们逃脱之后，自由同盟的首都海尼森就像一只困在干枯的沼地中的食草性恐龙一样，凄惨而痛苦地翻滚着。当杨逃离之际，他的部下和同盟政府、已故菲尔姆特·达列肯普事务官麾下的帝国军三者之间有过一阵枪火来往，而这是市民所不知道的事。从那一天之后，海尼森的大气及大地就在无声和无形中渐渐龟裂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自由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为了守住急速解体的国家轮廓及向心力，仍然不断地四处活动。尽管如此，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什么实效。

列贝罗没有把达列肯普事务官的横死及杨元帅的不得已脱逃让市民知道。因为他相信，为了同盟政府的名誉及安全，这么做是必要的。在首都内部展开的市街战被以“不值得评论的事故”为由处理掉了，但是，这种做法只是增加了市民的不安及不信任感而已。

后世的历史学家这样说道。

“姜·列贝罗对国家的忠诚心及责任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无谓的努力及无益的奉献。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所做的事就是这样……”

“姜·列贝罗的不幸从他在优布·特留尼西特不名誉的逃亡之后坐上元首的宝座时就开始了。如果他是一个在野人士，或许就不会和企图谋杀杨威利的可耻事件扯上关系，也或许他就可以坐上杨一意推行的平民革命政权的宝座。但是，一切的可能性都背他而去……”

原本列贝罗就属肥胖的人，而连日来的苦恼及过度的疲累更使得他形销骨毁，他看来显得瘦骨嶙峋而了无生气。皮肤失去了光泽，只有两眼中布满了微血管的红丝。

看不过去的文房官长及秘书官都劝他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列贝罗一句话都不说，仍然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办公室，连私务上的朋友关系都斩断了，只有他和他自己的影子形单影只地埋首于公务上。

“看来是撑不了多久了。”

底下的人不禁大胆而一针见血地预测着。话中虽然省去了主词，不过，所指的不是一个人名就是一个国名吧？

上一届的最高评议会议长优布·特留尼西特被其反对派称为“巧言令色之徒”，但是，在操纵支持者及浮动阶层的情绪上，他却是一等一的高手。他的容貌及辩才是他颠倒众生的原因之一，最厉害的是从国防委员长晋升为议长时，他在就职典礼上招待了四个十几岁的少年及少女。

其中一个是和家人从帝国亡命而来的少年，当他们逃离时，他的双亲被杀了，之后，他靠着自己的苦读，以第一名进了军官学校，他的名字叫克里斯道夫·迪凯尔。另一个是虽然考上了大学却志愿从军当护士，在战场上救了三个士兵生命的少女。第三个则是成为救济伤病兵募款活动领导的年轻少女。第四个则是从沉迷麻药的世界中及时抽身，在父亲的农场中工作，在乳牛的竞赛及辩论大会中勇夺冠军的少年。

特留尼西特介绍这四个人为“年轻的共和国民”，在讲台上和他们一一握手，并送给他们他所想出来的“青少年荣誉奖”。而他在颁奖之后的演说更是极尽缺乏羞耻心及客观性之能事。那一段话简直就是美辞丽句的洪水、永无间断的自卖自夸的瀑布。沉浸在他飞沫中的人在那一瞬间都被他那扩大了的陶醉波涛卷入万丈深渊中。所有在场的人仿佛都成了守护民主主义及自由和帝国进行圣战的战士，幻想的能源在他们的血管里沸腾着。

当特留尼西特和四个少年少女肩并着肩，高声合唱同盟国歌“啊！我们是自由之民”的时候，场内的兴奋及感动之情宛如活火山一样爆发了。与会者成了一波波肉体形成的人海站了起来，把同盟和特留尼西特议长笼罩在欢呼的豪雨中。

参加典礼的人当中当然也有特留尼西特的批评派、反对派，他们对演出的结果感到极端厌恶，然而，他们又不能不跟着拍手。因为他们必须避开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之危险，而和特留尼西特敌对就等于和整个国家作对。

“果然这四个人看来都很不同凡响。可是，这四个人所做的事跟特留尼西特的政策及见识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着超光速通讯上的影像，当时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官杨威利不禁要这样问道，然而由于他人在距离首都四千光年以外的地方，所以他的疑问并没有传到有力者的耳中。杨一直认为同盟的最大敌人不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而是自己的元首。

“每次一听到那傢伙莎士比亚戏剧般的演说，我的心头就要长出麻疹了。”

“真是遗憾，如果是身体长出麻疹就可以请假了。”

经常是杨威利谈话好对象的尤里安·敏兹一边小心地在红茶中加进蜂蜜，一边这样回答道。

……据说那个优布·特留尼西特让自己的安全及私有财产获得了保障，在银河帝国的首都奥丁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人们一方面指责他的变节，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撇开善恶不谈，特留尼西特是支撑政府于不灭的支柱。即使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虚伪的，但是，特留尼西特会掌握、鼓舞人心，相较之下，列贝罗那种近似孵着无精卵的行为只让人们感到失望而已。

知道杨威利逃脱事实的少数人及不知道实情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意识到自由同盟这栋木造房子的地基已经开始腐蚀、放出臭气了。只有列贝罗还捏着鼻子，继续在倾斜了的家中拼命地工作着。

他的责任感及使命感并没有用在正确的方向上。在外人的眼中，他似乎想靠他自己一个人的肩膀支撑起六个肩膀也扛不起来的责任，想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所有的事情。他的朋友荷旺·路易也在被他以忙碌为由而拒绝会面之后，耸耸肩就不再来拜访了。友人不得不判断他想把原本就没有什么余裕的精神消耗殆尽并且封闭起防卫的门。

在这期间，帝国还一直保持沉默，但是，这只不过是等待爆发时机的休火山罢了，一旦它开始活动，沸腾的熔岩就会将整个宇宙都吞食殆尽。至于会以什么形式？什么时候开始喷火则远超乎人们的想像之外，然而，每一个人的心中已经覆盖起一片浓重的喷烟了。

杨威利一行人消失在星海的深处不见踪影，像深海中的鱼一般潜航着。当然，有关单位把搜索的触手伸向四面八方，但是，因为达列肯普事务官的横死及杨元帅的出奔，以及造成杨消失于无重力世界之成因的帝国事务官府的命令，和同盟政府的谋议都在极机密的情况下作业。所以搜索指令没办法彻底执行。

巡视中的同盟军舰艇曾经发现过杨的“非正规军”，但是，同盟军中人人知晓的杨元帅在通讯荧幕上现身说明“身负政府的特别命令正从事极机密的任务中”之后，同盟军舰甚至感动得敬礼目送着他们离去。这是军部的权威主义及政府的秘密主义被倒用，不过有不少的高级官员都有一个共识“如果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岂止不会逮捕杨，搞不好还会要求加入他们的行列呢！”不管是前线的将兵或是后方的市民，他们的心都在杨威利身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无法给予朋友忠告的荷旺·路易每天坐在书房的窗口凝视着历史湍流的

一部分。

自由同盟的破灭已是无可避免的事了。既然是要破灭了，应该拒绝达列肯普事务官逮捕杨威利的要求，使民主主义国家存在的意义明晰化才对。没有法律的依据是不能逮捕任何人的。个人的正当权利及尊严应该优于暂时性的国家权益。只有这样，同盟的存在意义才得以被记载于历史上的吧？

……然而，一切都已太迟了。

友人列贝罗献身于“没有人格”的权道而招来失败是荷旺·路易最痛恨的事。本来列贝罗是一个近乎严谨、真挚而一意追求理想的男人。贯彻自己原有的主张，甚至以身相殉也已经不太可能做得到的朋友，几乎要从荷旺·路易的视线当中消失了。荷旺·路易无法透视在汹涌的波涛底下的世界。

Ⅳ

自由同盟宇宙舰队在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退役之后，就没有了最高指挥官。总参谋长邱吾权上将以现职之身暂代司令官之职，但是，人们却又给了一个“面包店第二代老板转任废铁店老板”的评语。事实上，这个人就任之后所做的事，就是根据巴拉特和约废弃同盟的战舰及宇宙母舰。而且正确地说，他也只是在文件上执行这件事，至于统计的数字是不是值得信任，连他本人都尽量不去评论。

“用‘代理’这两个字等着杨威利回到我们的阵营来的时候吧！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可以做司令官。”

邱吾权对想正式任命他为司令官的列贝罗这样说道，谢绝了他的好意。

“强行拉走达列肯普事务官，使帝国和同盟正式决裂的人是他。现在他更不可能回来了。”

“话是这样没错，但是，如果杨威利为复仇心所蒙蔽，而投靠到皇帝莱因哈特的阵营去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没有必要封闭重修旧好的大门，倒是应该整备好他随时来归的环境才对。”

邱吾权没有再多说些什么，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同盟政府应该进行各种策略，好让杨来归的时候，多多少少能够指挥、统率有效的战力。

“如果您要我和杨威利作战，我会照办。但是，我可没有任何胜算。第一，您认为士兵们想和那个常胜提督作战吗？或许结局是士兵们都拿着武器投靠到他那边去了。”

这段话的内容几近于胁迫，但是因为邱吾权的表情及语气都极为悠闲，所以列贝罗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精神回路呈现过度负荷的状态，将他人的言行举止投影到意识范围的机能开始产生破绽了。

这个人就要燃烧殆尽了——邱吾权这样观察了出来，或许这样对这个不幸的元首来说还比较幸福些。事实上，目前还会直言不讳地给列贝罗忠告的只有这个男人了，但是，他也没有将他的观察说出来。

“政府应该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国民！”

新闻媒体的叫喊声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激烈，不断地鞭策着帝国。如果批评政府，可能要有心理准备会遭到报复，但是要说批评同盟政府，大家的笔锋还是挺锐利的。

尽管帝国高等事务官想公布事件藉以暴露同盟政府的欠缺统治能力，但是，如果达列肯普事务官被强行带走的事实被知道了，帝国政府的权威也一定会受到严重的伤害。除此之外，这件事也会给与同盟市民反帝国情感的渲泄口实，结果造成使杨威利成为抵抗帝国的象征。各种的条件使得他们保持了沉默，不过，这也是帝国政府的指示。达列肯普的副官弗恩梅鲁就像某种夜行动物一样蹲踞于事务官府的暗处，忙着磨他的利爪和尖齿。

“我要问的问题只有两个。第一，达列肯普高级事务官在哪里？第二，退役的杨威利元帅在哪里？我只想知道这两件事。政府为什么不给我答复?”

某个新闻媒体紧逼着政府要答案，但是，就是这两件事是政府答不出来的。

“当事者的沉默就是流言之母”这句俗语如此一来就被证实了。

“……杨元帅被达列肯普事务官强行带走，幽禁在帝国直辖领地的行星乌鲁瓦希的收容所中。”

“……不，杨提督被同盟政府藏在某座高原的山庄里面。附近的牧场主人曾亲眼看到杨提督夫妇。元帅环着夫人的肩膀，低着头在庭院里散步。”

“……根据正确的情报，元帅和达列肯普事务官互击而受了重伤，现在军医院里。”

“……都是胡说八道！杨元帅已经不在人世了。被皇帝的部下暗杀了。”

这些流言几乎都没有接触到事实的表面，但是，最能获得大家回响的就是将杨的名声及才能做最大限度夸张的传闻。也就是说，杨元帅为了民主共和制的永续而制定了千年的大计，选择了艾尔·法西尔为根据地。一连串的事态都在杨元帅的手掌中。不久之后，元帅就会在艾尔·法西尔现出他那不

败的勇者之姿，坐上革命政权首脑的宝座，发表向全宇宙进军的宣言……！

“我们并不孤立。他一定会和我们相呼应，把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散布到全宇宙。我们由衷地欢迎最大的民主政治的拥护者杨元帅的来访。”

没有后继者，深感孤立的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发言人这样说道，当然引起了反对派的反驳。

“艾尔·法西尔自治政府的言行破坏了同盟整体的利益，严重地威胁到共和政体的存立。抛弃独善的做法，回归国父亚雷·海尼森的理想才是最正确的。”

列贝罗虽然这样说，但是杨威利的生死及所在至今仍无消息，所以他的说词也就欠缺了一股魄力……。

邱吾权所提示的可能性，也就是杨和皇帝莱因哈特的结合模式，也在列贝罗已极度狭窄化的视野中亮起了红灯。

“如果我们逼杨逼得太紧，使得无路可逃的他和皇帝莱因哈特联手起来，成为皇帝的麾下，这样好吗？”

邱吾权这样说的没错。此外再也没有别的解释了。

“即使不是他自己所愿，但是，在没有其他的生存方式之下，他也有可能被迫做唯一的选择。不能逼他逼得过火。”

“可是，就算我们再怎么逼他，喝民主共和政治的水长大的杨可能去投靠于专制君主的政体下吗？”

“请不要忘了，阁下，鲁道夫·冯·高登巴姆也是以民主共和国家的指导者姿态出现的，到了中年才以专制国家的支配者身份结束王朝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得在那之前把杨威利处置掉？”

“您是说在尚未孵出的蛋中将蛇杀死？可以，但是和杨元帅作战也需要将兵啊！而这可是一个大难题哩！”

杨首帝国的最大敌手。亚斯提、亚姆立札、伊谢尔伦回廊、巴米利恩的各个会战就是证明。对同盟军的士兵们来说，讨伐杨，只会让他们觉得便宜了帝国。

“我不认为和杨作战就代表同盟沦为帝国的走狗。”

“议长，我说的问题是士兵们的心情，不是您的见解。”

义正言词地说出这句话之后，邱吾权上将就从懊恼不已的元首面前告退了。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不能浪费时间在这种实际但无用的对话上。

让列贝罗从懊恼的旋转木马上跌下来的，便是有着豪奢金黄色头发的年

轻人。这一年的十一月十日，银河帝国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以新军旗为背景，出现在全宇宙的超光速通讯画面上。

“告同盟市民！重新考虑你们的政府是不是值得支持的时机到来了。”

以这段开场白开始演说的皇帝莱因哈特，着实让同盟政府及市民们为之一惊。

帝国高等事务官菲尔姆特·达列肯普一级上将的自杀、同盟军退役元帅杨威利逃离首都、产生这些结果之主因的事务官强行要人，及同盟政府的谋略等人们想知道而又得不到的情报，都在这个时候如排山倒海般地涌出来了。

“……我承认自己的不够英明及帝国政府的没有见识。这些事情都必须受到指责，对于人才的失落、世界的平稳局势遭破坏，本人深感遗憾。但是，同时……”

因为此一冲击而呆在当场的人们视线中，金发的霸主看来就像一尊复仇之神的黄金雕像。冰蓝色的眼睛绽放着炽烈的火光，炙烧着人们的网膜。

“但是，同时，我也不能轻易放过同盟政府的无能及不实际。故达列肯普高级事务官要求逮捕杨元帅实属不当。同盟政府理应将此事告知于我，以保护对同盟具有最大功劳的杨元帅的正当权利，然而，同盟政府竟然为了奉承强者而自行决定行动。而且在事情失败之后，为了避免帝国军的报复还对高级事务官下手！”

被数千光年之外的皇帝弹劾的列贝罗在秘书官的包围之下，在最高评议会大楼的地下室里蜷缩着苍白的身子。

“为了一时的利益，连国家的有功人员都可以卖掉。然后又回过头来出卖我的代理人。共和政体的矜持及存在的意义在哪里？这种非正义的行为正说明了这种政体的存续有待商榷。巴拉特和约的精神已经被亵渎了。要修正这条已出轨的轨道就只有靠实力。”

这是背弃和约及再度宣战的警示。所有有人居住的行星都像笼罩在一片栗然的沉默中。皇帝那穿透沉默、稍稍变了语气的声音又传进了人们的耳膜。

“杨元帅对整个事态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但是，他是受害者，他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如果杨元帅到我这里来报到，我将对他及其一党予以厚待。”

由于莱因哈特投下的言论弹头，同盟政府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致命伤。大概连幼儿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如此一来就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了，而且似乎没有第二个选择了。即使是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悬在半空中。”

同盟政府的高级官员中也有人带着如释重负的解放表情喃喃自语着。或许说这些话的人希望能够在巨大而且呈压倒性胜利的一方所规划的设计图中坚实地生存下去。能够拿到纯白的画布，高高兴兴地拿着画笔挥毫的人本来就不多。

听从命令、隶属于某人的生活是比较快乐的。这就是人们之所以接受专制政治、整体主义的精神土壤。五百年前，银河联邦的市民以其多数的自由意志选择了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支配。

总而言之，有些人就是逃不过重责的追究。现在已经被孤立的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以及率领着在精神上及装备上都已呈空洞化的军队而要迎接帝国的再侵略的军部首脑就是这样的人。

V

以年老生病为由要求退役，再三拒绝复役要求的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是在皇帝莱因哈特再度宣战使整个宇宙为之动荡不安的第三天来到宇宙舰队司令部的。

在老元帅退役当时任副官的施恩·史路少校以飞快的、几乎让头上的黑色扁帽飞落地上的速度跑向司令部的玄关去搀扶敬爱的老将。他把比克古带到司令官室去，就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由于长官代理人邱吾权不在，于是，施恩·史路想让老长官坐在椅子上。如果代理长官在的话，或许他还会把邱吾权赶走好确保老长官的座位。比克古笑着挥了挥手，把老迈的身体沉进客席的沙发。

“您穿着军服到这里来是不是要复职好和帝国军作战？阁下，您是不是还要回来指挥我们？”

少校的问题几近于表达了他的愿望，但是，比克古只是淡淡摇了摇头。

“我和杨提督不一样，我领了同盟政府五十年的薪水。现在我更不能装作事不关己一样视若无睹。”

热血的青年士官自觉到自己眼球四周的温度及湿度急速上升了。在对老

长官又敬了一个礼之后，他发出了颤抖的声音。

“阁下，我也跟您一起。”

“你今年几岁?”

“啊? 二十七岁……”

“唔，很遗憾。三十岁以下的这一次不能同行。这是个成人的宴会。”

“怎么这样说呢? 阁下……”

了解了老提督的意思之后，史路少校无言以对。比克古并无意带着有着大好前途的他同行。老提督突然露出了顽童似的笑容。

“好不好这样，史路少校? 我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可不要等闲视之。”

比克古老提督对着全身犹如被紧张的无形之锁绑住的史路少校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明。

“你到杨威利提督那儿去，然后告诉他，不要想为司令官复仇，他应该做只有他能做的事。”

“阁下……”

“啊，或许传达这些话会是多余的。我不相信会两次输给比我年轻五十岁的黄口孺子。或许会有个万一……”

身体行动稍微有些不灵活，比年龄看来还年轻的肌肉也松落了，比克古的外表已明显地显现老态，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都还有着足以胜过壮年人的活力。他之所以敢这样发出豪语并不是对青年的不服，而是发自他肯努力的信念。少校因为理性之外因素知道了自己只能遵从老提督的命令。

司令官室的门开了，“第二代面包店老板”现身了。或许是他已经接到报告，他丝毫没有惊讶的表情，带着温和的表情朝着老元帅敬了礼。

“欢迎您回来，阁下。”

史路少校事后曾说过，他从没见过这么贴切的问候语。

“您好像说不带三十岁以下的人吧? 我已经三十八岁了。我想我应该有资格同行的……”

闭上本来要张开的嘴巴，比克古元帅摇了摇他满头白发。因为他知道这和史路少校的情形不一样，他多说无益。

“你也是令人伤脑筋的人。虽然杨提督很需要人才。”

“前辈太多的话，年轻人很难处理事情的。杨提督只要有卡介伦一个人就够了。”

老元帅点点头，越过墙壁，把视线投向远方。

“……皇帝莱因哈特没有把你我当成战争罪人来处置。就个人而言，他甚至有恩于我，而我却要违背他。年轻人固然不需要拒绝这个散漫的国家，而我已经活够了。”

老元帅抚摸着削瘦的两颊，对着站在一旁的史路少校笑了笑。

“啊，对了！史路少校，我家地下室里有一个黄色的木箱，里面有两瓶上好的白兰地。你带一瓶去给杨提督做礼物。”

莱因哈特发出华丽的怒吼直达真空宇宙的一端。杨威利在“非正规队”的临时旗舰，号称不沉的战舰尤里西斯的一个房间内听到了这一段话。

年轻貌美的皇帝和在他背后展开的鲜红色军旗，在杨的脑海里重叠着扩大开来。就是那面黄金狮子旗！除了那个年轻人之外，没有人适合与这面旗同时出现、存在。

“礼遇杨元帅”这句由皇帝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在杨的心里投下了外人所无法比拟的阴影。表面上他只是调侃地说道“难道不给契约金吗?”而遭到幕僚们白眼相向。可是，就因为是“非正规部队”的慕僚，所以他把他们的玩笑当玩笑来包容,；以同盟政府的立场来说，他们一行人的行为并不正当，同盟那边一定会把杨的发言视为投靠帝国的证据。

事情走到目前这个地步，杨也不是没有左右为难的困境。如果把因不当地逮捕他、谋杀他未遂，而使得他逃离海尼森的经过明确剖析出来的话，就暴露了同盟政府侵犯法律尊严的事实，造成人们对民主共和政府的不信任。如果杨要问“我是为了什么而战?”那不仅否定了他自己的过去，也严重地伤害了那些为共和制度而奋战者的尊严。

杨知道自己很傻，但是，他对同盟政府还抱着一些期待。他还希望政府自认错误，当面向他谢罪，请求他回去。

若是在原来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应该值得期待的。民主政治不就是从否定国家及权力机构的无谬性而出发的吗？承认自己的不对，有自省及自净的意念不就是民主政治的优点所在吗？

然而，同盟政府只是一味地沉默着，自始至终都以最彻底的形式允许帝国的先发制人。因为帝国公布的是“事实”，所以同盟只能以凌驾这个“事实”的具有真实性的虚构“事实”来加以抗衡。而这个“事实”又不存在，所以同盟政府只好保持沉默。

杨回归同盟政府的路已被斩断了。在事情尚未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前，他不呼应艾尔·法西尔的自立宣言，以吃光物资而无可选择的形式持续潜航的心血都白费了。皇帝说要礼遇杨的宣告并不是谎言。在巴米利恩会战之后，莱因哈特也曾劝他加入帝国军。莱因哈特藉着诉说自己的真正心意来提高最大限度的政治效果，完全斩断了同盟政府和杨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金发年轻人不凡的地方。杨不得不对他大加赞佩。

杨虽然否定专制政治，尤其是“戴着慈悲面具而有效率的”善政，但是，他并不憎恨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个人，这是他理性的偏狭呢？抑或是因为感性的无原则性呢？杨自己也很难去判断。不管怎么说，杨现在不得不乘着帝国和同盟之间的对立抗争而注意到第三势力了。

第三势力？杨不由得耸耸肩。这种称呼也得在第二势力的自由同盟还健在的时候才算数。目前，同盟有可能面临瓦解。

“回伊谢尔伦吗……”

杨的喃喃自语听在菲列特利加的耳里，心头不禁涌起了一股近似乡愁的波涛。虽然只离开了一年，但是，心中却对那个无机的银色人工球体有着无限的怀念。那个地方才是杨“非正规部队”、杨舰队的故乡。

“然后再控制艾尔·法西尔以确保通往回廊的出入口。就照着亚典波罗的计划吧？”

艾尔·法西尔充其量只是边境的一个星域，但是，要作为杨威利一行人的补给基地应该是足够的。再加上尤里安从地球回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迎接他的家才是，而除了连结伊谢尔伦和艾尔·法西尔的“解放回廊”之外，没有更好的地方了。

杨的黑色眼珠中开始充满了生气。潜藏在他身体内部的历史家以外的要素开始蠢动。被封闭在他脑里的冰块破裂了，思绪就像溶解的冰一般地源源流出。

“皇帝莱因哈特大概会命令鲁兹提督从伊谢尔伦要塞出击吧？“诸神的黄昏”作战将要再现了。机会来了……”

菲列特利加用她全身的注意力倾听着杨那充满热力的独语。

第三章 “诸神的黄昏”再现

I

莱因哈特把至尊之冠戴在自己头上之后，又把大本营移到行星费沙，然后开始二度对自由同盟大举远征，这期间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外人对其行动之迅速不禁瞠目结舌，但是，金发的年轻人却觉得自己在这段期间耽于安定胜过求进步，没有带动历史，反而被历史的洪流载着走，现在想来都让他觉得面红耳赤。

看在旁人眼中，是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的激动热烈辩论打动了皇帝，但是对莱因哈特本人来说，毕典菲尔特只不过是刚好站在他午睡期间被拉开的窗帘的对面而已。当然，毕典菲尔特的主张和莱因哈特本来的气质及战略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他对“黑色枪骑兵”的指挥官也有很高的评价。

也有的历史家指出，即位数个月之后的新皇帝莱因哈特，活动周期率降低了，事实上，莱因哈特一次又一次经过了身体状况的不安定、食欲不振、发烧等状况。不能否认的，和即位之前的他比较起来依稀可见稍有消极的倾向。但是，即使活动周期率降低是事实，莱因哈特的霸气及才干仍堪称为丰富的矿脉。他派遣瓦列提督去讨伐地球教的根据地、把大本营从五世纪以来即为银河帝国中枢的行星奥丁移到费沙去。在这期间，他连日推动制度及组织的整备、人才的采用、法律的改废等工作，身为统治者的莱因哈特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主君。

然而，莱因哈特本身比任何人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在这一四一天中几近于无为的休止期。以前他那独一无二的盟友，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曾经这么批评过他“莱因哈特的脚不是用来在地上走的，而是生来在天空飞翔的”。而建设及整备的工作大概就是属于在大地上漫步的行为。他绝对没有

轻视这种工作的意思。然而，当他指挥大舰队在宇宙空间中和敌军相厮杀时，他生命的根源就充满了深深的满足感及灼热的昂扬感。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和他的敌手杨威利稍有不同的是，在莱因哈特白皙的皮肤下隐藏着许多的矛盾。他不断地作战，不断地获胜。打了胜仗，敌人相对地就减少了；敌人减少，战斗自然就少了。结果，他自己本身的生命力或许就因此受到影响而消失了。

与他本来的气质不相符合的问题经常在宫廷内外产生。前些日子，工部省的一个官僚就引起了一件舌祸事件。他位居帝国首都建设本部，在职务方面可说是鞠躬尽瘁，但是，有一次喝了酒和同事聊天时因为强调费沙的重要性而说得太过火了。

“要使人类有机性地结合，就应该将费沙视为关键。即使罗严克拉姆王朝消失了，费沙仍然会是宇宙的要地而保留下来。”

这段话的最后部分触犯了皇帝的神圣，已经被处以不敬之极刑了——密告者的说法是这样的。年轻的皇帝带着厌恶的表情，把事情的处断权委交给希尔德去办理。希尔德确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对发言者以轻率之罪名处以谴责之处分。对密告者则以故意夸大同僚的过失造成不安、伤害皇帝的臣僚、违反皇帝的宽容及公正精神的罪名而予以降级的严厉处置。

过了几天，突然想起这件事的莱因哈特询问处置的结果，希尔德俱实以告。年轻的皇帝很满意似地摇了摇他那金黄色的头发。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很能辨别事情的道理、好坏哪！这次的事情对那些以为朕喜欢密告的人应该是一次很严重的教训。今后有很多事可以托给伯爵小姐去做了。”

谦让了一下之后，希尔德禀告皇帝，最近在宫廷及政府当中急速蔚成了一种不太好的风气。表现对皇帝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人们却有将此事当成道具使用于卑鄙的事情方面的倾向。

“具体来说，像是什么事情？玛林道夫小姐”

“譬如，同僚们彼此打着招呼干杯时，没有高呼皇帝万岁的人就会被指责，上司甚至会将这件事记在考核表上。”

“真是无聊！”

“陛下说得没错。因此，属下想请陛下就此事下一道勒令。这样一来就可以对这种想藉着打击别人以求取本身发展的歪风予以先发制人的一击。”

莱因哈特以他白皙的手指轻轻地拨弄着覆在他额上的金发尾梢。

“伯爵小姐连这种事情都注意到了，真是辛苦你了。不过，不好的牙还是得尽早拔除才是。朕知道了，今天以内就会公告出去。”

“谢谢陛下听取属下的建议。”

如果不在战场上打倒敌人建立功勋，也不在国政上处理悬案而立功，光靠着向绝对的权力者献媚就可以飞黄腾达的话，罗严克拉姆王朝大概就要走上颓废之路了。莱因哈特了解希尔德害怕的是什么，而且他原本就是个不喜欢对权力者献媚的人。

以前负责向莱因哈特直言忠告的是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现在虽然有刚直的米达麦亚及诚实的缪拉，但是，他们对皇帝并不是站在完全不客气的立场进谏的。希尔德也是以自己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来考量，不过，有些事如果没有人提起，莱因哈特也不会去注意到的。

向自由同盟再度宣战的那一天，莱因哈特从超光速通讯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以希尔德为对手展开几个战略论。他知道米达麦亚曾赞扬希尔德的智谋胜过一个舰队的武力。

“玛林道夫小姐对这次的出兵有什么妙招？”

“如果陛下希望的话，不用两个礼拜的时间，也不需要开启什么战火，就可以把同盟元首弄到这里来了。”

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眼睛中充满了好奇的光芒。

“用什么方法可以从树枝上摘下果实？伯爵小姐”

“只要一张通讯文。”

莱因哈特毫不做作地歪着头想了想，然后很快地就笑了起来。

“朕知道了，让他们两边相残吧？玛林道夫小姐，是不是这样？”

“是……”

“说起来，这是属于奥贝斯坦元帅的工作领域的。看来，智者有时候是会有相同的见解的。”

希尔德为了掩饰表情，很快地瞄了瞄莱因哈特一眼，她无法判断莱因哈特是不是因为预料得到她的反应而有这样的说法，这时，莱因哈特又提出了问题。

“那么，这个办法的优点在哪里？”

“不让战火蔓延到同盟首都海尼森，不把非战斗人员卷进事情当中。把同盟崩坏的责任归到他们自己身上去，排开市民怨恨帝国的情绪。”

"缺点呢?"

"在短期之内会让杨威利元帅一党增加了力量。因为他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所以陛下的敌人应该都会聚集在他的四周。此外……"

"此外?"

"如果这个计策成功的话，陛下的德威可能就比较不尽理想。因为从正面粉碎军是陛下的愿望吧?"

莱因哈特发出了清脆的笑声，水晶玻璃共鸣的声音扬起了室内空气的振动。

"玛林道夫小姐就像一面反射人心的银镜哪!"

这个感想是追寻自他小时候从姊姊安妮罗杰那儿听来的童话，但是，他当然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

"但是，就算我们不玩弄诡计，在崩坏之前，人心一定会动摇的。到时一定会有人来推销我们不想要的商品。"

莱因哈特极不愉快地肯定了希尔德的预测，然后摇了摇桌上的铃。近侍艾密尔·齐列一出现，他就吩咐准备咖啡。

一到崇拜的年轻皇帝面前，艾密尔全身就像自动机器人一样僵硬。结果那更加深了莱因哈特对这个充满忠诚心的少年有好感。如果艾密尔仗着皇帝对他的好感而有傲慢无礼的行为出现的话，一定会引起莱因哈特的不快。

听到吩咐之后，艾密尔又退了出去，一直看着他的动作，希尔德微笑着说道。

"真是一个好孩子。"

"是不错，只要他不觉得在我身边有不自由的感觉就好。他会是个好医生。即使技术不怎么完美，患者也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

属于莱因哈特的严苛、辛辣在这个时候完全潜沉在他白皙的皮肤底下，另一面的特质浮现了出来。"因为我没有弟弟"莱因哈特曾经表现出他内心的一部分。他一向是站在身为一个女性的弟弟的立场，而尝试着去改变一下立场让他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

一边等着咖啡的到来，希尔德突然想起自己的立场，然而，她的思绪却不像她惯有的思考方式般地立刻停止了。她是一个年轻伟大征服者忠实而又能干的秘书。她没有除此之外的其它要求了。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奉命担任行星费沙的防卫司令部的长官，留守基地。皇帝不在的这段期间，军事由军务尚书，民政由工部尚书分担。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事配置，但是，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内心有一种“那傢伙不在反而落个清闲”的感受，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奥贝斯坦面无表情地接受了命令，开始在军务省设置所在地的大楼的一个办公室处理起事务，然而，他的部下菲尔纳少将对于要尽可能圆滑地和这个冷漠无情的上司沟通一事却感到无比的恐惧。

“军务尚书是不是反对再度出兵?”

“不，这样就好。”

奥贝斯坦不认为性急的再出兵是万全之策，但是这样一来，也让同盟政府没有万全的防卫战略及准备的时间，所以双方的条件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要经常处于掌握状况的立场，不要给敌人主导权。达列肯普在他的事务官任内虽然没有什么建树，不过，他倒是靠着自已的不幸完成了迫使自由同盟面临绝境的任务。

“而且皇帝的本领就在于果断速行。说起来，坐着等待变化并不适合皇帝的特质。”

“您说得对。”

菲尔纳虽然肯定了奥贝斯坦的论调，但是，他看着奥贝斯坦的视线中却闪着颇感意外似的微粒子。

Ⅱ

通过费沙回廊侵入同盟领域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和舒坦梅兹一级上将的军队合并之后快速前进，然而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了大约有十艘左右的同盟军小舰队挑战似地迫近。

以“黑色枪骑兵”所具有的破坏力来说，他们可以在一瞬间将这么弱小的敌人化为宇宙的尘土。然而，上起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下至最低层的将兵们都有着和大敌勇猛作战方不负盛名的矜持。基于时间的余裕所造成的宽容性，“黑色枪骑兵”有意放过他们，然而敌人却执拗地跟着不走，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原本就不怎么有耐性的毕典菲尔特已经失去了耐性了。

“这些傢伙太固执了。真令人讨厌!”

奋力一击粉碎他们作为出征的血祭吧——接获司令官的命令，一百艘左

右的舰艇就像吐着舌头的猛兽般地逼近待宰的猎物。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的，那只小舰队表明了他们不是要战斗，而是前来交涉的。故障的通讯系统在产生最坏的情况之前恢复了功能。在知道了同盟政府的特使要求进行撤兵的交涉之后，毕典菲尔特轻轻地歪了歪嘴思索着，最后，他轻轻地搓响了手指头。

"我的职务不包括交涉的权限。去和我们后面的米达麦亚元帅面谈。我保障你们航行的安全。"

命令一艘驱逐舰担任引导及护卫之后，毕典菲尔特率领着"黑色枪骑兵"朝着同盟领地的黑暗空间全速前进。

不被放在眼里的同盟政府特使，或许认为和米达麦亚交涉可能比和毕典菲尔特交涉要来得有用吧？在帝国舰队的前导之下又续航了三天，接近米达麦亚直接指挥的舰队要求会面。

"毕典菲尔特这傢伙！竟然把难应付的客人推给我，他想趁这个时候前进，拉开我们的距离吗?"

看破了的米达麦亚知道自己既然身为宇宙舰队司令官，就不能不理会自称为政府特使的人。咋了咋舌，米达麦亚拢了拢蜂蜜色的头发，命人把特使带到旗舰"人狼"号的司令官室来。

同盟政府特使威利姆·欧迪兹是从立体电视解说员转任政界，任职国防委员会委员的少壮派男人，具有辩才，而且又有名留后世的野心。连派遣他前来的列贝罗也不抱什么期望，但是，他自己则自信满满地认为"靠一个舌头就可以制止帝国大军"。他对着左右带着随从幕僚的米达麦亚恭敬地行了一个礼之后，挺起胸膛朗朗地说出他的诉求。

"在'巴拉特和约'中应该约定有保障自由同盟的主权及领域的。然而，现在银河帝国却违背和约的条文及精神，一味地使用非法的暴力想要蹂躏我们的领土。如果帝国不希望引起人们现在的反感及未来的批判，就应该立刻制止军队，透过外交折冲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论调才对。"

使者说完话时，米达麦亚只是为难地摸摸他蜂蜜色的头发，一语不发。特使正待再度开口，一个强烈的反应从侧面反弹过来。

"住口！还想说什么?"

从 位上站起身来发出怒吼的是拜耶尔蓝上将。

"违背和约，杀害皇帝的全权代理人达列肯普事务官的是谁？不就是你们同盟政府吗？我们的皇帝就是看你们没有遵守和约的意思，做事又缺乏能

力才决定率军亲征的。如果你们还有良知，不就应该跪在陛下面前请罪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面对这种严厉的指责，特使在表面上一点都不害怕，提出了他的反论。

“达列肯普事务官是自缢的，而迫使他这样做的是杨威利一党。”

“那么，你们为什么任杨威利一党消遥法外?”

“因为你们帝国军没有给我们同盟政府时间。”

这个回答使得拜耶尔蓝深蓝色的瞳孔中浮起冷笑的光芒。仿佛流星之光穿过夜空般。

“时间吗？如果有时间，只会使杨威利一党更壮大，使你们同盟政府更瘦弱而已。即使给你们十倍于杨的兵力，我也不认为你们胜得过他。”

“您说得或许没错。”

特使的话极其郑重，但是，声音中却含着与他的态度大相迳庭的毒素。

“……因为连拥有杨一百倍兵力的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对他也束手无策。像我们这种不才之人当然是无法与杨匹敌了。”

室内的沉默就像铅一般的沉重。连豪迈如拜耶尔蓝者流在这一瞬间看来似乎也丧失了呼吸的机能了。特使是狠狠地嘲笑了莱因哈特在巴米利恩会战时，在纯粹的战斗方面的的确确败给了杨一事。沉默在这时候急速地达到了临界点，一旦冲破了这一点，充满杀意的气流就四处奔窜了。

“畜牲，竟敢侮辱陛下!”

皮罗及托尔先几乎同时发出怒吼，至于拜耶尔蓝则猛然地想跃过桌子逼近特使。他的一只手上已经亮着一把气爆枪了。

一直交抱着双手的米达麦亚在这个时候发出了尖锐的斥喝声。

“住手！你们都是军人吧？想冲向单独前来又手无寸铁的敌人把他杀掉，然后去向谁邀功吗?”

拜耶尔蓝的激动情绪急速停息。年轻的勇将红着脸对着司令官行了一个礼，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米达麦亚对着恢复心安表情的特使说道。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这里的提督其中一人被遣到同盟首都去当特使，并且当着你们的面侮辱你们的元首，请问现在同盟军的干部中有没有人愿意以死来赎这个罪的?”

“……”

雄辩的使者这一次无话可说了。米达麦亚的表情让他觉得光是口头上的答辩是没有什么用的。

“没有……很遗憾。”

“那么，杨威利的部下如何？他们赌上自己的生命去救上司……”

“……”

“我们的皇帝怕的不是同盟政府，他怕的是杨威利一党。相信你也很清楚这一点。”

米达麦亚站了起来。他的个子出人意外的矮小使得特使大吃一惊。特使一直深信“帝国双璧”中的一人应该有着与其威名相称的高大身材的。

“特使来此是很辛苦没错，不过，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如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就请直接去跟陛下面谈好了。”

“那好，不过，米达麦亚元帅，在你请求皇帝撤兵之前，希望你能暂时停止军事行动。”

“不行。你要去见陛下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军的行动不会因此而受到任何掣肘。如果由陛下下令撤兵，我们当然会听令行事，但是事情是不是会如此，那就看你的辩才了，与我们无关。我们在接获新命令之前还是得遵循原有的命令。也就是说，我们会继续对同盟进攻，并排除一切抵抗的因素。如果你想阻止我们进攻，那就不要再迟疑，赶快去见我们的皇帝吧！在这里逞你的口舌之盈是毫无意义的。”

仿佛要弥补刚刚的沉默似的，米达麦亚说了一段难得一见的冗长台词，字字句句都变成一颗颗看不到的子弹直击特使的心脏。想用光靠技巧营造的雄辩来打动帝国军最高的勇将是不可能的。

特使显得很颓丧。他的勇气及意欲似乎都用尽了。他的使命失败了。不能说服米达麦亚，那就更不可能说服他的主君皇帝莱因哈特了。

在离开同盟首都海尼森时，他的体内充满了热情、勇气及自信的混合气体，然而，现在却呈现了真空状态。尽管如此，他仍然虚张着声势，挺着胸离开了战舰“人狼”号，但是，一回到自己的舰艇上，他就像泄了气的汽球般整个人都瘫了下来。几个小时下来，他都躲在自己的房间中，好不容易踏出房门后，就以几近自暴自弃的语气宣布他要直接去和皇帝莱因哈特面谈。

“那个虎头蛇尾的长舌族怎么了？”

过了几天之后，米达麦亚向皮罗问道，一听说他为了直接与皇帝面谈而在费沙方面前进时，米达麦亚点了一个头，在自己的脑海中印下了一个“可忘却”的印章。

如果要从结论来反溯的话，这个时候或许米达麦亚应该留下那个装模作

样成雄辩艺术家的男人才对。但是，他不认为那个不能说服他的说客能改变皇帝莱因哈特的心意，也不认为希望向皇帝直接投诉的人会对事情有所妨碍。以前，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之后，有刺客企图暗杀莱因哈特，结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米达麦亚难以想像这一次还会有这样的危险。尽管如此，米达麦亚还是利用通讯把应该注意的事情传到皇帝的大本营去。

当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在军事力呈空白地带的同盟领域中朝同盟首都海尼森前进时，在帝国直辖领土干达尔星域的舒坦梅兹一级上将，在完全的临战体制下等待友军的到来。

如果以他得自皇帝赏赐的兵力来看，他要一举进攻海尼森也是可以的，但是有几个条件要求他必须慎重行动。第一，杨威利一党的行踪不明，即使可能性只有一点点，但是只要有可能，帝国军活动的根据地干达尔星系就不能放空城计。虽然在“巴拉特和约”之后干达尔星域已经积极整备，但是要像伊谢尔伦一样成为永久的要塞则为时尚早，为了守住其据点的地位及储备的军需物资，留驻舰队主力是不可或缺的。

除此之外，同盟首都海尼森还驻有已故达列肯普高等事务官下属的文武官一万多人，他们的安全也要有所保障。当然，帝国已经向同盟发出了警告，他们应该不会无益地杀害对同盟来说可算是极贵重的人质才对。事实上，舒坦梅兹曾为了向同盟政府追究责任而想进入行星海尼森去。当时副司令官克尔钱休特伦上将变了脸色大加反对。

“只带着少数几个随从就深入海尼森无异是自杀行为。难道您忘了达列肯普事务官不幸的前例了吗？”

舒坦梅兹毫不在乎地回答。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行星海尼森给毁了。多年来的混乱大概就可以因此一扫而光了。”

于是，把副司令官克尔钱休特伦上将留下来守卫的舒坦梅兹带着参谋长波连中将、次席参谋长马尔克古拉夫少将、护卫队长伦普中校等幕僚，前往同盟首都行星海尼森，但是结果会谈并没有实现，舒坦梅兹从干达尔星系外缘部分折回行星乌鲁瓦希。以前曾任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的第一代舰长，后来经常在边境建立武勋的提督只好像一把拉满的弓一样紧绷着神经过日子。

帝国军再度大举进攻。

这个消息当然让同盟首都海尼森颤栗不已。"一年之内竟然看到帝国军的舰队两次"有人这样自嘲着，也有人呼吁即使行星整个焦土化了也要继续抗战，更有人主张抵抗也无济于事，干脆无条件投降算了。还有大量从都市前往山间避难的人潮——在"巴拉特和约"之前的那一次帝国军的急袭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人们产生恐慌，然而这一次，破灭的水波缓缓地浸湿着人们精神的阶梯。类似死刑囚的感觉紧紧攫住人们的神经，在无力感收歙呈饱和状态的时候发生了暴动。在被封闭的宇宙港前，治安警察和市民起了冲突，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

邱吾权取代老病的比克古加速整备迎击帝国军，而往常被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发牢骚的对象们，也都不得不认真去做一点事而消失无踪了。连秘书官都避着议长。有一次列贝罗阴森地问道：

"比克古元帅拒绝和杨威利打仗，如果对手是皇帝莱因哈特的话，他会打吗?"

"这应该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吧?"

邱吾权极为温和地反驳。

"请您想一想。这么多年来，比克古元帅和您交情不可谓不深。但是，他为什么不和您碰面？难道您不认为是因为他太了解还没坐上元首宝座前的您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变了?"

"比扣古元帅并没有改变。这一点您应该承认吧?"

列贝罗把缺乏生气的两只眼睛投向邱吾权，但是很明显的，他的视线透过了邱吾权凝视着只有他能看到的东西。列贝罗的嘴巴微微地张开、闭合，一道低沉、干枯的声音从他口里发出来。邱吾权只得把自己听觉神经的机能发挥到最大限度。原来他在告发逃亡的杨威利的罪状。

"很抱歉，阁下，杨威利大可以杀害您，也可以把您强行带到宇宙深渊去。他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

邱吾权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他知道对方并没有在听他说话。宇宙舰队总参谋长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他的表情就像是烦恼着经营不善的面包店的将来。当邱吾权离开列贝罗的办公室时，他原本想对警卫室长说些什么，结果还是放弃了。他必须承认议长已经在精神上自杀了。

回到宇宙舰队司令部的邱吾权在玄关处被告知有客人来访时，中途前往自己的办公室停留了一下，随即打开指定接待室的门。

三个来访的客人一看到被称为“面包店的第二代”老板的总参谋长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以郑重其事的动作及表情行了一个礼。

这三个人的名字是驻伊谢尔伦要塞舰队副司令官费雪、参谋长姆莱中将、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少将。

“巴拉特和约”成立，杨退役，于是通称的“杨舰队”便落到解体的命运，他们也分别被调派到各个边境军区。就在半年多前，他们还隶属于自由同盟最强的武力集团的指挥部，但是在转战各地获得许多胜利及付出许多苦劳之后，他们却被外来者从首都赶出去了。在政治上这不算是错误的处置。中央政府害怕最强的部队自立化、军阀化而促使其解体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更何况他们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尽管他们三人都没有感到不安，但是也无法保持平静。在边境上，他们和同事被隔离，所有关于首都只有政府所发布的消息及不确实的传闻。他们只能确定昔日的上司，自“第十三舰队”创设以来即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杨威利或者逃亡，或者被肃清，不管是哪一种下场，都已被迫放弃了理想中的生活。

“让你们千里迢迢跑来真是辛苦了，请坐。”

在劝坐的同时，邱吾权自己也坐了下来。从对方轻松就座的姿势，总参谋长在心中已确认了来客的为人。

姆莱虽然缺乏独创的能力，但是却很有细密条理的头脑及官僚的处理能力，素有“杨舰队中少有的常识丰富者”之风评。至于费雪则是运用舰队的名人，杨所拟定的作战之所以能够屡屡克敌致胜完全归功于他完美的舰队运用。派特里契夫拥有参谋型的军人中少有的巨大体型，事实上，他从来未曾延误过杨舰队司令部的营运，其对任务及上司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邱吾权心想，能够录用并统御这些人材而不乱了步调的杨威利确实是个不平凡的青年。

“特地把我们从任职地叫回来有什么事吗？总参谋长！”

严谨的表情发出严谨的声音。其他的两个人似乎把会话权交给了姆莱中将似的保持沉默一语不发。

邱吾权简短但不失正确地把杨和部下逃离海尼森的事情向他们说明了。看了看相互注视着的三个来客，邱吾权把带来的文件递给了他们。

“所以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你们找到杨提督，把这个文件交给他。”

“那是……？”

“是让渡契约书。”

三个人闻言都露出了怀疑的表情，低头看了看那份文件。当他们抬起头来的时候，惊愕及不可思议的表情更加浓重。邱吾权吃力似地交叠着腿又坐了下来。

“就如你们在文件上所看到的，我把我们宇宙舰队中的五千五百六十艘战舰让渡给杨威利。我希望你们把文件及所有的商品一并带走。至于法令上的手续都已经办好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姆莱轻咳了一声。

“可是，有必要特意做这样的文件出来吗？下官觉得光是在形式上就已经太过了。”

“你还不懂吗？”

邱吾权天真地看着眼前的三人。派特里契夫歪着头，费雪露出了犹豫的表情，姆莱则一脸坚定。

“那当然是一个玩笑了。”

一边小心地整理了自己头上扁帽的角度，邱吾权如此说道。姆莱调整了自己的姿势使坐姿看来更庄重些。他简直不相信除了半年前的那个工作之外，还会有这种令人困惑的人。心中或许是这么想着，可是表面上他还是不动声色。尽管如此，他仍然以对上司而言过于严厉的语气说道。

“如果是玩笑，那也就罢了，但是，如果必须整合战力对抗帝国军时，光是这些舰艇及物资就能对付帝国军的侵略吗？”

“再怎么整合也没办法对抗。”

太过简单明了的回答让姆莱中将说不出话来。银发的费雪仍然保持着沉默，取代前参谋长开口说话的是派特里契夫。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总不会连仗都不打就把首都拱手让给他人吧？阁下！”

“没错，是不可能这样做。比克古长官和我打算拼了命也要搏他一搏。”

“可是，那不就等于是自杀吗？干脆比克古长官阁下及总参谋长阁下也跟下官们一起走吧！”

姆莱中将移了移视线，轻轻睨着壮硕的少将。

“不是我随便说说。第一，这不是我们本身决定要去的。”

“我打算这么做。”

费雪终于打破了沉默说道，用他那银色的眼睛注视着总参谋长。邱吾权又交叠起他的腿。

“你是愿意去了，费雪提督？”

“下官愿意接受任务，阁下。姆莱中将，现在已经没有拐弯抹角的时间了。我们应该采取最不浪费时间的最好办法。”

“……”

姆莱中将失望地抬头看着天花板，或许是他已默认费雪的看法是正确的。于是他便行了一个礼，接受了命令。

前杨舰队的三个干部带着“让渡契约书”离开司令部之后，邱吾权立刻向比克古报告事情的经过。老提督慰劳了他的辛劳之后，把视线投向遥远的彼方。

“在兰提马利欧会战失败的时候，我已经是已死之身了。由于你的劝说，我又得以苟活了半年，结果，只是把大限的日子移开来了而已。”

“以现在的情况看来，或许当时是做得太过分了。请原谅。”

“不，承蒙你的劝说，才得以和妻子多聚了半年……你的妻子怎么处理？”

“请不用担心，下官已经托姆莱中将把她送到杨那里去了……。我这样做实在太利己主义了，一意挂心着家人。”

老提督闭上眼睛说了一句“那太好了”。他自己则把老妻留在家里。妻子拒绝离开自新婚以来即一直住着的家。或许她是把那个家当成她和比克古的终身归宿吧？

“杨威利纵然有许多缺点，可是，他却有一个任何人都不能加以挑剔的优点。那就是他一直深信民主国家的军队存在的意义，是以保护人民的生命为前提的。而且，他也一直奉行不渝。”

“没错，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比克古衰老的脸上浮现夕阳般的微笑光彩。

“艾尔·法西尔也是这样。放弃伊谢尔伦要塞时也是这样。他绝对不让平民成为牺牲品。”

历史或许会将杨记载为一个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匹敌，甚或超越其上的战争艺术家。然而，他还有些事情是必须让后世知道的。而这个任务

不是由比克古或邱吾权负责的。每个人背负的责任都不一样。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如果杨失败了，那并不是因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伟大天才所致。”

或许是因为杨执着于自己的理想的缘故。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他应该置政府的命令于不顾的。这是一件不能不说清楚的事，但是，为了他自己，他是应该这样做的……。

Ⅲ

在结束同盟政府的特使欧迪兹的访问之后，米达麦亚把在这个作战中的第一个炮火指向了同盟军。行星路西安那的同盟军兵工厂由于不在帝国军的前进路线上，所以被毕典菲尔特放过了，但是，从战略上来看，这个兵工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如果放着不管，其地理位置及生产力必会成为日后的心腹大患。

米达麦亚的迅速行动并没有败坏“疾风之狼”的美名。十二月二日，行星路西安那的兵工厂被帝国军完全破坏，长官邦斯格尔技术中将和兵工厂设施同生死。但是刚建造好的驱逐舰及巡航舰有半数成功地逃离了。逃离者在戴休准将的指挥下避开了帝国军的追击及搜索，一边聚集兵员及物资，一边快速前进，五十天之后，好不容易才到达了艾尔·法西尔，投靠了杨威利的非正规部队。

在米达麦亚之后，帝国军的舰列形成巨大的光带席卷着同盟领地。和同盟军现在的战力比较起来，帝国军过大的数量使帝国军的补给能力界限已经达到了极点，在米达麦亚之后，原有的达列肯普舰队分两路展开。

达列肯普一级上将生前转任高等事务官时，他所统率的舰队被分成两股，分别编列到亚尔夫烈特·格利鲁帕尔兹和布鲁诺·冯·克纳普斯坦两大将的麾下。这两个人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充满了锐气和活力，同时决定为他们原来的上司达列肯普复仇。

但是，他们在个性上还是有差异的。克纳普斯坦对达列肯普极为忠实，是一个有才干的门生，具有极正统的用兵术，同时又稍稍具有清教徒般的正经个性。另一方面，格利鲁帕尔兹除了是一个军人之外，同时还是一个和他的年轻不相符合的知名探险家，他的名字列在帝国地理博物学协会的会员名

单上。要获得该协会的入会许可必须有会员的推荐及论文审查，而他就是以“阿尔曼多夫贝尔星系第二行星的造山活动，证明大陆移动的相互关系与极地性植物分布的考察”为名的论文而获得了资格。

他在接到入会许可的通知时正要参加故卡尔·古斯达夫·坎普提督葬礼，身上穿着礼服，但是他仍然忍不住就穿着礼服冲进洗手间，一个人在里面爆出一阵喜悦的欢呼声之后，又带着严谨的表情参加了葬礼。由于这种经历及志向，他好像对素有“艺术家提督”之称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比对达列肯普更怀有敬意，但是这种情怀当然也没有降低他复仇的热情。或许是彼此的竞争意识提高了热情的温度吧？

在他们后方还有克罗弟瓦鲁上将、瓦肯塞尔上将、克里希中将、麦霍哈中将等人的舰队，除此之外，艾齐纳哈一级上将也以重心之姿出现在行列中。

艾齐纳哈比较好酒，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威士忌不离身的，但是，自从离开费沙之后，他和酒就无缘了。这其中多少有些缘由。将官级的艾齐纳哈当然有幼校的学生当侍从，但是，由于“极端地沉默、严格又严肃”的风评一直如影随形地跟在他身旁，所以接受副官指示的学生从一开始就显得僵硬而不知变通。

“如果提督搓响手指头一次，你就要送上咖啡，绝对不要超过四分满以上。如果搓响两次就是要威士忌，万不可以弄错。”

幼校生拼命努力地记下指示，如果以他本来的记忆力来说应该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或许是心理的压迫感使少年的记忆回路微妙地变了形吧？离开费沙之后，有一次艾齐纳哈搓响了指头两次，三分五十秒之后，两杯咖啡送到了他面前。

“极端地沉默、严格又严肃”的提督轻轻地瞄了一眼身旁那个全身僵硬站着的少年之后，二话不说地喝下了两杯咖啡。幼校生全身叹了一口气似地松了下来。于是，在这趟的远征旅途中，亚伦斯特·艾齐纳哈就只有在一杯咖啡和两杯咖啡中做选择的权利。

在艾齐纳哈后面，有着冰蓝色眼珠的男人阿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一级上将的舰队曳着长长的光点尾随着。他所负的重要任务是和前方展开的各个舰队及后方的莱因哈特直属舰队结合。可以说双肩担着整体的作战是否能有机运作的重任。

然后，后面跟着的便是皇帝莱因哈特的直属舰队。辅佐莱因哈特的首席

幕僚是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其下负责舰队运用的是贝尔玄克、皇帝的高级副官阿尔兹·冯·修特莱中将、次席副官迪奥多尔·冯·流肯少校、首席秘书官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也都在旗舰上。

在最后面的是有“铁壁”之称的奈特哈尔·缪拉一级上将的舰队。他不只是负责后卫的工作，一旦费沙方面有异变产生，他就必须调回头成为全帝国军的先锋去压制敌人。同时他又必须确保后方的补给路线。

……堪称深、厚布阵的帝国军，再次侵略形成一波波能量及物质的怒涛席卷向同盟领土。但是在宇宙的一个小角落里，一个与帝国军大不相同、微小而重要的作战正要展开。

杨威利开始了再夺回伊谢尔伦要塞的作战。

第四章　解放、革命、谋略及其他

I

于宇宙历七九九年伊谢尔伦要塞放弃的第二年决心进行的再夺回要塞之举，被后世评价为一种利用堪称为“艺术战术”的手腕，使杨威利的战略思想“宇宙区域管制”实现的行动。这个行动并不执着于舰队决战所获得战术上的胜利，而是确保为达成军事目的所需要的时间及场所。

“杨威利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虽然是舰队决战的名人，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界限而不会热衷于表现自己的长处。”

有历史学家这样称赞杨威利，但是杨的对手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这一方面也有同样的优点，他们两人在舰队决战的战略实施层面上，并不拘泥于某一局面的技术表现。他们注重的是和敌人比较之下整备有更强大的战力、完整补给、大量收集、正确分析情报、任用值得信赖的前线指挥官、确保有利的地理位置、慎选开战的时机等。如果这些因素都具备了，那么，一两次战术上的败北也就不值得评论了。最高司令官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只对所有的军队讲一句话——“不可大意”。

在第二次的“诸神的黄昏”作战中，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立于有十足把握的立场。即使如此，他仍然站在最前线，这就是他所以被称为“金发狮子”的原因所在。那是一种不是凭藉能力，而是属于性格支配下的行动。

另一方面，杨威利则必须在战略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打开局面。加速他最后决定的原因是亚列克斯·卡介伦的一段话。在旗舰尤里西斯的一个房间中，杨的学长沉重地开了口。

“喂！没钱了哦。今后要怎么做赶快下个决定吧！”

在杨舰队中，能够了解国家性规模的财政经济问题的就是卡介伦了。杨

本身也把经济纳入终归为幻影的长期再建设决策当中，这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军事力量至上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其思考的主体是在军事面上。不管目前的事态称为革命也好，战争也罢，要使整个行动顺利营运下去，资金是不可或缺的，而目前杨的手上并没有阿拉丁的神灯。

当卡介伦提出透过杨的朋友波利斯·寇涅夫的人脉，向费沙的商人们商借资金的提案时，杨感到极为恐惧。借的钱就不能不还，而他现在也没有还钱的策略。第一，提供资金给流亡的杨非正规部队是一种投机，甚至是一种赌博，费沙人不可能不晓得。

“什么？一旦借给我们，钱就是我们的了。”

卡介伦说完，杨一边拢着他的黑发，一边陷入沉思。卡介伦接着又说：

“费沙人对利是趋之若惊。如果我们显示出有打倒皇帝莱因哈特的可能性，他们一定会为将来投资的。”

“……”

“一旦他们投资过一次，为了不使这次投资金额白白浪费掉，他们就必须继续投资。而最先投资的资金就成了使双方的关系更形紧密的要素。”

“这我懂，可是光说可能性的话，骗得了商才丰富的费沙人吗？”

“美人计的成功就看女性的魅力如何了。”

“女性的魅力……？”

杨歪着头想了想，把黑色扁帽往头上一丢笑了出来。他了解卡介伦想要说的话。

原本费沙人的习性就是独立不羁的。他们虽然被强制屈服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大胆而又壮丽的战略，及支撑其一切行动的武力下，但是对于那些自古以来即崇尚自由经济活动的商人们来说，那当然是一件极为违背良心的事。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想打倒皇帝莱因哈特的支配政权。但是，他们却欠缺武力。

因此，费沙人一定一方面对帝国表现出服从的态度，一方面又迫切地寻求可以补偿他们本身不足的势力。他们可以和杨一党人共存、互相帮忙。但是，他们也不是那种肯投资在没有胜算的弱者身上的慈善家，所以要麻痹他们的保身感觉，就得下猛药。

因此，如果向费沙人夸示杨获得战术上的大胜利，除了皇帝莱因哈特之外，还有其他人也有可能掌握未来的话，费沙人权衡利害的天秤应该会大幅度倾向杨这一边。

“使费沙人迷惑的国色天香美女。”

那就是伊谢尔伦要塞。将伊谢尔伦再夺回，显示出反帝国势力的实力，投资家的荷包自然就会打开了。

“难道为了这个缘故而攻下伊谢尔伦……吗?”

于是，再夺回伊谢尔伦要塞就成为杨集团最重要的课题了。不只是基于军事的目的，，为了政治上的效果、为了在经济上得以残存，除此之外，做为一个复合以上这些条件的历史性奇术之不可欠缺的要素，杨都必须夺回伊谢尔伦要塞。而要完成这项工作就必须确保伊谢尔伦回廊的出口艾尔·法西尔，利用费沙的组织力及情报力再度作战。

但是，如果允许费沙人以支持者的身份来干涉工作，造成革命运动本身因为费沙人投机的天性而被操纵的结果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事情如果到这个地步就棘手了。

另一方面，从莱因哈特的立场来看，在偏远地带的伊谢尔伦要塞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石子而已。这并不是莱因哈特豪迈的个性使得他轻视伊谢尔伦要塞，而是对控制了费沙回廊，将大本营迁往费沙的他来说，伊谢尔伦回廊的战略价值自然就减少了。他虽然把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留在费沙，配备有强力的军队，但是在伊谢尔伦方面，他让鲁兹的兵力四处移动，使回廊呈现空白状态，结果就证明了杨的洞察是正确的。

后世当然有历史学家批评莱因哈特轻视伊谢尔伦回廊，但是生存在同一时代的杨威利，其见解大致上是这样的。

“燕雀不懂鸿鹄之志。一枚金币对亿万富翁而言是算不了什么，但是却足以决定穷人的生死。”

莱因哈特以银河帝国的专制君主身份已经完全支配一半以上的已知宇宙了，同时他还想征服剩余的宇宙。而杨则指挥着连根据地都没有的流亡的“离家出走的儿子”，企图使民主共和政体存续下去，一有机会的话，他还想把一向媚于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历史女神拉到自己的阵营来。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杨都似乎想去完成一件外人看来实为不知天高地厚的大事，而且，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还大胆地去摸索意气风发的富翁的口袋。

就这样，宇宙历七九九年十二月九日，杨非正规部队在艾尔·法西尔星系露脸了。

事实上，和艾尔·法西尔的独立革命政府合流并不是杨本人积极的意图。站在杨的立场来看，充满热情、意气昂扬的艾尔·法西尔的行为倒像是狂飙

的族群。但是，统合反帝国的共和主义者的第一步就是政治的先驱者和军事的实力者联手共创未来。

Ⅱ

艾尔·法西尔自治政府的主席法兰却斯克·罗姆斯基是一个四十岁的男性，本行是医生。自古以来，医生和教师、学生就是革命家的重要供给来源，他们也是遵循传统的一员。

罗姆斯基在十一年前，也就是在逃离艾尔·法西尔之际，是杨威利中尉的民间协助者之一，但是杨早把他的名字、容貌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杨甚至连现在的夫人菲列特利加曾受教于他的事情都忘记了，这种小事更不可能在他的记忆范围之内。

远较丈夫拥有井井有条的记忆力，菲列特利加则忘不了罗姆斯基。他曾经不只一次地帮菲列特利加送她瘦弱的母亲去就诊，甚至招待她们吃三明治、喝咖啡。至于罗姆斯基也清楚地记得这个有着茶色眼珠的金发少女。医师出身的革命政治家满脸笑容地握紧了杨夫人的手，杨威利内心所惧怕的是环列在罗姆斯基四周的报导人墙手上所形成的相机炮列。艾尔·法西尔第二天的电子报纸果然就如预料中的一样全是杨的特写标题。

"杨威利回来了！艾尔·法西尔的奇迹再度显现！"

"……就是这样，就因为会这样才令人讨厌。"

杨抱着头无奈地说道，事情演变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不得不扮演着因他的行动及功绩而被确立的虚假形象。从民主国家的英雄到民主革命的英雄——而他不败的智将名声，想必也因此而更加被渲染开来了。

以艾尔·法西尔革命政权的立场来看，杨一党的参战不只意味着军事力的飞跃强化，同时也意味着自由同盟的最高干部承认艾尔·法西尔是以民主共和政治的王道为目标的正统政权。他们在欣喜之余也想将此事活用到最大的限度。

罗姆斯基之所以和新闻界紧密结合，不管是从民主共和政治的理念来看或者是从革命的情报战略来看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杨绝对不能把内心的厌恶感公然表现出来。公开是民主共和政治的支柱。如果喜好秘密和非公开，就该参与专制政治，所以杨必须压抑个人的感情，对着相机、摄影机露出笑脸。

然而，在盛大的欢迎典礼中，杨只短短地打了两秒钟的招呼。“我是杨威利。请各位多多指教。”似乎期待着杨有一番感动人心的热烈谈话的一万名参加者都感到很失望，但是这种事情只要杨将来有任何一点实绩表现就可以补偿过来的。罗姆斯基低声地对落座的杨说道。

“杨提督，我觉得我们必须为新的政府取一个新的名称才行。”

“啊，那是当然的事。”

“所以我想在明天正式发表出来，你觉得‘自由同盟正统政府’这个名称如何？”

“……”

杨在精神上动摇了三步。他心想这是个笑话，但是，他更明白对方却是认真的。罗姆斯基微微不安地看着没有立即回答的杨。

“您觉得不好吗？”

“话不是这样说的，不过，不用拘泥于国家的正统性吧？我个人的想法是应该强调这个国家是从零出发的……”

杨极有保留地如此主张。他也很不喜欢被认为是以武力做为背景。

“没错，第一，正统政治这个名称的缘由不好。最近不是有所谓的银河帝国正统政府这个恶例吗？”

达斯提·亚典波罗察觉了杨的心境伸出了援手，他的这个说法似乎和罗姆斯基医师的心理波长起了共鸣。革命家点头说道，确实是不吉利呀，再想其他的名称吧！言下之意似乎有些遗憾。

“请不要这么失望，杨提督。因为将来一定会出现更高的山峰的。”

“我知道。”

杨对亚典波罗这样低声回道并不是纯粹的出于虚应了事。即使有再多的缺点，他也不能摘下这株弱小而没什么力量的民主制度的嫩芽。如果再这样袖手旁观，整个宇宙一定会被更杰出的、更华丽个性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所掌握。在这个时候，莱因哈特本身的能力及良心都不是问题。由单一的而且是个人的资质所建立起来的政体，来支配整个宇宙实在不是一件适当的事。

一小群人挥着各自的狭隘而愚劣的大义名份旗帜互相伤害，远比被唯一绝对的神之唯一绝对的大义名份所压逼要来得好。如果将所有的颜色都聚集在一起，就只会化为单一的黑色，而无秩序的多样色彩总比单一的无彩色要好。人类的社会没有被单一的政体统合的必然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的这种思考方式不能说没有对民主共和政体造反的元素在。因为过半数的民主共和主义者都希望宇宙能依自己的思想方式来统合，希望专制政府能消失。

尽管如此，事情的发展还是极具讽刺性的。当高登巴姆银河帝国随着无声的鸣动而倒下它那衰老的巨体时，与该帝国持续抗衡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自由同盟，也如同被白蚁蛀蚀般地空洞化了。

“难道自由同盟历史性的存在意义并不是在于反专制，而只是在于反高登巴姆吗?”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而事情的演变看来似乎也像是这样，现在更是已几近确定了，这件事对杨来说是很无情的。他不能接受自冒险进行一万光年的长途远征的国父亚雷·海尼森以来的历史、无数人所蓄积的希望、热情、理想、野心、喜怒哀乐、长达两个世纪半的地层竟然只叠在一个叫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死尸上头。

但是，从这层意义看来，那个美貌的霸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或许也是这样。他的目标是克服高登巴姆王朝，目前虽然是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那也只是把鲁道夫的亡灵赶回坟墓底下而已。罗姆斯基不断地以热切的口吻说着新国名、国旗、国歌等事情。杨一边适度地点点头，一边思索着过去的黑暗及未来的迷茫……。

于是，“非正规部队”就成了“革命预备军”。奥利比·波布兰中校事后评论道——冬天穿冬天的衣服，夏天穿夏天的衣服，不管穿什么，内容都没什么改变。

司令官杨威利元帅。参谋长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一级上将。后方勤务部长亚列克斯·卡介伦中将。政府主席罗姆斯基兼任军事委员长。杨稍稍觉得安了心，他的上司只有一个让他觉得心情特别开朗。

然而，到达艾尔·法西尔之后又有一个更令他欣喜的消传来。那就是和尤里安·敏兹和奥利比·波布兰等人的再会合。

Ⅲ

十二月十一日，前往宇宙港参加了军民两用管制系统再编会议的亚典波罗看到了杨的被保护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广大的走廊上流动着的作业服务中心的人潮中有一个穿着与场合不太适合的豹皮外套，褐发、褐肤的

美女，亚典波罗用视线扫瞄过那个女人之后，浮现了记忆中一亚麻色头发。

"尤里安，喂！那不是尤里安吗？"

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在确认了声音的出处之后，充满了生气，眼睛闪着光彩。他以快速而有节奏的步伐走上前，精神奕奕地敬了一个礼。

"好久不见了，亚典波罗中将。"

他所搭乘的货船"亲不孝"号才刚刚到达宇宙港，波利斯·寇涅夫船长还在办公室办理手续。

"对了，其他的随从人员都到哪里去了？"

"真坏呀，中将，怎么这样说呢？"

马逊两手两肩都扛着货物，体积足足有尤里安的倍数大，就站在后面等着，再一看奥利比·波布兰，他在数步之遥的地方和三个二十岁上下的小姐谈笑风生。他们交谈的片断轻轻地传了过来。

"波布兰中校！"

"哟哟！不要在我正高兴的时候来打扰嘛！再加一把劲今天晚上应该就可以在双人床上睡个好觉做个好梦了。"

被尤里安一叫，一边发出不平之声一边慢慢走过来的波布兰随随便便地对亚典波罗行了一个礼。亚典波罗本不是那种因为对方这种举动就会伤害彼此感情的人，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口出讽语。

"一到目的就很勤快嘛！在各个单位都说服新认识的女人吗？"

波布兰一点害羞的样子都没有。

"所有的人类总数有四百亿人，其中有半数是女人。这半数中又有一半受限于年龄，然后又半数的女人在容貌方面不合格，尽管如此，还是有五十亿个女人可以成为恋爱的对象。时间不够，所以一秒钟都不浪费。"

"女性的知性及性格都不是问题啊？"

"性格好的女人就交给亚典波罗提督了。性格不好的那一半就由我来接收好了。"

"中校，你没有自觉吗？你的说法听起来简直像个老千嘛！"

"啊，这样就好了嘛！因为当我们在地球那个阴森森的行星上辛苦的时候，你们在海尼森可是为所欲为哪！"

"我们可也是很辛苦的。"

像小孩子一样高声辩解之后，亚典波罗发现一旁的尤里安似乎强忍住笑，于是便故意地改变了话题。

“不管怎样，你们来得还真是时候。我们也才在两天前到达这里。”

尤里安最初当然是以同盟首都海尼森为第一目标，但是，在他从费沙回廊前往同盟领域的时候听说了皇帝莱因哈特的再宣战消息，也知道了杨已经逃离了海尼森，于是，他不得不改变方向。在经过种种的推测之后，尤里安料想杨或许会企图再夺回伊谢尔伦要塞，应该会以某种形式和艾尔·法西尔的独立革命政府取得接触。

“途中虽然有过种种事态发生，不过，总算平安到达了。总而言之，能和各位再见面实在是太好了。”

尤里安虽然说得极为简洁，其实半路上真的是发生了许多事。他们跟着完成讨伐地球教任务的帝国军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提督前往帝国首都奥丁，参观了现在改为历史博物馆，正在装修中的新无忧宫的内部，波布兰仍然不改其习地和一个前来游学的黑发女孩拍了纪念照。大前提下，他们是扮演一群颇富好奇心的费沙独立商人，但是，形式上还是得接受宪兵队的审讯；从地球教团本部秘密拿到光碟失窃，花了三天的时间寻找；波布兰原想和帝国军军官的年轻妻子共渡热情的一夜，不料却被其夫发现。在瓦列提督善意的安排下，他们好不容易离开了奥丁，但是，在经由费沙进入同时领域之前，他们却必须化解足以打来算计的小事件。最后，他们被“黑色枪骑兵”的侦察艇发现了，掌握了波利斯·寇涅夫的掌舵权，于是，他们终于来到了艾尔·法西尔。

亚典波罗、波布兰、尤里安、马逊等四人搭乘地上车前往杨司令部所在的大楼。由于马逊的体积庞大，加上大量的行李，一伙人坐在车里面根本没有办法保持端正的姿势。波布兰硬是把身体往坐在驾驶座的亚典波罗的身上挤。

“可是和同盟政府绝缘可真是下了决心的事哪！这就是所谓的从睡眠中醒过来一样。”

亚典波罗或许是觉得他这段话有欠妥当吧？他把脸朝着前方回答波布兰。

“好了吧！波布兰中校，可不要误解了。因为我们可是凭着一股侠气及好奇心来进行这场革命战争的。”

“这种事光看你们这些可憎的脸孔就知道了。结果，杨舰队只是名字改了而已嘛！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

到了司令部，四个人好不容易从几近窒息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黑巨人扛着小山般的行李先往地下室的衣橱间去，其他三个人则从走廊走向升降机，这时，波布兰停下了脚步。一个有着“淡红茶颜色”的丰盈头发，戴着黑色扁帽的低阶少女军官，以足可与尤里安匹敌的律动步调走上前来呼叫他，并行了一个礼。慌张的表情变化及敬礼在四个人之间交错着。尤里安与亚典波罗先进了升降机，门随即关了起来。稍稍带着复杂气味的气氛弥漫在一二立方公尺的箱子当中。

“尤里安，你认识那个女孩子吗?”

“嗯，在塔扬汗基地的时候，波布兰中校曾为我们介绍过。可是亚典波罗提督，您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唔，说起来，她是熟人的女儿。”

青年提督用黑色扁帽覆盖在脸上。他们司令官的老毛病似乎已经传染给他了。

“您对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伍长很了解吗?”

尤里安若无其事地追问之下，亚典波罗自己就泄了口风了。

“嗯，就跟你说了吧！她是先寇布中将的女儿。”

炸弹似乎并没有发生预期中的爆炸效果。尤里安眨了三次眼睛，歪着头凝视着亚典波罗。言语及意思好不容易在他的思考回路中取得了一致，少年随即嗤嗤地笑了起来。

“很抱歉，可是，我实在难以相信先寇布中将会有女儿。”

更何况竟然会是卡琳，那个叫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的女孩？尤里安实在难以置信。

“是啊，连我也都还不能相信哪！可是，你想想看，先寇布中将在你这种年纪的时候就在那方面屡建奇功了。岂只一个，就算有成打的私生子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

尤里安沉默了，他在自己的记忆回廊中搜寻着一幅幅的肖像。姑且不谈卡琳那淡红茶色的头发及充满初夏光辉的紫蓝色瞳孔，她全身所散发的那种熟悉感，难道就是因为她是先寇布的女儿吗？波布兰似乎也曾说过卡琳的出生有着一段隐情……。

“先寇布中将知道这件事吗?”

答案是否定的，尤里安又陷入了沉思。亚典波罗说道：

“怎么样，尤里安？想不想利用你的关系来促使他们父女相认？”

“不行啦！因为那个女孩子大概很讨厌我。”

“你做了什么让人家讨厌的事？”

“没什么，只不过我总有这种感觉就是了。”

亚典波罗俯视着少年的脸，但是，他找不出有任何表情可以让他确信有什么事情发生。

“哎，不管怎么说啦，目前应该把全部的精力投注在伊谢尔伦要塞的攻略上，而不是站在高处看着先寇布的家庭纷争。”

升降机的门开了，眼前的视野霍然而开，亚典波罗将两手的手指头交握在脑后，抬了抬下巴。

“来吧！尤里安，我们那个懒惰的元帅大人就在这里不甘情愿地执行他的工作哪！”

即使是懒惰的元帅阁下也会有瞬间像风速般勤勉地工作的时候。那一天，杨仍然坐在桌子前，活动他那思考的火山脉。他的周围散乱地堆放着计算及做备忘的纸张。

“您可真是勤奋哪！要是阁下这一代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尤里安那一代可就要辛苦了哟！”

革命预备军司令官的副官菲列特利加·G·杨少校咖啡色的眼珠中闪着慧黠的光芒说道。她的丈夫颓丧地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口妻子送来的红茶。

“努力之后所显现的进步是很显著的。”

他若有所悟地评论道。

“真是莫大的光荣啊，阁下。”

微笑着的菲列特利加，瞳孔中映出了丈夫手上拿着杯子站了起来的姿态。她也回过头来，然后菲列特利加在一瞬间确认了杨的表情从惊讶一变而为喜悦。

尤里安·敏兹就站在那里。比离开时长得更高，现在已经俨然是一个年轻人的模样了。端整的脸上绽放着怀念的情感，承接着来自杨及菲列特利加欢迎的视线。

“欢迎你回来。”

杨先开口说道，菲列特利加接着表达了她的欢迎之意。

“看起来很有精神嘛，尤里安。”

“是……我刚刚回来。”

尤里安声音也含着激烈起伏的律动。

“好久不见了。阁下，这是与地球教有关的资料记录。如果能对提督有一点点的帮助，那是我无上的光荣。”

尤里安说完即递上光碟，尤里安原本想表现出成熟的态度，结果反而使自己显得更形天真。他心中的不安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却不可谓没有。他怀疑杨家是不是还有属于他的位置。杨家新的历史开幕钟已经响了，自己是不是只是一个已经迟了一步的异类分子呢？

然而，这些都只不过是他杞人忧天的想法。他已经确认自己是杨氏家族这个大拼图中的一片，他已经被镶嵌在一个属于他的地方了。杨家的温暖、杨舰队的阔达对尤里安而言是他人生的记忆中具有最高价值、最令他怀念，同时在时间及空间的环境上具体成形的要素。永远忘不了这些事物是尤里安的幸福，但是，日后却也成为最令他伤心的思古情怀。

在和亚典波罗及波布兰一阵欢谈之后，杨仍然一如往昔以他们为对象说明作战方式。为了作战的整理工作及再检讨，杨不时地询问尤里安的意见，对尤里安而言，再没有比这个学习战略战术更好的机会了。

“看来我们快要回伊谢尔伦了。”

“如果顺利的话，尤里安。”

“一定可以成功的。不过，皇帝莱因哈特可是很喜欢大规模的挟击包围作战哦。”

“我也喜欢哪！”

杨的声音听来似乎掺杂着苦笑。以战略家而闻名于世的他如果有着比莱因哈特更多的兵力，他大概也会兵分两路兵击敌人吧？如果能把莱因哈特牵制在伊谢尔伦方面，然后利用其他的军队阻断他的退路的话……。

即使不能这样，如果能以一军确保防御伊谢尔伦要塞，再利用另一军从回廊侵入帝国本土，长驱直入帝国首都奥丁加以攻击的话……。以前在“诸神的黄昏”作战时，伊谢尔伦回廊有罗严塔尔、达列肯普、鲁兹的强大军队等待着，但是这一次如果能在鲁兹出击之后夺回伊谢尔伦的话，对杨舰队而言，回廊就成为一片自由之海了。如果皇帝莱因哈特想回帝国本土的话，只能绕远路经过费沙回廊，到时若是费沙的恢复独立派同时蜂涌而起，年轻的征服者就没有归路了。然后，杨就可以制服金发的皇帝。

杨把一只手放在黑色扁帽上，苦笑着摇摇头。很遗憾的，首先要使得这

个空想实体化的时间就不够了。和费沙的恢复独立派之间也还没有取得任何的联系。事实上，这些都是今后所必须面临的课题。要把伊谢尔伦要塞重新收回他们的手中，确保和艾尔·法西尔之间，由亚典波罗所命名的“解放回廊”，就必须对费沙的人说“拿出资金来，拿出来不会有什么损失”。他们得拿出只能提供不安的保证的支票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协助。只要有半步走错就变成欺诈了。

然而，这一次的作战本身就如同是欺诈的行为。

杨针对鲁兹舰队从伊谢尔伦要塞出击的时机及条件做了几近完美的计算。他不认为同盟军面对莱因哈特的再次攻略能有组织性的抵抗行动，所以这些计算必须以分秒为单位以期做到完美。如果他知道比克古元帅和邱吾权上将统合了残存的兵力向莱因哈特挑战的话，他应该就会订定不同的方程式才对。

“……或许那个时候杨威利第一次面对了他个人生涯中完全没有胜算的战争吧?”

许多的历史学家推测了假定的事态，然而，也有对杨有极为严厉的批评。

“如果比克古元帅的出击情报传到杨那边的话，他大概就会被迫做极为痛苦的选择吧？他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敬爱的前辈被杀吗？他能投入没有任何胜算的战争中吗？他能放弃理智吗？他能牺牲感情吗？就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他得以专心一意地去完成再夺取伊谢尔伦要塞的艺术课题。杨威利实在是一个很幸福的艺术家。”

这种评论充满了检察官般的欲加之罪的恶意，但是也有一半的说法点出了事实。杨一直认为比克古已经退役在家养老、养病，已经不再会露脸了。所以，在逃离海尼森的时候，他也避免将他卷入是非中。巴米利恩会战之后，莱因哈特曾当面向杨言明不会对比克古做任何处置。对方已经遵照约定这么做了，将来应该也不会违反约定才对。杨深信这一点。

当然，结果杨的预测完全与事实背道而驰。

目前杨一意热衷于伊谢尔伦再夺取的证据之一，便是他把检视尤里安从地球带回来的光碟工作往后延了。杨的想法是，现在一切以夺取伊谢尔伦要塞为当务之急，其他的事情都是稳固了战略上的脚步之后的次要问题。两手上已经有太多的课题要做，如果再加上重大的事件，即使是聪明如杨的脑细胞也会爆出负荷过重的火花。这样做绝对不表示他轻视地球教的情报。但是

他从尤里安及奥利比·波布兰那儿获得了大致的报告，那些报告者本着热衷于目前的事业更甚于自己过去的成果却也是事实。不管是尤里安或波布兰，对自己不能参加逃离海尼森的计划都以极具个性化的表现感到遗憾，他们无法接受自己从回到“怀念我们的家”作战中被排除出来的事实。

不管怎么说，杨受到许多后世军事学者所赞赏的作战——讨厌杨的人认为那根本不是战术而是奇术，不足为后人借镜——就在这个时候立案了。

当然，原本杨是打算自己指挥舰队来“接收”伊谢尔伦要塞的，但是他不留在艾尔·法西尔会让该地独立政府感到不高兴。有关单位的理由是如果他不在的时候，帝国或同盟发动军事攻击，或者反革命派兴起武装行动的话该怎么办？杨的答复是梅尔卡兹提督会留守，结果对方露出了难以隐藏的不安及猜疑的脸色，杨见状大怒，要不是菲列特利加拉住他，他可能就会一语不发地离开会议室。

对杨而言最难以忍受的是因为既然梅尔卡兹是来自帝国的亡命者，人们就会忌讳其忠诚及信义。对杨威利个人的过度信赖及对拥有杨的集团的高度警戒心是这个时期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人们所显现出来的特征，然而，追根究底，他们害怕事情演变成军事政权被杨一党所“篡夺”。

结果杨总司令官和卡介伦、亚典波罗、布鲁姆哈尔特中校、菲列特利加都留在艾尔·法西尔，从后方来统辖指挥整体作战。前进部队的总指挥由梅尔卡兹负责，要塞攻略的战斗指挥则委交给先寇布。除此之外，林兹上校、舒奈德、波布兰、巴格达胥以及尤里安都参加了实战。杨原本希望把尤里安留在自己身边而不要上前线，但是，又不能不顾及当事人的要求。或许这和先前与波利斯·寇涅夫会面时的交谈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后世人对于杨位于后方指挥控制前线诸将的“军师”形象印象极为强烈，但事实上，他采用这种形态却是始于要塞再夺取作战中。在这之前，杨在自己所策定的每一次作战中都站在最前线直接指挥，一人身兼战略构想家及战术实行家双职。他尊敬敌手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理由之一是年轻的金发独裁者经常站在阵头和敌军作战。杨认为越是在上位的人越应该去面对最大的危险，而他也亲身去实行。

然而，今后事情有了些许的改变了。杨现在被赋与一个不轻的任务。他自己现在还值青年期，将来还有数十年的时间可以指导军务，但是培育继他之后的世代却也当务之急。由这一层意义来看，他的任务与其指导老练的梅尔卡兹不如转为监督要来得实际些。除此之外，他也必须让亚典波罗累积在

后方监视整体战局的经验。

Ⅳ

在准备攻略伊谢尔伦、决定人事之前，杨叫来了波利斯·寇涅夫，拜托他和反帝国派的费沙商人交涉、组织，请他们暗地里援助艾尔·法西尔的财政。

“可是现在艾尔·法西尔政府不管开出什么支票都有退票的可能。由我来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你要让费沙人如你所愿来行动就必须开出具有相对魅力的条件。”

波利斯·寇涅夫是这么说，不过，基本上他是接受了杨的委托。然而，这个男人的毛病就是不随时随地投个变化球让对方接个措手不及是不会甘心的。

“或者你也可以说这是胁迫的根源。如果帝国支配了整个宇宙，费沙就完了。如果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心不甘情不愿，他们大概也不得不支持你杨威利了。”

“这样说怎么样？帝国政府鉴于费沙人的追求利润所造成的弊害，打算将所有的产业国营化并公平地分配财富以打破生产方式的独占现况。”

“如果这是事实那可不得了了。不过，这究竟是不是事实呢？”

“或许会成为事实。皇帝讨厌独占财富。帝国的大贵族们现在获得了什么报应？”

“你大概也不会喜欢独占吧……”

瞬间，寇涅夫苦笑道。

“哎，反正要吵架也要有个强大的对手才有意思。不过，我还是有些疑问。”

波利斯·寇涅夫只把红茶杯拿在手上，并没有送往嘴边。

“我想趁这个时候问问你，你真的想打倒皇帝莱因哈特吗？”

波利斯·寇涅夫的脸上带着几乎可以严格来形容的认真表情问道。

“皇帝莱因哈特现在在施政方面既没有失误，他的武力及气势又足以统合全宇宙。你能保证打倒他之后，时代会变得更好吗？杨？”

“没有。”

事实上，杨一直在思索一个不打倒莱因哈特又能守住民主制度的办法，

可是，他还没有想出可以形之于表面的策略。

“你还真老实。哪，现在姑且不说这个了，还有另外一件事。不管你再怎么努力，衰败过的民主共和制度不一定就会健康地再复活。就算把费沙卷进去了，也许反而把最后的依靠都给毁了。或许最后什么都没有了，难道这样也好吗?”

“或许吧!”

杨口中含了一口已经冰冷的红茶。

“……但是，总不能因为说都没有用就连种子都不撒吧，这样一来，连草也长不出来了。我们也不会因为吃了东西还是会肚子饿就不吃饭了吧?是不是，波利斯。”

波利斯·寇涅夫轻轻地咋了咋舌。

“这个比喻真是无聊，不过，倒是没错。”

“自从旧银河联邦被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篡夺而灭亡之后，到出现亚雷·海尼森为止整整经过两世纪。民主共和政治的根一旦被挖起，要再次复活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反正不管是经过几个世代的东西，最好能多多少少减轻下一世代的负担。”

“你所谓的下一代，就譬如是尤里安?”

“尤里安的确也是其中一个。”

“尤里安的素质很高。这几个月和他一起旅行下来，我有很深刻的体会。”

寇涅夫嘲讽地斜睨着露出喜悦表情的杨。

“可是杨，尤里安再怎么会唱歌，现在，他也只是在你手上的小舞台上献艺而已。你应该也知道吧?”

杨看来并不想回答，波利斯·寇涅夫于是嘴碰也不碰地把红茶的茶杯放回杯盘，交抱着双手。

“太忠于老师的弟子是无法凌驾师父之上的。如果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尤里安只不过是你的缩小制品罢了。光是这样也很不得了的，不过……”

对寇涅夫这种近似评论家的论调，杨心中稍感不快。即使已经很了解朋友的性格，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影响到彼此的感情的。因为他确实戳到了杨的痛处。

“尤里安的素质远在我之上。你不用担心。”

“那么我问你，你是跟什么样的老师学习的?不只是你，连皇帝莱因哈

特都是自己培育自己的。即使尤里安素质远在你之上，你很有可能有些方面没有办法培育他。事实上，我注意到一件事。”

波利斯·寇涅夫的上半身模模糊糊地映在红茶水面上，他用指尖抓着下巴。

尤里安自己并没有想要先行解析在地球拿到的光碟。他只想到要原封不动地送到杨的手中，把判断和分析的工作委任给杨。以忠诚心的表现来看，这是无可置疑的行为，但是他应该是自己先行看过之后再交出来的。如此一来，就算光碟丢了，他自己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资料，在情报量上就可以凌驾上位者，自己本身的存在价值就得以获得确认了。

“尤里安应该有一点反叛心才对。因为反叛的意图就是独立自主的根源。”

“说得好，你跟他这么说过了吗?”

“能说吗? 这么难为情的事。”

波利斯·寇涅夫答应尽力而为然后离开杨的地方之后，杨把两脚抬到桌面上去，把黑色扁帽盖在脸上。不全然是因为波利斯·寇涅夫的关系，不过他就是觉得非常疲倦。大致上说来，和费沙商人秘密联手不应该由他来推动，而应该由艾尔·法西尔的政府去做才对。

杨当时的政治态势成了后世众多议论的对象。譬如后来就有以下这样的文章出现。

“杨威利最后不得不从制度中去求取怀抱政治忠诚心的对象。他不得不从民主共和政治中去追求。而制度终究是一种形式。虽然知道在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的手段及非常的才气，但是，他终究不想让自己坐上革命政权的宝座是因为他一直深信由人民支配的民主共和政治的制度。事实上，艾尔·法西尔的革命政权是因为杨威利一党的军事力及人力资源才得以成立的，所以就算杨站上顶端也不该有人会加以责难的。”

“……最不幸的事实是在这个时候存在着比杨更具有居于上位的个性，但又不能成为杨的政治忠诚心的对象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杨对独裁者或者说是身为专政者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有着极高的评价。不管在才干或器量方面都一样。而且，他个人又极敬爱莱因哈特。就因为他卓绝的资质，才使得他成为民主共和制度的最大敌手。莱因哈特的资质在民主共和制度严格的限制下绝对无法充分发挥的。他那无以比拟的天才只适合在专制政治中发扬光大。”

"……杨很清楚这件事。所以他自己就不能跨出民主共和制度的范围之外。当他以'非常时期'为借口，超越制度的范围，以政治·军事两方面的独裁者自居时，宇宙就只成为专政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独裁者杨威利对立的场所了。如果他们的对立会引起流血的话，倒不如把一切都献给莱因哈特还来得好些。这是杨的想法。流血、用策略，所要守住的就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制度。"

"……批评杨的这种思考方式为一种僵硬的形式论的见解应该是可以成立的。重要的不是制度而是精神，杨太拘泥于外在的形式而放弃自己守住内在的实质意义的责任。但是，杨身为一个历史的学徒应该知道许多毒辣的独裁者彻底发挥了这种论法。他知道大半的独裁者都是在众人的期盼下出现的，支撑他们的不是制度，而是对个人的政治忠诚心。他更知道他的部下们的忠诚心与其说是针对民主共和制度，不如说往往是针对他个人的——因此，他就是不能爬上顶端。他很清楚，最强的武力和最高的人望无秩序的结合，对民主共和制度而言是危险的病根。他比谁都怕处于权力集中的场合中的自己。谁有权利说他这种心态是懦弱呢？……"

这篇极尽全力想维持公正性的文章是出自尤里安之手。虽然是一篇兼顾情理的文章，但是，如果让波利斯·寇涅夫看的话，或者会评断文中缺少"反叛性"；如果让杨个人看，他一定是搔着头左右回顾。不管怎么说，这个时期看来似乎特别游手好闲的杨威利的确是有着许多烦恼。

第五章 流浪儿回家

I

梅尔卡兹提督所指挥的伊谢尔伦要塞攻略部队在伊谢尔伦回廊的一隅迎接宇宙历八〇〇年的新年。他们的惯例是不管眼前将面临多么困难的任务，总是伸出舌头去舔香槟酒的酒栓。就如奥利比·波布兰所说：

“伊谢尔伦要塞是逃不了的，但是，新年的干杯只有这个时候了。”

很稀罕的，华尔特·冯·先寇布同意了他的说法，两个人交互地在尤里安的杯子中倒入香槟酒，路易·马逊半路接过了杯子，波布兰不禁悲叹道“好像是让象喝的东西一样。”尤里安摇摇头，似乎想把多余的酒精逼出体外似的，然而，当他看到先寇布时，留在艾尔·法西尔的达斯提·亚典波罗所说的话便从下意识中浮现出来。亚典波罗虽然辩解他并无意期待先寇布发生家庭争议，但是，在伊谢尔伦攻略部队出动之前，他故意去刺探先寇布。

“先寇布中将，您知道吗？队上有一个叫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的十几岁少女下级军官哦。”

出乎他的预料之外，亡命贵族连一点点像鸟儿轻摇羽毛的震撼迹象都没有。

“是美人吗？”

“……为什么这样问？”

“如果是美人，那就是我的女儿。如果不是，那就只是同名同姓的陌生人。”

“……是美人。”

听完亚典波罗似乎放弃了的回答，先寇布把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从伊谢尔伦攻略战的志愿者名单中剔除了……。

在尤里安的眼前，卡琳，也就是卡特萝捷的父亲发挥了酒豪的豪气，在醉汉群中显得极不协调地端整地站着。一边大声斥喝着马逊如牛饮似的喝酒法，一边单手拿着香槟酒大步走过来的奥利比·波布兰，把他那如阳光闪耀着的绿色眼珠投向尤里安的侧脸，手上的瓶子比声音还早丢出去。波布兰吓了一跳，慌忙接住飞向尤里安身边的瓶子，望着同一个方向。他的攻击迅速而且又有效。

“看他的表情，他大概知道了，尤里安。”

“什么事，中校？”

“我是说卡琳的父亲，那个叫先寇布的不良中年人。”

不管是从声音或表情来看，尤里安都无法否定年轻击坠王的说法。波布兰绿色的眼珠泛着笑意。

“如果和平时期到来了——虽然是很无聊，不过，我倒想开一间以善良的青少年为对象的人生查询室。或许是我的人品出众吧？年青人都很信任我哩！”

或许是卡琳对他提出商谈的要求吧？尤里安觉得一种尚未整理过的思绪在胸中游移着，他不晓得为什么自己显得有些慌乱。

“那么，您有什么感想？”

“我想优劣已经决定了。就算我像先寇布一样到处撒种，也不会做出让种子结成果实这样的错误。你说是吧？”

尤里安不知如何回答，只得拢拢自己亚麻色的头发。

“好像有不少问题呢！”

“要让我来说的话，问题不在卡琳不幸。卡琳一直深信自己很不幸。”

“……是吗？”

“所以，她还不说出来，同时又避免碰面。这不是个好现象。要是我就会跟他碰面，要他给我十五年份的零用钱。”

年轻的击坠王带着百分之五十一的认真表情把酒气吐向半空中。

Ⅱ

杨已经向攻略部队的干部们说明再次夺取伊谢尔伦要塞的方法了。除了已经知道内容的尤里安之外，其他的人都不禁大为感动。先寇布抒发了他的感受“真是个大骗局啊！”波布兰随即热心地加以应和。

但是，这可是一个赌上生命的骗局。因为他们要以原本就单薄的兵力和不平凡的敌将、众多的兵力及巨大的要塞为敌。

在进入实战之前，指挥一连串情报战的是巴格达胥上校，巴格达胥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去运用与自己本来的职业有关的才能。波布兰说他也是骗子集团的一份子。

于是，在新的一年中，因为各种事故而呈现混乱状态的伊谢尔伦要塞的通讯回路中，开始流入了奇怪的指令。

“正确地说，每个指令都很正常而且也很妥当，但是，如果将其一起列出来，就显得极欠缺整合性了。”

最初的指令是于一月二日送进来的。

“……此令传达与由帝国大本营派驻伊谢尔伦要塞及驻留舰队司令官鲁兹一级上将。即日离开伊谢尔伦要塞，扼住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后方。”

接受了指令的鲁兹一边做出击的准备，但是，一方面又不禁怀疑会不会是杨威利的策略。第二天，他又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指令。

“你的任务就是固守伊谢尔伦要塞。千万不可出击。杨威利常常会使用奇计。此外，要塞潜藏有同盟及费沙的同一阵线者，你出击之后，他们有可能就占据要塞，封锁回廊。再次命令你，不可轻举妄动。”

鲁兹绝对不是一个无能的男人。但是，这两个命令他该相信哪一个呢？一瞬间他也感到犹豫了。他甚至看不出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命令都是由杨的脑细胞发出来的。

在鲁兹的心理天秤尚未取得平衡之前，第三道命令又送进来了。

“此道命令与先前之令有所关联，有人对你的部下下手并趁机潜进费沙，意图从内部破坏要塞。情况紧急，速查！”

鲁兹为了慎重起见不得不着手调查。原本在多达一百万以上的将兵中总会有一些脱轨的行为和人物出现的。于是，几乎多达一个分队的行为不检点者被宪兵抓起来，同时发生了多达两个分队之多的不祥事件。其中确实也有和费沙商人勾结以私吞军需物资中饱私囊的人。

“难道固守才是陛下的真意吗？皇帝果然明察秋毫。差一点就上了杨威利的当了。我不能轻举妄动。”

鲁兹抚了抚胸口，解除了舰队出击的态势。此时，第四道的命令到达了。这当然也是杨发出来的。

“鲁兹提督为何不出击？把一小部分兵力留在要塞，举所有战力攻向海

尼森。”

鲁兹忠实地遵守“皇帝真正的命令”，待在要塞动也不动。命令出击的第五个命令是在一月七日传进来的。

鲁兹当然也不管那第五个命令。然而，那才是来自皇帝莱因哈特的第一道命令。

对于像冬眠的熊一样坐在伊谢尔伦动也不动的鲁兹，莱因哈特当然愤怒不已。让鲁兹扼住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后方是他的战略构想，所以，如果鲁兹不动，他的构想就无法完成，一切就只有靠单纯的武力前进了。

莱因哈特在正前往同盟首都海尼森的军中接到了“鲁兹军队没有动静”的消息。坐在总旗舰伯伦希尔的高级军官沙龙里的年轻皇帝两眼闪着冰蓝色的雷光。

“鲁兹为何没有动静？难道不把朕的命令当一回事？”

一怒之下，他把水晶杯摔到地上，酒杯的每一个碎片都反射着年轻征服者的怒气，闪烁着彩虹般的光彩。皇帝的首席副官修特莱少将轻轻地瞥了一眼散滴在靴尖的红玉色水滴，然后发表了他的意见。

“陛下，或许这是杨威利动歪脑筋所造成的结果。一定是有什么理由让鲁兹提督裹足不前。”

“杨威利的计谋？把鲁兹定死在伊谢尔伦，杨威利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莱因哈特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显得热切。他毕竟不是一个绝对的超越者，他也只是个凡人，所以，他不可能洞悉别人心中的一切计划及策略。正因为如此，心头才不禁飘过了一层层薄薄不安的云彩，这种自觉更加速了怒火之风。

“……很抱歉，陛下，下官贫乏的智慧无法猜透这一点。”

莱因哈特沉默了下来，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这才开口说。

“陛下，鲁兹提督待在伊谢尔伦要塞不动确实不符杨威利元帅的利益。下官觉得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先把事情搁在一旁也无妨。如果事情的结果对我军有利的话，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盘问鲁兹提督的罪了。”

莱因哈特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优美地蹙着他那对优美的眉毛。他承认希尔德的主张有其道理在，但是，自己发出的命令被忽视所引发的不快却无以表现出来。

这个时候，不只是修特莱，连莱因哈特本身也陷入杨所设下的巧妙心理

陷阱中了。鲁兹驻留在伊谢尔伦的战力，对莱因哈特而言并不是不可欠缺的。如果一开始就不动鲁兹的话，事情也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莱因哈特认为要掣肘杨威利的蠢动，把鲁兹的战力置于游击的位置是很重要的。结论是希尔德的看法虽然很正确，但是，她也没有办法完全洞察杨的诡计。莱因哈特有着原不属于他的迷惑，在半途中不断地加快了出击的脚步。而鲁兹那方面则再次地不理会这个情况。

然后又有新的假情报传进鲁兹这一边。内容带有极高的高压意味，几乎让通讯员变了脸色。

"如果继续无视于朕的命令存在而不出击，那也无所谓。就照你的意愿行事。但是，等解决了同盟军之后，你的罪状将会受到严重的弹劾。"

鲁兹虽然没有将情绪形之于表面，不过，他也有些动摇了。他很清楚专制君主的愤怒是一件值得人们去胆颤心惊的事。他应该出击吗？但是，前后矛盾的命令中，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这实在很难判断。

鲁兹之所以会中杨的圈套是因为他一直企图以指令的整合性来区别真伪。他觉得真的指令及假的指令分别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整然有序地罗列着。如果真的指令命令他出击，假的指令就禁止他出击。如果真的指令一而再，再而三地禁止他出击，假的指令就不断地命令他出击。我们也不能因为鲁兹的这种想法就说他头脑单纯。如果有人能看穿巴格达胥根据杨的立案所乱发出去的无秩序的指令的话，或许我们该说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伟人，而是一个怪人了。

杨的目的就是要造成混乱。如果光是要让鲁兹出击，杨就不用要这些诡计了。就因为杨一弄诡计就被鲁兹看透，所以成功率就提高了。

鲁兹是一个坚强、踏实而且在知识或经验上都不欠缺的正统派用兵家。本来他就不擅于战场之外的谋略及情报战。他的气质及思考方式比较适合舰队战。

然而，最后他看透了。

"杨威利是打算把我诱出要塞，然后利用那个空隙强夺空城。当初他攻陷伊谢尔伦的时候不也用这个方法吗？"

一有了这个想法，单色的思绪光芒就支配着鲁兹的思路。

虽然说是巧妙的计策，但是同样的计策用上两次的话，那就表示杨威利的智略之泉似乎也已干涸了。鲁兹的碧眼中浮上了淡紫色的光彩。那是他兴奋时的特征。

鲁兹的部下维拉中将在知道上司有出击的意思时，并没有乐观的反应。

“可是，在这种情报混乱的状态下，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指令的真假。就算一时会让皇帝莱因哈特陛下不高兴，依下官之见，我们应该坚守要塞，不可轻举妄动。只要确保伊谢尔伦，和陛下的军队相呼应，我们随时都可以攻破同盟领地的。”

“你的主张是有道理。”

鲁兹没有表现出怒气，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认为出击命令是杨威利所发出的假指令。他的用意在于诱出我们的舰队，然后再趁机强夺这个根据地。这不是杨威利一向所使的诡计吗？”

中将瞠目而视。

“那么，阁下的意思是说，您既然知道了这个情况，而您竟然还敢让伊谢尔伦陷于空城去攻击海尼森吧？”

“没错，维拉中将，我要率领所有的舰队出击。我要让杨威利认为我们上当了。但是，上当的其实是他们。”

鲁兹以热切的语气对部下说明他的策略。如果鲁兹率领所有的舰队出击，躲在回廊某个地方的杨舰队，或许就会趁机接近要塞。鲁兹就算准时机，将舰队掉回头，在舰队和要塞主炮“雷神之槌”的火焰之壁间挟击杨舰队。到时候，生杀大权就操在鲁兹手里了。

“智者总会沉迷于智慧中。杨威利的日子所剩不多了。”

达列肯普的仇即将得报的想法使鲁兹的声音变得极为激动，中将行了一个礼表示对长官的敬意。

Ⅲ

一月十二日，鲁兹率领着麾下的所有舰队离开了伊谢尔伦要塞。舰艇数高达一万五千艘以上，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光点群，他们的行踪立刻被杨舰队捕捉到了，不过，鲁兹本来的用意就在夸示他们的行动，所以，被发现是理所当然的事。

“鲁兹舰队离开伊谢尔伦要塞了。”

一月十三日，巴格达胥的报告博得了众人的欢呼声及口哨。“杨威利的奇迹”又将实现了，而让奇迹实现的就是他们的战斗行动了。提前庆祝的声浪响彻云霄，威士忌被人们如水般地豪饮着。

连稳重、沉着，被称为“杨舰队唯一的绅士”的梅尔卡兹在这个充满活力而又放荡不羁的集团中也无法保持他在帝国军时代一样的完全孤高的姿态。他虽然只在形式上做个样子，但是，也随着众人拿着威士忌小酒瓶高声欢呼，在鼓掌及欢呼声告一段落时，他提出重要的事。

“我们认为鲁兹中了我们的计，想必鲁兹也认为我们中了他们的计了。他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用兵家，他所指挥的舰艇也有我们的十倍之多。如果我们不能在他掉转过来杀到之前控制要塞，我们就永远失去胜利的机会了。现在立刻实施攻略战。先寇布中将，前线的指挥就拜托你了。”

“安心交给我吧！”

先寇布丝毫没有紧张的表情，对梅尔卡兹行了一个礼。他不愧是一个在宇宙历八〇〇年迎接个人三十六岁的典雅壮年绅士。凝视着先寇布，尤里安这一次想起了杨关于要塞攻略的说明。

“……鲁兹是个名将。因为他知道伊谢尔伦的重要性，所以即使皇帝下了出击的命令，他也有可能会三思而按兵不动。就算他照皇帝命令离开伊谢尔伦出击，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注意到我们的作战而掉过头来。所以我们要在一开始就让他注意到我们的存在。如此一来，如果他不动要塞我们也没什么办法，但是我们可以藉着情报的流动让他以为我们中了他的计策。而要让我们误入陷阱，他就必须离开要塞到一定的距离之外，这时候，我们的作战就容易成功了。或许你会认为这个手法太微不足道了，但是要让鲁兹看穿就必须要用小伎俩……”

鲁兹果然毫无偏差地落入了杨的陷阱中。原本不擅于玩弄小伎俩，应该稳坐在易守难攻的要塞中，手握大军从正面给与杨一党惨重教训的正统派的用兵家在这个时候却在八十万公里外的距离，从旗舰的荧幕上凝视着迫近要塞的杨舰队的行动。

“那些流亡的盗贼们似乎上当了。”

鲁兹绝对不是一个会有轻薄表现的男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也无法抑制自己那沸腾了的欢喜之情。因为他让那个号称为活生生的奇策诡计的宝库杨威利反中他的计策，即将匍匐在帝国军的膝下了。

然由，他的雀跃却维持不了多久。那个应该从近距离一击消灭狡猾敌军的要塞主炮“雷神之槌”，竟然没有发射出白色的能源柱来。幕僚在把视线固定于荧幕上的司令官背后，交换着不安和难以置信的眼神。

“为什么不发射雷神之槌？”

鲁兹大叫。豪壮大胆的帝国军提督，额头上渗出了焦虑的汗水。衡量过时机，精密构筑的作战开始像砂壁一样崩颓了。

在横越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宇宙空间·伊谢尔伦要塞中焦虑和不安急速成长为一种恐慌。通讯员们的哀嚎及怒骂声充斥在通讯回路中，就像笨拙的钢琴演奏家无助地在钢琴上胡乱地拨弄琴弦一样。

"无法动作"、"没有反应"、"不能控制"等的叫声此起彼落地响起。无数的通讯波从紧逼而来的杨舰队上放出来，在电脑接受了"为了健康和美容，饭后要喝一杯红茶"之类根本不能算是正常的几个术语之后，所有的防御系统都无力化了。

被鲁兹委以防御要塞大任的维拉中将觉得有一种近似牙痛的感觉淹没了他的精神回路。最后，先前的胜利感完全从体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梦魇般的沉重、苦闷。

"停止电脑控制，改用手动！不管如何，一定要发射'雷神之槌'才行！"

维拉下令的声音仿佛哽在声带中一样，好不容易才从嘴里说出来。

"不行啊！司令官，不可能的！"

僵硬化了的绝望感从通讯员的口中迸了出来。维拉中将觉得自己左右两边的肺已被理解及恐惧所占据，他感到呼吸困难，整个人僵硬地坐地指令席中。

使要塞防御系统无力化的关键语。那是杨威利的奇术之源。他在一年前逃离要塞时就撒下了这颗种子。那又是怎样愚弄敌人的一种关键语啊？为了选择在这几年间不致于为帝国公用通讯所使用的语句，杨一定是花了不少苦心，然而，就连当事人也不能强辩说那是一句极为高雅的关键语。

要解除封印应该有某一个关键语的，这是必然的道理，但实际的问题是，要发现这个答案根本是不可能的。

帝国军在夺回伊谢尔伦的时候发现了很多低周波炸弹，当时他们认为那是逃走的同盟军意图爆破要塞而功败垂成的举动。可是现在想来，那竟然是为了把帝国军的眼光引离真正的陷阱所做的佯攻！

通讯员发出了凄惨的呼嚎。

"敌人闯进来了！"

"关上门阀！不要让他们进来！"

命令是被执行了，然而，结果却是预料中的事。当听到门关不起来的叫声时，维拉从指挥椅上站了起来，下令准备进行肉搏战。警报声震撼了要塞内的空气。

到目前为止，情况的发展似乎对杨舰队比较有利，然而，事实上就像下令急速调转头的鲁兹勉励部属一样，双方其实是站在同等的地位。

鲁兹舰队调转过头来杀到伊谢尔伦要塞所需要的时间被算出来大概要五个小时。如果杨舰队没有办法在五个小时之内利用肉搏战夺取要塞的防御系统，使“雷神之槌”活动停止，他们就没有胜算了。除此之外，要塞守备部队的兵数又远比杨舰队多得多。即使要塞的防御系统被封印了，他们还可以采用肉搏战的方式来御敌。

帝国军若能撑到己方同志的来援固然好，但是，就杨舰队而言，他们却须在这之前取得胜利。胜利的女神还没有对任何一方送出祝福之吻。

“以前不都是这样！只有拼了！”

然而，就像奥利比·波布兰毫不做作地表白，这样的困难工作对杨舰队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救国军事会议”的非法武装政变、接踵而来的伊谢尔伦回廊攻防战及巴米利恩星域会战时都一样，杨舰队经常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和强大的敌人作战。和这些前例比较之下，这一次他们也并不算落入特别窘困的状况。

Ⅳ

猛烈的攻击迎向突入要塞内的港湾设施的杨舰队。本来在港湾的门闸都设置有已调好准星的荷电粒子炮可以恣意地破坏、杀戮，但是与战术用的电脑连动的防御系统都像冬眠了一样。姑且不论装备，战斗方式也不得不倒回石器时代了。所有的枪炮都已经不能用了。

打开乘舰的舱口，威武地跳出来的奥利比·波布兰就着往前倾的姿势在地上翻了一个跟斗。帝国军的十字弓所发射出来的超硬钢所制的箭刚好飞过一瞬间之前他头部所在的位置命中了舰体，发出了极为不悦耳的声响跳弹回来。波布兰吹了一声口哨，在他眼前出现了手持在照明之下反射着光芒的战斗用刀剑蜂涌杀到的帝国军。

于是“蛮人之间的血战”开始了。在要塞之外，居于机械文明尖端的战舰群朝着母港一直线飞驰，然则，在厚重的要塞外壁内侧却倒行着火药被实

用化之前，肉体和刀刃、钝器撞击的斗争。

金属和非金属激烈冲撞，飞用的血腥味盖过了港湾设施的空气净化能力。银灰色的装甲服在一瞬间由无彩到有彩，浸湿了表面。奥利比·波布兰和路易·马逊分别护卫在尤里安的两侧，所以尤里安只能朝着正面与敌人作战。他打落了两只从十字弓发射出来的了的箭，另一只则用钢盔挡住了。与敌人的斩击相当猛烈，最后，他用战斗叉划破了对方的装甲服。

“真是不愉快呀！”在一旁挥舞着战斗叉的波布兰声音传进了尤里安的耳中。

“什么不愉快？中校”

“有什么不愉快？不管在地球或这里都不得不习惯脚踏着地来战斗。还有比这种事更令人不愉快的吗？”

说罢，他没有挡开敌人强烈地斩击，奋力一跳，闪过敌人致命的一击往后退。在这其间，他躲过了飞射过来的箭，快速地移动，同时和下一个敌人交战。尽管他无法像先寇布一样大量打倒敌人，但是他灵活而快速的动作却使他成为帝国军憎恶的对象。帝国军的一个士兵突破了敌我的分界想绕到波布兰的背后去，但是，跳杀过来的卡斯帕·林兹手上的战斗叉一闪，那个士兵便倒卧血泊中了。

“蔷薇骑士！”

颤栗无声无息地在帝国军的士兵之间奔窜着。不管是在敌人或己方同志之间，凡是只要穿军服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威名。或许就因为这样，所以没有人能责怪那引起信心产生动摇，后退了数步的帝国军士兵太过于懦弱了。然而，光是这样就足以使杨舰队的表面声势大为壮大了。在战斗中，名声及虚名都应该被利用到最大极限。在先寇布示意之下，一方因后退所腾出来的空间随即被另一方的前进给补满了。帝国军的战列虽然还不致于整个崩坏，但是就仿佛时钟的短针一样，缓慢但确实地后退着。

十一时二十分，指挥着一队人马的波布兰、尤里安、马逊等人突破AS二人区段，占据了第四预备管制室。

帝国军看来还不怎么有动摇的迹象出现。因为中央控制室既未被占据，他们的防御也还没有面临崩坏的情况。但是杨舰队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夺取那个房间。由于预料到突破中央控制室会非常困难，所以杨事先使远离从港湾设施到中央指令室的路径的这间房间和战术电脑连动。波布兰丢下被血迹染红的战斗用刀刃奔到操作桌前输入了主要按键。

——“雷神之槌，封印解除！”——波布兰把视线投向尤里安，尤里安流利地在操作盘上滑动着手指头，把一连串的密码输入回路中。

“一杯俄国茶。不调果酱或橘皮果酱，用蜂蜜调味。”

波布兰那被血汗弄湿了的脸上不禁笑开了。这种密码和刚刚的军事情况的紧张及兴奋完全无关。

十一时二十五分，在黑暗的宇宙中快速前进的旗舰，鲁兹一级上将在舰桥上发出了败北的呻吟声。

“不行！后退！”

他发现到一件已经来不及反应的事情。他知道要塞的机能控制权已经落在敌人手中了。在闪着银色光芒的巨大球体的某一点上涌现白皙而令人难以直视的光点。

“所有舰队，回头撤退！立即从雷神之槌的射程中撤退！”

荧幕中“雷神之槌”的炮口中充塞着的白光渐渐加了明度及半径。鲁兹感觉到冷汗及热汗同时在他的背脊上流过，他下令扩散所有的舰队。虽然要塞已经被夺，他们已经立于惨败的地位，但是他有责任让损害降到最低限度。

白光掩盖了人们的视线。帝国军预期到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各舰的荧幕都已控制了入光量，但是，强大的光之怒涛仍然灼烧着帝国军将兵的网膜，而他们的心却相反地冰冻到了极点。

九亿四千二百万MWD的能源全被开放之后不到五秒钟，鲁兹舰队永久损失了所有兵力的一成，另外还有一成受到损伤。被直接击中的战舰内的乘员们都气化了，而位于外侧的战舰则爆炸开来，更外侧的舰艇则在内部发生了火灾，乘员们在极度的惊慌之余忙着灭火。

“战舰路易特波尔得，通讯断绝！”

“战舰特利天海姆，没有回答……”

在喘气及挣扎的声音所构成的无秩序交响曲当中，鲁兹全身泛青似的呆立原地。

“雷神之槌”不仅粉碎了鲁兹舰队的士气，连伊谢尔伦要塞内部的帝国军的精神的支柱顿时也都倾圮了。熬过了四个小时之久的消耗及流血的精神盔甲产生了龟裂，只要再趁势一击，他们就会完全丧失抵抗的意愿。

先寇布等人则几乎在没有任何损失的状况下占据了整个楼层。只要他们往前进一公尺，帝国军就会往后退两公尺。时间在不知不觉中飞逝，一月一

日零时四十五分，帝国军司令官维拉中将终于宣布放弃要塞。

“我要求我的部属能安全离开。如果不能获得首肯，那么我军将空手相搏至最后的一兵一卒，甚至让要塞自爆。”

尤里安原想不经过讨论就立刻同意对方的要求，但是，在交涉技术上来说，这是行不通的。经巴格达胥上校这么一说，尤里安遂约定十五分钟后给对方回答。

这个时候战斗大致上可以说已经结束了。既然知道十五分钟之后整个事情就会落幕，那就没有必要再互相杀伐、伤害了。双方于是收起了武器，只隔着一条血河互相凝视着。

尤里安在七分钟之后送出了接受对方条件的回答。因为他无法放任那些躺在血泊中呻吟的重伤者的生死不管。或许再经过八分钟，他们就活不了了。尤里安不管巴格达胥脸上那副“真是太傻了”的表情。他觉得可以在其它的机会中试验自己的耐性。

零时五十九分，用自己的气爆枪击穿头部的维拉中将，遗体在他的办公室被发现了。他坐在椅子上，身体趴在桌上，但是却把床上的床单折叠放在桌子表面，以免自己的血弄脏了桌子，他的这种作为充分表现了他个人的性格。或许这种生性耿直的人在任务失败时只能选择死这一条路吧？尤里安脱下了黑色扁帽，沉默地对着死者行了一个礼。杨一再教导他要尊重敌人。

鲁兹凝视着映在荧幕上的伊谢尔伦要塞。

“阁下，请您休息休息吧！”

明知白说，副官库典森少校还是这样劝道。

果然如他所料，鲁兹没有回答。他只是交抱着双臂，伫立在荧幕前，承受着沉重的失败感。

数量有占领军数十倍之多的战败者行列从要塞内的各处延伸向港口。渗着血的绷带固然弱人注目，然而，受到精神上伤害的人似乎远比身体受伤者多得多，无法接受败北这件事情的人形成无力感的波涛移动着。

“真可谓是神机妙算啊！”

贝伦哈特·舒奈德听到从远处望着失败者之列，低声喃喃自语的梅尔卡兹的声音。先寇布等人的勇敢善战固然值得嘉许，但是超越时间及空间，完美地控制整个局面的杨威利，其智谋又该如何来形容呢？舒奈德可以了解梅尔卡兹那种不得不借用既有的形容词来表现自己的感受的心情。他原本就认

为杨不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擅于用兵的男人，但是，若要提到这次再度夺取伊谢尔伦的手法，舒奈德觉得其用心之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虽然杨主张以少数和多数作战是用兵学上的邪道，但是他却又把这种邪道发挥到完美的境界。如果给他更多的时间及充裕的兵力，他究竟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啊？

……宇宙历八〇〇年一月，杨威利和他的部下们成功地要回了伊谢尔伦要塞。距离上次不得已放弃要塞已有一年了。

V

"伊谢尔伦要塞在我军手中。"

这个消息由梅尔卡兹传了回来，同时还告知己方干部没有战死者，整个艾尔·法西尔星球绽开了欢喜的火花，在中央竞技场举办的典礼中挤满了十万人及十万个欢欣的笑容。

"这是我们革命政权的首次胜利。杨元帅又完成了一项奇迹。然而，这只不过是一小步，只是串连着无限未来的底片的一小格而已……"

杨坐在贵宾席上听着独立政府要人们的和优布·特留尼西特相较之下极不洗练的演说，心中感到极失望。这一次虽然说是出于必要，但是他觉得自己似乎要了什么小诡计一样，让杨根本得意不起来。

他虽然讨厌这样的场面而且几乎受不了，但是，如果不加以宣传就产生不出政治上的效果。为了让费沙人投资，为了募集同盟的人力资源，他都必须配合着做胜利及胜利者的宣传。杨照道理上的需要出席了胜利纪念会，但随后就避开人群关进宿舍里去了，然而，他的这种态度却又招来了后世的批判。

"夺回伊谢尔伦要塞原本就是期待造成政治上的效果的一次作战，所以，一旦作战成功时当然要做最大限度的宣传。然而，因为讨厌这种仪式而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不就证明了杨威利器量的狭小及觉悟得不够彻底吗？"

实际上，杨威利虽然树立了他人难望其项背的武勋并带动着历史，但是他动不动就招来恶意的批评，这其中大部分的责任大概都要归究于他自己本身吧？因为，总而言之，他"觉悟得不够彻底"是一个事实。

一脚踏进久别重逢的伊谢尔伦要塞的中央指挥室时，杨觉得有一股舒适的风吹拂过他的脸上。一月二十二日，从艾尔·法西尔到伊谢尔伦，杨终于

得到了让他充满乡愁的地方。如果让华尔特·冯·先寇布来说，他一定会说“因为没有政治家在场，所以感觉特别舒服。”

杨威利不得不认为自己似乎是个不适合待在地上的人。这一年，他虽然迎接自己的三十三岁生涯，但是在这之前的人生，他大都不在各行星的地表生活，反而都是在宇宙船或人工天体的内部过日子的。而事实上，他的生命和生活也都是在这些地方孕育、编织而成。

以故的菲尔姆特·达列肯普一定很遗憾。他有着身为已经征服了半个宇宙的王朝的重臣所具有的矜持，原本应该死于无重力的空间中的，然而，最后他却不得不悲惨地丧命于地上。杨自己也有一个大言不惭的心愿，那就是如果能够的话，他希望能在宇宙空间面对他人生的结尾……。

于是，从艾尔·法西尔星系到伊谢尔伦要塞的“解放回廊”完成了。然而这是靠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及人格上的结合力所连接起来的，如果要把这个根深入历史的土壤，使其枝叶茂盛，那还得经历许多的风雨粹练才行。这是当事者比旁观者更清楚的事。但是当事者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弊病，事态越是严重，他们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却越是活力。再怎么说，总归一句话，都是因为他们太信任他们那不败的司令官了。尤里安在日后如此回忆叙述。

“我们都很信赖杨威利。我们认为他不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甚至认为他永远不会死。”

不久之后，他们终于知道事情不一定是这样的，然而，目前他们只知道纵情酒气当中。

一道凶讯紧跟在成功地夺取伊谢尔伦要塞的吉报之后传了进来，杨威利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接下了这道令他血脉冻结的悲惨消息。

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战死！

第六章　马尔·亚迪特星域会战

I

莱因哈特亲自率军攻略同盟领地，和杨威利的伊谢尔伦再夺取之战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因此，鲁兹的判断及行动才会产生让杨趁机下手的机会，但是以莱因哈特及帝国军大本营的立场来看，鲁兹的未参阵尽管种下了不满的种子，但是还不足以形成致命伤。帝国军在各个地方击灭同盟军——或许应该说是同盟军的残渣，破坏其军事设施，以一副傲然的姿态堂堂地往前进击。

担任先锋部队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之“黑色枪骑兵”舰队在半路上歼灭了几个微弱的抵抗行动并急速地向前奔行，但由于同盟军比霍特准将的游击活动，“黑色枪骑兵”的补给线暂时被中断了，于是帝国军便一方面等待修复，一方面追击比霍特，破坏其根据地，在时间上多多少少遭受到了损失。比霍特几乎是只身逃跑的，毕典菲尔特虽然感到十分惋惜，但是他却也从俘虏那边获得了情报。

“梅尔卡兹提督好象还健在，目前在杨威利身边。”

这个消息在接获报告的提督之间激起了水泡一般的低语反应，但是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不是惊愕，而是一种恍然大悟的样子。结果显示，已故菲尔姆特·达列肯普因为偏见而获得了正确的答案。杨威利投靠艾尔·法西尔的独立革命政府一事也获得了确认。

“就算有将官而没有兵卒，那无异于有恒星而没有行星。光和热也只是徒劳地照着黑暗。”

这种乐观的论调出人意料之外的竟获得帝国军干部有力的支持。大家一致认为同盟的军事力和杨威利的才干一分离，尽管后者获得边境一个无力行

星的支持也不值得恐惧。至少目前帝国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呈压倒性的优势，不可能这样就被推翻了。

“杨威利在用兵方面确实有着他人所比不上的实绩。可是这样并不能证明他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或许他可能利用自己的名誉来整合反帝国的势力，问题是他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呢?”

而且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莱因哈特的幕僚们的见解。其根据有数个。艾尔·法西尔的现实及潜在的农工生产力是否能养得活大军？其他的各个行星是否甘于屈居艾尔·法西尔的下风？而杨本身的资质究竟又如何？

在巴米利恩会战时，杨威利眼看着最后的胜利就在眼前，却仍然听从同盟政府的命令，无条件地停止了炮火，尽管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就在射程之内。如果他无视于那个命令，挣脱政府的掣肘，或许他自己就可以成为宇宙的霸者。

那个决定在道义上虽然值得赞赏，但同时也暴露了杨做为一个政治行动家所能达到的极限。如果他现在仍然维持一贯的态度尊重民主共和政治的形式，今后也不会有超越该范畴的行动出现。就算今后他改变了个人的价值观，幸运的女神也不会对已经失去最好机会的人献媚了吧？杨威利虽然有着做为一个政略家在能力上的卓越资质，但是他却欠缺政略家性格上的资质。杨威利抗拒同盟政府逃离首都海尼森，纯粹是紧急避难的措施，而不是几经推敲后政治上构想的结果。如果要立于第一人之位，他自己本身则制约得太过；但是要甘于第二位，他又太过有能力及名声，恐会招来上位者的嫉妒及疑虑……。

就算听到这些辛辣的评价，杨恐怕也无法加以反驳吧？帝国大本营的幕僚群——主要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的分析即使不完全是事实，至少也接近事实了。也可以说知性的活动把事实小丑化了。他虽想居第二人以下，然而，他的这种心态却不为第一人所同情。他的忍耐力及包容力以一个军人的活动来说已达界限，而对他的精神来说，做为一个政治家的可能性却少之又少。尽管希尔德不完全了解杨的这种性格、为人，但是根据在巴米利恩会战中的几个现象显示，她大概可以正确地把握这个界限。

话又说回来，希尔德虽然聪慧、明理，但是她却不可能掌握得住所在战术方面的心态。杨那几近于无限的智力，值得每一个人尊敬和恐惧。因此，希尔德不得不说服皇帝避免和杨面对面决战。

“不管是同盟政府或叛离政府的各个部队，杨威利在某方面来说是个常

胜军。反过来说，杨是无所不胜的，对吧？如果我们在没有杨的地方不断施行战略的运用，使他疲于奔命而放弃抗战的话会如何呢？”

这段建言似乎没有得到同时具备年轻和霸气的皇帝所首肯。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你似乎千方百计不想让朕和杨威利作战？”

莱因哈特凝视着希尔德。伯爵小姐知道他那冰蓝色眼睛中的锐气及风速正不断地加强中。

“看来聪明过人的伯爵小姐也有发生错觉的时候。如果朕不败给杨威利的话，难道朕就能不老不死吗？”

希尔德闻言不禁在脸上和精神上同时泛起红潮，她微微地反抬起下巴，带着抗议的语气说道。

“您似乎在取笑下官哪，陛下。”

“抱歉！”

莱因哈特笑了笑，但那只是一种礼貌上的反应，接下来的一连串表态证明了他并无意修正自己的意思。

“伯爵小姐，去年朕在巴米利恩星域和杨威利作战，而且朕败得很彻底。”

“陛下……”

“朕是输了。”

莱因哈特以不容对方提出反论的明快及严格意味如此断言。

“在战略层面上，朕被他所挑衅。在战术层面上，再差个半步，朕就被他的炮火轰个正着了。朕之所以能逃过那一次的死神召唤是因为你策动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直冲敌国首都之故，功劳在于你，伯爵小姐。朕什么功劳都没有。”

白皙的脸上罩上了红色的激情波纹，皇帝加强了说话的语气及呼吸。

“您客气了，陛下，臣的功绩应该归于提拔臣下的主君。陛下并没有败。”

莱因哈特点点头，但是他的眼中却仍然映出了内心强烈吹拂着的飓风。希尔德在瞬间的犹疑之后，决定面对强风站起来。

“请不要试着去针对杨威利个人进行复仇之战。陛下在不久之后即将把整个宇宙纳入手中了。杨威利是无能阻止这件事的。陛下必将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谁能说胜利是可以用偷的呢？”

“杨威利是不会说，但是他的部下们一定会这样说。”

这种说法与其说象是出自一个少年口中，倒不如说更象带着孩子气的不成熟说法。莱因哈特把他那白皙而柔软的手指头按在秀丽的嘴唇上，但是却给人一种勉勉强强才抑制自己咬指甲行为的印象。这个军神和美神倾其才情所雕塑出来无人可比的年轻人似乎很害怕别人说他失败了。希尔德觉得有些惊讶，同时感觉到不祥的微风吹过了她的思路。

希尔德并不认为莱因哈特热切希望着破灭的来临。但是，她怀疑莱因哈特是无条件地选择在他生命周期最旺盛的时期被优秀的敌手打倒，而不愿在失去敌人之后的漫长安逸岁月中老去……。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形成一个疑问是因为对希尔德而言，要下最后的断定必须随最大的精神负担。她甚至觉得光是处在疑问之中就已经令她喘不过气来了。

希尔德轻轻地摇了摇头，照明的灯光反射在她那不怎么光鲜的头发上。特意选择黑暗的方位追溯思考的迷路并不适合本来的她。虽然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但是，她仍然记得在利普休达特战役时，父亲和她自己毅然决然地投效莱因哈特的阵营不是因为追求破灭的美感，而是因为他们看出莱因哈特的眼界之高及翅膀之强硬。

五百年前，钢铁巨人鲁道夫·冯·高登巴姆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和敌人海贼作战，是出于对破坏秩序者的憎恶及其个人的政治野心。他的权力及子孙的特权是建立在牺牲弱者的观点上，而这正是他所谓的正义之终结。莱因哈特即否定鲁道夫的这种正义而崛起的。

而他的出发点又何在呢？在于他曾发过誓要对拥有权力者利用不正当手段强夺了他那美丽、温柔的姐姐安尼罗杰进行报复。在于他厌恶那由大贵族支配已有五世纪之久的体制而想加以改革。这是他于私正当的怒气及于公正当的愿望。这些因素原应是这个年轻人的生命泉源，但是，或许他的生命力要求更华丽而炽烈的表现方式。以前，希尔德偶尔会这样想着。每次这个想法都令她害怕，她担心他的灿烂火焰是不是燃烧得太快了？

Ⅱ

对莱因哈特及帝国军而言，宇宙历七九九年，新帝国元年在精神核心尚未燃烧殆尽之前就退场，而新的一年又来了。至于新的一年的开幕行事就只有在总旗舰伯伦希尔上举行典礼用的大厅上召开一个简单的庆祝宴会，把酒分给所有的将兵而已。皇帝透过通讯荧幕告诉将兵，在完全占领同盟首都海

尼森之后再举行大规模的庆功宴，将兵大呼“莱因哈特皇帝万岁!”，欢呼声在所有舰艇内回响着。士兵们对皇帝的信仰及对各个将官的敬意没有丝毫疑惑，士气呈现极端的稳定、高涨。跑在前头的毕典菲尔特和本队之间的通讯，因为干扰而经常没有办法联络、鲁兹为何不离开伊谢尔伦要塞这两件事对现在的情势而言无疑是不完美之处，但是，只要他们两人再加上舒坦梅兹，三人没有被各个击破，帝国军实在没有必要产生动摇。

“或许对方是一次有组织性的反击。即将就死的将兵必会尝试做最后的抵抗。把他们消灭之后，占据同盟首都海尼森，宣布同盟完全灭亡。”

莱因哈特和他的幕僚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和想法，但是到了一月八日，一千艘以上的舰艇群出现在米达麦亚军的前方。对方始终保持适当的距离移动着，似乎有意采取攻击的态势。

看来他们似乎想在毕典菲尔特的后方斩断帝国军长而壮大的军列。皇帝莱因哈特和其他的幕僚们本想在一瞬间就消灭他们，然而，他们最后又重新评估那必是同盟军最后全力的反抗，必定是最佳的尖兵，于是便决定避免正面交战。通知后卫缪拉确保费沙方面的补给路线的是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该处置正显示了其卓越见识。同时，米达麦亚命令全军停止前进，派出五百艘驱逐舰及十倍于此数的侦察艇去收集情报。这个时期，和前头的毕典菲尔特的联络几乎完全断绝，干扰之强足以在无形中证明已接近同盟军反攻的时机了。莱因哈特集合了艾齐纳哈、缪拉以下的各军。不管是再大的军容，前后拉得过长的阵列在指挥统一上来说是不恰当的。将兵间的紧张气氛升高了。

“那些傢伙难道是有什么胜算才出击的吗？或者只是把胜败置之度外，想以死相殉于民主共和国家呢?”

这个疑问盘据在帝国诸将心中。中级以下的军官可以“只有全力以赴”这样的精神论来处理，但最高干部却不能以“应该”及“打算”来订定用兵的策略。

“只是把数量集中起来罢了。但是，结束时又能剩下多少呢?”

克纳普斯坦在一月十日于伯伦希尔舰上召开的最高幕僚会议中这样冷笑着批评。根据综合的报告推断，同盟军大概准备了两万艘左右的战力。这个数字的确出乎帝国军的意料之外，但是同盟军的战舰及宇宙母舰数量应该不多，所以火力必居劣势。

“这么一来，只要一战就可以将他们都葬身宇宙空间中了。四处晃荡丧

失战机的愚昧并不能挫灭我军统一宇宙的霸气。”

年轻气盛的拜耶尔蓝涨红着脸说道。格利鲁帕尔兹也探出了身子热烈地加入了辩论。

“如果我们再浪费时间，或许就会产生给与处于流亡状态的杨威利一党再崛起的机会。前几年，兰提马利欧会战之际就是因为他的蠢动使我们丧失了完全歼灭同盟军的机会。陛下，请立即下令我们作战。”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不觉得现在还需要唆使皇帝打仗。问题在于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来作战。即使同盟军有两万艘的大军，和帝国军相较之下根本是以寡击众，而且火力也逊色许多，所以他们一定会使用相应的战术。司令官好像是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他是那一年在兰提马利欧星域中善战而熟练的用兵家。帝国军万万不能太大意。

比克古在帝国军的前方布阵的消息是在一三日以后传进来的。这个时候伊谢尔伦要塞已经落入杨威处的手中了，但是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到莱因哈特的耳中。

恒星的名称叫巴尔·亚迪特。距离去年比克古迎击帝国军而在敌军大规模的兵力之前不得不吃败仗的兰提马利欧星只有六点五光年之遥。和兰提马利欧相较之下，这个星域的战略价值低，但是从战术上来说，对帝国军而言却困难得多。行星数根本不可能计算出来。最大的直径达一二零公里的小行星群形成了巨大的行星带，恒星极为不安定，表面不断地爆炸。通讯理所当然受到相当大的干扰，恒星风混杂着热力和能量乘着微小岩石的乱流无秩序地运行。兵力越大，指挥及运用也就越困难，这是帝国军所得到的情报。这种地理上的知识几乎都是从费沙航路局的资料得来的，光是取得这些资料就可以说是莱因哈特在军事上无与伦比的功绩了。

“那个老人竟敢选这种难作战的区域。”

罗亚塔尔和米达麦亚不禁咋舌。当然，其中也包含了许多感叹的要素。这大概是那个和帝国的专制主义持续奋战达半世纪的老将最后的战场吧？他们看透了老人的智略和骨气，不禁心中大表佩服。

“年纪那么大还那么有骨气实在值得赞赏。”

缪拉低声喃喃说道。赞赏中虽然包含着军事罗曼蒂克主义及感伤的分子，但是他们的心情中却绝对没有夸张及欺瞒。同时，他们也深刻感受到“那个老人借着牺牲自己的生命来鼓舞民主共和主义者们的精神。”

这个感觉令他们不寒而栗。当然这种感觉和昂扬感及充实感是不可分

的，这是军人精神中一种无可救药的因子。

一道回廊象是扭曲小行星带的带子一样贯穿而过，同盟军就潜藏在这长九二万公里，直径四万公里的隧道状的空间中等待帝国军的来袭。这个事实已经昭然若揭了。同盟军用行动来表明他们挑战的态势。

一月一四日。帝国军开始大举入侵马尔·亚迪特星域。银河帝国罗严克拉姆王朝第一代皇帝莱因哈特的两眼中燃着冰蓝色的火炬。因为他的斗志甚至已经充满了毛细管的末端。他那被黑色和银色的华丽军服裹着、有着优美线条的修长身体内充满了被后世称为“其为人者，嗜战”的因子。当他的身影往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一站时，帝国军的将兵如同看到了战争和胜利。

“帝国双璧”之一米达麦亚在自己的旗舰“人狼”号上负责左翼的指挥工作。在莱因哈特身边的则是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

完成驱使舰队行动、编阵成形、攻击敌人、达成最大的效果脱离战场等工作的速度没有人能比得上渥佛根·米达麦亚。这就是他被冠上“疾风之狼”名号的原因所在。

“动作神速，而且遵循理法。”

这是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赞赏同事用兵之巧的用语，而他自己本身也被同事这样子称赞。

“攻守都接近完美的境界。尤其是能够一边审视整个战局，一边操控战势，这一点我连他的一丁点都不及。”

帝国军的右翼是“沉默提督”艾齐纳哈一级上将，后卫是缪拉上将所指挥。他们都是具有承继“双璧”的武动及才干的名将，尤其缪拉，更是让敌手杨威利赞为“良将”的英勇男人。

“我们就给同盟军的老将一个适得其所的死亡场所吧！现在已不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活跃的时代了。”

听到年轻的提督们的壮言豪语，罗严塔尔钉问道。

“说起来容易呀！你们可不要被那个你们所说的白发老将给耍了。”

荣任前卫的是已故达列肯普的笔下，素有勇将之称的克纳普斯坦及格利鲁帕尔兹两大将。莱因哈特想把这两个人培育成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的后继者。因为无其他可兹比拟的代表性人物，所以尽管他们值得称为“双璧”，但是当他们从前线转移到中枢时，即使继任者只属第二流的人才，仍总得有取代的人才行。

除此之外，法伦海特一级上将则在星系外缘部配置游击队做为预备兵力。虽然为了因应同盟军的战术。应付从背后或侧面而来的敌军袭击而必须移动相当的距离及范围，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绕行到回廊的后方，斩断同盟军的退路，或者侵入回廓内部，和前方的同伴相呼应以挟击同盟军。以法伦海特的个性来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作战方式。他甚至希望一开始就下令攻入回廊，但是莱因哈特的看法是在狭窄的回廊内无法运用大规模兵力的优点，而且同盟军很有可能会设下陷阱，所以一开始还是采用正攻法为佳。在这一方面，是盟军占有较大的地利。

从各种方面来看，这是一场超乎常识之外的战争，但是在这时候，总得有人表明一些常识性的意见。皇帝的首席副官修特莱中将在同事们的默许之下负起了这个任务。

“请恕下官斗胆直言，陛下并不需要亲身从正面和敌人决胜负。只要以一军压制住敌人，然后由本队直逼海尼森就可以把事情解决了。尽管比克古老元帅用兵老练同时又颇具人望，终究他只是把命运赌在战场上而已。依下官之见，大可无视于其存在。”

莱因哈特似乎早就预料到下面的人会有这种谏言，所以他并没有愤怒或惊讶的表情。年轻的皇帝两眼中舞动着冰蓝色的极光，环视着四周的幕僚。很明显地，他以下的谈话是说给包括修特莱在内的所有幕僚听的。

“你的话没有错。但是，如果不接受身经百战的老提督以死相赌的挑战，似乎就太失礼了。理由并不只这一个，对朕和朕的军队而言，这样就够了。”

莱因哈特没有再多做说明，修特莱以下的幕僚们也都三缄其口了。原本他们就不认为皇帝会败战。只要是皇帝决定的事，再多做谏言也是于事无补的。

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维虽然都身为元帅之职，但是两个人在战前一起饮酒的习惯却仍然没有改变。一月一五日，米达麦亚在总族舰伯伦希尔的作战会议之后来到了罗严塔尔的房间。酒则由房间的主人提供。

“你觉得怎么样？关于这场战争。”

金银妖瞳元帅没有立刻回答米达麦亚的问话，在色泽浓烈的酒面上，他那左右颜色不同的眼睛也没有清楚地显现出来，当和血液同样颜色的酒充满他的血管时，他才启动了嘴唇回答道。

“如果这一战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并不在理性面上，而是在感情面上。年老的狮子和年轻的狮子都希望打这场战。名誉或许只是点缀的功用罢了，

但是结果可能是拔出的剑必须见血才能收鞘。”

“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你也有诗人的魂魄啊！”

罗严塔尔并不去管朋友那难以辨认是否为玩笑的意图。

“我知道，你应该也了解的。历史这种东西就跟人一样，当它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会觉得口干舌燥。高登巴姆王朝已经灭亡了。自由同盟虽然还存在着，便是明天一样会灭亡。历史是需要饮下大量血的。”

米达麦亚蹙起眉头，一层不安的乌云罩上他的脸，这不是一向被称为帝国军最高勇将的他所惯有的表情。他好不容易提出的反论声中欠缺了一股劲。

“但是，我觉得应该已经喝够了……”

“是吗？你是这么想的吗？米达麦亚。”

罗严塔尔的声音听来象是没有办法统御自己的感情及理性而想将这个轻微的混乱情绪丢给朋友一样。米达麦亚用手指头用力地敲弹着空了的酒杯。

“皇帝莱因哈特陛下期间借着他的手把分裂的宇宙统一起来，并且带来了和平。就如你所说的，如果明天同盟灭亡了，后天的早晨就会绽放和平的光明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以前所流的血就都白费了。”

“……没错。”

点头称是的罗严塔尔脸上布满了在微醺之下看不出来的迷彩。那就是他自己本身心灵上的迷宫透过皮肤所显露出来的情绪。

“但是，我在想，就算历史已经喝够了血，那也只是量方面的事，在质方面又如何呢？牺牲甚至是高贵的，足以取悦残忍之神……”

“罗严塔尔！”

朋友的声音是那样的严厉，理性及现实的尖锐风声吹透了罗严塔尔的神经回路，使得他的心头犹如换了一阵清新的空气。他举起一只手挥散了从体内被逼出来的酒精及看不见的思绪乌云，在他恢复原来的清明智性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沉默。

“……我好像扮演了一个不成样子的角色哪！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只不过是个粗枝大叶的军人而已，竟然说了这些话。这种角色似乎应该由梅克林格去扮演。”

“真庆幸你恢复意识了。目前我们所想知道的，不是那个从未谋面的历史之神，而是眼前敌人的思绪。”

罗严塔尔抓了抓耳朵。”

“不管怎么说，这场战争是一个仪式。就算是为自由同盟的送葬行列饯行。如果没有这个形式，不管生者还是死者，都无法接受灭亡的事实。”

他们把最后的酒倒入两酒杯中，然后沉默地凝视着荧幕。或远或近，无数的舰艇重叠着光波。明天，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就会永远地消失，被埋进构成宇宙的黑暗之中。

不久之后，米达麦亚离开了伯伦希尔，回到了自己的旗舰“人狼”号上去。

自由同盟宇宙舰队司令官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在旗舰的办公室中为作战做最后检查。姑且不论他自己本身的想法，尽可能地提高胜算是指挥官的责任。

在这场“自由同盟最后的战役”中，同盟军所能动用的兵力到底有多少数量并无法确定。统合作战本部丧失了军部统帅的机能，许多的资料及记录都已被丢弃，只有靠推断及记忆去弥补空白了。即使如此，仍然查出了舰艇有二万或者二万二千艘，将兵多达二三十万或约二五十万人，远超出大家的想像。

“宇宙八百年初的马尔·亚迪特之战与其说是自由同盟最后的一战，不如说是皇帝莱因哈特和比克古元帅之间的私人交战。”

有人这么极端地评论着，但是，至少比克古是张着同盟的旗帜而战，背弃失去统治能力的同盟政府投靠到老将身边的将兵们，是把比克古视为同盟的象征，而不是那些沦落在首都海尼森的政军重要人物。这不是一件可以论断善恶的事情，这是一个事实。“巴拉特和约”成立之后半年就面临破裂的局面，从长期的战略立案来看，很明显地对同盟军有极大的不利，但是从废弃还不到一半的战舰等观点来看，这时候撕破脸皮反而是有利的时机。

“面包店第二代老板”邱吾权上将在事务兵力时将自己置于两面为难的立场。在准备兵力可以积极对付莱因哈特侵略的同时，他还必须为顾及日后留下兵力给杨威利。就如“帝国双璧”所洞察的一样，他一方面把自己定位成同盟军葬礼上的掌管祭司，一方面又是帮助民主共和革命军生产的助产士。因此，他把有才能又可信赖的旧杨舰队干部们送到艾尔·法西尔去。

这个时候，姆莱、费雪、派特里契夫等人所率领的舰队还没有和杨再碰面。他们打一开始就为了避免和同盟军摩擦及和帝国军接触，所以迂回绕行边境的星区前往伊谢尔伦。平常只要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很足够的行程，这一次却因为要摸索着在许多未曾走过的边境航路中前进，所以速度大打折

扣。在法拉法拉星域时，由于恒星爆炸，通讯因而中断，舰队分散了开来。好不容易再次编队完成时，运用舰队的名人费雪因为过度劳累而发高烧，心志产生动摇的将兵中又有人企图脱队，一时，舰队面临解体的危机。这个时候姆莱赶忙掌握主力，另一方面，派特里契夫和施恩·史路率领精锐制压造反者，就只差那么一点时间，造反差一点就成功了。

本来派特里契夫总是信守着杨威利“穷寇莫追”的主义，但是这一次不同，如果让造反者逃离的话，就有可能造成己方的目的及位置曝光之处。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舰队战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连姆莱都不得不为保住秘密而显得有些神经质。在把造反者监禁之后仍然一再地为事故的发生及反抗计划烦恼，根据施恩·史路的回忆，在“足以与长征一万光年的一片鳞片相匹敌”的辛劳之后，他们终于进入伊谢尔伦回廊而和杨威利再度碰面，这是宇宙历八百年一月下旬的事。当时，杨释放了被监禁的造反者四百多人，给了他们自离开海尼森之后的薪水。一半的造反者乘着太空船离去了，另一半的人则改变主意留在伊谢尔伦要塞，和杨威利一起作战……。

亚历山大·比克古原应在宇宙历八百年迎接他七四岁生日的，但是他却一点都不期待对着林立于生日蛋糕上的蜡烛试试自己的肺活量。

参谋长邱吾权带着一张欠缺紧张感的表情走进室内。

“应该休息了吧？阁下”

“唔，是有这个打算，不过，我还是想打一场明明白白的仗。”

“没关系的。没有什么事是可以让皇帝莱因哈特吃惊的。”

“希望如此。但愿除了我本身之外，不要造成太多的死者。现在虽然还没有成事实，不过，那真是一件罪孽深重的事啊！”

“来世您就做个医生吧！这样应该就可以取得协调了。”

比克古以极为意外的眼神看着参谋长。因为他从不认为邱吾权会使用来世这种字眼，然而，他没有把这个想法说出口，只是一边用手指头按摩着疲惫的眼睑，一边象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想来，我应该是个幸福的人哪！因为在我整个人生的最后阶段，得以和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及杨威利这两个无与伦比的伟大用兵家相会，而且我可以不用看到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人被打倒的景象。”

除此之外，也不用看到自由同盟完全灭亡的情景——这不是邱吾权的听觉所捕捉到的声音，而是深具洞察力的老元帅无言的声音。

Ⅲ

这一年的一月一六日，在经过无数的前哨事件之后，帝国军和同盟军正面起了冲突。

帝国军采用标准的凸形阵，但是前卫并没有那么突出，只是以重厚的阵形深度企图压制住敌人而前进。和位于回廊正面的同盟军对峙，打开炮门互相射击是在一十时三十分时。

"射击！"

"发射！"

双方下达指令的时间几乎没有秒差。

数万光条贯穿了无穷的黑暗，能源的白牙咬噬着舰艇，光芒炸裂，把双方的战斗荧幕变成了绚烂花园。而每一条炸裂的火花都等于数百条的生命。

第一击的交战结束之后，同盟军的舰列一边继续秩序井然地炮击，一边开始快速地后退。帝国军的前卫格利鲁帕尔兹和克纳普斯坦猛烈地向前推进，和企图退至狭窄的回廊内的同盟军后卫展开了激战，给同盟军相当大的损伤，一十时五十分，克纳普斯坦成功地进入了回廊。

然而，一一时二十分，帝国军的左侧面因一波恒星风造成无秩序的动乱而遭袭击，舰列的秩序崩乱了。米达麦亚大声叱责慌了手脚的同伴，让他们再筑起阵形，然而突入回廊的克纳普斯坦军的密集队形却受到同盟军的炮火攻击而无法回避，舰列拥挤在狭窄的宇宙区域内，引起了一连串的爆炸火光。

"在搞什么鬼？这样只会消耗战力而已。立刻后退，把敌人引出来！"

莱因哈特的斥责声虽然没有办法达到那么遥远之外的地方，但是克纳普斯坦已经注意到把庞大的兵力聚集在狭窄的回廊内之危险性而开始后退了。同盟军集中的炮火极为猛烈，克纳普斯坦的前卫纷纷绽放出白色、蓝色的爆炸光芒而粉碎。尽管帝国军已觉悟到某种程度的损伤，但是放射出来的能源及破碎的舰体却乘着恒星风从正面击向帝国军的舰列，如同在帝国军受了创伤的伤口上撒上盐巴一样。帝国地理博物协会年轻会员的军服内冷、热汗直流，勉勉强强阻止了舰列的继续崩坏，一边承受着炮火的攻击，一边企图从回廊中脱离出来。

比克古禁止部下追击。很明显地，因为在狭窄的回廊中战斗，所以同盟

军可以到优势，但是，如果到广大的安全宇宙区域作战的话，一定会被帝国军压倒性的大军所包围。格利鲁帕尔兹一从回廊脱身就立刻让阵形散开来，准备应付敌方的追击，然而，同盟军并没有追上来，所以他忍着损失近三成兵力的憾恨，重新编派残存的兵力，再次于回廊的出口布阵。这是一二时一十分的事。这个时候，透过旗舰伯伦希尔舰桥的荧幕观看回廊战斗情形的莱因哈特已经对法伦海特一级上将下达了指令。

"以你的兵力，把那只衰病的老虎从巢里赶出来！"

历经百战的法伦海特不需要更具体的战术指令了。他那冰蓝色的眼珠中闪着光芒对麾下的舰队下了命令，以最快的战速突破危险的宇宙区域，绕到回廊的背后，给同盟军致命的一击。如果后背被冲破的话，同盟军就会被迫往前进，如此一来，同盟军就会整个暴露在全面展开的帝国军的幅辏火线中。

一三时零分，克纳普斯坦取代格利鲁帕尔兹开始入侵回廊。这是不让敌人识破已方采迂回作战时常用的老套战法。当然，他的任务不只是集中敌人的注意力而已，还要消耗敌人的战力，同时更要和迂回的已方战友相呼应。这对克纳普斯坦来说或许是让他累积做为一个用兵家的宝贵机会——当然，如果他能在历经激战之后残存下来的话。

"搞什么东西呀！"

罗严塔尔在心中嘀咕着，这自然有他的道理在。克纳普斯坦在回廊中真真确确地会受到集中式的狙击，立刻会陷于不利之地。他既没有地利，而且经验的差别又那么大。要一举击溃对方而且不前进，同时又要维持住舰队的秩序，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视线固定在战斗荧幕上的司令官米达麦亚元帅声音传达给了映现于副荧幕上的部属们。

"我不想杀那个老人哪！拜耶尔蓝，他虽然是敌人，却也是个值得敬爱的老伯伯。"

"属下也有同感，可是就算我们招降，他大概也不会答应吧？以属下的立场来说，败给敌人时，属下也不想变更自己服膺的旗帜。"

米达麦亚点了点头，不过，他仍然微微蹙了蹙眉头提醒拜耶尔蓝。

"你只要放在心里想就好了，小心不要露出口风。"

臣服于以前的敌人，现在也算是重要人物的法伦海特及修特莱自有他们的生存方式，而他们也不应该受到指责的。以他们的情形来说，他们最初服

膺的旗帜就错了，在认同了敌人的能力及人格之后才算是他们真正的人生。不管怎么说，同盟军的善战实在值得赞赏。本来，不论是在兵力或第一线指挥官的能力方面，所有战略的要因都对帝国军有利，然而比克古巧妙地削弱了帝国军的战力，充分地利用了地利，弥补了兵力上的差距。

“同盟军这些傢伙！不让我们轻松吗?”

莱因哈特象唱完歌曲的一小节一样地赞赏着。他虽然有获得完全胜利的自信，但是敌人用兵技术精巧、微妙却也令他大为高兴。

罗严塔尔虽然不禁苦笑出来，不过那也只是一瞬间的事。看见号称豪勇的帝国军和残弱的敌人苦斗的情景，他感到一丝讽刺般的喜悦，然而，身为皇帝首席幕僚的他却不得不背负掌握增援部队、控制整个战局时机的责任。增援部队虽然已确定为艾齐纳哈舰队，但是要在这种毫无秩序可言的混战中，要切实掌握增援部队的时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Ⅳ

一五时四十分。成功地绕到同盟军背后的法伦海特舰队开始了他们的炮击。他们对着回廊的内部集中炮火，然而，同盟军的回击却出人意料之外的激烈。法伦海特虽然曾一度强行试图闯入回廊，但是一六时一五分，他制止了想杀到回廊入口的部下，开始后退。这是极不平凡的战术，他料想同盟军可能会大举退出回廊，然后帝国军就在其出现的同时，利用零距离的射击趁机将同盟军一网打尽。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如法伦海特所预料的一样，从回廊跳出来的同盟军似乎都倒在他的炮火之下了。但是到了一六时二十分，分散、潜藏在小行星带各处的同盟军在这个时候形成一道巨大的光箭，射向法伦海特舰队的左侧。指挥这个行动的是前年在兰提马利欧坐战中骁勇善战的卡尔先提督。因此之故，法伦海特不得不开始往后退了。

在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微微地眯起了他那太过著名的金银妖瞳。他以一个用兵家的思维用光速在脑海里奔驰。看来，同盟军的战术实在不能加以轻视。他们竟然预料得到帝国军会绕到回廊后方而事先埋了伏兵。接下来，同盟军当然会想到绕到帝国军的背后去吧……?

“罗严塔尔。”

"是。"

"你觉得怎样?克纳普斯坦是不是趁敌人逆进的时候冲入回廊的内部……"

"进去是可以，问题是能不能出得来?"

"理由呢?"

"如果是属下，我就会在回廊内布下机雷，阻止入侵者的前进。"

"我有同感。以现在来看，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计策哪!"

罗严塔尔敏锐地感受到莱因哈特那与其说是危机感倒不如说是充满生气的声音和表情。

"今后的一个可能性是在这个星域的所有敌军借机混乱战局以争取时间，让别动队迂回绕到我们后方。不过，下官不认为以同盟军现在的情况看来，他们还会有那么庞大的别动兵力存在。更何况是迂回绕路……"

帝国军的后卫部队是由号称"铁壁"的奈特哈尔·缪拉一级上将所指挥。拥有同样数目，不，甚至是多了敌方五成的兵力，要长期作战，维持住战线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

莱因哈特微微地动了动他那优美的眉毛。

"但是，杨威利的事又怎么样?"

果然，看来这个天才是无法无视于那个魔术师的存在的。罗严塔尔为自己心头的悸动感到吃惊。他似乎对杨有些许的嫉妒。这个敌人似乎总是占据着皇帝的意识。

"万一别动队的指挥官是杨威利的话，他应该不会直接攻击我军，而会从背后截断我们的去路吧?"

"你说得有道理。"

莱因哈特点了点头，丰盈的头发形成了金黄色的波浪。杨威利这颗凡界的行星是帝国军在谋划策略、施行战术时一定要计算在内的要素。但是自从他逃离海尼森之后，他的兵力似乎极为纤弱，舒坦梅兹也没有传来任何急报，这一次似乎可以不考虑他的存在。

"如果杨威利断了前往费沙的归路，我军就前进从正面攻击敌人，狙击行星海尼森，从伊谢尔伦回廊回帝国本土。没什么好怕的。"

这是莱因哈特霸气的表现，但同时也意味着莱因哈特当时还不知道伊谢尔伦已经失陷的事实。

二十时三十分，战局陷入更猛烈的状态。这个时候，同盟军卡尔先舰队

采顺时针方向杀到帝国军的后背，奈特哈尔·缪拉把整个舰队展开成凹形阵，毫不犹疑地迎击。而在卡尔先的背后则有法伦海特象猛禽一样展开双翅逼近，在法伦海特的后面还有比克古的同盟军本队尾随着，形成了双重、三重的尾追战。

如果克纳普斯坦咬住比克古的后背，那么整个状况就尽在帝国军的掌握之中了，但是，克纳普斯坦因散布在回廊中的机雷群的时差爆发战法而遭受了损伤，到目前为止，尚未从回廊中脱离。

因此，后方呈现了安全圈的比克古就避开了尾追法伦海特的愚行，改变方向钻进缪拉的坚固阵地里去。打算一举攻进莱因哈特的大本营。

“守护皇帝的安全!”

警觉到危险性的缪拉一边抵挡住全军已抱着视死如归的卡尔先的猛击，一边搬出三成的兵力迎击比克古舰队。比克古的前进速度虽然降低了下来，但是仍然突破了兵力已减少的缪拉军的一角，卡尔先舰队的一部分遂跳进了莱因哈特本营的后方地带。罗严塔尔冷静地下达了防御的指令，集中的能源，光束从极近的距离冲向同盟军，使同盟军消失不见了。

卡尔先被缪拉、法伦海特两劲敌前后挟击，在一阵阵灼热的能源及爆炸物的重创之下溃败。很讽刺的是，卡尔先之所以能逃过全灭的命运，是因为帝国军担心伤到距离很近的己方同伴而克制了猛攻。

二一时一八分，艾齐纳哈一级上将的巨大兵力绕了一个大圈，出现在比克古的背后，施以光束及火箭的密集攻击。同盟军的舰艇在脉动的光芒中接二连三地速还原成分子。

艾齐纳哈的攻势收到了极大的效果，同盟军看来就象被后方来的大蛇吞噬了的羊一样渐渐消失不见了。

二二时零分。恒星风又起了急递的变化，自然和人工的东西，以及紊乱地混合而成的能源乱流在艾齐纳哈的左前方卷起了漩涡。艾齐纳哈整齐的舰列因此崩散了。当司令官再度编排舰列时，比克古以强力的圆锥阵掠过缪拉、法伦海特、卡尔先三者的杀戳战场，直杀莱因哈特的大本营。

米达麦亚一边感叹着，一边把锐锋指向比克古军的侧面，利用主炮三连射把舰列打个大洞之后，再把自己的舰列跳进去，开始突破四方。

战舰伯伦希尔的舰长吉格贝尔特·塞德利兹是运用所谓“移动的大本营”的最高责任者，所以在形式上也具有准将的阶级。担任舰长而位列将官之级的，在整个帝国就只有他一人。自从第一代的舰长卡尔·罗伯特·舒坦梅兹以

提督的称号转任边境星区之后，这四年来他就一直指挥着莱因哈特的旗舰。年龄三一岁，从那掺杂着几根白发的砖红色头发到军靴的指尖，他可以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纯种宇宙乘员。他一向夸称“塞德利兹家的当家连续六代没有人死在地上”，颇获乘员们的信赖。唯一令部下们噤口的是，这个本来严谨的青年军官一旦喝醉酒就一定会唱某一首歌。人类的社会中有几百万首歌，可是他就偏偏爱唱“宇宙是我的坟墓，船是我的棺材”这种阴森的歌。

尽管如此，“塞德利兹家的第七代”仍然算得上是一个担任帝国军的至宝伯伦希尔的舰长而有着几近完美能力的人，他所参加的一切远征、战斗有让莱因哈特感到满意。和他的功绩比起来，做为一个歌手的缺点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伯伦希尔的四周充满了火球和光球。就好像巨神把宝石箱打翻在黑色的天鹅绒上。由于塞德利兹巧妙的操纵，伯伦希尔就象端整地坐在散乱的宝石箱当中一般。虽然兵力的差距如此之大，但如今却陷入如此的混战和苦战，这对莱因哈特来说是一次有不愉快的经验，不过战事也即将奏出终曲了。莱因哈特看出同盟军的攻势已经到达了终点。尽管他们拼死挣扎，却也只能吐着能源的飞沫而无法再前进了。二二时五十分，当伸展出来的同盟军战线急转直下开始缩小的一瞬间，莱因哈特那仿佛是生来为指挥大军的嘴唇发出了命令，随着塞德利兹舰长的暗号，战舰伯伦希尔把闪着银白光芒的能源枪指向同盟军的舰列。几乎在同时，通讯员发出了奇怪的声音，他在塞德利兹舰长的睨视下红着脸做了报告——黑色枪骑兵舰队刚刚到达战场。

V

“是吗？黑色枪骑兵小子，看来你是慌慌张张地赶来的。”

莱因哈特笑着说道。和本队断了通讯，成了孤军独自前进的毕典菲尔特终于赶上战斗了。他成功地接收到了来自舒坦梅兹的通讯，反过头来尾随在离开海尼森的同盟军的后面。确认自己背后出现大群光点的法伦海特瞬间大惊失色，一度怀疑是敌人的别动部队。无视于同僚们的惊异，毕典菲尔特从他们身旁窜过，开始狠狠地对着已疲态毕露的同盟军舰列展开攻击。

“不要太莽撞哟！敌将可是老而奸巧。或许还有我们料想不到的诡计呢！”

皇帝的首席幕僚罗严塔尔元帅透过通讯波语带嘲讽地提醒同志。语气中

似乎隐含着“在这个时机到达战场是不是想夸示个人的功劳啊?”的意思。然而，莱因哈特一边摆着他那金黄色的头发，一边稍带苦笑地为猛将辩护。

“算了算了，如果毕典菲尔特有自重的气度，那反而会扼杀了黑色枪骑兵的长处呀!”

罗严塔尔不得不点点头，一样带着微微的苦笑附和皇帝的说法。猛进、莽撞正是他们的本领。

毕典菲尔特也自有其道理。他担任舰队指挥官也只有在旧帝国历四八七年亚姆立札星域会战中屈服于杨威利的零距离射击那一次完全的败仗。对杨、对杨舰队而言，那是堪称为特技的一点集中炮火战法的第一次收获，但是自从经历过那一次的屈辱之后，三年来“黑色枪骑兵”不管在什么战场，总是给与敌人超过对方所能承受的打击。对讨伐贵族联合军、对自由同盟军而言，漆着黑色外形的勇猛舰艇群是一个很恐怖的对象。

而现在毕典菲尔特把他的锐气直指向同盟军，以炮火暴风横扫敌人。光点吞噬着光点，黑暗之神的领土不断地在战场上扩展开来。原本在一对一的战斗时同盟军就敌不过黑色枪骑兵，而在能源已几近用尽时，同盟军更是毫无招架余力地听凭破坏了。

二三时一十分，比克古接到卡尔先提督战死的消息。这个时候，同盟军已经损失八成的兵力了。破坏及杀戮成了一面倒的情势，勇敢不落人后的各艘舰艇也看清了胜负已定，开始寻找逃生的途径。然而同盟军司令部尚未崩散，剩下以旗舰为中心的一百艘舰艇仍然执拗地继续抗战，为自己的同伴闯一条退路。

“真是顽固啊!这就是典型的老人精神的代表。”

从莱因哈特的喃喃自语中体察到其心境的希尔德劝皇帝招降对方。但是，年轻的霸主摇起他那一头金黄色的发波回答道。

“没有用的。这样做只会让那个老人笑朕依恋成性。第一，为什么身为胜利者的我要去奉承败者呢?”

皇帝的声音中没有不高兴的样子，但是似乎隐含着受到伤害的少年那无以名状的自矜。希尔德再次要求皇帝的宽宏。她的说词是，对败北者伸出宽恕的手代表胜利者的器量，而不接受这个好意的败者只是暴露自己狭小的气度而已。莱因哈特同意了她的看法，但是他决定不由自己亲自招降，而由部属代理。

“通告敌将!”

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米达麦亚元帅的声音透过通讯波传了出去。

“通告敌将。你们已经完全被我军包围，没有任何退路了。再继续抵抗下去也没什么意义。赶快停止动力，归降我方。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将以宽大的待遇报之于你们的勇战。再次声明，立刻归降！”

由于原先也没期望，所以当通讯员报告同盟军那边有反应时，米达麦亚甚至觉得意外，不过他还是把通讯回路转接到总旗舰伯伦希尔上去。映现于荧幕上的老提督的脸色因为过度的劳累而显现出铅灰色，然而两眼中仍然充满了平静但不失生气的色彩。连对年轻而美貌的征服者敬礼的手也丝毫没有颤抖的现象。

“莱因哈特，我要对你的才能和器量估高的评价。如果我有子孙的话，我希望他们之中有你这样的人才。但是他们不会做你的臣下。”

比克古把视线往旁边一转。头上绑着渗着血丝的绷带不能说是端整，他的参谋长拿着一瓶威士忌和两个纸杯。老元帅微笑着把视线转回荧幕上。

“杨威利也一样，他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但是他不能成为你的臣下。虽然这事不关己，但是我几乎可以打包票。”

莱因哈特一言不发地看着纸杯被比克古伸出的手捏拧着。

“让我大胆地说一句，民主主义是一种交对等朋友的思想，而不是建立主从的思想。”

老元帅做出了干杯的动作。

“我希望交到好朋友，也希望做一个对某人而言堪称为好朋友的人。但是我并不想有好的君主或好的臣下。因此，你跟我无法服膺于同一面旗帜之下。很感谢你的好意，但是，这个老迈的躯体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老人把纸杯拿起靠上嘴边。

“……向民主主义干杯！”

参谋长应和着老元帅。面对破灭和死亡，他们虽然都能淡然处之，但是老人的脸上浮起微微的羞涩。

尽管好意被拒绝，莱因哈特却一点都不生气。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一种压倒怒气的感情却静静而丰盈地浸润着他的精神大地。总之一句话，轰轰烈烈地死是轰轰烈烈地生的归结，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存在。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救命恩人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不也是这样吗？莱因哈特把重挂在胸前的银饰紧握在手中。

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用他黑色和蓝色的眼珠凝视着美

貌的皇帝侧脸。莱因哈特似乎有所感应，他抬起脸正视着荧幕。在点点头的同时，皇帝的两眼放射出冰冷的光芒，直指向同盟军的旗舰。罗严塔尔举起一只手，然后用力挥下来。

火球在荧幕中央炸裂了。超过一打以上的光束集中于一艘舰艇。拥有两世纪历史的自由同盟宇宙舰队在这一瞬间随着最后的司令官及总参谋长一起消灭了。

“别人会懂得什么呢……”

炸裂的光芒照射着那半神半人般的美貌，莱因哈特喃喃自语着。即便是低低的自言自语，声调中仍有着微妙的震动。在他的人生旅途中，他并不是打一开始就只寻求臣下而已。他最想要的不是整个宇宙，而是能和他共有着梦想，在追寻梦想的路上能和他同行的朋友、半个自己。这个欲求曾经实现过，但是在散溃之后，莱因哈特不得不一个人背负着梦想，一个人孤独地走着漫长的人生旅途。老人的言词并不象其坚毅的态度一样给莱因哈特无比的感受。他伸出了宽宏的手，而老人以正当的权利拒绝了。事情就只是这样。

同一天二三时四五分，银河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把受自皇帝莱因哈特的命令传达给所有的舰队。命令的内容是当舰队通过、离开战场时，所有的将兵都要对敌将起立、致敬。

命令是否被切实实行并没有经过确认。莱因哈特似乎暂时忘不了威武不屈、毅然就死的敌方老元帅的模样。他一边和在一旁的参谋长干杯，一边在光和热中消失。

“罗严塔尔元帅……”

“是，陛下。”

“朕最近大概会以这种形式和敌将面对面决战哪!”

至于那个常被提起的专有名词就没有必要再做问答了。“是的……”罗严塔尔应和着，以稍欠单纯的视线目送着往自己房间走去的莱因哈特的背影。

到底要把杨威利纳为麾下呢？还是完全把他当成一个敌手跟他作战，加以歼灭呢？皇帝莱因哈特的心思实在难以说是朝着结论一直线地延伸。去年在巴米利恩会战结束之后，虽然杨已经明快地谢绝了双方的主从关系，但是莱因哈特的人才收集欲却仍使得他想把同盟军最高的智将阵列在他的人才收集橱柜中的一角。这或许也算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一种谄媚吧！

不是这样的……莱因哈特这样想。他要让杨威利跪在他面前，宣誓对他

效忠。莱因哈特也曾经想过，如果事情有这样的结果，那或许是一件很扫兴的事，但是在征服整个银河系时，不能征服某个特定的人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侍从艾密尔·齐列把加了奶精的咖啡送进了莱因哈特的房间。战争的兴奋还留在他的两眼中。

“承蒙陛下让属下服侍在您身边，使属下得以来到这么远的地方，经历各种不同的事物。回家之后属下大可好好宣扬一番了。”

“莫非你是想家了？如果你愿意，就让你休假回去省亲吧！”

被所崇拜的主君这么一说，皇帝未来的主治工程师全身感到一阵晕眩。

“没这回事。陛下要到什么地方，属下也一定跟去。即使是其它银河系。”

瞬间的沉默之后，美貌的皇帝发出了象是用钻石锤敲碎水晶钟一样清脆的笑声，用手抚摸、揉搓着少年的头。

“你的志气可比朕大哪！朕只要银河系就够了。其他的星云就由你去征服吧！”

于是，马尔·亚迪特星域会战结束了。对自由同盟军而言，那是最后的舰队战，也是最后一次的败北。

三个小时之后，皇帝莱因哈特接到伊谢尔伦要塞失陷的消息。就如同杨威利在到达伊谢尔伦要塞之后接到比克元帅的讣闻一样，历史似乎像瀑布一般地吞噬着登场的人物们。

第七章　冬蔷薇园的勒令

I

无数的欢喜变成了无数的失望，胜利的酒杯化为苦涩的容器被落地上。皇帝的军靴随着所有者全身的激愤，碎裂的酒杯细片又解体开来，散落在地面上闪着微弱的光芒。

经过几百光年的太空，好不容易排除了妨碍，出现在超光速通讯画面之前的舒坦梅兹一级上将戒慎恐惧地缩着头，然而，一想起站在他背后的鲁兹的恐惧，他就不禁对他起了同情心。去年，成为杨威利奇略下的牺牲者而不得不坐上失败者座位的就是舒坦梅兹本人。所以鲁兹的激动情绪有了某种程度的散发，这使得他可以苍白着脸和声音，压抑住怒气听完鲁兹一边诉说着败北的经过，一边谢罪的报告。

“被打败了吗？又是那个男人！”

站在面对着通讯荧幕的莱因哈特的背后，米达麦亚不禁感叹着，罗严塔尔带着痛苦的表情同表遗憾，不单是因为伊谢尔伦被夺取的败北，而是已故比克古元帅和杨在紧密的联击下分担了任务，在前者成为牺牲者以阻止皇帝本军的行动之时，后者就趁机夺取伊谢尔伦。败给杨的不只是鲁兹一个人，事实上，杨把苦酒平均分给了帝国的所有军队品尝——他们的疑虑在这里。

当然，这是从结果倒推回来的夸大评价，但是莱因哈特也抱持着和他们两人一样的疑虑，因为在一瞬间，暗灰色的败北感强占了他大半的视野。但是首席秘书官希尔德则认为这是大家过虑了。

“这只不过是他们彼此之间独立运作所带来的结果。”

如果是有联击的作战，应该是由比克古元帅负责伊谢尔伦攻略的任务，而杨威利自己则负责和陛下面对面决战的。攻略伊谢尔伦只要事先定了策

略，不用杨亲自出马也可以顺利进行。但是，要和陛下正面周旋则非得杨本身不可。现在比克古元帅战死了，对杨而言，这应该算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损失。牺牲比克古以确保自己的胜利并不象杨的人所为，这件事如果被宣扬出去，一定会造成人气尽失的后果。杨是不是想出这么愚蠢的计谋……。

"有道理，或许就是这样吧……"

莱因哈特虽然接受了希尔德的见解，但是伊谢尔伦失陷的消息所带来的不快却没有什么改变。莱因哈特给予鲁兹关禁闭的处分。在他的愤怒尚未平息之前，对鲁兹的处断先行延期。

回头看着站在背后的，仿佛被沉默的天使拥抱着的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年轻而美貌的皇帝一边用他那白皙的手指头梳理着头发，一边开口说道。

"罗严塔尔元帅，很遗憾的，你的丰功伟业还不满一年呢!"

"是很遗憾。"

回答得虽然简短，但是金银妖瞳名将的心理却不象回答那么井然有序。目前的情况是，鲁兹吃了杨威利的败仗固然是事实，但是，不管是皇帝莱因哈特或罗严塔尔本人都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因为结果显示，莱因哈特轻视了伊谢尔伦要塞在战略上的价值，而一年前建立夺回要塞大功的罗严塔尔也没有看出杨的"奸计"。

"虽然是想过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但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周到地预期到数年后的事……"

鲁兹是罗严塔尔夺回要塞时的副将。他是一个具有非凡的作战指挥能力，同时又具有稳定人格的人，然而，他仍然无法抵抗杨威利的远谋及奇略。

被赶出伊谢尔伦要塞时的鲁兹，还拥有大小将近一万艘的战舰，如果他有意的话，尽可以强袭艾尔·法西尔，将其烧个精光的。然而他却没有果断地劫略那个几近于无防备状态的行星以报伊谢尔伦失陷的仇恨，只是在败北的情况下努力维持住名誉，退回到在于达尔星系的同僚舒坦梅兹之处。如果他知道杨威利人在艾尔·法西尔的话，或许就会改变心意，但是鲁兹一直深信那个黑发的魔术师一定象以前的所有战役一样，站在攻略的前头。不只是鲁兹，连莱因哈特、罗严塔尔也都这么想。

莱因哈特现在更不知道该针对鲁兹说什么。他只不过是在前些年相继被杨威利的奇略击败的帝国军第一级指挥官的名单中新加上的一名罢了。莱因

哈特为了整理自己的情绪而躲进了自己的房间。所有的将领都相视无言，自然地就散会了。

“银河帝国的名将一个一个都成了杨威利的助手吗?”

一边在走廊上走着，罗严塔尔一边发出融合了嘲讽和慨叹的声音说道。米达麦亚怅然地用一只手拢着蜂蜜色的头发。

“这可真应了一句话——我们跑了一十万光年的征服之旅，却仍敌不过杨威利头盖骨内的内容物。如果那个男人有着和我们一样多，或者更多的兵力的话，命运的女神可能就会对他献上谄媚的笑容了。”

如果这些话是出自米达麦亚以外的人的口中，或许就会被议讽为懦弱。在尊敬敌人这方面的认识，他可是一点都不输给主君。金银妖瞳名将回了一声“假定是没什么意义的”，随即被另一个假定占据了心头。

“……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活着，或入场伊谢尔伦就不会这样被敌人一再夺走了。”

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在的话，他就可以以皇帝莱因哈特的半身之姿发挥他指挥大军的才能，把杨威利逼到宇宙黑暗角落的一角了。至少，名为杨威利的军事风暴一定会减低其速度及压力的。或者，如果他还活着，就可以取代对菲尔姆特·达列肯普而言太过沉重的高等事务官的职务，凭借着其无人可比的公正性及明晰的头脑行事，如此一来，就不致于造成同盟政府的恐慌及自弃，反而会让同盟政府对其有着由衷的信赖及忠诚也说不定。再者，如果他还活着，他就可以稳坐军务尚书之位，让皇帝莱因哈特亲征时无后顾之忧，而诸提督对军务尚书的不信任及不满也就消失于无形了。

“没错。如果吉尔菲艾斯还活着，那个奥贝斯坦或许就不会得意着一张脸专断处置军务了。”

米达麦亚觉得这一点似乎就是最该强调的一件事。

不管怎么说，为了不使杨威利的军事魔术和政治状况产生连动，尽早攻略同盟首都海尼森是有其必要性的。不只是这两位元帅有这种体认，莱因哈特本身也有这样的想法，遂想下令全军再进击，但是希尔德摇摇头制止了。

“陛下，此事不急啊！您只要堂堂正正地接近同盟首都，光是这个行动所带来的压力就足以使同盟政府崩溃了。”

莱因哈特仿佛在一瞬间忘记了伊谢尔伦失陷的不快似的，他望着象是个美貌少年的伯爵小姐，脸上浮起了假装有非有的微笑。

“你认为同盟政府就象是蛋壳啊？伯爵小姐。”

“是的，想必在蛋壳内部将会掀起一阵暴风。或许他们会因为内部纷争而自取灭亡也不一定。根本不需要陛下您亲自动手。”

“……唔”

莱因哈特的微笑尚未绽放开来就收敛了起来，他以稍稍不得要领的表情陷入了沉思，随即又象是彻底了解了似地点了点头，下令继续行军。他决定照希尔德所讲的，不急不徐而且堂堂正正地前进。

尽管舒坦梅兹具有足够的战力独自扫除同盟首都海尼森的残余灰烬，但是他终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彻底执行牵制和监视，同时做好基地的整备工作。理由很清楚，年轻的金发皇帝希望以征服者的姿态踏上海尼森的土地，而不是以一个客人的身份。舒坦梅兹这样深信着，而结果也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必须做皇帝的引导人，时时将获取自海尼森的情报传给莱因哈特，然而，进入二月份之后，一个令人惊惧的情报传了进来。

那就是自由同盟宣布投降以及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的死亡消息。

Ⅱ

这一年的二月二日，自由同盟最后的元首姜·列贝罗在办公室中做什么工作并没有任何历史记录。不过，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姑且不论效果或结果如何，他在走到自己生涯的最后一章时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

皇帝莱因哈特在这个时候宣告达列肯普的死亡及原因对同盟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伤。

以在这之前拼命隐藏事实的同盟政府的主观立场来说，这无异于被共犯从背后捅了一刀。但是原本在极力隐藏的背后又没有任何的展望。如果列贝罗是一个凶赖的谋略家的话，或许他就可以彻头彻尾地虚构事实，把杨归为一个卑劣的逃亡者，然后将一切责任推给杨去承担的。

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即使他原本器量稍嫌狭小了些，但毕竟是一个走在正路上的人，达列肯普死后，他用尽了他那贫乏的权谋，一意地埋首于范围狭小的责任当中。而此时，他感受到一股阴郁惨淡的气氛袭来，倏地抬头看看四周、他发现一群原本不应该在那里的人拿着武器围住了他。他没有丝毫感动地对着其中唯一认识的人发声问话。这个人是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长洛克维尔上将。

“本部长，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我不记得传唤过你们啊！”

“不管你有什么记忆，议长。问题是我们有什么要求。”

尽管洛克维尔上将以前也曾懊恼、迷惘过，现在，他似乎有置自己的羞耻心于一旁勇猛突进的意图。原本感性已经磨损迟钝了的列贝罗，突然在这一瞬间了解到自己身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了。

“……你们想杀我吧？”

“……”

没有回答就代表了肯定的答案。列贝罗叹了一口几近放弃了的气，交抱着双手，环视着眼前这群想强迫他回到现实上来的军官集团。

“我可以听听理由吗？”

“我们信不过你。”

“怎么说？”

“帝国军如果向你要杨威利的脑袋，你一定会立刻给他们。如果他们要我的脑袋，你大概也会一样毫不考虑地答应吧？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卫，我们并无意剥夺你的权力。”

“自卫是不需要的。帝国军应该不会要求要你们的脑袋。因为你们又不是杨威利。”

他这一番冷静的指责成了一道不愉快的喷雾，使得那些军官的脸上都罩上了一层阴影。

“教我们这么做的就是阁下您。你不是牺牲了杨威利元帅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吗？现在你会走到这个地步，说来也是你自作自受。就因为你的短视近利才落得如此下场，你不要怪任何人。”

列贝罗的两眼中充满了生气。仿佛知性和意念的能量都灌入了他那原本衰弱不堪的身体中。他挺直了脊背，以一副无所畏惧的表情面对着军官。

“没错，或许这是自作自受吧！但是，把我的死正当化和把你们的行为正当化应该是两码子的事。而我的良心和你们的良心，也就成了值得探讨的义务了。不过，算了！杀了我去购买你们的安全保障吧！”

有谁会哀惜列贝罗这个人无所回报的责任感和良心，而在他面临死亡之前给与尽可能的恩宠呢？这个时候，手上没有任何武器的最高评议会议长瘦长的身躯确确实实压倒了暗杀者们。洛克维尔上将感受到四周人影动摇的心志。他觉得这种感觉也从自己身上窜起，气力不断升华，剥夺了全身的能量，最后似乎将只剩下后悔和败北感。他做着最后的挣扎，张开了嘴随即又

合上。当他收回扩散了的意识时，看见列贝罗被好几道光束贯穿的身躯从椅子上滑落地面。

……接到报告的莱因哈特没有说什么话，不管怎么说，这应该就代表着不流血的献城。莱因哈特下令直行向海尼森，迎向已经在卫星轨道上摆开舰队迎接的舒坦梅兹。一十万艘帝国军舰艇目送着总旗舰伯伦希尔下降。

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二年二月九日，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踏上行星海尼森的银河帝国皇帝。

到达宇宙港的莱因哈特，在舒坦梅兹麾下的四个武装兵团守护下，前往安置同盟姜·列贝罗遗体的国立墓地去。面对着列贝罗的遗体，整个过程的时间很短，皇帝也没有说什么类似感想之类的话，不过，他命令舒坦梅兹担任列贝罗丧葬委员会的委员长。

“姜·列贝罗的不幸不在于他在最坏的时机当上元首，而是当上元首这件事本身。列贝罗可以相信别人所捏造的虚构事情——譬如民主国家体制的不可侵略性——但是，他本身却没有虚构事实的资质，也就是俗语所说的神秘咒术。”

有人这样评价列贝罗，姑且不论历史上的评价，莱因哈特倒是完全遵守了一个胜利者对昔日的敌人所该有的礼节。反过来说，遵守了礼节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产生。某些场合是不需要掺入多余的感情的。

离开墓地的莱因哈特从和希尔德同乘的地上车中给了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几个简短的指示。

罗严克拉姆的黄金狮子旗飘扬在旧同盟国旗的旗台上。这一天，海尼森的官厅及公共机关地区是晴天，但是强烈的风冷冷吹拂在人们的皮肤上，人们在寒气及不安中缩着脖子，看着年轻征服者的行进队伍。武装的士兵部队将胜利者和失败者隔离了开来，但是市民的视线偶尔会攫住车中象是半个神祇般美丽的征服者，在视觉的触动下，人们，尤其是女性们的寒气和不安在一瞬间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当然，这大多是表层的感动，远远不及随着莱因哈特远征、转战各地的士兵们的那种崇拜心态。如果英雄的定义是为了一人的欲望或者主观的理想而使众人甘心为其就死的话，莱因哈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天上已经住满了为他殉死的战士了，而这个居住区似乎有再扩张的必要了。

地上车停了。群众当中似乎发生了什么麻烦。一辆帝国军的装甲车靠了上来，身穿黑色和银色军服的高大高级军官走向前跪在莱因哈特的地上车

—

旁。是莱因哈特下令和舒坦梅兹共同负责市街警备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黑色枪骑兵”的司令官。

“黑色枪骑兵的字典上没有‘退却’这两个字。”

这个豪语强化了信仰，而他们的信贷也造就了实际的绩效。在旧王朝时，毕典菲尔特虽不是出身贵族，但却是位列将官之列，他之所以被莱因哈特看上也就是因为这个信仰及成绩。他具有足以让年轻的霸主称道的实力。

强将手下无弱兵。黑色枪骑兵就是铁的事实。只要站在前头的司令官一前进，他的部下们就会形成一道钢铁般的浊流紧跟在后面，发挥其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和杨威利、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同年龄，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他们都迎向自己生涯的第三三个寒暑。别人总觉得以“猛将”一语就可以表现出他的整体像，而他自己不但不加以否认，还甚至以此自夸。他的勇猛和他直线条的刚性用兵，以及因为这些特质所树立起来的武功的确可以用猛将来评价。然而，在兰提马利欧星域会战之后，他的部队中被司令官评为具有最高功绩，并据以向莱因哈特报告的不是像割草般杀敌无数的勇者们，而是在激战的旋涡中进进出出治疗、抢救、护送伤兵的医务船的组员。

莱因哈特大为惊异，坦然率直地接受他的报告，不仅给毕典菲尔特麾下的成员重赏，也给全军的医务船的组员重重的犒赏。

“毕典菲尔特那个傢伙，是不是想讨好陛下？”

“不过，能重新看待医务船的功绩也不是什么坏事。”

“没错，就算他想获得青睐，能想到这一点也相当可取啊！”

当时，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带着苦笑认同了同事这令人意外的一面。

……而这个毕典菲尔特现在以恐惧戒慎的态度跪在停止的地上车旁边。希尔德看看莱因哈特的眼睛，打开地上车的门，于是有着橘色头发的猛将更是紧张不已地行了一个礼。

“臣不才骚扰陛下，望陛下恕罪。请陛下宽恕臣的失败。”

年轻貌美的皇帝对他敬语的用法根本不关心。他只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的，群众中的共和主义者想取陛下宝贵的生命……”

群众不都是共和主义者吗？莱因哈特这样想着，然而，他也没有说出口。

“那个人怎么了？逮捕了吗？”

“在被包围之后当场举枪自杀了。杀君之大罪即使自杀身亡也不能免罪。臣将尽快查明其身份，做应该做的处分。”

莱因哈特那象是刻意描画出来的美丽眉毛因不愉快而蹙了起来。

“不要做无益的事。把他的遗体交给他的家人就好了。不可以对他的家人有任何不利的行为。”

“啊……”

“你不满意吗？你的忠诚心固然可贵，但是，如果太过了，就把朕变成了鲁道夫了。”

此语一出，橘色头发的猛将就了解主君的意思了，他毕恭毕敬地低下了头。鲁道夫这个名字不仅莱因哈特，连他的臣子们也都极为避讳。

车门关上之后，坐在又恢复进行的地上车中的莱因哈特把自己潜藏进自己的思绪森林之中，闭上了眼睛。希尔德凝视着他那长长的睫毛覆盖住白皙的皮肤上所形成的阴影模样好一阵子。

Ⅲ

对于昔日的敌人，莱因哈特当然不是毫无原则的宽大。对他来说，那一天的最后一件公务便是接见暗杀姜·列贝罗的那些人。其他的提督都被分别指派去管理市内的治安工作和设施的任务，所以在皇帝身旁的军部最高首脑只有阿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一级上将。

接见暗杀者的莱因哈特从一开始就无意隐藏其轻蔑的意思。他傲然地交叠着修长的脚，睨视着洛克维尔上将及以下的一个个叛乱军官。他以远低于冰点的冰冷声音对着那些笨拙地跪在地上的男人们说道。

“拨出来接见你们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再贵重不过的。我只想问你们一件事。当你们做那种事时，你们的羞耻心到底放在哪里？”

洛克维尔勉勉强强地把充满动摇和不安的脸朝向年轻的霸主，但是要对抗那对冰蓝色的视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陛下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一群不知羞耻的人吗？陛下。”

“如果你们听起来还有其它意思的话，那大概是朕的说法有欠高明吧？”

“在陛下身旁的法伦海特提督以前应该也是贵族联合军的一员大将。现在也改变了志向投效陛下了。那么，臣觉得陛下应该也可以给我从前宽大的

处置。”

莱因哈特冷冷地笑了。

“听到了没？法伦海特，这些人自称和你是同类呢！”

“……实在是臣的光荣。”

在两个王朝中都享有勇将之名的提督，蓝色瞳孔中飘浮着愤怒的蒸气，逼视着眼前的降伏者。当他身为大贵族联合军的一员时，善尽职责做一个指挥官，在他对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的无能和狭小气量感到失望时，他也不曾想过把公爵出卖给敌人的事。而现在被这些暗杀列贝罗的人比为同类，他的不快自然不在话下。看着他的表情，莱因哈特点了点头。

“好吧！法伦海特，联的看法跟你一样。本来，在战场之外接触流血事件并不是你的本意，但是，现在朕授命给你。你就是负责料理这些肮脏的两脚兽，至少我们应该保持宇宙的一角有块干净的空间。”

“是！”

皇帝的话才说一半，那些投降者已经变了脸色站了起来。法伦海特举起一只手，四周的武装侍卫便在十一个男人周围筑起了一道人墙。

“给我法律的保护……”

投降者们的悲鸣在法伦海特的斥喝下弹回去了。

“前王朝的情形如何我不知道，不过，罗严克拉姆王朝并没有保护背叛者的法律。不用作无益的请求！”

“……伯爵小姐预料得没错。这些败类果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被法伦海特及其部下带走的那些暗杀者们的悲鸣及抗辩、请求的不愉快三重奏回荡在空气中渐行渐远之后，莱因哈特这样说着，把白皙的手指头抵在洁白的牙齿上。希尔德一直忍着恶心的不快感微微地咳了一下，充满感想和自省味道地喃喃说着。

“我觉得大概人类都会做出远比自己能想到的更卑劣的事情。如果在和平的顺境中或许就不会有这种自我的再发现了……”

莱因哈特瞳孔的深处摇曳着冰蓝色的阴霾，被刚毅的外表所紧紧包裹着的纤弱灵魂，一小部分接触到了外界的气息。如果把“卑劣”这句话换成“愚劣”的话，他也是一个被囚禁于炼狱的罪人。他自己比谁都知道这个事实。

“……如果把那些畜牲比作下水道中的淤泥的话，那么，在马尔·亚迪特阵亡的那个老人就像是洁白新雪子。”

他之所以会晃着金黄的头发这样说，或许这是他自己也不能不注意的逃避行为。尽管如此，他可是从来就没有说过谎的。

“不死鸟会从灰烬中复生。没有烧死的就不能再生了。那个老人很明白这件事。处置那些傢伙以慰那个老人的在天之灵吧！”

莱因哈特以优雅的动作回过头来看着身旁的部属们。

“能不能帮朕拿一杯白酒来，艾密尔?”

少年侍从行了一个礼之后，以几近跑步的速度从皇帝面前退下。不久便拿来一杯倒满近乎透明液体的水晶杯，恭恭敬敬地呈给主君。

但是，莱因哈特并不是因为自己想喝才要酒的。从艾密尔的手中接过水晶酒杯之后，年轻的金发皇帝将他修长而优美的身躯面对着窗户，温柔地翻过手腕。白酒便缓缓地从玻璃窗的表面流下来，浸湿了被夕阳笼罩了一半的庭园景观——这是莱因哈特献给死者的花束。

第二天，皇帝的布告发布下来了。

“即使是以前和帝国为敌作过战的人，对同盟军战死者的遗族及伤病士兵们，帝国政府都将予以宽厚的待遇。现在已不是以个人的憎恶来推动历史的时候了。对待遇不满的人，或者是目前生活穷困的人都可以尽量提出申请。”

接到这份布告时，同盟政府的官僚们所受到的冲击不可谓不小。自己不只是被对方的军事力量打败，同时民主共和政体也可能毁于一个人的器量、深刻的恐惧动摇着他们的心志。如果是被敌方施以毫不留情的报复，同盟人民还可能对专政者产生反弹，但是这种反其道而行的宽大待遇却象融化冰块的阳光一样足以粉碎人们的反抗意志。

政府或军部的高级干部中相继有人转向了。莱因哈特对暗杀列贝罗的那些犯人的严厉处置让转向者产生了戒惧的心态，但是以在职务上励精图治的形态协助帝国政府的话，应该不会太刺激皇帝的洁癖吧？

没有放弃对民主共和政治的忠诚心的人以中坚阶层以下的无名军人及官僚为多。这些人大部分都尝试利用地底下的破坏活动来抵抗征服者，但是也有人公然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海尼森首都行政机关的参事官比吉亚斯·亚德拉在接获帝国军指示他提出对皇帝忠诚的誓约书时当场拒绝。

“皇帝是谁？在自由同盟中，只有由市民选出来的元首，没有什么皇帝。我没有理由接受一个不存在者的命令。”

财政委员会事务局国库课长克洛德·蒙提奉命提出国有财产的所有一览

表时拒不照办。

"阅读国有财产一览表的权利者只归于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同时负有纳税义务的同盟市民。此外，政府公务员只根据同盟的法律及自己的良心来执行职务。事实上我是一个没有胆子的人，我也很爱惜我的生命。可是，既然身为公仆，我就必须尽到一点义务。"

此外，最高评议会书记局的二等书记官克雷姆·艾帕德·诺鲁贝加在二月一日的正式记录上这样记载着。"本日一十时三十分，自称为银河帝国皇帝的莱因哈特·冯·罗亚克拉姆这个人在没有法律资格的情况下申请参观议场。"尽管帝国方面要求其删除此段文字叙述，他也拒绝所求。

这些人都成了狱中囚，但是，不久之后被知道事情真象的皇帝释放了。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男人啊！就因为象这样的男人都只任职于中坚阶层以下，所以同盟才会灭亡。不可以加害这些人。目前就只录用那些服从的人，让他们做政务官。"

虽然有这些少数勇敢的抵抗者存在，但却不致于在占领行政措施上造成阻碍，所以莱因哈特才得以使其个人的感动或感伤实体化。

不久，几个证言及证据显示，已故高等事务官达列肯普的首席副官伍德·迪特得·芬梅尔教唆洛克维尔上将等不满分子暗杀列贝罗，知悉这件事的莱因哈特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命令缪拉揪出芬梅尔，盘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不名誉的事？芬梅尔回答是为了怕皇帝烦恼，莱因哈特一听即尖锐地斥责了他一顿。

"你的用心值得称道，可是，如果你真是用心良苦，就该制止达列肯普的轻率举动。现在你难道还想用这么笨拙的方式来获取朕的欢心吗？"

当天，莱因哈特立刻下决定把芬梅尔撤换掉，让他回帝都奥丁去。

Ⅳ

于是二月二十日，"冬蔷薇园的勒令"公布了。因为令文是在位于海尼森的政府机关地区一角的国立美术馆广大建筑用地内的冬蔷薇园公布的，所以才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但是正式的名称则当然象一篇散文一样冗长，叫"新帝国历二年二月二十日的勒令"。这个名称虽不致于让人家产生误解，但却无法诉诸于人们的感性，反倒是通称被长久地记忆下来。

守侯在皇帝后方，注视着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同时又负责警备工作

的缪拉永远记得浮现在绿灰色背景中的金黄和鲜红色彩。渥佛根·米达麦亚、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两元帅分侍左右两侧，从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手中接过勒令书，站在帝国军和同盟政府高官前的莱因哈特，看来就象把所有星座的光辉都凝缩于一人身上，让人想起了冬蔷薇中的王者之花，似乎被拟人化了一般。暮色急速而浓烈地罩下来，在人们的实体及影子一体化的当中，只有莱因哈特金黄色的头发还闪闪发着光，好像是他把最后的一道阳光都收卷入自己的头部一样。

"银河帝国皇帝，我，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此宣告。自由同盟已经丧失了悬挂这个名称的实质，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从今天开始，正式地统治人类社会政体的就只有银河帝国。同时我要在此公认，在过去的历史中因'不名誉的叛乱军'名称而抹杀了自由同盟的存在……"

罗严塔尔毫不露痕迹地、嘲讽地动了动嘴角。皇帝的宣告是何其辛辣呀！同盟在名实俱亡之后，才由帝国的最高权力者承认它的存在。那么过去的存在……。那似乎只不过是装饰着行尸走肉的虚妄花束而已。

发布完勒令的莱因哈特，视线游移在庭园上方。以前历代的同盟元首散步、聚集支持者举办园游会的这个庭园，虽然远不及新无忧宫那令人咋舌的壮大，但还是个很值得人观赏的地方。

鲜红、白、淡红、淡黄色的冬蔷薇在隆冬中仍然娇艳地绽开着花朵，仿佛在地上筑起了一条美丽的彩虹。在这座庭园中附设有一栋二楼建筑的客房，莱因哈特想把那里当成他在海尼森逗留期间的别墅。人们都知道他的旗舰极其优美、率领的军队极为雄壮，但是他在私生活方面却极其简朴，甚至对豪华的邸宅有厌恶感。他对庭园有几分兴趣，但是他仍然比较喜欢接近自然的景致，反而对几何学式的人工美没什么好感。在自由同盟的文物当中，这座冬蔷薇园是他喜欢的少数几个建筑之一。如果要把它说成王宫未免太夸张了，总之，他是决定把这里当成他今后的别墅了。

罗严塔尔元帅的副官艾密尔·冯·列肯道夫少校在上司耳边说了些什么话，统帅本部总长点了点头，请皇帝回到目前寄宿的旅馆去。当天晚上，一千名以上的高级军官聚集在一起举办庆祝会，由于时值隆冬，当然不可能举办园游会。当皇帝迈开脚步时，紧紧地围在冬蔷薇园四周的五万多个士兵们，在没有人发号施令的情况下发出了欢呼声。

"皇帝万岁！"

"吾皇万岁！"

“莱因哈特皇帝万岁!”

将兵们的狂热虽然显得有些凌乱，但却形成了强而有力的合唱天顶，罩住了帝国的所有军队。伫立在皇帝四周，身经百战的勇将们在这个时候也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正置身于将永远被流传，以黄金刻刀雕于历史上的伟大一刻，他们得意洋洋地凝视着“冬蔷薇之王”。

终于走到这里了。莱因哈特在心中喃喃自语着。旧同盟的首都现在只不过是位于他广大的支配地末端的属地而已。以前他踏上这块土地时还只是高登巴姆王朝的廷臣。然而，现在他是皇帝。尽管还不至于说到了神圣不可侵的地步，但他实实在在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存在实体。

但是，事实上，如果他那一半看不见的羽翼没有因为他本身的罪过而折断的话，他应该还可以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强大的权力者。莱因哈特象是要拂去这个伤痛似的扬起了一只手，士兵们仿像仰视着笼罩着大地的太阳般地奔腾着感情，继续赞颂他们的皇帝。

翌日四月二一日，莱因哈特在成为暂时大本营的一个房间里召开最高幕僚大会，他想率领自己的军队继续伊谢尔伦要塞再夺取的作战行动。他的想法是，鲁兹失去的东西要由他自己去要回来。

罗严塔尔承认年轻主君的霸气的确叫人折服，可是对杨威利的奇谋也不能没有警戒之心。或许杨已经订定了策略等着被激起不平之气的莱因哈特亲自率军出击也不一定。这种危险是必须加以避免的。

罗严塔尔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想法是很奥妙的。皇帝的败北和失策正是他抬头的契机，就他的里心来说，他应该平静地旁观莱因哈特的破灭的。然而这个时候，他却衷心地提出了他的谏言。

后世的历史学家对罗严塔尔这个人的评价不甚单纯也是有其道理可循的。因为连他自己本身都对自己的心志感到迷惑。

“我们的皇帝啊！如果您有什么万一，我们的新王朝将会解体，时代也将失去旗手。请暂时回费沙再从长计议吧！杨威利就请交给属下和米达麦亚两人去讨伐!”

“罗亚塔尔说得对。陛下的亲征主要也是为达到目的而行，至于前线的行动就请委交给我们，请您休息。”

米达麦亚热心地支持着朋友的进言。他很担心这几天莱因哈特常常因为过度劳累而发烧的事情。

“朕无意横夺你们的武勋，但是朕跟杨威利之间必须亲自解决。朕想那

个男人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这个时候要求发言的是皇帝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

"陛下，两个元帅说得没错。请您先回费沙去。因为唯有陛下亲自坐镇，费沙才能安定，也才能巩固基础，成为全宇宙的中心。"

这个时候，莱因哈特的霸气似乎被刺激向负面的方向似的，他那冰蓝色的眼睛中充满了锐利的光芒。

"玛林道夫伯爵小姐，太过慎重就会变成优柔寡断。如果朕在失去伊谢尔伦的情况下就回去的话，反帝国势力会认为杨威利是不战而胜，结果就把杨当作偶像而集结到他的身旁了，不是吗?"

"陛下，请您想想看。如果杨威利在战术方面有万全准备的话，或许他就会潜藏在伊谢尔伦，坚守该地。这等于是把回廊的两端交由我们帝国军支配，在战略上就不可能造成什么结果了。"

莱因哈特低声地笑着。

"你说的太远了。这不象是伯爵小姐说的话。杨威利已经占据了艾尔·法西尔了，这不就意味着他控制了回廊的出口了吗?"

希尔德一点都没有胆怯之意。

"话是这样说的没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满足战略层面上的条件却变成了战术层面上要求过度的支持了。杨威利的战力光是用来防御伊谢尔伦要塞就已经嫌不足了。要以这种微小的兵力再去确保艾尔·法西尔军事上的安定实在是极为困难的事。即使他有着那么卓越的智谋。也就是说，杨威利目前处于难以同时满足战略的构想及战术的条件这两方面的状态。只要他没有办法整合这个矛盾，我们就有讨伐杨威利的机会。"

"杨说不定会让这个矛盾整合哦!"

虽然嘴巴上是这样反驳，但或许是也无法否认希尔德的辩论吧?皇帝的语气已经不再那么强了。

结果，莱因哈特放弃了亲征伊谢尔伦的行动。至少暂时是这样决定的。之所以让他做这种决定，原因固然是希尔德的有力说服，一方面也是因为从费沙方面来的报告书使然。

第八章　前途遥远

I

“神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是亚列克斯不怎么有独创性的感怀，但是在这一年的年初，自从完成了“离家出走的儿子回头”回归伊谢尔伦要塞的壮举之后，杨舰队却常常有许多结伴而来的访问者。

所谓的福音就是由姆莱、费雪、派特里契夫所率领的舰队已经到达了，由于这些软硬体的加入，战力和人力的资源都有明显的强化，但是另一方面，一听到姆莱的名字，奥利比·波布兰等人却也私下谈着“那个唠叨的太太……”，甚至用口哨吹奏着送葬进行曲的一小节。而亚典波罗确实也如此批评“野餐变成研修旅行了。”

帝国军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在回过头朝马尔·亚迪特星域前进时曾对主张干脆一口气攻向同盟首都海尼森的部下们说道。

“我们视军人为一种天职。我们和杨威利一党不一样，他们什么事都不做，就只作战争捉迷藏和革命捉迷藏的游戏。不能做一些没原则的事。”

一竿子就推翻毕典菲尔特的说词，认为他只不过是诽谤、空穴来风的人大概在杨舰队中是找不到一个吧？因为达斯提·亚典波罗等人就自己承认“侠气及疯狂”是他们的动力来源。而且，他们甚至觉得自己这种无可救药的精神是一种骄傲。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杨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聚集了这样的部下，但结果却不得不让人相信物以类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打从宇宙历七九六年以来，勇冠宇宙的杨舰队风就这样被培育而成了。

“我觉得如果要对抗帝国军的皇帝万岁的欢呼，大概就只有民主主义万

岁了，怎么样啊?”

“现在还不能诉诸于民心。我觉得我们这边也得以司令官的名字来跟他们分胜负，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叫不出五个够华丽的人名哪!”

亚典波罗和波布兰在繁忙的军务当中交换着极不庄重的意见。

当他们在接到亚历山大·比克古元帅的讣文时，连他们这种大胆而充满活力的人都不禁在一瞬间跌入沉默的深渊中。

当要把这个消息通知给杨知道的时候，菲列特利加在沉沦于黑暗及静寂中数百秒之后，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看着镜子。当她确认了自己已经恢复平静之后，重新调整了呼吸，画了淡装，走进丈夫的司令办公室，站在一只手拿着热红茶同时还目不转睛地看着文件的杨面前。她等待着对方那对疑惑的视线移动了之后，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声调平静下来。

“……比克元帅战死了。”

杨啜了一口飘着浓郁威士忌酒香的红茶。眨了两次眼睛之后，他把视线从身为副官的妻子身上移开，凝视着挂在墙上的抽象画。

“阁下……”

“我听到了。”

在菲列特利加那卓越的记忆当中，杨从来没有过如此微弱的声音。

“这个报告没有订正的余地了吗?”

“从各个截收到的通讯波都报告了同样的事实。”

“……是吗?”

喃喃自语的杨欠缺了一股生气。年轻的学者仿佛化成了一座石像了。威士忌的香气在菲列特利加的嗅觉当中轻轻地摇曳着，她屏住了气息。杨的手掌拧碎了纸杯，烫热的红茶浸湿了他的一只手，冒出了热气。菲列特利加从丈夫的手中拿走了纸杯，用手帕擦拭着他那只烫伤了的手。

她从抽屉中拿出了急救箱。

“通知所有的舰队，菲列特利加。杨的非正规队从现在开始服七十二小时的丧。”

杨事不关己似地接受菲列特利加为他疗伤，同时下了这样的指示。他的感性受了致命的伤害，仿佛只有理性在掌管着声带似的，然而，他的精神航向却又倏地一转，声音也激动了起来。

“什么智将！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低能儿啊！就因为司令官的人格清高，所以深信不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可是我竟然无法预测到这一点。”

“亲爱的……”

“从海尼森逃出来时，就算是绑架也行，应该把司令官也一起带出来的。是不是？菲列特利加，如果我这么做了……”

菲列特利加拼命地安慰丈夫。如果要谈到比克古元帅的人格问题，那么，比克古根本就不可能答应从海尼森逃走的。比克古的死，杨没有必要负起责任。如果有任何人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有责任，那反而不就等于轻视比克古的意思及选择了吗？

“我知道了，菲列特利加，你说的没错。我太激动了。”

杨虽然这么说，可是要从巨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使是象高登巴姆王朝那样有着不共戴天的专制支配之罪的体制在灭亡的时候也有人为之殉死，更何况是自国父亚雷·海尼森以来即走在理想及人道之路上的自由同盟。如果没有一个高级官员为之殉死就灭亡的话，民主国家的存立不就没有那种价值了吗？杨虽然否定在国家灭亡时还供上人命的思想，但是，他却不能指责比克古元帅的选择。

在那个老人活着的时候，杨对他充满了敬意。现在也一样，将来更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比克古的年龄大小并不足以构成任何堪慰生者的要素。虽然他已迈入老年，但是距离医学上的平均寿命却还有一五年以上。但足堪告慰的是没有人能否认他的生涯是极其充实的。所有的部下们也都和杨有共同的想法。

先寇布为老人的生涯及冥福而干杯。施恩·史路则把他干枯了十五年之久的泪腺机能全部开放了。梅尔卡兹肃然地竖起了军服的衣领。姆莱对着遥远的海尼森方向致礼。那有一半是献给相当于为比克古殉死的邱吾权。亚典波罗继姆莱之后和先寇布对饮悼念故人。

尤里安一方面感到伤心，一方面又担心杨的伤心，这种双层作用使得他沉入了无彩色的世界中。

连奥利比·波布兰也关起了经常保护源源畅通的阔达之泉，减少了他的说话次数。自称“无节操及无区别的混血儿”、又被达斯提·亚典波罗等人批评为“如果有麻烦一定会掺一脚，如果没有麻烦，就自己撒下祸乱种子”的波布兰，让寒冬的冷风吹拂着他那本来就不是生来装出不高兴表情的五官，在暂时丧失了生气的要塞内默默地踱着步子。

亚列克斯·卡介伦极为担心大伙意气消沉的模样。在他自己的消沉告一

段落之后，他对着夫人摇了摇头。

“以快活、厚颜无耻著称的这些人，可不能再这样郁郁寡欢啊！”

夫人此时正点燃在伊谢尔伦被帝国军占据了一年都没有被使用过的老旧炉子新的生命。

“人家又不都象你一样，神经线象是用钢索做成似的。比克古元帅是一个好人，大家的反应是很正常的。”

“我可是好意才这样说的。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适合这种阴沉沉的气氛。”

卡介伦把自己排除在外这样评论着。再怎么说，他也是杨舰队的一员。他深信自己是其中唯一正常的人。

“你只要担心补给和会计的事情就好了。如果他们是那种遇到这么些问题就再也站不起来的人，那么，打一开始他们就不会反抗同盟政府，和帝国从事革命战争了。因为他们知道，照着权力者的话去做就可以轻松过日子，却还宁愿自己找苦吃，同时又把事情弄得象在过节一样热闹。”

“你说的没错，真是一群笨蛋！”

“一个都不例外。我会成为后方勤务本部长的夫人是拜谁所赐啊？”

“嗯！”这么一句话使得曾拒绝做后方勤务本部长的男人显得极为狼狈。

“你不是没有反对我做的事吗？在我递出辞呈回家的时候，你已经把行李都装进行李箱中了……”

夫人仍然不动声色。

“当然。如果你是那种为了守住自己的地位就丢下朋友不管的人，我老早就跟你离婚了。因为做为一个女人还得硬着头皮对自己的孩子说自己的丈夫是一个没什么友情的人，实在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当卡介伦话还在嘴巴里冒泡时，夫人已经熟练地把刚烧好的奶油鸡派从炉子移到桌子上了。

“哪，亲爱的先生，请你去把杨夫妇请过来吧！活着的人得帮着把死去的人的那一份给吃掉。”

发现杨舰队这个广场不能欠缺过节气氛的事实不比卡介伦晚的人大概就是奥利比·波布兰了。接到坏消息的当天，和大家一样陷入愁云惨雾中的他，在两天之后就卸下了心理上的丧服，决定全力着手舰队的心理再建设。他为了营造气氛，便把大量的威士忌倒进咖啡杯里。在服丧期间是不能公然地喝

酒的。

“尽管如此，我们的元帅还是一样情绪低落啊！”

贝伦哈特·舒奈德责备他的做法有欠妥当。他不是一个无情的男人，但是，因为他几乎没有和比克古见过面，所以要恢复精神不需要波布兰的帮助。

“你好像把你们自己的司令官当成奇珍异兽一样……”

波布兰并没有直接的回答。

“比克古元帅以前对同盟军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老爷爷。虽然得用过去式来说是一件叫人遗憾的事。悼念他是很自然而且理所当然的，但是，还是得想个真正告慰灵魂的好办法呀！”

“什么意思？”

“和帝国军作战并且打胜仗。”

“我觉得没有正视各种技术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的好……”

“技术就交给我们的元帅去想好了，因为他只有这个特长而已。”

舒奈德觉得波布兰这种可能会遭来他人白眼的言词中充满了夸示、敬爱、揶揄等各式各样精神作用的和音。

“可是，舒奈德中校，说来你也不怎么聪明嘛！如果你留在帝国军或许还可以在皇帝莱因哈特身边得意呢！”

舒奈德只是冷淡地笑了笑，他并不想回答波布兰那充满了挑拨性的问题。如果他有兄弟的话，或许他会说服自己的兄弟待在年轻的主君身旁活用自己的才干，但是他自己本人则打算随着身为败将的梅尔卡兹到任何地方去。皇帝莱因哈特有许多忠实的臣子。而梅尔卡兹至少也该有一个他这样忠诚的部属才对……。

Ⅱ

宇宙历七九九年五月，“巴拉特和约”成立之后，历史的激流并没有因此就静止了。同年的八月，杨威利抗拒同盟政府的策略逃离了首都，同月，帝国军的瓦列提督击溃了地球教的总根据地。历史的洪流仍然不断地往前推进。

但是一进入宇宙历八百年，伏流似有一口气奔腾向地表吞没万物的态势。在这之前的四个月，虽有无数的意思和行为上的小爆动连锁出现，但是

却让人有奇妙的静止感，原因或许在于前后出现的喷火热及光太过巨大之故。只能看到事情表面的人或许会认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离开了行星费沙到了同盟首都海尼森，无所事事浪费了许多日子，而杨威利也只是在逃离海尼森之后再度夺回伊谢尔伦要塞而已，之后就没有什么新的建树了。

会有这种想法的人或许是认为皇帝一发号施令，一千万的大军就可以不要有舰队编组、补给等的准备，即日就可以行动了；这种人或许也不了解在战场上施行战术之前也要有战略立案的时间好去整备最合适的环境。莱因哈特的帝国军和杨威利的革命军规模虽有大小差异，但是补给体制的确立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帝国军而言，从费沙而来的漫长补给路途及确保大量物资的辛劳都不是寻常的工作。不管是在名誉上或是在政略上，这些物资都不容许被掠夺。到于杨威利这一边的问题是，艾尔·法西尔的生产力及伊谢尔伦的储备物资，目前虽然可以完成充分的补给，但是要迎战帝国军就必须强化战力，而如果兵力增加，补给能力就会超出界限了。一想到要面对这种严重背道而驰的条件，亚列克斯·卡介伦要头痛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杨威利则处于无法使战略上的构想及战术上的条件两全其美的困难立场——看清这一点的是皇帝莱因哈特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但事实上，这个时候的杨还受着政治上的惩罚。再加上他不再是革命运动的最高指导者，他只是把自己定位于在革命政府的实战部门中的专家而已。

这个情形看在华尔特·冯·先寇布等人的眼里简直是令人咋舌不已的绕远路做法。

“非常时期应该用非常的策略！”

这是先寇布的意见，在这三年里，他经常劝杨去掌握权力。

“虽然他会告诉别人信念是一种有害无益的东西，但是他自己却比任何人都要顽固。所谓的言行不一致就是说他这种人。”

尤里安·敏兹曾经这样说。他对先寇布三年来不死心的执拗也有一份感佩。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将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打倒的——接到比克古的讣闻时，华尔特·冯·先寇布这样想，但是他并不想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平常他和别人对事情的评价虽然有距差，但是这个男人也不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该搬弄自己的毒辣唇舌，什么时间、地点又该三缄其口。

唯一的例子是他对尤里安透露丧失实体化的机会构想。

“如果比克古老爷爷还健在的话，就可以将他老人家推上新政权的宝座，

下面就安置你的保护者来掌理军政。现在说来都太迟了……”

对尤里安而言，这也是一个既新鲜又具魅力的想法。但是他不认为已故的老元帅会同意站上权力的顶点。

而提出这个构想的先寇布，在不久之后也面对了自己的问题了。

卡琳，也就是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伍长应该说是毅然决然吧？她提出了和父亲见面的申请。事情至此，不管如何，半年来拒绝接触的不自然似乎要画下休止符了。

出现于先寇布办公室的卡琳穿着无形的两层、三层甲胄，似乎处于临战态势。她拘谨地敬了礼，僵硬着表情、一本正经的态度在说明了她的紧张。先寇布在内心打量着，觉得这些行为都不适合这个十六岁的少女。

“下官在夺取伊谢尔伦要塞作战之际曾志愿参加，但是担任实战指挥官的阁下您却将下官由名单中剔除了。下官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希望阁下能给下官一个理由。”

很明显的，卡琳是事先准备好了台词再照本宣科的。先寇布微微嘲讽般地笑了笑，因为他知道，就算要收入场费，他的同事亚典波罗也一定想亲眼看看这个场面。他一点都不在意少女这样的盘问。

“我完全是就作战的需要来论事的。所以不只是你，凡是没有肉搏战经验的，我都没有让他们参加。事情就是这样而已，有什么奇怪的吗？”

卡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从各方面看来，她的视野还太狭窄了，她还没有足够的思绪去考虑除了她本身之外没有肉搏战经验的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唔，这是前提。事实上，我可不愿看见漂亮的女孩子挥舞着兵器的样子。”

先寇布补充说明的态度正是卡琳最不想见到的。

轻薄而不实际的风流男人。

“……您在追求我的母亲时也是这个调调吗？”

被这个急速上升的声调吓了一大跳原是卡琳自己，她的父亲则是眉头皱都不皱一下。先寇布重新审视了站在桌子前面的女儿。

“这就是你要求会面的真正目的吗？”

咋舌般的声音使卡琳处于动摇之前的状态。

“真是扫兴。如果你是想责问我做为一个父亲的责任的话，应该一开始

就提出来的。根本不需要跟我扯什么作战指挥的事情。”

卡琳羞红了脸。热度遍布全身，脸上的细胞仿佛要燃烧起来了。

“您说得没错，真是失礼。我就再问一次，您爱过我的母亲——艾莉莎贝特·冯·克罗歇尔吗?”

“要拥抱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人生岂不太苦短了?”

“就只是这样吗?”

“被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所拥抱，人生也是太苦短了。”

卡琳打起精神伸直了背。她的关节没有发出声音真是不可思议。

“阁下，谢谢您赐给我生命。可是您对我没有养育之恩，我也找不到敬爱您的理由。我听从您的忠告，清清楚楚地把话说完了。”

先寇布和卡琳的视线正面相对，不久，父亲移开了自己的视线。他的表情虽然用公职人员的身份加以掩饰了，但是从那些微微的隙缝中却依稀可见苦笑和迷惑的光芒。他之所以把视线移开并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他不认为有必要因为这段会话而造成彼此的困扰——这是卡琳感性的推断。卡琳遵照形式上的要求，行了一个完美的敬礼，然后转过身体，按捺住狂奔而去和回头看的双重冲动，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Ⅲ

华尔特·冯·先寇布和奥利比·波布兰是杨舰队中的“家庭道德和良知的敌人”两大巨头。如果要问谁比较恶质，他们两个一定都会毫不犹豫地推荐对方。宇宙历七九九年，这两个英雄隔了半年之后再碰面了。

“呀！我敬爱的长官，知道战友还健在，这真让下官兴奋莫名啊!”

波布兰一见面就打这样的招呼。而先寇布也不甘示弱地回道：“回来得真是时候。如果没有波布兰中校，我的兴趣就要减半了。”

根本不想成为陪衬先寇布的击坠王现在还有一些充裕的时间让他隔着桌子凝视着对方。他的眼光露骨地说着：“我就算要撒种也不会做出让种子开花结果的蠢事来。”

“……因此，很抱歉，我稍微了解您家小姐的境遇。”

波布兰刻意强调“您家小姐”的发音当然是带有嘲讽、怪罪的意见，但是先寇布的脸皮就象伊谢尔伦要塞的外壁一样，厚实地保护着他的内心世界。波布兰旁敲侧击。

“卡琳是一个好女孩。不象她父亲，虽然她还没有成为一个好女人。”

“不，我也觉得她是一个好女儿，因为她没有花到我一第纳尔（货币名）的养育费。”

“说不定她会把今后的精神慰问费一并算进去哩！还是早点觉悟得好。”

给了对方这样辛辣的嘲讽斩击之后，波布兰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表情和语气。

“先寇布中将，老实说，那个孩子根本不晓得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而且她也不知道如何确切地去表达出来。我觉得身为长者的，应该引导出一条出路。或许我这样说有失礼数……”

“呀，真是一个值得回忆及纪念的一年啊！就我所知，这是你第一次说出这么有良知的话哪！”

“那是因为啊，女儿不应该背负父亲的罪。”

如果换成别人，这句话或许就命中要害了，可是先寇布不但淡然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他还厚颜地加上了这句话。

“说得完全正确。如果要让我再补充说明的话，我希望她不要因为是我的女儿就有撒娇、耍赖的想法。”

“何其严峻的父爱呀！真令人胆寒。”

年轻的击坠王不得不承认自己稍微有了一点防御的姿态了。即便是奥利比·波布兰这样言词犀利的人，在先寇布面前都占不上优势，更何况是稚嫩如卡琳者，全面溃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先寇布对着作势站起来将离去的波布兰丢下最后一句话。

“对于这件事，你似乎从中出了不少力，真是有劳你了，不过，我倒是有一件事要请你改正。”

“什么事？”

“听说你四处把我说成不良中年，可是我还不到中年哩！”

……半个小时之后，波布兰潇洒地出现在卡琳面前。在军港的瞭望区无聊地凝视着舰艇群的卡琳，看到青年军官赶忙行了一个礼。在场的几个士兵站起来离开现场，或许是因为客气，不过那一定也是基于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使然。卡琳没有注意到，而波布兰则无意去求证。

“怎么样，跟父亲见了面之后的感想？这样的结果很令人失望吗？”

“不，倒不至于。因为早就知道他是这种人了，现在也不觉得有什么失望的。”

“说的没错。不过，我想告诉你，卡琳。”

年琼击坠王的绿色瞳孔中闪着深思的光芒。

“就我所知，部队里的人在家庭方面堪称安定、幸福的大概就算卡介伦家的莎洛特·菲莉丝了。其他的人多多少少都是在不怎么愉快的环境下成长的。”

波布兰无意义地触摸着黑色扁帽。

“以尤里安·敏兹为例，如果他的双亲都还健在的话，他就不用在杨威利那种患有社会不适应症的家中成长了。他并不见得比你幸福到哪里去。”

“中校。”

“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起尤里安·敏兹中尉？”

“难道你认为以华尔特·冯·先寇布为例子比较好吗？”

“……”

“他自小就从帝国亡命来此，境遇不能说是很安适的，他也……”

说着说着，波布兰打断了自己的谈话。他似乎发现到自己为先寇布辩护是一件极不合理的事情。

“……啊，不管怎么说，卡琳，把不幸当成一种商品来看待并不符合我们舰队的风气，也不适合你。即使是你不喜欢的人也不可能永远都活着……”

话说到一半，波布兰好像突然想起了离开世界的战友。

“伊凡·高尼夫这家伙竟然背叛了我。我一直认为他是那种杀也杀不死的人哪！”

卡琳不由得重新审视着波布兰的表情，但是年轻击坠王的喜怒不形于色，所以卡琳的洞察力根本还无法透视他真正的情绪。波布兰小心地重新调整黑色扁帽的角度，一边站了起来。

“如果没什么差错的话，先寇布那个不良中年会比你早走二十年。和墓石和解是一件很没意义的事。”

说出“中年”这两个字时，波布兰的口气尽管是说笑却也欠缺那种纯朴性。

波布兰在军官俱乐部拟定国丧之后的训练计划时，尤里安进来和他同坐。尤里安对于波布兰的咖啡杯中窜升起来的酒精烟雾不予批评，不过他知道波布兰和先寇布父女谈过话的事情。

“家庭访问烦劳您了。”

波布兰戳揉着尤里安亚麻色的头发。尤里安似乎也可以让精神恢复过来了，但是击坠王判断他大概还正在做最大的努力当中。

“越来越象伊凡·高尼夫一样可恨了。最近似乎进化到先寇布中将的等级了。真令人伤脑筋哪！”

“真是对不起了！”

“啊，算了，在还算纯真时还有得救。”

“对了，对于使先寇布家维持和平的事情有没有什么方案?”

“典型的模式就是女儿的生命有了危险，做父亲的舍身相救，结果使女儿心门大开……”

“还真是典型的模式呢！”

“立体电视剧的剧本家们几百年来一直寡不知耻地使用同样的模式。总归一句话，人类的心理从石器时代开始就没什么改变。”

“就算生在石器时代，中校也一样会是个有名的风流人士吧?”

波布兰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答复，尤里安已经不在意了，因为他的精神机能，包括听觉精神已经伸向其它的方位。

尤里安想起了有着“淡红茶色”的头发、蓝紫色的眼珠，充满了挑战的活力及生气的表情。对这个年轻人来说，这个思绪并不会让他觉得不愉快。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同年龄或比他小的少女会让他有这种情绪反应。

但是尤里安还无意在自己这张心灵的草图里着上任何色彩。在半年前他才怀着多多少少受到伤害的心情看着菲列特利加和杨结婚，他觉得如果自己现在就搭上另一艘感情之船，那未免失之轻薄了。第一，他没有自信卡琳对他会有好感。

Ⅳ

三天的丧期结束之后，姑且不论内心的感触，杨威利毕竟伸直了脊背，抬起头来走出悲伤了。若要引述卡介伦的话，或许就是杨好不容易产生了立于上位的自觉了。

事实上，杨总不能一直悼念夕阳之美而不思有任何作为。更活跃、更强烈的太阳正从对面爬升上来，人们不能袖手旁观等待酷暑的到来。比克古元帅这道坚固的堤防已经崩坏了，皇帝莱因哈特的霸气必定会形成一股灼热的

怒涛袭卷整个同盟领土，趁机破坏老旧的体制。

丧期结束，杨左手上的绷带也拆下来了。电子治疗使受到伤害的皮肤细胞活性化，而从某种象征意义上来说，杨的脑细胞也从黑暗的寝室中跳脱出来了。看着恢复知性活力的杨，菲列特利加心中雀跃不已，她觉得是比克古元帅抓着杨的衣领，把他从昏迷的地下室中拖出来。

战略立案和部队编成、以及艾尔·法西尔之间的联络虽然繁忙，但是杨也没有牺牲喝红茶的时间。这就是杨之所以为杨的原因所在。

"菲列特利加，我现在注意到一件事。"

某一天，杨把飘着香气的红茶抵在下巴对着妻子说道。

"也就是说，列贝罗议长是不是会被曲意逢迎帝国军的军部叛徒所暗杀?"

菲列特利加没有说话。她的眼中映着正在把玩黑色扁帽的丈夫。

"他们真的会做到这种地步吗?"

菲列特利加这样说并不是提出反论，她是为了让丈夫说得更详细。杨停下了把玩扁帽的手。

"因为列贝罗议长自我设限了。当然，列贝罗议长自有他的正当性，他也不是只求取自己安泰的那种人，但是一定会有人误解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皇帝莱因哈特对失败者和降伏者虽然一向都予以宽大的处置，但是，如果有人误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而弃羞耻心及自尊心于不顾，准备礼物以求荣的话，他必定会不假辞色的。

过了几天，巴格达胥上校传来了有关首都的状况报告。他为了从旁截收通讯波，还特地从艾尔·法西尔出动了情报收集舰往首都方向去。

"自由同盟的元首姜·列贝罗被部分的军人暗杀了。崛起的部队向帝国军提出了降伏的要求，于是帝国军得以在毫无阻力的情形下进驻海尼森。"

接到这个消息，杨又对妻子及尤里安预测道。

"那等于是他们自己签下了自己的处刑命令书了。皇帝莱因哈特绝对不会饶恕他们的丑行的。"

两三天之后，暗杀列贝罗的所有人员都被枪杀的情报传了进来，但是杨已经不再表示任何的关心了。或许是因为国父亚雷·海尼森的理想衰死之事在杨自己逃出首都时就已经很明显了，而在比克古元帅的讣闻的冲击当中，杨也已经调适了同盟这个国家灭亡的心情。还有许多比这件事更重要的课题

等着他的裁夺。

“整个宇宙都承认皇帝莱因哈特和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宗主权。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保住一个恒星系的内政自主权，使民主共和政体存续下去，准备将来的复活工作。”

在杨说明其基本的构想时，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首相罗姆斯基医师显得不怎么有兴致。

“难道跟皇帝的专制权力妥协了吗？这些话不象是出自民主主义的斗将杨元帅的口中哪！”

“多样性的政治价值观正是民主主义的精髓。不是吗？”

一个军人必须对政治家解释民主主义的愚蠢性，让杨在内心大为叹息。由于从伊谢尔伦到艾尔·法西尔的超光速通讯网完全在杨舰队的控制下，所以他们之间可以做这样的会话，但是却不能保证会话一定会有某种成果。

罗姆斯基医师担任独立政府的首相可说是充满了精力。他是一个不折不扣、具有良心并且充满责任感的革命政治家，但事实上，杨也不得不承认华尔特·冯·先寇布的毒辣评语“球打得再怎么远，只要是界外球都一样没有分数”是有其道理在的。一听到海尼森完全被控制住，同盟最后的元首横死的消息，他就惴惴不安地把杨叫过来，针对帝国军攻略艾尔·法西尔的可能性要求杨做某种形式上的保证。

“我觉得这种事情早就可以预期的。”

杨的语气中稍稍掺杂着毒气般的调味料。就因为现在皇帝莱因哈特即将发动全面攻势而心志产生动摇，这样的组织竟然还称为独立政府、还叫嚷着再革命。所以杨在某一方面允许莱因哈特的主权。他想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满足其理想。

总而言之，他们也有意让杨把莱因哈特打倒在战场上，以民主国家统一宇宙的梦想为素材，交给杨去管理。而他们则手拿刀叉，坐在罩着有刺绣花样的餐桌前等着。所谓民主主义并不是成为一间叫作政治的高级旅馆的宾客，而是必须先靠自己的力量建起小木屋，靠自己的力量生火，一步一步慢慢来的。

“回想起来，如果杨元帅在巴米利恩会战中将皇帝莱因哈特打倒的话，万事就 OK 了。反正同盟政府是灭亡了。如果当时这么做了，至少我们现在就可以避免面对目前这么大的危机了。真是可惜啊！”

杨没有做任何回答。即使罗姆斯基医师的发言在表面上化了一层浓浓的

妆，但是杨也明白去掉浓粉的一张素脸究竟隐含着什么意义。看到杨的表情，罗姆斯基说了一句不必要的“开玩笑啦！”结果反而使得杨更不愉快，又看见杨这种表情的罗姆斯基事后对朋友说道“杨元帅比我想像中的更没有幽默感。”至于杨则觉得“真令人受不了”，但是现在也无法对罗姆斯基进行再教育了。

“杨威利放弃了同盟政府的列贝罗之后所做的新选择便是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罗姆斯基。结果我们不得不承认杨没有识人之眼。”

后世的部分学者所做的这种评价或许有欠公正性。杨是被列贝罗所排除的，而不是他个人有选择地放弃了列贝罗；而他之所以选择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是基于可以同时满足政治思想及战略构想双方面的最低限度考虑，他并没有宣誓效忠罗姆斯基个人。如果杨有意过着安逸、享乐的生涯，那么他大可以成为万人之上、赏识人才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臣下了。或许他的这种选择不仅杨个人可以尽情享受安逸的生活，对整个宇宙的——完全在专制政治的支配下——和平都会有极大的贡献。而杨自己的生涯也无法从这种深度的矛盾及自我怀疑中解放出来。

V

杨把尤里安·敏兹和奥利比·波布兰从地球带回来的光碟这件事放进了记忆巢的最底部，盖上了盖子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成功地将伊谢尔伦要塞又夺回来之后，比克古元帅和列贝罗议长的讣闻又相继传了进来，结果一再错失检证的机会；再加上地球教也被帝国军的瓦列提督歼灭了，收集与地球教相关的情报就不那么紧急了。

极端地说来，杨也不能否认尤里安和波布兰能平安回来已经很令他感到满足了。尽管如此，这件事从脑海边际涌向中心部分的抗议声还是时有所闻，因此杨拨出了一部分时间来检证光碟的记录。菲列特利加、先寇布、尤里安、波布兰、波利斯·寇涅夫、马逊、姆莱等七人列席。而当他们只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时，就惊愕地面面相觑。因为光碟中所记录的是费沙自治领区和地球教之间长达一世纪之久的关系。

“也就是说，表面上是费沙，暗地里其实就是地球教。是吗？”

“这么说来，我们和费沙的商人合作不就等于和地球教的教徒们大跳贴面舞了吗？”

波布兰以不致于说是狠毒但明显地包含着针刺的视线凝视着波利斯·寇涅夫，无言地要求解释。

“不是开玩笑的，我可不知道这种事啊！如果我跟地球教有那么好的关系，那我就可以把巡礼者送到地球上去了。”

波利斯·寇涅夫说得也有道理，他在地球教本部时曾帮助尤里安和那些疯狂的信徒们火拼。费沙被解释成有骨子里和地球教有着深厚的关联一事，立足点未免太薄弱了。

杨也不认为波利斯·寇涅夫私底下和地球教串通。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行踪不明的“费沙黑狐”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一干人等怎么样了？他们以前到底有什么企图？这个时候他们又在动什么歪脑筋呢？

先寇布抚摸着他那微尖的下巴。

“九世纪之久的执着啊？真令人惊讶哪！可是也真叫人寒心。地球教那些家伙真的被消灭了吗？总大主教一干人等真的都死了吗？”

听到这个问题，连大胆的奥利比·波布兰也都皱起了眉头不说话了，连他都没有亲眼看到总大主教的尸体，如果要确定这件事就必须再访地球，挖掘数百亿吨的土石。

“我知道了，我到费沙去查清楚。反正我是得和那些独立商人联络的。至于鲁宾斯基那只黑狐狸的事情也要好好调查一下。”

“你总不会到费沙去就待在那边不回来了吧？寇涅夫船长。”

波布兰的语气虽然经过刻意地压抑，但因为话题本身太过激烈，所以并不能稍稍减缓寇涅夫的不快感。经过一阵子低气压的语言冲突之后，杨答应让波利斯·寇涅夫到费沙去，然后即解散会议。杨的心情感到极为郁闷。如果费沙和地球教之间有不寻常关系的话，杨舰队轻率地和他们联手，或许会落得投机和疯狂崇信的丑陋联合体将民主主义的内涵侵蚀殆尽的下场。照情势看来，他们是不可能光因经济上的要求而和费沙搭同一艘船的。杨的基本战略因此被迫不得不在某一个必要的条件下做重大的修正。

杨的房间里只剩下杨夫妇和尤里安。他们三人有好一阵子还沉溺在光碟的记录及激烈辩论的余味中，不久，杨重新坐回了沙发。

“尤里安。”

“是！”

“阴谋和恐怖主义终究是不能使历史洪流倒流的，可是，却足以使历史停滞。不管是地球教或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我们都不能让他们的奸计得

逞。”

尤里安点点头。

“更何况地球教的目的只是利己主义罢了。因为他们并不是想恢复地的权利，而是想借着使过去历史的正当化而让自己得以尝到蜜汁的香甜而已。”

地球教真的灭亡了吗？如果还有余党存在的话，他们想采取什么行动？这些都是杨想知道的。

但是，杨不得不承认根本没有时间。第一，眼前皇帝莱因哈特的威胁极大。而且这种威胁并不是因为存在着象地球教之类的反动团体所形成的，而是因为民主主义这种体制使时代的变革正迈向成功之路所致。所谓的专制就是在进行变革时使效率提升到最快的一种体制。对民主主义的温吞、缓慢感到厌烦的观众不是常这样说吗？

“把强大的权限赋与伟大的政治家，让其推进改革吧！”这虽然是一种反论，但不正是民众渴求专制者的心声吗？

而现在不就是需要一个最好的专制者的出现吗？需要一个让人们仰望、崇拜的半人半神的存在——需要一个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更形璀灿的黄金般的偶像相较之下，民主主义根本就只是一尊褪色的青铜偶像……。

不，不对。杨赶忙摇了摇头。他那杂乱的黑色头发因为这个动作而摇晃不已。

“尤里安，我们是军人。而民主主义往往是在枪口下产生的。军事力虽然使民主政治诞生，但是却不允许因而夸大其功。这没有什么不公正的。因为民主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具有力量者的自制力。利用法律和机构使强者的自制制度化，这就是民主主义。而如果军队没有自制，任何人也就需有自制了。”

杨的黑色眼珠渐渐发出了热光。他只想让尤里安明白。

“为基本上否定自己本身的政治体制而战的这种矛盾构造是民主主义的军队所必须接受的。军队所能求于政府的大概就是退休金和休假了。也就是一般劳动者的权利。除此之外都不能再有奢求了。

听到退休金，尤里安反射性地笑了笑，但是杨并不是那么有幽默感地想借此表达他的意思。尤里安在第二瞬间收住了笑容，反倒变成了一个太过严肃的表情，他把长久以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提了出来。

“可是，我希望提督能多顾及私情、私欲来行动。”

“尤里安！”

“我知道被责骂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这是我的真心话。”

真是一个讽刺的状况啊！尤里安心里想着。对巨大的才能而言，专制政治竟然比民主主义更能自由活动、发挥。如果莱因哈特和杨的境遇倒过来的话，或许莱因哈特对民主政治而言会是一个有害的野心家，也或许他会让鲁道夫大帝的恶行再现也说不定。而杨也说不定就会戴上金色的皇冠了。

“尤里安，这件事完全是一种无意义的假设。”“我了解，可是……”

“我没有办法完全将私情排除掉。在巴米利恩会战时，我并不想杀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尤里安，这是我的真心话。”

不用别人提醒，尤里安很能了解这一点。

“尽管他的人格并非完美，但却是在这四、五世纪当中最耀眼的。要由我亲手来摧毁他，这种感觉令我害怕，我下不了手。或许当初我只是以政府的命令为借口来逃避这个事实罢了。对政府或对我自己来说，这个行为或许表现出忠实的一面，但是对那些战死的士兵们来说，却是一种背信的行为。因为他们没有理由因为权力者的保身及我个人的感伤而丧命。”

杨笑了。他的笑让旁观者觉得他只能选择笑来表现自己的感情。看着杨的表情，尤里安深切地感受到话语的无力，他也只有沉默了。

“我一向都是这样。有好多地方我都没有进步。哦，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现在我们该谈一些比较积极的话题了。”

在这之前似乎需要一些润滑剂。不久，尤里安即展现了他的手艺，让红茶香郁的香气飘散在整个房间中。

菲列列特加把手伸向操作桌，白皙的手指头在上面飞舞一阵子之后，壁面上出现了一幅星图。她三番两次地把图面扩大，描绘出了连接伊谢尔伦和艾尔·法西尔的“解放回廊”。

“我们目前有伊谢尔伦和艾尔·法西尔这两个据点。站在帝国军的立场来说，如果敌人拥有一个以上的据点的话，当然的用兵计策便是各个击破了。我想，帝国军的别动部队可能会和皇帝的本队同时从帝国领地出发，朝伊谢尔伦回廊前进……”

杨认为那个金发的年轻人最不能忍受自己以外的人来创造历史。如果时间够的话，他会给别人策动的机会。在自由同盟名实俱亡的现在，他大概会挟炮火和舰艇的巨大洪流一举扫灭杨一党吧？他那远胜于昔日的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霸气怒涛将会掩盖整个宇宙。

相对的，杨就必须以现有的微簿力量负起提防之职。为了那随时可能掩

至的怒涛狂潮。或许杨的存在终究只是记录上的又一笔而已……。

最后，在巩固了“民主主义的骑士”的决心之后，杨终于把自己和敌手的立场相对化了。一方有着走向和平和统一的最短路途，另一方则有着走向以民主主义为目标的坎坷路程。当双方真的展开流血大战时，如果有唯一绝对的神明存在的话，他会站在哪一边呢？

第九章　祭典之前

I

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二月。报告书从行星费沙传到海尼森的帝国军大本营，事后被评为“令一千万人顿足的一通消息”。但是，如果在这之前，报告书的内容已为众人所知的话，一定会被视为一个低级的笑话。接到这个报告的希尔德，之所以会愣了数秒钟，犹疑着要不要把报告书呈给皇帝也是极为正常的事。

“罗严塔尔元帅有不稳的迹象。”

如果这个报告书只有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格的联署的话，希尔德或许就不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了。偏偏报告书是来自司法尚书布鲁克德尔夫的。自称来自同盟政府的使者欧迪兹在见不到皇帝而改行至费沙之后即大声疾呼，四处散播谣言说罗严塔尔元帅有叛意。而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格便未经深思就一头栽进去了。

或许是欧迪兹把国家的命运赌在他三寸不烂之舌上，以必死的悲壮心境企图使帝国混乱。或许是他想以略带极端的形态，使自己那曾被米达麦亚一脚踹得无影无踪的辩论家自信复活过来吧？也或许是他自暴自弃地想使社会动乱起来吧？他是不是在期待一个辩才和虚构的效果？他是不是有类似夸大妄想的精神倾向？——当时谁都无法做任何判断。不管怎么说，这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及热力都可说是不同凡响的。以皇帝莱因哈特的英明睿智或者罗严塔尔、米达麦亚的勇敢，难道还会因为这种蓄意破坏的阴谋形式而受害吗？人不可能是万能的，尤其是一个人的思考常会受到气质的限制。象欧迪兹那样的小人，连跟他直接接触的米达麦亚都可能忘了他的名字，更何况是曾让他吃闭门羹的莱因哈特，以及在莱因哈特身旁的罗严塔尔，他们更不

可能让这个人在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

银河帝国的司法尚书布鲁克德尔夫是一个才刚过四十岁的少壮派法律家，有着精密的头脑和严正的政治姿态。就因为这样，所以莱因哈特才会把他从一个小小的检察官拔擢出来，但是对皇帝和职务极为忠实的他既然已成为新王朝的第一司法尚书，同时也有着相对增长的野心及抱负。在断奶期饮食伦理及秩序意识而不断成长，并以法律知识的酒及司法事务的饮食而蜕变为一个成人的他，在私底下对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喜好女色确实是不抱什么好感。但是他之所以加入弹劾罗严塔尔的行列，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感情喜恶。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肃正政府高官的纲纪——绝不宽贷，甚至可以说是严厉——而且他一直希望有利地确立司法省对军部的立场。原本罗严克拉姆王朝在军人皇帝的支配下便有强烈的军部独裁倾向。在创业时期这种作法固然好，但是，如果法律、官僚、军部各方面无法取得均衡的话，就不可能发展出健全的国家，而弹劾身为军部的最重镇的罗严塔尔元帅，挫一挫军人们的锐气应该也不是完全无益的。

事实上，要公然指责罗严塔尔的好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女性主动接近他。单方面爱慕的结果，总是被另一方面抛弃。事实上也有一种说法说，表面上罗严塔尔元帅似乎极为好色，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有着厌恶女人的倾向。在没有证据之下而能掌握事实的只有和他生死与共的密友渥佛根·米达麦亚。由于他没有将这件事说出来，所以这种说法也仅止于不被信任的传闻而已。

不管怎么说，布鲁克德尔夫不相信外面的传言。他相信的是可视为一种状况的现象以及证据。或许他的想法是，与其回到渐渐被放弃的帝都奥丁，不如确保将成为明日宇宙中枢的费沙。

在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谅解和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格的协助下，布鲁克德尔夫在费沙设立了临时办公室，开始做罗严塔尔的身家调查。而他们很容易地，甚至可以说容易得令人失望地就知道了有艾尔芙莉德·冯·克劳拉这个女人。

“罗严塔尔元帅在自己的住宅中藏有已故立典拉德公爵的族人。很明显地他背叛了陛下的意思，若要说他有类似大逆的行为也不为过。”

朗格无法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他用足以使微血管破裂般的眼神煽动司法尚书。朗格也有些不愉快，他也有着身为法律家的良识，于是便决定直接

从艾尔芙莉德这个女人身上直接采证。由于找到这个女人太过容易，所以不禁让人怀疑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罗严塔尔有反感之人一手策划的？但是，艾尔芙莉德竟然完全没有拒绝，她答应前去应讯，结果更使得朗格狂喜不已。

“那个女人说她怀有罗严塔尔元帅的孩子。当她把消息告诉元帅时，元帅还祝福她并告诉她，为了这孩子，他会朝更高的目标前进。这是那女人的证词。”

至少在内心深处，朗格是欢欣地跳着华尔滋吧？首先，他便把弹劾罗严塔尔的权限从司法尚书那儿先要了回来。罗严塔尔元帅虽然违背了陛下的意思，但是并没有违反成文法律的行为，所以事情不能由司法省来掌理——这是他所提出的理由。当知道自己只是名字被利用签署在报告书上时，布鲁克德尔夫极为震怒，但是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愚昧，一脚踩进法律至上的陷阱中，充其量他也只能果断地退出了。

梅克林格做了以下的记录。

“巴尔·冯·奥贝斯坦这个人经常玩弄辛辣而且毫无同情心的策略肃清他人，而且又从不辩解或说明，所以招致喜爱明快和率直行事的诸将唾弃也不是没道理的。但是他并不是为了图谋私利才玩弄计谋，至少从主观的观点来看，他是对国家及主君献上了无私的忠诚。他任职军务尚书的管理能力及对职务的忠实程度都值得称许。最大的问题点或许是在于他把对主君的忠诚心表里一体化的猜疑心吧？米达麦亚元帅曾批评‘奥贝斯坦那个家伙深信除了他自己以外，所有的重臣都是反叛者的预备军’，这个评述倒真是一矢中的。由于这种猜疑心使得奥贝斯坦无法相信有可信赖的同僚，所以他也只好用象朗格这样的男人来帮他做事了。事实上，他对朗格的人格并没有很高的评价。或许纯粹只是把他当成道具吧？如果他把朗格当成对等的人来看待的话，理所当然也会对他抱持猜疑的心态，但是就因为他只把他当成道具，所以也就不对他产生猜疑了。然而，这个道具纵然没有象猛兽般的獠牙，也没有猛禽似的伶牙利齿，但却也有着刺人的毒刺。”

……于是，二月二十七日，脸上的表情不能说极有生气的奈特哈尔·缪拉一级上将来到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宿舍。金银妖瞳元帅刚刚用完早餐，他邀约年少的同事一起喝餐后的咖啡。缪拉虽然是一个很具知性的青年，然而却不是一个有演技的人，光是看到他眼中游移着的乌云，罗严塔尔就洞悉了缪拉带来的不是什么好消息。喝完咖啡的罗严塔尔，用他黑色和蓝

色的视线催促缪拉，缪拉只好紧张地要求进行必须交给大本营的报告取材工作。

同日九时。在位于宇宙舰队司令部的宇宙港旁边的旅馆中睡觉的渥佛根·米达麦亚在接到罗严塔尔被拘禁的消息之后，所有睡意的残兵在一瞬间都被逐出体外了。他二话不说，从办公室跑了出去。

就在这一瞬间，年轻的拜耶尔蓝提督立刻站在他面前。

“您要到哪里去？阁下。”

“我已经知道了，我要去见罗严塔尔。”

“不行，阁下。在真相还没有大白之前，和罗严塔尔元帅见面会招来无谓的困扰。”

米达麦亚一副豁出去的表情。他的两眼中闪着怒气的电光。

“不要给我这些聪明的忠告！我没有一丝一毫见不得人的地方。我要去见陛下的臣子、见多年的朋友有什么不对？我怕谁呀？让到一边去，拜耶尔蓝。”

然则，除了拜耶尔蓝之外，还有其他的制止者。

“元帅，拜耶尔蓝提督说得没错。即使阁下光明正大，旁观者的焦点如果扭曲了，映出来的影像自然就不正常了。如果罗严塔尔元帅不名誉的嫌疑洗清了，阁下什么时候要去见他都不会有人说话的。请您自重啊！”

说这些话的是皮罗。

皮罗比米达麦亚年长，他的看法不得不让米达麦亚放在心上。“疾风之狼”灰色的眼珠中的电光减弱了，在短暂的沉默中他仍然呆立着，随即坐到桌子上去。动作是那么笨重，和往日的敏捷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发出的声音也缺少了生气和弹性。

“我从陛下那儿获得了帝国元帅的称号，甚至还拥有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的地位。但是，不管我有多崇高的地位，我却连去见朋友的权利都没有，这岂不连一介平民都不如了吗？”

他的幕僚们也都不说话，看着他们所敬爱的上司。

“那个时候，陛下还是罗严克拉姆侯爵的身份，他确实下令把立典拉德一族的男人们处以死刑，女人们则发配流放。但是他也没说被流放的女人们永远不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啊！罗严塔尔绝对不是有意违背陛下的意思的。”

这纯粹是无所用益的诡辩，如果是为了他自己，米达麦亚是绝对不会使

用这种辩词的。

“不管怎么说，罗严塔尔元帅都是军部的重镇，是国家的元勋。皇帝莱因哈特陛下是绝对不会相信不负责任的谣言就处罚他的。”

米达麦亚闻言只是机械性地点了点头，然而，在内心一片孤寂当中，他只能凝视着不安的雨滴开始撒落在心灵的地平面上。

Ⅱ

罗严塔尔的幕僚贝尔玄克呈锐角形的脸上泛着忧虑的色彩。面对大敌也不失沉静、坚毅的他，在上司发生意外的危机时也有一种沉重的无力感。

去年，当他们自同盟军手中夺回伊谢尔伦要塞时，罗严塔尔曾对贝尔玄克透露出一些对皇帝不单纯的心理状态。现在，在充当临时大本营的国立美术馆的一个房间内，看着端正坐在椅子上的上司背影和他那深褐色的头发，贝尔玄克觉得苦不堪言。

负责“审问”罗严塔尔的是奈特哈尔·缪拉，但是这个审问者对受审者是礼遇有加，同时也准许贝尔玄克的陪席，或许这都是为了避免给人秘密审判的印象以及不致让罗严塔尔的麾下们产生动摇之故吧？

面对缪拉的质问，罗严塔尔的答辩清脆响亮。

“我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如果如传言所说，借着武力和权力残害人民的话，对我本人来说，这是一种最大的耻辱。而被批评有意反叛，觊觎帝座，对身处乱世的军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称赞吧？”

对于这几乎可以说是高傲至极的言词，贝尔玄克不禁要让他的呼吸机能急速停止了，缪拉则用他的手指头在桌上无声地敲打着。

“……可是，自从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在先王朝中设立了元帅府以来，我没有一天不竭尽全力帮助陛下完成他的霸业。对于这一点，我心中没有丝毫有愧对于任何人的感觉。”

或许是贝尔玄克先入为主的观念侵蚀着他的意识范围吧？他觉得罗严塔尔的答辩中充满了太过微妙的阴霾。

“令人觉得可笑的是那引起毁谤我的人，其真面目到底是怎样的。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格是什么人？去年在只准一级上将以上的武官参加的会议中，他虽然没有资格却也出席了，不但如此，他还发了言，充其量他只是一个冒失鬼而已。他大概是不满当时被我命令退出会场，所以在公报私仇

的情况下才告发我的。希望缪拉上将能留意这其中的隐情。”

问答在告一段落后，缪拉问道。

“我知道阁下的主张和立场了。你觉得怎么样？直接去面见陛下为自己辩护，元帅？”

“我实在不赞同用‘辩护’这个字眼……”

罗严塔尔的嘴角扬起了微妙的角度。

“但是，如果面见陛下能让陛下了解我的用心，或许就不会让那些谗讼者有兴风作浪的机会了。缪拉一级上将，也许要劳驾您了，是不是可以请您安排一下适当的时机？”

“如果元帅这样想，当然没什么问题了。我立刻把您的意思呈报给陛下。”

莱因哈特接获来自缪拉的通知，决定自己审问金银妖瞳元帅是在早餐之后。场所是在冬蔷薇园对面，铁杉林里的国立美术馆大厅，帝国军尚未进驻之前所举办的油彩画展作品都还陈列在该处。被允许列席的米达麦亚以下的军部最高级干部自己拿着折叠式椅子排在一边坐着，这也显示了新王朝不拘泥于形式美的一面。在他们并列于一旁陪审当中，象一个美术品的金发皇帝忧郁地张开了他秀丽的嘴唇。

“罗严塔尔元帅。”

“是……”

“你将已故的立典拉德公爵一族有关的女人藏在家中，事情属实吗？”

一个人直立于大厅正中央的罗严塔尔——深沉黑色的右眼和闪着锐利光芒的左眼，毫不畏惧地直视着年轻的皇帝。他的眼中丝毫没有后悔和辩解的神情。

“是事实，陛下。”

一瞬间，在大厅中激起一道波涛的不是罗严塔尔，而是他的密友。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陛下，那个女人恨罗严塔尔，他的生命受到那个女人的威胁。臣下知道自己这种行为很无礼，但是臣下恳请陛下考虑过事情的前后因果关系之后，赦免罗严塔尔的轻率之举。”

米达麦亚注意到有人拉了拉军服的下摆，他稍微转动了视线。坐在他旁边的“沉默提督”艾齐纳哈一级上将紧闭着嘴巴，面无表情地抬头看着米达麦亚。米达麦亚知道他想说什么，可是米达麦亚还是继续向皇帝申诉。

“陛下，我伟大的皇帝，臣下在这里要弹劾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格。在杨威利一党占据了伊谢尔伦要塞公然和帝国为敌的现在，他们竟然诽谤陛下的首席幕僚罗严塔尔元帅，破坏军队的统一和团结，结果不等于是一种利敌行为吗？”

他的热辩至少在表面上似乎融化了皇帝冰冷的心。莱因哈特微微地张开了他秀丽的嘴唇。

“米达麦亚，够了！你的嘴巴是用来指挥大军的，不适合用来指责他人。”

帝国军最高的勇将顿时涨红了脸，他调整了自己的呼吸之后，笨拙地坐了下来。打断皇帝和受审者之间的问答本来是一种不敬之罪。他并非有意恃宠而骄，在被皇帝喝了一声之后，觉悟到可能受到重罚，但是看在莱因哈特的眼里，“疾风之狼”的刚直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快。

“我的皇帝啊！”

罗严塔尔呼唤着主君。他的语调事后让一些人一致认为把“我的皇帝”这句话讲得最动听的就是罗严塔尔。皇帝莱因哈特在才智和美貌方面固然无人可比，但是罗严塔尔也是一个堂堂的美男子，他站在皇帝的面前的英姿远超过美术馆内所装饰着的雕刻作品。

“我的皇帝啊！虽然知道艾尔芙莉德·冯·克劳拉这个女人和立典拉德公爵一族的关联，却还把她留在臣下的家中是臣下的不察。臣下为自己的轻率深感懊悔。可是就因为这件事而被指为臣下有背叛陛下之意，这绝非臣下的本意，臣下发誓绝无此意。”

“那么，当那个女人告诉你她怀孕的事情，你又为什么祝福她，并且说为了孩子你会爬上更高的地位？”

“这完全是谎话。臣下根本不知道那个女人怀孕的事。如果知道的话……”

金银妖瞳的深海中微微浮起了自嘲的冰山。

“臣下会立刻让她坠胎。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为什么你敢如此断言？”

“因为臣下没有做为人父的资格，陛下。”

罗严塔尔的声音中虽有着阴郁，却丝毫没有犹豫，这一番话使得大厅中的人更为沉默了。米达麦亚为这个朋友汗湿了军服。

关于这一点，莱因哈特不想再追问。莱因哈特当然也知道罗严塔尔在私

生产方面招来许多恶评，但即使是专制的君主也无意于涉臣下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更何况莱因哈特原本对别人的性生活就没什么兴趣。年轻的皇帝从他那白皙的牙齿之间冒出了一句似乎与罗严塔尔的回答没什么关系的话。

“当罗严克拉姆的家名尚未成立之前，你曾宣誓效忠于我……”

那是五年前当莱因哈特还只是十九岁的缪杰上将时的事。就在发生克洛普休特克侯爵暗杀皇帝未遂事件，被派遣出去的讨伐军回到帝都奥丁的那个晚上。在雷鸣撕扯着黑夜和风雨交织而成的厚重布幕中，单身前往莱因哈特和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住处的罗严塔尔说明了米达麦亚的生命落在门阀贵族手中的事情，在请求他们协助的同时，罗严塔尔宣誓今后将效忠于莱因哈特。

现在，这一幕情景同时浮现在皇帝和统帅本部总长的视线中。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的事吗？罗严塔尔。”

“没有忘记，陛下。一天都不敢忘。”

“很好……”

忧愁的阴霾虽然没有从莱因哈特的脸上消失，但似乎有一道阳光正从阴霾中露了出来。

“这几天我会决定如何处分。你就在宿舍里等候消息。在事情告一段落之前，你的职务暂由缪拉上将代理。”

安心的气氛在众人之间散了开来，大厅当中好不容易有了较为活络的生气。深深地敬了一个礼之后，罗严塔尔和陪审的诸将退了出去，莱因哈特回到了原为馆长室的办公室去，针对罗严塔尔的处分询问贴身人员的意见。

高级副官修特莱把他那思虑极深的眼光正对着年轻而美貌的主君。

“众人都知道，罗严塔尔元帅是陛下的功臣，也是国家的元勋。如果轻信谣言而处分功臣的话，恐会动摇人心，对自己本身的地位也会带来不良的影响。陛下，请务必明察之后再做公正的处置。”

“哦？朕看来象要处置罗严塔尔的样子吗？”

莱因哈特这样回答修特莱，一边把视线转向希尔德。然而拥有智略和见识的伯爵小姐此时却一反常态避免立即的回答。罗严塔尔的存在如果是站在同一阵线的同伴，那自然具有无人可比的可信赖感，但是对他，希尔德总觉得有些不安。

前年，在巴米利恩会战的前后，希尔德曾要求米达麦亚直接攻击同盟首都海尼森。到现在为止，希尔德尚无法完全忘记当时的感受。

Ⅲ

在主人不在的统帅部总长办公室中，罗严塔尔的幕僚们正在商量对策。

列肯道夫少校探出了身子。

“阁下，倘有逾越之处，请多包涵。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叫克劳拉的女人从军务尚书那儿要过来，让她和罗严塔尔元帅对质？这么一来，那个女人有意陷害罗严塔尔元帅的事实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贝尔玄克听完不禁对着同僚投以失望的眼神。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的，列肯道夫少校。你应该也知道军务尚书的为人吧？既然那个女人落入了他的手中，要让她做什么样的供述都全会操纵在军务尚书的手中了。”

由于上将的意见言有之理，少校也就沉默不语了。贝尔玄克交托着双手。

“很遗憾的，到目前为止尚不能断言罗严塔尔元帅是安全的。现在陛下似乎还相信着他们旧日的情谊，所以予以宽厚的待遇，但是今后天秤会倾向哪一边呢……”

当他象是警戒自我的过分乐观而喃喃自语时，一个军官来通知有访客到来。

访客是米达麦亚宇宙舰队司令官的幕僚佛尔卡·亚克塞尔·冯·皮罗上将。

皮罗和贝尔玄克以前都是已故的红发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麾下，两人彼此争夺勇名。在亚姆立札会战和利普休达特战役中，他们总是并肩作战。在吉尔菲艾斯意外死亡之后，他的旗舰巴尔巴活沙失去了有着光荣战绩的舵手，被放在帝都的宇宙港，而他的部属则分散开来配属到各地去。即使他们现在所属的部署不同，但是曾经一起越过死亡线的记忆却没有风化掉。

皮罗和贝尔玄克在另一间房间中单独会面。皮罗鼓励老朋友，皇帝或许会有宽大的处置，而米达麦亚元帅也会尽全力帮忙。

“真是谢谢了。但是啊，皮罗。”

压低了声音的贝尔玄克，表情中弥漫着隐藏着电光的积云雨。

“我曾经因为军务尚书的多嘴而失去了上司吉尔菲艾斯提督。他虽然年轻，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将。仅仅这二、三年间，我将再度因为奥贝斯坦元帅之故，二度丧失上司，我的人生真是悲惨又滑稽呀！”

“喂！贝尔玄克……”

贝尔玄克在老朋友面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明白，皮罗，我的任务是安慰罗严塔尔元帅并激励他。我会尽力去做的。可是如果元帅受到了比他所犯的罪更大的责罚，我实在是看不过去啊！”

虽然知道室内没有别人在场，可是皮罗仍然小心翼翼地环视着四周。

罗严塔尔元帅在自己家中私藏立典拉德公爵一族的女人原本就事出有因。然而，在杨威利一党再度夺走了伊谢尔伦要塞，帝国全军需要团结和协助的这个时候，竟然还有那些不肖之辈想盘问统帅本部长私生活上的缺点，并且想陷之于大逆不道之罪。皮罗很了解老朋友憎恶这些人的心情。

自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意外死亡之后，贝尔玄克对奥贝斯坦的反感及不满的星火就从来不曾完全熄灭过。那个时候——旧帝国历四八八年九月，意图暗杀莱因哈特的枪火原本用不着吉尔菲艾斯的肉体去挡的，他可以用枪杆去处理意外的。在那一天以前，只有他一个人被允许带武器待在莱因哈特身边，因为他的射击技术是众所不能及的。

而向莱因哈特进言应该废止吉尔菲艾斯持有武器的不公平特权者便是奥贝斯坦。听从这个建言的莱因哈特也有罪过，但是和事后懊悔不已的他比较之下，冷漠的奥贝斯坦到今天仍为吉尔菲艾斯的旧部下所憎恨……。

在行星费沙的军务尚书奥贝斯坦隔着辽阔的星海无法感受到贝尔玄克上将一伙人的敌意。然而，就算他感受得到，他也不会因而改变态度及方针吧？

一手导演罗严塔尔有“叛意”的谣言到导致皇帝亲自审问罗严塔尔的是朗格。奥贝斯坦保持沉默地在一旁观察着朗格怀着扭曲了的喜悦，在毫不负责任的谣言之上猛加大量的水和肥料，他既不加奖励也不加以制止，似乎只是看着不肖的弟子发挥着演技。或许他认为，如果罗严塔尔因此失势的话固然好，若果不然，事情也就这样就好了。光是默认朗格的行为这件事，就足以让米达麦亚元帅为首的各个将领对奥贝斯坦无法产生好感。

他的部属菲尔纳是这样想的。或许军务尚书是想让诸将的反感、敌意、憎恶集中于他自己身上，好做为皇帝的挡箭牌。这种事情他自己是绝对不会露出半点口风的，所以，或许这只是菲尔纳个人的解释而已。至于当事人奥贝斯坦是不是有这个意思，那就很难以判断了。尽管如此，对于原本不属于

军务省的朗格，以奥贝斯坦的心腹自居，待在费沙一事却让菲尔纳感到不愉快。但是，他在外表的态度上却一点都不表现出来。他并不是一个单纯明快的人。

当接到罗严塔尔元帅终于接受皇帝亲自审问的报告时，奥贝斯坦义眼中的光芒射向了朗格。朗格压抑着内心的喜悦低着头，与其说是对着军务尚书那张严格的脸，倒不如说是对着桌子说话。报告结束，奥贝斯坦这才发出声音。

"朗格。"

"是……?"

"不要让我失望。你的任务在于监视国内的敌人，使我们的王朝保持安泰。如果你挟私怨诬告建国的元勋，反而削弱了王朝基础的话，那可是极为不忠的行为。你要记住这一件事。"

"属下谨记在心。尚书阁下，请您安心。"

奥贝斯坦没有透视力。低着头的朗格脸上有着微量的汗水和充满了奇妙的违和感的蒸气游移着。他的脸就象是在没有任何人观看的空间中由一片片细小的拼图构成的一样。

"……朗格打一开始是不是就抱有危险意识在进行着事情？没有任何根据显示他有自信做如此的判断。但是现在想起来，在帝国历二年初，情况虽然还没有明朗化，但是他的野心已经显出了轮廓。也就是让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相斗，然后自己再坐收渔翁之利……。于今想起来，这就象是一个不值得评论的喜剧性幻想。众所周知，朗格并不象罗严塔尔一样是个不败名将。也不是象奥贝斯坦一样靠着谋略和军政的能力扫除国家和主君的公敌之有力幕僚。他只不过是个阴谋家，是个不名誉的秘密警察长而已。然而，历史上无数的实例都在教训我们，没有能力和见识的阴谋家往往会把比自己有能力或者伟大的人物击落沼泽底部，而且不单是针对对手，甚至有可能把整个时代的希望都沉入海底……。"

日后留下这些记录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于此时接到了莱因哈特的命令，要他以后方总事令官的身份，率领麾下的所有兵力朝伊谢尔伦方面移动。不过在攻或防哪一方面，帝国军都必须控制夺取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一党的行动。如果杨攻入帝国领域的话，梅克林格就要防御他们的攻势，相反的，如果杨朝着旧同盟领地方向移动时，梅克林格就要负责扼住他的后方。这个任务可以说重大无比。

表面上，莱因哈特似乎是在激动、诉诸感情的情况下发动大军的，但是他也把分布在整个广大宇宙中的军事情势尽收于他冰蓝色的眼底。而这其中也有被正置身于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已经洞悉的部分。

Ⅳ

在离开帝都奥丁的前一天，梅克林格和克斯拉、瓦列两位同事一起吃晚饭。

这个时候，后方总司令部参谋长，也就是梅克林格的副官列佛尔特中将已经把舰艇移到卫星轨道上，等待着他们的司令官。

面对同盟军或杨威利一党，帝国在武力方面确实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在梅克林格看来，帝国军在军事力的配置状况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皇帝莱因哈特和他最高级幕僚们的军队几乎遍布了从费沙到同盟领土的各大宇宙领地，照目前来看，制压同盟已经是成功在握了。另一方面，比同盟领地还广大的帝国本土中，看似已被年轻的霸主抛弃的帝都奥丁由克斯拉防卫，梅克林格则在伊谢尔伦回廊四周布阵。或许瓦列在近日也会受命进行讨伐地球之后的出击作战。于是，在本来的帝国领土内的军事力密度就越形稀薄了。

“我是觉得有些不安哪，梅克林格提督。皇帝把大本营迁到费沙固然好，但是，他到底想把奥丁置于何种地位呢？那儿有对陛下而言最重要的人在啊！”

在喝餐咖啡之前，克斯拉提出了问题。

“你想说的是陛下的姊姊吧？克斯拉提督？”

克斯拉是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并不是舰队指挥官，本来没有“提督”的称号，但是他的同事们都不拘泥于形式，而他本人也很喜欢别人这样的称呼他。

“是的。就是格里华德大公妃。”

“皇帝和大公妃姊弟俩自从那次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碰面了。”

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有保留地说道。他所谓有那次，就是指旧帝国历四八八年九月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死亡的事。由于这个悲剧的缘故，当时的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便搬到佛洛依丁山庄去了。

这三个名将把他们共同担心的问题放到台面上来了。

皇帝没有子嗣，在整个宇宙中，和他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人就只有格里华

德大公妃安妮罗杰了。这位贵夫人虽然独占了皇帝的亲弟之爱和整个宫廷的敬意，但是她却一个人生活在佛洛依丁山庄，从来不干涉国政。皇帝时常催请姊姊一起到新无忧宫去住，但是都被安妮罗杰谢绝了，莱因哈特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派遣最低限度的卫兵在姊姊身边守卫着。

或许这是一种极为不吉利同时又极为不敬的想像，但是，如果皇帝在没有皇妃、皇子的情况下就去逝的话，能使新生的罗严克拉姆王朝不致于解体及崩坏的人或许就只有这个姊姊了。如果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把整个宇宙的中枢转移到费沙的话，奥丁就会沦为边境的一个行星而已。如此一来，警备的兵力自然就会减少。而要更确实地保障格里华德大公妃的身家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转移到费沙来。而顺带地克斯拉本身也就得以转移到更接近帝座的地方，这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

“可是，顺序好像倒过来了。应该是皇帝要先行纳妃才对呀！如此一来，王朝的存续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梅克林格不禁苦笑道，其他的两人也以苦笑相应。事实上，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他们年轻的主君目前和女色完全无缘，这与他绝世的美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他有那个意思，他尽可埋身于后宫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丛里。可是尽管他们再怎么着急，这种问题也只能视莱因哈特本身的心理取向来决定了。

“对了，我想起来了。说到问题，卡尔·布拉格……”

克斯拉所提起的名字是一位民政尚书。他从旧帝国时代就是一个开明派的重要人物，虽然身为贵族，却拿掉了“冯”的称号，和现在的财务尚书欧根·利希特都是帮助莱因哈特作政治改革的人物。

“民政尚书布拉格对皇帝是不是有什么微词?”

“他曾经有过抱怨。不久前听说对部下说过连年的用兵、战役用光了国库、死者大幅度的增加等。好像当时多喝了一点酒。”

“国库应该还很充足而且安定嘛!”

“他的论调是，如果能停止战役，落实内政，国库应该会更安定。立论虽然正确，但我却认为布拉格不够谨慎的发言有利于反皇帝派的一方，这才是问题。”

瓦列用他左手的义肢不甚灵活地支着下巴沉思着，梅克林格则把咖啡杯当成钢琴键似的敲打着。

“如果让我发挥想像的翅膀，我会猜测是不是在背后有心思不稳的人把

布拉格当成发言代理人？如果现在就要对他加以处置可能会成为一种暴行……”

这些人就象是蛇族一样，克斯拉不禁耸一耸宽广的肩膀，表现出厌恶感。

“仔细想来，地球教的狂热信徒们一定还有生存者在，如果他们想报复的话，我和瓦列提督是他们宗派的大敌，一定在他们暗杀的名单之上。”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一起死呢?”

原本想试着笑一笑的，却完全没有成功，瓦列的表情充满了尖锐的憎恨。在以武力攻击地球教团的根据地时，他被地球教的刺客袭击，永远失去了他的左手。由于他遭遇了如此奇祸却仍然完成了他的任务，因此人们对瓦列的刚毅及冷静有极高的评价，但是他所失去的手臂也不会因为这些评价而再长出来。

古意盎然的时钟指着十点。这座宅邸的主人梅克林格是一个散文诗人、钢琴家、水彩画家，同时还是一个古董收藏家。他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典型绅士，在利普休达特战役时，一占领了敌人阵地之后，他立刻跑向美术馆及博物馆抢救美术品免受战火波及。这个行为还被克斯拉嘲笑过。

“你做一个收集家也很有派头了嘛！当时你不是应该开始收集皇帝和杨威利的战历吗?”

梅克林格很认真地陷入了沉思。

“在杨威利玩弄他的魔术之前，伊谢尔伦要塞应该是难攻不破的。然而，他却象玩飞球一样改变了球的所有人。如果说这是一种艺术的话，这真是最高级的艺术了。”

“可是，我不认为还有人能模仿他这种艺术。”

“着了他的道，实在令人受不了，尽管是处于敌对的立场，他还是一个值得赞赏的男人。竟然能以那么一点点的兵力对抗我们帝国全军，让我们疲于奔命。”

瓦列的声音中有着真实的沉重感。因为去年由于杨的奇略而吃了大败仗的就是他。当然，他的言外之意也有着“不再被耍”的决心。

不久之后，克斯拉先踏上了归途。因为他必须听取部下有关于他负责监视的对象之一——优布·特留尼西特的动静报告。

对于那个前同盟元首优布·特留尼西特，克斯拉的态度是采取“郑重的漠视”。他从数个消息路线得知杨威利对特留尼西特一向敬而远之，而他和

那个未曾谋面的敌将有着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同感受。以杨威利的立场来说，他是不得不尊重由多数派支配的民主政治的根本原理，但是克斯拉和杨所陷入的二律违背没有任何瓜葛，而且他的气质也比杨更刚性，所以原本他对特留尼西特那种巧言令色和变节的人格更不可能有什么好感的。在他看来，特留尼西特只不过是一个不名誉的政治盗贼而已。他利用民主共和政体的不完备盗取权力，同时利用国家的衰亡盗取自身的安泰。自从他带着家人和资产前往帝国领地之后，同盟领地之内就只剩下被他吃食殆尽的政治机构及陷于呆然自失状态的支持者。

皇帝莱因哈特也不喜欢他，所以不许他仕宦，但是特留尼西特似乎无法自处于枯淡的心境，他靠着丰富的资金和毫无原则的行动力，孜孜不倦于钻进官界的工作。

坐在朝着自己的司令部前进的地上车后座，克斯拉越发觉得不愉快。他之所以任职首都防卫司令官兼宪兵总监，和同事们远别，一个人留在费沙，是由于皇帝的命令及克斯拉本身具有的实务能力之故，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愿。如果他没有处理危机及组织管理的能力，或许他就会毫无怨尤地匍伏在地上，仰望着星空而终其一生。克斯拉并不是嫉妒同僚们的武勋，然而，他却禁不住要羡慕他们所处的场所。那些统计着数万艘舰队，在星星苍粹的黑暗大海之中尽情遨游的勇者们啊！原本他也选择这样的武官之途为一生的目标的。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他却距离那些应该被征服的星群有数万光年之遥，守着没有主人的宫殿，接待象特留尼西特那样的男人。如果在他完全没有进入战场的情况下而达成了和平及统一的目标的话，他固然会为主君的丰功伟业感到高兴，但是另一方面他却也不得不感受到微微的不满。

当克斯拉到达司令部的时候，瓦列也踏上了归路。一个月后，这三个人应该各处于相距数千光年之遥的地方了。

V

三月一日，在白天远离畏缩形象的春天尖兵被傍晚的寒风一扫，冷气就用厚厚的透明斗篷抓住行星海尼森的角落。晚上十点，皇帝的近侍艾密尔·齐列在皇帝告诉他已经没事，他可以去睡觉之后，便回到隔着一条走廊的寝室去。他换上了睡衣，把罩上一层乳白色的窗户打开了一个小缝，令人颤抖

不已的冷气伴着冬蔷薇的香气扑进他的鼻孔，少年轻轻地打了一个喷嚏。在寂静的夜里，这个声音听起来格外清晰，在广大的庭园里哨戒的士兵们送来怀疑的眼神。艾密尔关上了窗户，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作为睡觉前的仪式，然后他正想钻进被窝里。就在这一瞬间，象窗形一样的白色光块照亮了房间的中央部分。才刚刚发觉光芒变成橘色时，一阵巨大的声响便朝艾密尔扑来。醒悟到似乎是什么东西爆炸了，少年慌忙从床上跳起来。

爆炸声不断地侵扰着艾密尔·齐列的耳朵。他不由得捂起了耳朵，一边担心地正要往皇帝的房间跑去，结果发现穿着家居服的莱因哈特已经站在房门口了。在四周由亲卫队员所围成的保护巨柱和坚固的人墙中，金黄色的头发因为橘色光芒的照映而闪闪发着光。

"发生什么事了，奇斯林?"

"现在正在调查当中。不管怎么说，陛下，请尽快随属下避往安全场所吧!"

向来有猫、豹之称的亲卫队长闪着黄玉色的眼珠说道，皇帝点了点头。

"艾密尔，来帮我更衣。帝国皇帝穿着家居服逃跑，简直就是提供同盟人说笑的题材嘛。"

奇斯林原本想说时候不对，但是对艾密尔来说，所谓的命令就是从皇帝口中说出来的话。他毫不犹豫地跟在莱因哈特的后面进了房间，帮年轻的征服者换上黑色和银色的军服。无视于窗外的光、影和爆炸声所串成的狂响曲，换好了自己的衣服后，皇帝看着艾密尔穿着睡衣的样子不禁失笑，他把自己的家居服披在忠实的少年身上。

皇帝在走路不发出脚步声的奇斯林带领下离开了冬蔷薇园。在黑色和橘色的光芒交互辉映之下，诸将官都担心皇帝的安危，力劝他弯下身来，然而，莱因哈特默不作声，仍然抬起他那金黄色的头。而身披着过大家居服的艾密尔则以崇拜的眼神看着莱因哈特那种临危不乱的姿态。

火灾在黎明的第一道曙光横越过地平线的时候平息了。火灾原因的调查工作原因很快就查出来了。那是由旧同盟军转移给民间，用于开发矿山的杰服粒子发生装置在能量来源被切断的情况下误动作，而某处的小工厂彻夜作业所产生的火花而引起了火灾。

这个大火结果变成了失火，是同盟政府的崩坏和帝国的政治权力确立之际所产生的责任体制的私生儿，但是，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是蓄意放火。这样的看法自然比较适合当时的状况。帝国军认为是旧同盟军的余党意

图利用混乱时的恐慌制造事端而故意纵火的，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组织趁机作乱。在混乱之际各处虽然都有暴动产生，但都在初期就被控制下来了。这固然是因为米达麦亚和缪拉的沉着指挥使然，但最主要的是帝国军根据罗严塔尔周密筹划的紧急事态处理范本而有效率的出动，控制了重要的地方，不使产生任何动摇之故。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有犯人才行。如果没有检举犯人不能安抚人心。烧毁的面积在一千八百平方公里之以上，死者及行踪不明者达五千五百名以上，其中以不熟悉地理环境的帝国军士兵占了半数。除此之外，许多的历史建筑物都化成了灰烬，但是对帝国军来说，这件事根本无关痛痒，正因为如此，甚至有人说是帝国军欲借着这把火将旧的弊端一扫而光。宪兵副总监布连塔诺从几个"侯补犯人"中，选中了以前在同盟国内被视为好战主义团体而横行无阻的"忧国骑士团"的残存集团。

帝国军也不是没有考虑到忧国骑士团有可能因为弹压的行动而成为反帝国的英雄象征之可能性，然而，根据搜查的结果显示，从宇宙历七九六年到七九九年之间，忧国骑士团和地球教之间有资金和人员方面的交流关系，此事一经表面化，帝国军也就认为没有再顾虑到其它事情的必要性了。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有许多人深信一定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再者，自从去年夏天暗杀皇帝未遂事件发生之后，帝国的政府和军部就曾经成立了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凡是和地球教有关的人事，即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加以弹压。

一时之间，和忧国骑士团及地球教有关系的人共有二万四千六百名成为检举的对象，但实际上被检举的人不到二万人，因为有五千二百名因抵抗而被射杀，有一千名逃走了。帝国军从他们的指挥部没收了许多武器，结果很讽刺的，这反而给了帝国军弹压的正当理由。

于是，布连塔诺得以保全他身为治安负责人的面子，但是已经化成灰烬的都市复建工作却成了重要的课题。

三月十九日，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们齐聚冬蔷薇园的临时大本营。这一天，皇帝要公布罗严塔尔元帅的处分结果。大家都猜测罗严塔尔对于帝国军能将几天前发生大火所伴随而来的混乱情况减到最低有莫大的功绩，或许处分将可降到最低的程度。然而，皇帝的宣告在一瞬间几乎冷冻了所有出席者的心。

"罗严塔尔元帅，我决定解除你统帅本部总长的职务。"

无声的喧哗急速地升到人们听觉可及的程度，然而，在最初的宣告之后，莱因哈特接下来的公布内容驱散了冬蔷薇园里人们的不安。

"我要重新给你任命。你将以帝国新领土的总督身份驻守海尼森，负责掌管旧同盟所有区域的政治及军事之各项事宜。新领土总督的地位及待遇将与各省的尚书匹敌，你将只对皇帝负责！"

恭恭敬敬地低垂着头的罗严塔尔，秀丽的脸上泛起了血色。这可不是轻微的处分啊！只存在于人们想像的地平线对岸的莫大光荣正跪拜在他的面前他稍稍改变了金银妖瞳的角度，朋友的身影遂映在他那黑色和蓝色的瞳孔中。米达麦亚如同自己喜获荣升一样，喜形于色。

罗严塔尔被赋与了他在任职统帅本部总长之前所指挥的舰队，同时又收纳了克纳普斯坦及格利鲁帕尔兹两上将的舰队。结果，他将拥有舰艇三万五千八百艘，将兵五百二十三万六千四百名。这在银河帝国中是继皇帝莱因哈特之后第二强大的武力集团。除此之外，由于是由皇帝亲自宣告总督的地位和阁僚相匹敌，所以这就意味着罗严塔尔在制度上和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具有相等的地位。当然，在实战能力方面，罗严塔尔是远远凌驾于军务尚书之上的。

莱因哈特的决定不只针对罗严塔尔一个人，他同时也发表了随之而改变的组织和人事上的变更。

"统帅本部由我自己统辖。我会设立幕僚总监来辅佐我，这个职务就由舒坦梅兹一级上将来担任。因为要成立新领土总督府，所以你驻屯干达尔星系的任务也视同终止。"

事实上，最初这个席位是莱因哈特为希尔德准备的，但是伯爵小姐以她没有指挥一兵一卒的能力而坐拥如此高的职位恐会招来诸将不满为由婉拒了。

"但是，以上的人事要在使占据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一党屈服之后才生效。"

莱因哈特那铿锵的声音在参列的文武百官之间撒下了一张无形的、近似颤栗的紧张的密网。

"我要在各个势力、各地方的份子尚未蠢动之前讨伐杨威利一党。如果再给他更多的时间，不但会让他强化了战力，人们也会说我和我引以为傲的军队畏于一个人的奇略而推卸统一宇宙的责任。我要在此宣告，在我没有让

杨威利跪在我面前表示屈服之前，我就不回奥丁或费沙……”

莱因哈特的声音形成了一首没有乐器的交响曲，应和着诸将官的霸气。不知道是由谁先发起的，一阵热烈的呼叫声冲破了冬蔷薇园的香气和冷冽的空气。

“莱因哈特皇帝万岁！”

莱因哈特又把鲁兹一级上将从最前线调回来，任职费沙警备总司令；把瓦列一级上将从奥丁叫回来参加前线作战。之后，莱因哈特便先回行宫去。

当莱因哈特环视着冬蔷薇园，在不宽但感受很舒服的沙发中坐下来之后，艾密尔便送来了咖啡。而希尔德则在莱因哈特把咖啡杯放回杯盘时带来了令人想不到的课题。

“陛下，那个女人怎么办？”

有那么一瞬间，莱因哈特似乎无法刺激自己的记忆区去了解那个代名词指的是谁，所以希尔德只好再作补充说明。

“属下指的是在罗严塔尔元帅私人府邸里的那个立典拉德公爵一族的女人。”

“啊……”

莱因哈特闻言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只闪过一抹不关心和困惑。事实上，这个叫艾尔芙莉德·冯·克劳拉的女人存在与否已经不在莱因哈特关心的范围内了，但是他还是试着去了解。

“听说已经怀孕了，把孩子拿掉应该就没事了。”

“听说已怀孕七个月了。这个时候要中止怀孕对母体来说太危险了。”

“那么，伯爵小姐，你觉得怎么做才好呢？”

“请恕属下直言，属下也没有自信这样做是不是最好的办法，不过，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女人从罗严塔尔元帅的私宅中带到某个地方去，等孩子生下来之后，再送出去认养。”

“不能立刻就把她从费沙送回原来流放的地方去吗？”

希尔德反对这个做法。她觉得应该考虑到宇宙船的震荡会对这个时期的胎儿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发生流产或死产之类的事，可能又会撒下另一个悲哀和憎恨的种子。或许罗严塔尔本身也有过同样的看法吧？

“朕知道了，就交给你去处理吧！”

莱因哈特简单地把事情的处理责任交了出去。他的心已经开始漫步在贯

穿星海漫长而规模宏大的长征之路了，他不想把眼光放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身上。希尔德很了解他的心情。莱因哈特并不是无情，只是他把自己丰富的感性都奉献给宇宙这个唯一的存在上了。如果他是冷酷的，他或许就会下令处死艾尔芙莉德，斩断将来可能形成祸害的根源。当然也有人会把这个做法视为一种“安抚”。

“如果讨伐了杨威利，完全统一宇宙之后，陛下就可以回奥丁和大公妃见面了。”

话还没说完，希尔德就已经后悔了。皇帝的声音中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太多，伯爵小姐。这事跟你没有关系。”

“是，很对不起。”

希尔德坦直地道了歉。说来，莱因哈特也太任性了，他曾经派希尔德以私人身份到姊姊的佛洛依丁山庄去，实在不能一句话就否定伯爵小姐和这件事无关。

但是这种近乎少年不成熟的心态，还是在希尔德可以充分允许的范围之内。

Ⅵ

在行星费沙的地下深处有一间与外界严密隔离的房间。躲在这里长达一年的人们现在正悄悄地移往距离市区约五百公里之遥的欧克纳岗山地，潜藏进针叶林深处没有人知道的雄伟建筑物里。这些被帝国军登记在非友好人名录上的五十个人都由一个男人支配。

在装设有暖炉的沙龙里，放下两层窗帘的是一名叫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男人，正是费沙还是自治领地、拥有内政自主权时的自治领主。他在莱因哈特占据费沙夺取权力宝座之前，潜入了地下而逃过帝国军的追捕。如果现在甘为帝国军的傀儡，稳坐总督地位的博尔德克知道这件事的话，他一定会舔着舌头，把原来的主人送上断头台吧？现在，鲁宾斯基德忍着性子当一个黑色森林的隐者。

“皇帝莱因哈特和罗严塔尔之间的裂缝似乎已经修复了。不仅没有肃清他，反而还任命他当旧同盟领土的总督！你的工作好像造成反效果了。”

“看来似乎是修复了。然而，皇帝赐给罗严塔尔的地位和战力对一个臣

下来说是太大了。至少军务尚书奥贝斯坦会这样想吧？裂缝只是被隐藏起来而已，绝对不会消失的。”

“你布的网还真广呢！”

朝着鲁宾斯基罩下一张冷嘲热讽之网的女人是他的情妇——歌手出身的多米妮克·尚·皮耶尔。鲁宾斯基把这股冷嘲的波动吸进他那魁梧的身体中，同时继续说道。

“现在，皇帝的弱点便是他那个美丽的姊姊了。如果格里华德大公妃有什么差错的话，皇帝一定会狂乱不已。英雄和明君就会在一瞬间消失，剩下的就只是个激动而难以自抑的黄口孺子了。”

“你觉得这样就很好控制了吗?”

“至少比他发狂之前还好对付。”

鲁宾斯基以沉着得近乎没有感情的表情回答，把威士忌酒杯送到嘴边。

“可是，事情是不是能成功呢?”

“就算没有成功也无所谓。即使没有成功，只要暴行是有企图的，就可以产生充分的效果。那个金发孺子就会醒悟到他的人生不只是前进和上升了。他的权势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不断地空洞化。现在他是站在膨胀的气球上。”

这个时候的鲁宾斯基看来就象一个用胃壁吸收从威士忌酒杯中喝下液体化的阴谋，然后转化为成为自己能量的非人类。

“如果姊姊成为刺客行刺的目标，皇帝莱因哈特就会放弃新领土回去见姊姊吧？这个时候，和皇帝产生过嫌隙的罗严塔尔就会受不了堕落天使的诱惑了。”

“反正都是你在煽动的嘛！”

多米妮克重复着刚才的反应。对鲁宾斯基冷嘲热讽的语气似乎化为她的一种属性了。

“因为在讲求必要性之前，火上加油的功夫是你所擅长的。搞不好海尼森的大火也是你一手策划的。”

“你这么高估我，真让我高兴，不过，那次的事件却是偶然的。四处放火放得太过分的话，在灭火之前，自己就会被烧死的。但是，既然发生过一次火灾了，能够的话就要尽量利用。”

“你真是废物利用的天才。”

银河帝国的幼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原帝

国军上校修马哈……及其他无数个专有名词都被放进鲁宾斯基的道具箱里了。连费沙地底的支配者——地球教的干部名字也是一样。

"……对了。"

对于鲁宾斯基没有立即回答一事，多米妮克不认为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然而，鲁宾斯基的反应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费沙的黑狐"以隐藏了自己情绪的声音说出了这句几乎要震破情妇耳膜的话。

"怎么样？多米妮克，要不要帮我生个孩子？"

在一瞬间的沉默之后，多米妮克爆出了一句逆耳的回答。

"好让你杀？对不起了。"

即使这一句话化为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刺穿了鲁宾斯基的胸口，他的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以前，他曾经杀了企图夺他地位的鲁伯特·凯撒林克。而那个青年就是鲁宾斯基的儿子。多米妮克是这个父亲杀子事件的共犯。

费沙前自治领主以干涩的眼神目送着留下洒遍全身名为"辛辣"香水味的情妇背影。

"……不是这样的，多米妮克，是好让我被杀呀！"

他的声音低得无法传送到多米妮克的耳里。

Ⅶ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坐在冬蔷薇园草地的一角，凝视着即将被傲慢的春天击退的冬蔷薇。法伦海特、毕典菲尔特已经率领着麾下的舰队朝着伊谢尔伦要塞方面前进了。米达麦亚、罗严塔尔、缪拉、艾齐纳哈等上将也都摩拳擦掌做远征军出发前的准备。他们的目标是经过费沙回廊，纵横旧同盟领地，突破伊谢尔伦回廊，回到帝国本土。不管是在构想或实行方面，这次的作战可以说是除了莱因哈特以外，没有人做得到的盛大至极行动。

"……或许我是受到诅咒而出生的。"

皇帝低沉的声音敲打着冬蔷薇枯萎的花瓣，服侍在一旁的艾密尔·齐列闻言不禁露出了惊悸的样子。

"我喜欢作战远胜于和平。只有流血才能使我的人生染上色彩。或许还有其它的事情可以做……"

"可是，那不是因为陛下希望统一宇宙的缘故吗？"

艾密尔比当事人更显热心地强调。

“如果能够统一，自然就有和平。如果陛下感到厌倦了，不是还有其他的银河系可以去吗?”

没错，统一就会带来和平。但是将来又会怎样呢？他所散发的生命光辉必须有足以承接这种光芒的敌手存在才能显出其华丽感啊！难道就如这个凭着想像描绘出远景的少年所说的，前往别的银河系挑战吗?

莱因哈特伸出了他那只有画家靠着想像力才能画出来的极优美的手抚摸着少年的头发。

“你是一个体贴的孩子，常常会为我着想。我很想给那些会为我着想的人幸福的——”

很明显的，莱因哈特讲这些话大半是对着自己说的，所以艾密尔也就没有做任何回答，他只是专注地凝视着充满了忧郁气氛的皇帝美得过火的侧脸。一如往昔，莱因哈特不能相信自己可以给那些可以反映他的爱情和热力的人们任何幸福。他甚至怀疑对他所爱的人来说，结果他竟然是一个凶神。但是，他虽不曾忘记自己以前所立下的誓约，但也没有想过去实行完成这些誓约的义务。

时序进入三月，从海尼森方面躲过帝国军的哨戒流入“解放回廊”的旧同盟军舰艇和民间船大幅度的增加了。当四月的脚步声接近时，他们所发出的情报显示水位明显地上升到危险的刻度。

皇帝宣誓要扫灭杨一党，集合毕典菲尔特和法伦海特两员一级上将做先发部队。海尼森俨然已成为帝国军最大的军事基地。作战的时机快速地成熟。

察觉莱因哈特意图的杨威利也脱去了怠惰的冬衣，翻遍了他脑细胞的所有口袋，全力拟定迎击的作战计划。想要以有利的形式实现他的构想，随着司令官的作战计划做布署。巨大的伊谢尔伦要塞也因为内部充满了人力上的能量而达饱和状态，尤里安．敏兹事后甚至可以回想起这个赌上生命的“祭典骚动”细节。

菲列特利加拭去目不转睛地盯着作战图的杨，额头上所浮现的汗珠。卡介伦则和数字继续缠斗着。先寇布就象要参加射击比赛的骑士一样准备他的装甲服。波布兰忙着为重新编组而成的斯巴达尼恩各中队选择酒名以做为称号。姆莱正经八百地整理着文件，费雪默默地检查舰体，而有舒奈德随侍在一旁的梅尔卡兹则只要他在一旁待着就可以稳定将兵们的情绪了。亚典波罗一边编成舰队运动的模式，一边不停地记下命名为“革命战争的回想”的笔

记。而第一次上阵的卡琳，也就是卡特萝捷·克罗歇尔则满脸振奋……。

就算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别离，以及有多严重的流血战役等着他们，对杨舰队而言，伊谢尔伦要塞都是祭典的广场。充其量他们只能充满冲动地、喧闹地去享受这个只有他们可以完成的祭典……。

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的三月。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杨威利即将在从伊谢尔伦要塞到艾尔·法西尔星域的“解放回廊”地带展开自从巴米利恩会战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战。他们自己都还没有预测到这个战役为他们两人带来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冲击。

银河英雄传说年表

宇宙历	帝国历		
268		鲁道夫·冯·高登巴姆诞生	
310	1	银河帝国成立	
318	9	恶劣因子排除法颁布。帝国议会永久解散	
473	164	亚雷·海尼森成功逃往阿尔泰尔	
526	218		自由行星同盟成立
640	331	达贡歼灭战	
682	373	费沙自治领区成立	
767	458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诞生	杨威利诞生
776	467	莱因哈特·冯·米歇尔诞生	
782	473		尤里安·敏兹诞生
786	477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与莱因哈特相会， 安妮罗杰成为皇帝宠妃	
787	478		杨入军籍（少尉）
788	479		杨升上中尉
791	482	莱因哈特初次出阵	
792	483	第五次伊谢尔伦要塞攻略战	
		莱因哈特至伊谢尔伦就任。米达麦亚和艾芳瑟琳结婚	
794	485		尤里安成为杨之养子
			先寇布代理蔷薇骑士连队长
		地上部队潜入同盟司令部	吉尔菲艾斯和先寇布对战

		莱因哈特返回奥丁，晋升少将	
		吉尔菲艾斯晋升少校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军官学校毕业
			先寇布晋升上校，成为连队长
		第六次伊谢尔伦要塞攻略战	
		莱因哈特陷入同盟军严重的包围，但突破	用杨的方案，在莱因哈特的紧逼下逃脱
			同盟军全面退却
		莱因哈特晋升上将	
			雷欧波特·拉普和洁西卡·爱德华订婚
796	487	莱因哈特成为罗严克拉姆伯爵	
		亚斯提会战	
		莱因哈特成为帝国元帅	忧国骑士团袭击杨的住宅
		吉尔菲艾斯无流血镇压卡斯特罗普星系动乱，升中将	杨晋升少将成为第十三舰队司令官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成为杨之副官
		伊谢尔伦陷落	杨无流血占领伊谢尔伦要塞
		奥贝斯坦成为莱因哈特之参谋	
			最高评议决定出兵进攻帝国
			杨提出辞呈被退回，晋升中将
		亚姆立札会战	

		佛瑞德李希四世死，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即位	杨任命为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伊谢尔伦驻留舰队司令官、同盟军最高幕僚会议议员
			杨舰队出发
797	488	玛林道夫伯爵与莱因哈特会面	
		利普休达特盟约	
			杨参加在海尼森的归还兵欢迎祝贺式
		莱因哈特制压奥丁	
		莱因哈特成为帝国军最高司令官	同盟领地内四处地方发生内乱。杨受命镇压
		利普休达特战役	海尼森发生政变
		利典亥姆侯爵死亡	洁西卡因政府军的滥杀死亡
		威斯塔朗特的惨剧	杨舰队降落海尼森·政变镇压
		布朗胥百克公爵死亡	
		吉尔菲艾斯保护莱因哈特而死亡	梅尔卡兹亡命同盟，至杨舰队
		莱因哈特封为公爵，帝国宰相	
798	489	伊谢尔伦回廊的遭遇战	
		瓦普实验成功	杨接到首都召还命令，开审查会
		伊谢尔伦要塞攻防战	
		艾尔威·由谢夫二世遭诱拐	
		最高作战会议	
		废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凯萨琳即位	

			尤里安、费沙驻在事务官事务所赴任
		“诸神的黄昏”作战人事决定	
		罗严塔尔攻击伊谢尔伦。和先寇布进行肉搏战	
		莱因哈特占领费沙	
799	1	帝国军通过费沙回廊，进攻同盟领地	
		夺回伊谢尔伦要塞	放弃伊谢尔伦要塞 尤里安逃离费沙 比克古率领同盟舰队由海尼森出发
		兰提马利欧星域会战	
		莱因哈特发烧	尤里安返回伊谢尔伦，和杨再会合
		舒坦梅兹、达列肯普、瓦列战败	杨晋升元帅
		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出发	杨向菲列特利加求婚、订婚 杨舰队出击
		巴米利恩星域会战	
			击坠王伊凡·高尼夫战死
		自由行星同盟无条件投降	自由行星同盟无条件投降
		莱因哈特在伯伦希尔舰上与杨会面	杨在伯伦希尔舰上与莱因哈特会面
		莱因哈特到达海尼森	杨、尤里安、菲列特利加、亚典波罗等人退役
		凯萨琳退位	杨和菲列特利加举行结婚典礼
		莱因哈特皇帝即位、戴冠式	尤里安由海尼森向地球出发
		邱梅尔事件	尤里安、波布兰潜入地球教本部，得到情报

800	2	御前会议	列贝罗等人被拘禁
		瓦列舰队制压地球教本部	杨等人自海尼森脱出
		瓦列舰队自地球出发	尤里安等人和瓦列舰队一齐去奥丁
		大本营移动布告	艾尔·法西尔独立宣言
		密葬达列肯普	
		和约破弃、向同盟再宣战	
			杨非正规队往艾尔·法西尔。成为革命预备军
			尤里安等人和杨会合
		伯伦希尔舰上召开最高幕僚会议	
		马尔·亚迪特星域会战	
			比克古战死
		伊谢尔伦要塞陷落	杨再夺回伊谢尔伦
		莱因哈特降落海尼森	同盟元首姜·列贝罗被杀害
		“冬蔷薇园的勒令”发布	因为“冬蔷薇园的勒令”自由行星同盟灭亡
		拘禁罗严塔尔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8 乱离篇

第一章 风过回廊

I

犹如细碎水晶的点点星光下，金发年轻人步下地上车的那一刻，“皇帝万岁”的欢呼炙热地响彻海尼森的夜空，就像年轻人一辈子也看不腻星光一般，他的士兵们对这位心目中值得歌颂的年轻皇帝，永远也看不厌。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闪耀着金碧辉煌的金发，举手向守护宇宙港的帝国士兵回礼。欢呼声再度如雷响动，反射在他那金黄的发稍。那头金发就是昨日与他对立的门阀贵族们称他为“金发小子”，而今天士兵们赞称他为“金发有翼狮子”的原因所在。

宇宙历八〇〇年、新帝国历二年四月二日夜晚，二四岁的皇帝动身离开亡国的旧首都——海尼森，这是他为了征服伊谢尔伦回廊所跨出的一大步。他已篡夺银河帝国，吞并费沙自治领区，并逐步消灭自由行星同盟，大部分的宇宙已纳入他那白皙的掌间。就自然地理来看，自他那柔软的指间溢出的，不过是构成宇宙的一颗最小的砂粒的更小部分。然而，就人文上而言，它却是支配另一半宇宙长达二世纪半的政治势力的最后根据地，只要它存在，莱因哈特那统一全宇宙的壮丽野心拼图，将无法完成。

在受到舰长塞德利兹准将毕恭毕敬的行礼后，莱因哈特步入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舰内。组成皇帝大本营的幕僚群，尾随进入，以统帅本部总长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为首，包括非幕僚群的近侍艾密尔·冯·齐列在内，共约有二〇人。

“玛林道夫小姐！”

随着皇帝的叫声，进来的是一位年轻女性。她是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的女儿，也就是担任皇帝首席秘书的希尔格尔，一般通称希尔德。比皇帝小一

岁的她,留着一头朴素的金色短发,看起来就像一位聪明活泼的美少年。

“是！陛下,有何吩咐?!”

“朕忘了跟你确认一下。交待你去处理的那件事,办妥了吗?”

足智多谋、人称胜过一个舰队武力的伯爵小姐,对于莱因哈特抽象的询问,不假思索地答道:

“请陛下放心,我已将您的吩咐传达给负责人了。我想您不会再看到那令您不悦的东西了。”

皇帝优雅地点点头,显得相当满意,在动身离开海尼森之前,莱因哈特下达唯一的命令——破坏非军事性的建筑物。他所要破坏的目标是,被称为自由行星同盟的建国之父——已故的亚雷·海尼森的巨大铜像。

对于亚雷·海尼森的纪念馆和墓地,莱因哈特则不予干涉,因为他下这道命令的用意并非在于夸示征服者的骄慢。破坏铜像不仅是他的美感意识使然,也是加上了他对成为铜像之人物的羞耻心所做的一种反讽的思量。在莱因哈特的一生中,和建造巨大雕像以夸示一生的权力及权威的那种精神上的病毒是无缘的,故意下了赦令,将已意告令全帝国—只要罗严克拉姆王朝继续存在下去,在任何一位皇帝死后十年以内,绝对禁止建造皇帝雕像,且雕像不得超过人身之尺寸。

“若海尼森真的值得同盟人民敬仰,那么,他父母也认为我的处置是正确的吧。巨大的雕像实非常人所能承受得起啊!”

年轻的征服者对希尔德说道。他对她点头之后的那一瞬间,其精神的频道就从地上转往宇宙了。

就在此时,弗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和阿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两位提督已先皇帝一步离开海尼森,各自率领舰队挥军伊谢尔伦回廊。他们两人都是积极攻势型的战将,尤其是毕典菲尔特,号称着“黑色枪骑兵”舰队,一直享有猛将的盛名。

自前年持续至现在的这趟远征,一直都由毕典菲尔特担任先锋指挥官,虽然他的确立攻无数,但他那勇猛的声名所具有的破坏力更非比寻常。

对于他英勇善战的表现,其他帝国军幕僚们有此一说。

“毕典菲尔特在最前线吗?”

“不是吧！只要是那家伙在的地方就是最前线啊!”

如上所述的插曲传到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的耳中时,他不免深感怀疑,这些话是毕典菲尔特自已捏造的,但这些话对毕典菲尔

特的形容很贴切，这一点则任谁也都无法提出异议。

和皇帝莱因哈特同时启程前往海尼森的有：帝国宇宙舰队司令官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以及奈特哈尔·缪拉和亚伦斯特·冯·艾齐纳哈两位提督，他们预计在往回廊的途中，与舒坦梅兹提督会合。

另外，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提督也自帝国名义上的首都——奥丁出发，绕过费沙回廊，远道赶来。由克涅利斯·鲁兹提督率领，负责在费沙回廊环围地带巡逻的战力不算的话，动员人数之众，仍是相当惊人！

而海尼森的巡逻任务，则由格利鲁帕尔兹提督负责，他在前年以高等专员的身份奉派至海尼森，因此曾是菲尔姆特·达列肯普的部属；在拔擢人才时，以公正宽大为宗旨，而引起皇帝的注意。格利鲁帕尔兹则老实地回答说："在罗严塔尔元帅尚未到任前，下官就暂且负责海尼森。"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现任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一职，在征服伊谢尔伦回廊之后，预定将由他冠上新领土总督的称号，统辖昔日自由行星同盟的全部领域。今年，他三三岁，比皇帝年长九岁。他将担任皇帝的代理人，统治近一半新帝国领域的广大宙域。不论是征服或侵略方面，就算是皇帝几近贪念的要求，今天罗严塔尔几乎都做到了，待全宇宙的统一大业告成后，又将产生一个问题——他将面临自身才干是否足以担任广大占领区行政官的考验，不过，在才干这方面，至今还没有人会对他有所不安。

另一方面，梅克林格提督率领麾下的舰队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另一端摆开阵势，挟杀杨威利等人的后背。至此，包围回廊前后的巨网已全部完成。

莱因哈特之所以动员如此庞大的阵容，并动员身经面战的各个名将，明白说来，无非只为讨伐一个人。

此人就是过去自由行星同盟伊谢尔伦要塞司令官兼要塞驻留舰队司令官的杨威利元帅。在同盟末期，对莱因哈特及其麾下的提督们来说，同盟军就是杨威利。在他们精神水平的上下都漂着带有酸味的赞赏，有多少位名将，有多少次的败北，都是举起在杨威利一人！

说得讽刺一些，事实就是"偌大的帝国为了击败一个人，而发动所有的武力。"以国家的立场而言，为早日实现帝国统一大业，他们有必要去预防杨威利成为反帝国势力核心的后果。

战舰伯伦希尔现在可说是"移动的大本营"，皇帝办公室中，莱因哈特正忙着检讨往后的具体作战计划，他那冰蓝色的眼睛直视秘书官希尔德，扬声说道：

“如何？玛林道夫小姐，你现在还是反对朕亲自出征？”

聪敏的伯爵小姐反对皇帝亲自率兵征讨杨威利一当之事，乃众所周知，注视着美丽首席秘书官的莱因哈特，笑容间隐隐带着恶作剧的模样，他询问希尔德的目的，并不是想让她屈从己意，而是希望她提出反论。

“老实说，我还是反对！”

希尔德看出莱因哈特的心机，如是答道。听到这句话，眉清目秀的年轻征服者感到身体节奏律动一阵上扬，它证明了他的精神活力仍是畅旺澎湃。

“没想到伯爵小姐竟是这么顽固啊！”

莱因哈特无视她的个性，反而开朗地笑了起来，希尔德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脸上微微一阵红晕飘过。

“原来陛下早就把我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了。”

这可有点不公平了，不是吗？——希尔德心想。她至今仍然反对亲征，是因为她了解，莱因哈特想要亲征的真正动机，并非为了政治或军事上的理由，完全在于他个人的矜持及竞争意识。而这种意识下，则包含了他对于竞争敌手的尊敬与期待。假设杨威利放弃抵抗，向皇帝跪地求饶，莱因哈特将会有什么感想呢？虽然这是他自前年以来所热切期盼的事，但心中总不免感到失意吧。现在，他只认定杨威利就是他的战斗对象，并准备以最高礼节——倾尽无可匹敌的战略和压倒性的兵力——来迎战杨。

对于帝国军的这项举动，杨威利将作何反应呢？他会坚守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吗？或是挥军前进到回廊的出口——艾尔·法西尔，挑起舰队大战？实在难以预料。

Ⅱ

现在，帝国的战线已经形成了超越一万光年，既长且大的光龙，以C字型的形态，穿通整个由人类所支配的宇宙。光龙的头部是在伊谢尔伦回廊的旧同盟领方位，尾部则是在伊谢尔伦回廊的旧帝国本土方位，若是伊谢尔伦要塞陷落，为帝国军纳入版图，那么光龙的尾巴将加长延伸，则以O字型的形态环拥宇宙。

如此长大的行动线，原本是军事学上的一大忌讳，但是，敌我的战略状况优劣差别很大，则过长的行为将不会成为弱点。置身伊谢尔伦要塞的杨威利，没有大胆行动的自由，即使帝国军队伍长长地延伸开来，他也无法自侧面发动

攻击。因为,若说帝国军是一条光之巨龙的话,那么,伊谢尔伦要塞无异是一颗小小的鸟蛋了,以战略来说,两者之差真有天壤之别,杨威利必须借助战术上的胜利,才有可能阻挠战略上的悬殊劣势;目前,他的处境和巴米利恩会战之时一样,步步艰险,然而,莱因哈特那头勇猛自负的有翼狮子,是不会满足于只在战略方面将杨威利赶至穷途末路的。

"尽管杨威利多有奇谋,走到这步田地,他只能做两种军事上的选择了,一是前进交战,一是撤退防守,如此而已,他会作何选择呢? 他会采取什么方法来对付我呢? 这倒颇值得玩味的。"

随着霸气所至,莱因哈特起而行动,行动的自由是战略优势的保障;穷追不舍,使杨发动反击,这也是自己已经稳稳控制百分之九九的宇宙,才能够实现。

只是莱因哈特还未完全持有驱动历史和人类所需的牌,而他那伟大的劲敌也是相同的情况。

一个出乎莱因哈特意料之外的恶报,将地震波远自费沙传送而来,这一天是四月一九日,费沙的代理总督官邸发生爆炸恐怖行动,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死亡,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及费沙方面的军队司令官鲁兹一级上将受伤,其他受伤人员共计四一名。当消息透过超光速通讯传达过来后,正踏上远征之途的"金发有翼狮子",冰蓝色的眼眸闪射出熊熊烈光,一时为之沉默。

对于前进才能找出其价值的莱因哈特而言,被这道污秽的锁链加以束缚的恐怖行动之详情如下。

一月一二日,来自帝国本土的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以及逆向旧同盟领土而行的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再度于费沙会合。他们曾是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左右手,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获得胜利,而这时,前者正精神昂扬,步伐坚实地赶往伊谢尔伦方向的主战场,后者却只能带着败北的创伤,奉令留驻此地。

鲁兹的新头衔是"费沙方面军队司令官",任务是负责警戒新帝国最大的交通、流通、通讯要路。这项职务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但眼看着与杨威利间的最后决战即将爆发,他却被迫自最前线撤回,这对军人而言,实为莫大的憾恨。那份遗憾就是被杨威利以诡计再次夺回了伊谢尔伦要塞的不名誉之事,没有补偿的机会了,鲁兹只有让主君和僚友去处理自己的失败之过。

瓦列相当同情这位同僚的处境,因为他也曾经中过杨威利的诡计,使得过

去所立下的武勋，被败北感完全地压过，这一点他也是相同的，然而，若直率地同情表态，只会徒然加深鲁兹的伤痛而已，而明知博尔德克是为了献媚而以瓦列和鲁兹为对象举办欢送晚会，但他却出席了，因为他心想，这可以有机会安慰鲁兹。宴会时间是晚上七时三〇分。瓦列的左手义肢有点问题，待他调整妥当，赶到会场时，已是七时五五分了。

军用的高性能炸药爆炸的时间，恰好在他到达之前的七时五〇分，瓦列得以避开恐怖行动，幸免于难，反倒是托义肢之福了，更进一步而言，这或许是前年讨伐地球教本部行动中，向他挥舞毒刃的狂热分子所给的功德吧，不论何者为是，他在惨剧发生的五分钟后赶到现场，在一片混乱和狼狈不堪中，冷静地下达指令给部分的人，成功地控制住了即将造成恐慌的事态，人们对这位毫发无伤的提督感到无比的信赖。

席尔瓦贝尔西立刻被送往医院，由于大量出血，又加上头骨有金属射入，无法恢复意识，于二时四〇分，心脏停止跳动。

罗严克拉姆王朝中最高级的技术官僚，就在这场恐怖行动中消失了，席尔瓦贝尔西曾有两个野心。其一，健全新王朝的社会资本与产业基础，创造征服之后的经济建设新时代；其二，成立一指导经建时代的技术官僚群，使自己成为该群体的核心人物，并伺机登上帝国宰相的宝座。“这两个愿望并不是高不可及的！”他信誓旦旦地放言道。的确，他实现愿望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如今他的野心只能随着他的人，自地上永远消失了。

暗杀事件发生后，瓦列延缓离开费沙的日期，他向莱因哈特报告事件经过，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临时葬礼，并坐镇指挥搜查犯人，同时进行各项善后处理工作。

“没用的暗杀者！既要暗杀，就干脆把奥贝斯坦给作掉，还比较有人会赞赏。”

瓦列当然没有说出这些话来，但他对鲁兹和其他两名伤患，态度上的明显差异，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对于奥贝斯坦，他只是尽对上司应有的礼貌，前来探视一番，待医师一有指示，便立刻退出病房，对于博尔德克，他仅派副官代为问候，自己则转往鲁兹的病房。或许鲁兹的命运曲线多多少少有在上升了吧，他并没有伤及内脏，而且有可能在两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不过，虽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的精神反而更有活力了，当瓦列前来指望他时，他对瓦列说道：

“我怎么可以比奥贝斯坦先死呢？我要在他的葬礼上，念一段虚伪的哀悼词，顺便在心中对他吐舌头，我就是在期待此事，才至今都未战死。”

军务尚书也很厌恶我们啊！——把自己内心的想法束之高阁，瓦列不禁苦笑起来。他非常了解鲁兹的心情，三年前，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死所感受到惋惜心情，在他心中形成一支反感的箭，直刺奥贝斯坦的背脊。

事件发生是一周之后，瓦列启程离开费沙，在莱因哈特的命令下，该地的警备任务和搜索犯人工作，则交由辅助鲁兹的荷尔兹拜亚中将负责，待奥贝斯坦和鲁兹完全康复后，这些任务自然又回到他们身上了吧。

“犯人可能是地球教的余党或是潜伏地下活动的前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一伙人等。在这重要的时候，想要惊扰了皇帝陛下的心思。”

荷尔兹拜亚不禁咋舌，因为，正是“这个重要的时候”，犯人才会不择手段地在帝国军后方从事破坏活动。不过，犯人的目的并未得逞，除了已死亡的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以外。犯人所要刺杀的对象主要是三名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但这三人之中，奥贝斯坦与鲁兹只受轻伤，而瓦列更是毫发无伤。

接获噩耗的皇帝莱因哈特，在哀悼他失去所重用的人才之余，并没有因而放慢往伊谢尔伦方面的行军速度。他只下达一道命令给秘书官希尔德，下令服丧一日，并派工部次长古尔克暂代工部尚书的职务。

“等伊谢尔伦要塞攻陷以后再为席尔瓦贝尔西举行国丧，目前一切就暂时处置。”

莱因哈特对希尔德说明，但事实并非如此。奥贝斯坦和鲁兹身受轻伤，瓦列虽比预定日期慢了几天出发，但终究已离开了费沙，莱因哈特也没有因此次恐怖行动而中断征旅——凡此种种，将使犯人焦躁不安，并企图再度行凶。莱因哈特充分洞悉这点，所以特地严阵以待，他要求奥贝斯坦和鲁兹必须要有处理这件事的手腕和冷静度，如果在费沙所发生的恐怖行动演变成动乱时，可以命令瓦列舰队回转，返身加以平定，若事态演变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则才需考虑到莱因哈特本人将作何打算。反正在此之前，莱因哈特完全没有将旗舰伯伦希尔舰首调头的想法。

即使首席秘书官希尔德也不造成莱因哈特在此时改变方针，她只陈述一点意见，希望皇帝能够厚恤席尔瓦贝尔西的遗族，莱因哈特或许稍稍之误会她的意思，也或许是佯装误解，以清楚地探求她战略上的见识。

“玛林道夫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朕？”

经这一问，她才想起一件事。

“陛下！如果杨威利到伊谢尔伦要塞发动攻击，进攻帝国本土，您怎么办？万一梅克林格提督驻扎的防线被突破，那么，从那里到帝国首都奥丁之间顿失

屏障，杨威利届时将如入无人之境了。"

"你说得不错！这倒不失为上策。也许杨威利会玩弄这种花招吧！不过，前提是他必须握有充分的兵力。名将的器重受其它条件所限，实在是件遗憾。"

莱因哈特秀丽的双唇露出讥讽的曲线，他话中影射的人是谁，没有人知道，包围在杨威利四周的严苛环境，到底是谁赞成的？

"朕倒很想给那男子五个舰队，看看他还能变出什么把戏——想起来挺有趣的！"

"陛下……"

"伯爵小姐，朕若想休息的话，首先必须把和杨威利之间的帐算完才行，只有依他屈服，完成宇宙的统一，一切才算有了开始！"

谏言巧妙地封住了，希尔德沉默着，她只得静静地聆听皇帝的声音。

"不过，即使如此，朕仍感到有点不安，真想立足在对等的战略条件上，和那位魔术师来一次正面交锋……。"

希尔德首次提出反驳：

"这样的话，陛下，您大可放弃这次的交战，返回费沙，甚或班师回朝，返还帝都奥丁。然后，待杨威利养兵蓄锐，壮大声势之后，再与他一决雌雄不就好了。您又何必一定要与窍局一隅的杨威利决一死战？"

这次，换莱因哈特默不作答了，他像是承受不住希尔德直言极谏的刺痛似的，不住地摆弄着胸前的垂饰。

Ⅲ

渥佛根·米达麦亚元帅那富有活力的灰色瞳眸中，微微泛着复杂而波动的光彩，他本来就喜好灵敏迅速的行动，在不安的阴影中做深思熟虑的作为，恰与他的个性相反，当初他向妻子艾芳瑟琳求婚时，曾经烦恼得焦头烂额，但是如今他心中那股不安的感觉可又有所不同了。

费沙不幸事件所带来的沉痛打击，重重地压迫着米达麦亚的意识。

"那个奥贝斯坦没有死啊？好不容易才有机会证明他还是人类呢。鲁兹只受轻伤，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他的挚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语气更是尖酸毒辣。

"单就有可能形成问题来说吧，即使那个'会活动的毒药'奥贝斯坦，有胆

量策谋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件，我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有一就有二！”

米达麦亚忽然闭口不再作声，因为这些话无异是充满恶意的中伤之词。

米达麦亚之所以讨厌奥贝斯坦，本来只是气质上的，他知道这位头发半白，装着义肢的军务尚书，自有其主张的理由，且身负重大职责。话虽如此，米达麦亚仍无法除去个人好恶的情绪，米达麦亚仍是无法认同奥贝奥坦的理论。

而罗严塔尔排斥奥贝斯坦的理由，和米达麦亚的情况则又略有不同。这两个人等于是在抢同一块珠宝，不是吗？我们都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皇帝莱因哈特身上，期待有朝一日美梦成真；然而，由于两人的理想色彩大异其趣，所以冲突对立的形成自是难免了。

以米达麦亚的聪颖明敏，自然不难看穿这一点，但令他感到黯然的是，洞悉此事，洞悉此事而能引致的后果，无法两立。他认为，对罗严塔尔表明自己的想法，罗严塔尔不见得会直爽地加以认同。而对奥贝斯坦，他根本就不想讲。米达麦亚早就认定奥贝斯坦与自己处于对立地位，所以米达麦亚认为他只会拒绝妥协不愿改变心意。在这种情形下，奥贝斯坦自然容易遭受他人误解或敌视了，至于罗严塔尔呢？米达麦亚深信，这位好友的聪敏度绝对在自己之上，不过，罗严塔尔却将之放任自己随波逐流，米达麦亚最近开始担心此种可能，而那波流可能将成为瀑布坠落到无底的深渊……

“看似漫长的战争，又好像很短。不管是长是短，这次总要有个了结了！”

“但愿是我们所盼望的结果。”

在罗严塔尔的旗舰托利斯坦上，正进行着作战讨论会议，最后却扯到这个话题，他们并非已厌倦了战争，而且，正由于他们没有厌倦战争，所以才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战争全面结束后的情景，这种感觉和他们主君的想法略有不同。

“对了！那件事怎么样啦？”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罗严塔尔以他那名闻遐尔的金银妖瞳，注视着好友，半是恶作剧，半是敷衍的声音，敲击着米达麦亚的耳膜。

“咳！不知道啊，我也不想知道。阁下对那个女的有兴趣吗？”

“我有兴趣的是阁下的态度。”

两人同时沉默了下来，使他们陷入沉思的人就是怀着罗严塔尔孩子的女子——艾尔芙莉德·冯·克劳拉；这种话题再讨论下去，似乎永远都不会有任何结果。罗严塔尔不想要孩子，米达麦亚和妻子之间没有生下孩子，这两种情况，不禁使人痛感世事不平！

四月二〇日，率领帝国军的先锋部队，步步进逼伊谢尔伦回廊的毕典菲尔

特一级上将，在旗舰“王虎”上，召开会议。敌军已近在咫尺了，但为等候离开海尼森即将会前来此地的皇帝莱因哈特，他必须停止继续前进，而他也必须彻底统一全体舰队的意志。

这时，其中一位幕僚自以为聪明地提出一项建议：

“向杨威利发出和平宣言。若将伊谢尔伦要塞乖乖地献给皇帝，并誓约臣服银河帝国，则可保他们一党的性命。或许还可以答应他们几个条件，那就是认可艾尔·法西尔或其它行星的自治权，允许其内部继续施行共和主义。

毕典菲尔特双眉深锁，沉默不语。副司令官哈尔巴休泰德及参谋长格雷布纳上将等人，则互相使眼色，进行着无声的交谈。

“反正，我们没有必要遵守这些条件，只要那个被美梦蛀蚀精神的杨威利，浑然不知地离开要塞，等到他到达和平会议场所后，立刻将他逮捕，不就成了！为流一滴血，就可将全宇宙纳入陛下手中，这个计谋如何？”

“你想听听答案吗？”

“当然！愿闻其详。”

毕典菲尔特顿时肝火上升，勃然大怒，震耳咆哮直冲云霄：

“以后别再给我口出狂言！要是皇帝赞同这个丑陋的奸计的话，早在去年巴米利恩会战之后会见杨威利之时，下令加以逮捕处死，不就万无一失了吗？皇帝一心盼望的是能够与那个可恨的魔术师正面交战，并非只要让他屈服而不计手段。”

橙色头发的猛将，以压倒性的目光逼视着部下。

“被陛下指骂无能的人，我还能忍受，但是若被让骂为卑鄙小人，那么，我冒死效命陛下到今天，也就毫无意义了！这个道理你们还不懂吗?!”

像被毕典菲尔特的叫骂声狠狠揍了一顿似的，幕僚们个个如丧家之犬，狼狈地退出。哈尔巴休泰德和格雷布纳看看尚未回复平静的毕典菲尔特之后，互相对望了一下，彼此同意对方的意见——我们和司令官之间也会如此啊。

结果，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意见，会议便结束了，原本毕典菲尔特就并未完全拥有裁量权，虽然有违他自身的个性，但在皇帝尚未下达命令之前，他只能安安份份地做好巩固最前线的工作。

当同僚法伦海特传来定时通讯时，毕典菲尔特在闲谈中向他陈述“在最前线的百般无聊”，无聊到任何该做的事都没有，话题就从这里开始——若敌军抢先发动攻击，在皇帝尚未抵达之前，可不可以进入战斗状态？

法伦海特没有立刻回话。在本质上，他和毕典菲尔特一样，都是攻击型的

用兵家，不过，他比毕典菲尔特年长，即使皇帝不说什么，他也知道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所以他必须控制毕典菲尔特的锐气，在皇帝尚未到达之前，避免他闯下大祸。对这位淡蓝色眼眸的勇将而言，这也是克制自己的一种方法。

隔了片刻，法伦海特才谈到自己的提案，他认为不妨劝告杨威利降服我军。反正杨威利不可能会答应，而在皇帝到达之前，又没有机会交战，所以倒也没有必要枯坐浪费时间。不如试着以此探查敌军内情，来迟缓军事方面的反应。

事实上，法伦海特并没有非常用心地提出建议，他的心思集中在派遣许多侦察舰，开往即将成为战场的宇宙域一事。一世纪半以前，使帝国军众上败北污名的达贡星域，非常接近他们的航路，这个无可抹灭的固有名词，大大提高他们对于战场侦察工作的注意力。但是，当毕典菲尔特着手进行这项提案时，法伦海特反而大吃一惊。他更无法想像这项提案将会带来何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第二章 春天的风暴

I

如达斯提·亚典波罗所形容的"喧闹嘈杂的春季祭典"即将来临，在祭典前夕，伊谢尔伦要塞到处洋溢着祭典的气氛。

截至四月二〇日的现在，集聚杨威利麾下的反帝国阵营兵力，舰艇共有二万八八四〇艘，官兵共计二五四万七四〇〇名。单以数量而言，这个数字是杨自统率指挥军队以来，兵力最强大的一次。但是在这批兵力当中，有将近三成的舰艇必须修理或整顿，达二成以上的兵员，乃同盟政府末期时所征召或志愿入伍的新兵，不能在没有受过训练之下就让他们用枪，同时，自从与艾尔·法西尔革命政府合并之后，由于战力急速膨胀，军队组织也必须重行编制，所以担任后方勤务部长又恢复要塞事务监督一职的亚列克斯·卡介伦，可说是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有人将他的脑神经回路切开来的话，这个人一定会被如排山倒海而来的数字和图形所淹溺。

当帝国军一级上将费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传来通告文件时，杨威利和尤里安·敏兹正在宿舍用早餐。菜谱的内容除了烤面包和红茶之外，还有乡野风味的猪肉蛋卷、青豆滚汤和乳果，吃的人没什么反应，倒是一旁的厨子，眨着淡褐色的眼眸，很满足似地守望着他们。看得出来，这是下过工夫和努力的结果，尤里安郑重地公开认可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弟子，的确是有进步了，而杨则为了妻子和自己，向美食的女神祈祷，希望这并不是个然为之的产物。

向杨报告通告文件内容的人，就是目前担任革命司令官副官、未来的记录文学作家达斯提·亚典波罗，出现在电视画面中的他，在报告此事的同时，手上还拿着蛋，火腿和洋葱夹心的三明治，正如帝国方面的人所预料，接获这份通告的人，并不认为它是一份重要的文件。

"怎么样？您想知道内容吗？"

"嗯……看看也好啦！把它传送到这边的画面。"

毕典菲尔特所传达的内容，遣词用句相当客气恭敬，但含意却极尽讥刺嘲讽之能事。

"对前自由行星同盟首屈一指的将帅，现任共和主义残党唯一之将帅的杨威利，帝国军作此通告，您的抵抗破坏了和平和统一，不但无助于道德的建立，而且在战卫上难以施展，在战略方面也不可能成功，聪明如您，不应该不明白这层道理，本官乃秉诚忠告，您若想保住生命及不毁的声名，就速速撤下叛旗，祈求皇帝开恩吧！本官非常乐意为您居间调解。期盼能接获您理性的回音……"

菲列特利加评论道：

"毕典菲尔特倒是挺有挑衅艺术的嘛！他该生在同盟，当个政治家就好了！"

"他不是期待有朝一日要和优布·特留尼西特来个唇枪舌战吗？这下机会可不是来了？"

杨本想这么说，但一想到这种说法有声援毕典菲尔特之嫌，遂改口说道：

"身为唯一以外的将帅——你认为怎样？亚典波罗中将！"

"毫无文家的感受性可言啊！"

"不，我不是说这个……"

杨端起第二杯红茶来喝，这是菲列特利加泡的，和尤里安泡的可说不相上下，口感相当好。也许是错觉吧，不过能有这种错觉，倒也是一种幸福哩！

"我是在问你对他们送这封通告来的目的有何看法？"

"没什么大不了的。若是皇帝亲自出发的通告还有话说，至于那个毕典菲尔特提督，就别理他了。像他那种人，会率领黑色枪骑兵舰队全军，为亚姆立札会战前来复仇是当然的作风。

对亚典波罗的观察和判断，杨颇具同感，只是，他所采取的战略战术，全部都是根据莱因哈特的智谋和心态所规定的，若是毕典菲尔特没有接受皇帝的指示而自己行动，那么，杨不仅必须赶紧想出短期性的应变措施，同时，也可能得重新修正长期性的计划，这是毕奥菲尔特独断独行所发出的通告？抑或是皇帝莱因哈特亲下的指示呢？是认真的？还是形式的？或是表面掩饰？抑或是等待我方内阁？

"要不要回复？阁下！"

杨的副官兼妻子的菲列特利加·G·杨问道。当外人在场的时候，这位拥有金褐色头发和一双淡褐色眼眸的女性，就会对丈夫使用敬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咳……你认为怎样？尤里安！”

杨所监护的年轻人，用手指拨弄亚麻色的浏海。他比杨年轻一五岁，今年将届一八岁，“俐落匀称的身躯和四肢，纤细而且透明感的容貌，看来仿若一年轻的独角兽”这证言流传到后世。

“我认为将它搁在一旁置之不理，也并不为过，但是就礼仪上来说，好歹对方也是毕典菲尔特提督，不妨就回他一封信函吧！您觉得如何？”

“是啊！或许该这么做！”

杨点点头，但身旁的三人却不见他是否已下定最后的决定。

“……以不及昔日一个舰队的兵力，与拥有九成宇宙的敌手对抗，当恐怖紧张已极时，发疯错乱乃不足为奇。不过，谁也没有发疯，这是为什么……”

“因为全体人员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发疯了！”

奥利比·波布兰中校对着宇宙朗读虚构文章，亚典波罗投以厌恶的眼光。在高级军官专用图书馆中，亚典波罗在他名为“革命战争回忆录”的笔记中写道：

“写太多这种容易猜出结果的文章，在读者还没感兴趣之前，出版社早就厌烦了！得要写些新鲜刺激的东西才行的。”

“少废话！你这个自称击坠王的家伙！当你在损别人之前，请想想自己又怎么样？赶快去想想对抗帝国军‘皇帝万岁’的欢呼口号吧！”

亚典波罗大感不悦是因为他想起前几天，自己正前往年轻军官集合处时，波布兰竟向他说道：“三〇岁以上者请回。”旧同盟军中最年轻的提督之一的他，这年是三一岁。去年，步入三〇岁之际——

“我从不做和先寇布中将一样的坏事。尽管如此，为什么非得变成三〇岁呢？”

一半默然，一半愤慨，亚典波罗对自然不合逻辑的现象，提出不平之鸣。

被指为“活生生的不合逻辑”的华尔特·冯·先寇布，抓抓略为尖突的下颚，从容应道：

“我啊……可不想什么坏事都没做，毫无意义地变成三〇岁啊！”

……面对亚典波罗的反击，波布兰爽快地点头应和。

“我想好了！万岁！民主！”

“什么！结果是这样一句吗？这欠缺华丽啊。”

“事实上，还有一句口号！”

“愿闻其详！”

“去死吧！皇帝！”

这句话听起来受用多了！——和前面那些话比起来，这句话显得充满共和主义的味道——未来的记录文学作家以奇怪的用语评论道，脸上都不轻意地流露出不快的表情。

“……可是，结果我们还是得借用‘皇帝’一词来编出欢呼口号吗？一点也不好玩啊！我们可以说是语言的寄生虫啊！”

和亚典波罗与波布兰之间的话题比较起来，一场阴森可怕的会谈，正在艾尔·法西尔的独立革命政府内部隐密地举行当中，面临帝国军全面攻击的压力，与伊谢尔伦革命预备司令部保持联击并受命采取对策的罗姆斯基主席跟前，一位政府运作委员向他献上一计，提案内容如下：

杨威利再怎么神通广大，只要大军压境，他必败无疑！而且，当杨失败之后，艾尔·法西尔的命运也难逃一劫了。值此之际，我们势必在革命政权和杨及其同党之间做一选择，对不对？因此，不如将杨等人及伊谢尔伦要塞交给帝国军，以此要求帝国承认我方革命政权的自治权，如何？只要帝国军宣称承认自治权，我们立刻将杨自伊谢尔伦要塞抓出，一旦失去了杨，伊谢尔伦势必瘫痪，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和帝国军谈判交涉了……。

这和在帝国军阵营，毕典菲尔特所驳回的策略是相同的，讽刺的是，杨威利的政治构想被这些低次元的策士捉到了弱点。他们都清楚杨威利的最终目标，是与帝国和平共存，因此只要提出这种方案，杨威利必无拒绝之理。

罗姆谢基博士一脸呆滞地回视这位委员，过了数十秒之后；才慢慢回过神来，他猛然地摇头，表示拒绝之意。

“不行！不能这样做！请杨提督前来，借其声望和武力以资号召的是我们啊！我们若出卖了他，民主共和政体及其神圣精神，都将因而玷污。暗杀列贝罗评议长的一伙军人，在皇帝面前下场如何，你们回想看看！这种无耻的计谋，我绝不会同意的！”

罗姆斯基的决定并非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而是出自个人羞耻心罢了。正因为如此，众人所加诸于自由行星同盟评议会议长姜·列贝罗的恶评箭头，才没有指向他身上。很明显地，他非常缺乏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也许在潜意识中，他明白在历史的某一时期，理想会比现实重要吧！

无论如何，罗姆斯基的决议，再次使杨脱离"由文明政府出卖给帝国"的危机。

Ⅱ

杨并非全知全能的，正因如此，他无法预知所有不利于己的恶意和策动。首先，横阻在他眼前的第一大敌便是名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巨大恒星，他所放射的光芒，耀眼夺目，使人完全无视于小行星的存在。

决战迫在眉睫，在战争开端之前，杨再次确认自身的立场，自己究竟为何而战？为什么非向莱因哈特皇帝取得成立自治领区的约定不可？

因为事关民主主义的基本理念、制度及民主主义的运用方法，必须有人将这种知识传给后代，不管自己所做的事有多微不足道，这个原则将永远不变。

专制政治虽居于一时的胜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世代的交替，统治阶层的自律性将渐渐松散疲软。没有人提出批评，没有人要求处罚，欠缺自省能力的人，将加速自我膨胀，独断独行不知悬崖勒马。惩罚专制支配者的人不存在了——因为，不会遭受任何人惩罚的人，正是专制支配者。

于是，像鲁道夫大帝、吉斯穆特低能皇帝，奥古斯都流血皇帝等人物，遂得以流动绝对权力的巨轮，压辗人民，染红历史的铺道。

对这种社会体制存疑的人，终会出现。届时！只要有与专制政治不同的社会体制形态存在，就可以缩减他们的痛苦和试验错误的期间了，不是吗？

然而，这只不过是渺小的希望种子罢了。自由行星同盟政府不也曾经高唱"消灭专制主义！民主主义并存！"吗？杨并不相信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有所谓的"永远"。

只要人心有二，民主政治和专制，独裁政治，亦将在时空轨道上同时并存，即使是到民主政治隆盛达于顶点的时代，期望专制政治者仍大有人在，这些人当中，有人怀有支配他人的欲望，更有人却希望被别人支配，服从别人，因为这样可以活得较轻松，只等人家来告诉他，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只要服从指导和命令，就可以得到自身的安定和幸福，有人就是能够满足这样的生活吧！只是，只能在栅栏内自由生存的家畜，有朝一日，或许终将死于饲养者的刀下，成为餐桌上的牺牲品。

专制政治的权力罪恶比请民主政治更为凶暴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没有在法律和制度上确立人民具有批评专制政治的权利以及矫正专制政治的资格。

杨威利经常毫不留情地批评国家元首优布·特留尼西特及其党羽，但他并未因此而遭受法律制裁，虽然他也为此遭遇不少刁难，但当权者都也得——找出另外的借口才行，这完全是拜民主共和政治的主张——言论的自由所赐，政治上的主张是应该尊重的，因为它是阻止权力者自我膨胀的最大利器，也是保护弱者的坚实盔甲，为了将这种主张流传后世，杨不得不舍弃个人的意味，与专制主义奋战到底。

确认过上述立场后，杨接着思考实务对策。要如何才能击败那个战争天才皇帝——莱因哈特呢？

若在回廊外排开舰队，则势必被大量的帝国军包围。即使再企图引帝国军进入回廊，一旦用兵神速的米达麦亚元帅迅速闯入，阻断回廊的入口，那么所有的战术都还来不及施展，大批兵力便已蜂拥而上，产生夹击歼灭的结果了。

“看来，也只有引帝国军进入回廊了？”

话虽如此，谁也不敢保证能因此一战而胜。

而引莱因哈特进入回廊，则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方法。一是故意败北，使皇帝自盈于胜利而骄傲，一是倾集全力取得胜利，经败北的耻辱而使皇帝大怒？

“两者都行不通啊！”

杨自忖道。如果莱因哈特那么容易因小小的胜利而骄傲，且因一时的失败而愤怒的话，那么，杨今天也不用如此辛苦了。从身为旧高登巴姆王朝的一位将帅之日开始，莱因哈特就一直是先完备战略方面的条件，再于战术方面充分发挥了创造的天份。在亚斯提会战时择取的各个击破妙招，对莱因哈特而言，不过是雕虫小计而已，真正证明他那伟大才能的，是在后来的多次战役中，大批兵力的运用，补给的完备，部下的人事安排，地利的确保及开战的时机选择等各方面的表现，自由行星同盟末期的战争，完全在莱因哈特所设定的战略状况下进行，战场上，可以说在第一枚炮弹开火前，胜负优劣就已成定局了。

伊谢尔伦要塞并不具有战略意义。回廊的两端在帝国军事的支配下，势同被封锁在袋子中，孤立无援——杨这样认为。不过，或许这只是自己的浅虑，帝国军的行动线和补给线之所以无法继续扩大，乃是因为伊谢尔伦没有落入帝国军手中之故，这点实轻视不得。

战术上的意义则非同小可。以纯粹的武力来进攻，伊谢尔伦要塞的确具有易守难攻的价值，尤其要塞主炮“雷神之锤”更具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更进一步而言，它还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不败的杨威利，以易守难攻的伊谢尔伦要塞为根据地，抵抗新王朝——这个事实本身，已向整个宇宙正式宣告民主共和政治将继续存在，并成为支持民主共和政治者的精神支柱。关于这一点，即使是无心的，杨也无可否认自己已具有偶像人物的价值了。

但是，无论它具有何种意义，一旦讲和，伊谢尔伦将沦入帝国版图，而当情况危急时，杨所珍爱的这座要塞，也将只成为政治交易的一项货品而已。

尽管如此，就彼我军事力量的差距而言，想在战术上一较长短，简直是痴人说梦，这是事实，不过，仍有办法使巨大的帝国军事铁墙产生裂隙。

军神之子——金发的霸者，极欲和杨一战雌雄，杨也深知此事，如果他想取得胜利先机的话，就只有乘机捉住莱因哈特心理上的间隙了。

杨的构想有点近乎妄想，利用战术上的胜利，诱使莱因哈特讲和，迫其承认实施民主共和政体的一颗行星，可拥有内政的自治权，这个行星可以是艾尔·法西尔，也可以是更为边境的未开发行星。当整个宇宙——除该行星外——都陷入专制的寒冬时，必须有一个温室可以培育微弱的民主政治幼苗，直到幼苗成长，足以承受试练为止。

因此，杨认为必须战胜莱因哈特，但是，或许输给莱因哈特会更有利也说不定，在杨败北之后，莱因哈特也许会善待追随杨的官兵们，以最高的礼遇，送回他们，让他们各自去发展未来。

或许这样真的比较好，毕竟杨的能力有限，没有杨的话，他的部属们或许当真能拥有更丰富的未来罢?!

尤里安将红茶送来勤务室，杨两脚拦在桌上，对他开口说道：

“莱因哈特皇帝似乎有意和我交手哩！如果违背了他的期望，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放过我的。”

杨半开玩笑地说道，但心里却不免暗忖，这个分析是正确的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杨和莱因哈特之间的交战，自是无可避免的了。尤里安泡的红茶，他动都没动。长长地叹口气说：

“事实上，我认为这种想法若是我自己过度自我膨胀的话，倒还无所谓。不过，他高估我了！我只是浪得虚名罢了啊……”

巴米利恩会战之后，莱因哈特曾经放他一马，莱因哈特允诺他，只要归顺帝国，定会大大重用他。杨拒绝了，和已故的比克古提督一样，杨也无法和专制支配者握手言和，无论支配的手有多么纤美，温暖！莱因哈特有莱因哈特的个性，杨也有杨的个性，他无法从那个性中解脱。

尤里安轻声应道：

“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吗?”

杨威利眉头深锁。尤里安满脸通红，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所使用的辞汇，丝毫不带自己的生命和思维，但是，不管尤里安所说的话有多疏浅，只要是发自他内心真正的想法，杨都会认真地，温和地给予回应。

“命运还说得过去，宿命的话，就有点让人厌了。宿命有两种意义，对人而言都是侮辱。其一，它会使人停止思考分析状况；其二，它会使人类的自由意志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物，没有人能想出对抗宿命的对策的！尤里安！无论身处何种状况，最后还是要由当事人自己抉择！”

这些话有一半以上是在说给自己听的。

杨不愿将自己的选择，以一句“宿命”草草搪塞。杨从不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他总是觉得一定有更好的方法，更正确的途径，在军官学校身为一名学生时，甚或后来掌旗指挥千军时，他都保持这种想法，信赖他的人和批评他的人很多，但却没有人能站在他的立场，替他设想。所以杨只有在自己的才能和器量的范围内，思考、烦恼。如果一句“宿命”就能解决一切，那么凡事就轻松多了。但是即使杨错了，他也希望这份错是出于自己的责任。

尤里安凝视着敬爱的提督身影，和六年前第一次见到杨时比起来，尤里安身体长高了三五公分，现在，只要他的头发再长五公余，他就有一八〇公分高了。终于追过杨了。但尤里安并不因此感到自傲，因为他老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智慧上并没有随着长进。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尤里安·敏兹的看法大致相同——“虽谈不上伟大，但不失为一位有能力诚实的领导人，在历史上留下不小的功业，他深知自己所该扮演的角色，既不过度自负，也不独断独行，承接前人的脚步，充分发挥本身的才能。”

当然，也有人提出另一种尖酸的批评。

“尤里安·敏兹根本就是杨威利的另一个翻版，此外一无是处。他对于民主共和政体及战略战术方面的翻法，无一不源自杨，毫无创见可言，杨虽独断妄为，但堪称为政治及军事两方面的哲学家，至于尤里安·敏兹，充其量只是上述两方面的技术者而已……”

这篇评论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尤里安是有意做杨威利思想的忠实实行技术者。对他这种生存方式，有人批评为荒谬，但是，若尤里安有意超越杨而挫败的话，后人将会如何评价他呢？有人一定会恶狠狠地骂他是“不自量

力”。不过尤里安非常了解自己，为此而大感不快者亦大有人在，杨曾对尤里安说过一句话：

“有一半以上的人支持你的话，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Ⅲ

高级军官俱乐部中，杨舰队的两个“问题成人”，手上端着威士忌酒杯，互相交谈着。华尔特·冯·先寇布泰然自若地说道：

“那并不是私生子，我自己也不知道她的存在，并不是要隐藏意图的，我是光明正大的，谁也不能在背后指指点点啊！”

“卡琳若听了，一定会在后面踢你一脚的！”

在背后指指点点就能了事吗？——奥利比·波布兰的绿色眸子闪过恶毒的光芒。两人将先寇布的女儿——卡琳，也就是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和起司，咸饼一同当成下酒的佳肴了，尽管内心非常认真，一旦牵涉到生命问题，却不见得会这样做，这点是他们共通的毛病。

他们旁边桌的达斯提·亚典波罗正端起酒杯，同席的伙伴邀他同坐，但他以厌恶感染杂菌为由，回拒他们，尤里安心里想到，他可能还在为首几天“三〇岁以上者请回”之事，感到老大不痛快吧！方才趾高气昂的亚典波罗，似乎有点软化了，他吆喝在走廊散步的尤里安来作伴。尤里安好不容易喝完一杯酒时，亚典波罗已经喝完第三杯了，他脸不红气不喘地说着决战将至，却不见杨舰队的干部们有任何人面露惊恐之色，他并将此归功于杨的为人处世之道。

“司令官人格上的影响力——不！应该说是感染力，实在惊人！在杨舰队诞生之前，伙伴们一定都是那种一板一眼、拘泥形式的“标准军人”！就像梅尔卡兹提督那样的！”

“总有例外吧！”

“你是指先寇布中将吗？”

“我想，不只是他而已吧……”

“那……还有就是奥利比·波布兰了，这家伙向来个性似乎就好不到哪里去！”

亚典波罗露出恶作剧的笑容，尤里安只得苦笑以对，亚典波罗和杨之间的交情，自军官学校时代算起，也有一五年了，因此，他受到的“感染程度”，自非先寇布等人所比拟的。

"教你一句好话吧！尤里安！"

"什么?"

"这个世界上最强力的说词！不论是正论或雄辩，都敌不过这一句话！"

"如果是免费教授的话……"

"唔！这倒也不失为一句好的话词哩！只是，敌不过我这一句的！这句话就是'那又是什么?'"

或许是酒精在作祟罢，尤里安的反应有点迟钝了。亚典波罗一个人自顾笑了起来，他宣称，前九天，帝国军毕典菲尔特提督传来通告时，回函是以他的名义寄出的。

"太过草率的话，往后就麻烦了！"

"尤里安！由下面开战，战胜帝国军的机率有多大?"

"胜算是零！"

"回答得可真干脆呀！这么说来，即使采取任何行动，也不会使目前的胜算降低喽！所以我们做了什么都是无妨的。"

"这似乎也不算是三段论法吧！"

"那又是为什么?"

自称青年革命家的他，露出顽音的戏谑表情，再将酒注满酒杯。

"用侠义和狂想做事吧！反正现在要认真也认真不过帝国军！狗用牙咬，猫用爪抓，各有其适用的吵架方法。"

尤里安点点头，用指尖转弄着酒杯。他接受亚典波罗的邀请，多少也有点原因。因为在之前没多久，尤里安才与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发生口角哩！后来两人沉默下来，是因为彼此觉得有点可笑使然。

"有人说愈吵感情愈好，没什么大不了的啦！"

实在不像开玩笑。卡琳的视线落在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操纵说明书上，一面书见正在运送中的整备用具，不禁心中大叹巧妙，就在此时，她忽然直直地撞向墙壁，说明书和用具掉落地上，尤里安前来帮她捡起掉落地上的东西，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不知不觉地偏离了社交性的谈话，不过，首先开火的应该说是卡琳。

"中尉可不像我这么笨拙，不论在哪一方面，成绩都很出色嘛！"

即使是洞察力和感受性比尤里安差一千倍的人，一定也不难理解卡琳的话中之意，如何回应卡琳尖酸的话锋呢? 实在难以决定。不过，尤里安并没有默不作声，他在脑海中搜集词汇。

“那只是因为有多才多艺的人们在我周围,他们什么都教我,如此而已。”

“是啊,你可都碰到一些好老师啊!”

难道卡琳在嫉妒我?——尤里安有点不安地想到。他从小就在卡琳的父亲华尔特·先寇布中将及其他人的呵护下长大,这在她的眼中看来,或许是过份地独占特权吧!卡琳自出生到今天的一六年之间,也只和父亲交谈过一次话而已,她从来不知道置身充满慈爱的环境中是什么滋味。他也非常希望自己能为他们父女做调解,但是,华尔特·先寇布中将也无法顺利做到的事,他也无做到之理了。尤里安犹豫了一下,最后他自脑海中的言语档案里挑了一句最无聊的话:

“先寇布中将是一个好人!”

话还没说完,尤里安就开始后悔了,卡琳用轻蔑掺杂着讥讽充满反感色彩的视线逼视着尤里安。

“是啊!以男人的眼光来看,或许他还会令人眼红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是女人,他什么都好!”

尤里安楞住了,后悔之意全消,他这次之所以说不出一句话来,是因为满腔怒气袭上心头之故。

“这是你一厢情愿的说法罢了!难道你的母亲是那种只要看到男人就说好的女性?”

少女紫蓝色的眼眸里闪耀着纯粹的怒气。

“这句话还轮不到——不,不需你来说吧!中尉!”

她故意补充说道,并非基于礼貌,而是出于反对的意思。

“是你逼得我这么说的!”

我真是说了一句不宽容也不贤明的话了——尤里安有点苦涩地自觉到。这种时候,他特别羡慕先寇布和波布兰了,因为他们的精神层次是那么成熟自然;如果自己看起来聪明一些,灵活一些的话,那是因为对方比自己有器量,刻意地来配合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而已。和杨、卡介伦、先寇布、波布兰、亚典波罗……等人比起来,自己显得何其幼稚而小器啊?!竟然连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子都应付不了!

双方你来我往的结果,互为平手,卡琳瞪了那个“淡红茶色头发”一眼,气焰高涨地转身,以介于“走”跟“跑”之间的速度离去。正当天使通过之际,尤里安仓促之间直起身来,还差点摔跤,目送着她的身影,感情和理性还兀自交杂一起,尚未理清,就又被亚典波罗捉来当酒伴了。

而尤里安在某个他不在场的地方，这件事却成了下午茶的"点心"了，在百忙中好不容易找到空档回家休息的亚列克斯·卡介伦，偏被两个女儿缠着不放，虽然疲倦，不过，他还是将自己无意中看见尤里安和卡琳龃龉之事，告诉夫人。

"这样的话，我们的莎洛特·菲莉丝较有希望喽！"——她虽没这么说，但——

"真是的！尤里安这小子比我想像中还呆哩！如果他够机灵的话，就应该懂得如何捉住女孩子的心理啊！"——

"哎呀！尤里安这孩子本来就呆呆的嘛！"

卡介伦夫人一面将自己做的起司蛋糕切开来，一面若无其事地纠正先生的看法。

"这种事虽然可以靠后天努力学习，下功夫揣摩而开窍，不过，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其它生活方式为何物者，可不是聪明人的生存之道吗！大概是被杨先生影响的关系，才会变成这样的吧?!"

"总归是监护人的责任喽?!"

"那……把尤里安送到监护人那儿的那位仁兄，是不是也有责任呢?"

"……那时候你也没有反对啊！"

"当然哪！我当时认为这样做很好哇！现在也这么认为啊！你后悔当初做了这件好事了吗?"

把起司蛋糕囫囵塞进嘴里后，这位人人称他的军官，便悻悻然地钻回堆积如山的文件中了。

Ⅳ

情势尚未告急之中，紧张似乎已渐渐高涨起来，杨舰队的军官们，在交头接耳的交谈中，略显兴奋的气氛。

"如果真要和黑色枪骑兵来个正面交战的话，咱们应该先注销户籍才对！干脆就先把结婚，离婚各来一次吧！"

"一个人就可以了吗？好个贼胚！"

"您想在背后打个洞呼吸吗?"

"哈！不管怎样，我们一直都在螳臂挡车，不过如果打中要害，即使是巨象大概也会踉跄倒地吧！值得咱们放手一搏了！"

在理论武装方面,杨的部下并未比司令官讨论得还热络。当然,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达斯提·亚典波罗。

他遵照指示,针对帝国军毕典菲尔特提督的通知,撰写回函,第一份文稿写得太低声下气,被他撕掉了;第二份文稿又觉得措辞太强硬,因而作废;第三份文稿,终于向杨提出,请求发文。

"你认为这就是高贵而稳健的作品了吗?"

杨十足一副正在替学生打作文分数的老师模样,不住摇头。他正坐在战舰尤里西斯的船舰上,幕僚会议席中——

"致屡战屡败,阶级却不降反升的奇迹人物——毕典菲尔特提督:阁下的缺点是勇气和思虑无法协调均衡,想要纠正这个毛病的话,就来攻击我军吧!我们会给阁下一个最后的成长机会,让阁下能在失败中记取教训……"

杨耸耸肩,将文件传给邻座,他拿下扁帽,拨弄头发。

"这样写会激怒毕典菲尔特提督的!"

"我正有此意! 让他原本就过剩的方刚血气,全部直冲脑门!"

"一败涂地的男子"的确是毕典菲尔特的负面形象,但这个评价并不公平。他在用兵上欠缺弹性导致失败,也只发生在亚姆立札会战那一次而已,其它如与自由行星同盟军或门阀贵族联合军的多次交战中,获得胜利的经常是他。只是,他那种阳刚个性所造成的破坏力,连身为同方阵营的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也都无法否认。至于亚典波罗,目前他的任务并不是分析事实,而是夸张毕典菲尔特的负面形象。

"我明白了亚典波罗中将的意思,不过,文章还不够沉练,阁下如果不要拿个人的品性来作为下笔依据的话,应该会好一点!"

华尔特·冯·先寇布提出这项否定评语后,亚典波罗扬扬双眉。

"对方不一定能看出文章的沉练度,我只是想让毕典菲尔特提督出售的商品,增加一些附加价值后,再把它送回去罢了! 这样做效果不错,这是我的看法!"

"你是要怒气冲冠的毕典菲尔特蛮干起来吗? 但皇帝一定也下了要他自制的命令。他不会轻举妄动的。"

也或许这封信反而会引起帝国军全面发动攻击,当我方尚未做好万全准备时,就引发了正式的战争也说不定,更何况法伦海特,毕典菲尔特等人,均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官,他们的能力和实力足以粉碎一些小诡计,先寇布的这番见解,固然是一针见血,不过,有人则认为,要是真正爆发舰队战的话。身任陆战

指挥官的他也没有出场的机会，所以对别人的作战方案，他总是辛辣地批评。

“辛辣吗？别开玩笑了！若是这样，那不就是认为他平常说得太甜了。”

波布兰放声说道。

这时，出乎意料之外地有一个人举手要求发言，表示支持亚典波罗的提案。这个人就是前帝国军一级上将——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罗。

“帝国军的先锋部队似乎是黑色枪骑兵舰队和法伦海特舰队。”

正当杨宣布此事时——

“嗬！法伦海特！”

梅尔卡罗喃喃念道，年近半百的脸上，露出几分感慨的神色。

“这个人和我有种奇妙的姻缘啊！如今宇宙两端，人各一方，才三、四年前的事而已，那时我还和他列舰并肩对抗……共同的敌军啊！”

梅尔卡兹的副官贝伦哈特·冯·舒奈德，略显担忧的目光投向敬爱的长官身上，与其说中途倒戈，不如说是自帝国流落同盟的梅尔卡兹，今天会在这里，固然是他自己在利普休达特战役结束之前所做的抉择，但当时规劝他选择这条路的却是舒奈德。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直到今天，仍在他心里翻转不已。

或许该说是达观吧，梅尔卡兹从没向人提起在帝国本土，还有一位分离已久的妻子。他默默地担任杨舰队的参谋长和检阅监督，身上穿的仍是帝国时代的制服，关于这一点，连一向多嘴多舌的姆莱中将，也未加以评断。

“我认为帝国军的军服并不适合身故的比克古元帅，同样的……”

其后省略的这番意见，全体人员都接受了。

语气缓慢而沉着，现在，梅尔卡兹开口说话了。

“如果法伦海特和毕典菲尔特两舰队真的发动攻击，这时若我们能使他们成为各个击破的目标，那么，多少可以缩减战力的差距，也许值得试试看吧！”

先寇布一脸疑惑地望着梅尔卡兹，或许他在想，敦厚严肃的梅尔卡兹莫非也已感染杨舰队的恶习了？当然，先寇布本身在这种风气中，始终都非常珍爱自己的羽毛。这并非单单他个人应该做到的，而是使恶习蔚为气候的全体人员所应该自惕自励的。恐怕是其中硕果仅存，未受感染的梅尔卡兹，徐徐地接着说道：

“送出这封通告的同时，我军亦突然出兵，他们当不至于回避前进，以他们以往的个性来判断，势必会发兵应战才对，先把他给教训一顿，到后来与莱因哈特皇帝的本军对峙时，或许那趾高气昂的皇帝，在心理上已经略输一筹了！”

替我！替我，——在一旁热络地喃喃自语的人是亚典波罗。杨两手弄着

摘下来的黑色扁帽，静静地不发一语。

“此一计虽好，不过，对方是黑色枪骑兵啊！只怕布饵的手会整只被吞噬掉呵！”

姆莱中将提出其一贯的慎重理论，不断唤起伙伴们对失败的警惕，是他存在于杨舰队的意义之一。先撇开杨不说，即使先寇布，亚典波罗认同这项方案，尤里安等人都不这样认为。

“……连我们自己看来，这手段也算恶毒了，但……”

菲列特利加和尤里安赫然发现，喃喃自语的杨，黑色眼眸的深处，智谋的火舌灿然擢升起来，杨转过身体，向顾问级的半百军人问道：

“梅尔卡兹提督！我想借用您的名义，可以吗？”

别人若知道的话，一定会说这是一个大骗子的毒计，但他的脑海里，此时浮现这个构想。

V

那个声音并不会太久，也不是什么可怕的呻吟声。杨的耳朵之所以能够敏锐到听见那个声音，是因为他想起白天的时候，尤里安的表情和动作显得有点无精打采，这个印象在他的记忆回路中，就像残光一般忽现忽灭。当然，也有可能是军舰内部高级军官的私人房间，也都那么窄小而且墙壁太薄之故吧！

杨从宇宙历七九四年以来，一直是尤里安·敏兹的监护人，这个结果就是那个没露出尾巴的恶魔——亚列克斯·卡介伦所造成的。第一次见面时，尤里安的身高还不及杨的肩膀，他是个有亚麻色头发，双眼充满聪慧的小男孩，小小的身体里，拥有杨所没有的多项美德——勤劳以及对整理事物的热情。

杨走下来，在睡衣上披上长袍，妻子菲列特利加睡着了，也或许她并未睡着，只是假装入睡，看着先生下床。

看见杨打开窗户披着长袍，一边摇头，一边向自己说“晚安”，尤里安知道自己叹息的声音被他听到了。

“对不起！打扰您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最近事情特别多，一想到自己还是这么不成熟，忍不住就用力发出声音，想发泄一下。”

这样做也是不成熟的行为吧！——尤里安面红耳赤地思索道，杨摸摸下颊，对尤里安的问题大感兴趣，他那平稳的目光投视着年轻人。

“错了！你并非不成熟，该说是半熟吧！”

这位人称魔术师、智慧的男子，似乎有意在安慰他的同时，开点玩笑，尤里安不知如何回答，这时，杨自装设于墙壁上的餐具橱里，拿出白兰地的瓶子和杯子，轻轻地打开来看看。

“哇！怎样！来一杯吧！”

“谢谢！不过，这样好吗？你从卧室偷溜出来……”

杨没有马上回答，他小心翼翼地将酒倒向两个杯子。

“卡介伦中将一定会大叹‘我永远也无法享受到与儿子一同饮酒的乐趣呀！’这就是长期欺侮善良学弟的报应！嗯！好香啊！”

嘴里叨叨说着恶毒的话，杨和尤里安，举杯相触，尤里安闻到浓烈的芳香，呛了起来，将酒杯放在一旁。

“想要当大人，先要搞清楚自己的酒量！”

杨冠冕堂皇地说道，被酒呛到的尤里安此时自是无言以对。

是夜，两人对坐相谈至天明，这件事尤里安后来始终未曾忘怀，关于恋爱，杨并没有讲述什么大道理，这是每一个人必须亲身去领悟的，但也有人终其一生也无法彻悟，换作是卡介伦的话，大概会这样说吧——关于男女间的心理问题，杨也能向人说教?！这比孤单抵抗莱因哈特皇帝大军还狂妄哩！

事实上，杨所做的事，和他正打算做的事，都是狂妄的。

如果莱因哈特以征服者之姿态出现，而罪恶歪道地进行无谓的流血在强取豪夺的话，那么要对抗他并不难；但是直到现在，事实只证明莱因哈特是历史上最高级的专制君王。他是一个征服者，但却宽大为怀而贤明；对于敌对者虽毫不留情，但从不加害一般市民，而且在帝国军的占领下，社会秩序反而建立起来了。

这是到目前为止，杨及其同伙所面对的最大矛盾所在。换句话说，当大多数的人民肯定专制政治、接受专制政治时，高唱人民主权的杨及其同伙，便成为多数人民的敌对者了。因为这时他们的立场是站在否定人民幸福，否定人民抉择的那一边了。

“我们不要主权，不要参政权！因为现在皇帝施行德政，我们只要全权委托他就好了！政治制度只是实现人民福祉的手段而已，所以只要人民可以得到幸福，把严肃刻板的外衣脱弃，又有何不可呢?”

当有人这样说时，我能够提出反驳吗？——这就是一直困扰着杨，令杨感到不安的问题，恐惧未来，强使眼前的流血事件正当化之辈，在过去比比皆是。

“为了防止将来可能出现暴君，我们必须用武力打倒现在的名君，将权力

重新分配设限，让民主共和政治永远存在。”

这个反论实在可笑，不是吗？

“为了守护民主政治制度，我们要打倒名君！”

这个说法岂不使民主政治成为德政的敌人了？

德政时代蛰伏不动、恶政时代揭竿而起的民主政治，才是杨一直想保有的。但是，当这种价值也变得毫无意义时，人民本身拒绝的可能性，正是目前最大的课题所在，想起旧同盟时代一些粗制滥造的立体电视剧，杨对尤里安说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那么，人类就可以活得较单纯，较轻松了！”

Ⅵ

这一年四月中旬，自由行星同盟的旧首都——海尼森，发生一场小骚动。在巨大的历史转轮下，这件事连一粒细砂也谈不上。位于市中心南方约两百公里处的赫其亚丘陵上，设有大规模的精神病院，有一天晚上，当地发生火灾，大约十名患者当场死亡。无法计算出正确的人数是因为经确认的生存者和发现的遗体数量之间有所误差。特别病房大楼八〇九室的患者——安东留·霍克，不管他是否活着，医院的人似乎都对他没什么印象。

安东留·霍克这个名字，就像死水一般，沉淀在人们的记忆之槽中，四年前，也就是宇宙历七九六年，同盟军在亚姆立札会战大吃败仗，几乎断送江山命脉，当时，负责作战方案的人，就是他，由于转换性歇斯底里症发作，他被编进后备军人，翌年——七九七年，爆发当时任职同盟军统合作战本部长的库布斯里上将暗杀未遂事件，他便被关进精神病院厚实的墙内，自此封锁人生的一切。

自由行星同盟的军事力，竟然像发酵粉做成的墙壁，倏地瓦解开来，这并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为之。但是，霍克须承担战败责任的事，许多人都无可否定。他在二十六岁时，便已位居准将地位，晋升速度凌驾于杨威利之上，于是，野心，速度和事故互成正比。

精神病院发生火灾一事，没有被掩藏起来，但霍克失踪一案，都被混淆在“死者及失踪者共十一名”的官方统计数字中，在帝国军的占领下，行政的运作责任产生了纯化，因为同盟的下级官僚，深恐为帝国军斥为处事无能、武断。没事、没问题——应该没事了，自故达列肯普高级事务官的时代开始，他们就

养成这种应对的态度了。

有一艘太空船往虚空中飞去，其中的一个房间，一群男子蜷缩在一起，位于漩涡中心的是一个年方三〇出头、尖瘦的男子。如果尤里安·敏兹或奥利比·波布兰看到这幕情景的话，必定会再将视觉记忆重行整理一次。那个男子便是地球教团的总书记代理暨大主教——德·维利。

在帝国军瓦列提督的扫荡下，地球教的总基地溃灭之际，德·维利理应早已埋进数百亿吨的土砂和岩石里，在遥远的未来变成一尊化石才是，但是，他并没有死。教团中枢和周边的人生存下来了，当然，他们对敌对者的憎恨也与日俱增。

环绕德·维利的部下之一，两眼绽放着火花和油光。

"眼前我们虽然失败了，可是我们得到神的恩宠，来日一定可以东山再起！"

其他部下点头附和。

"绝对不能让皇帝，杨威利讲和！要让他们杀到最后一兵一卒为止，这次，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德·维利大主教伸出一只手，在空中挥舞，一半是抚顺部下的血气，相反的，一半是在煽动群情。他不是万能的，但是他大致可以猜到，这时杨威利的政治构想依归何处，当然，绝不是地球教团所谓的圆满之道——同归于尽。他们若想逃过最悲惨的命运，则我们就动手把他们推入深渊，所幸，三年前使用过的旧工具还在，只要将上面的铁锈和尘土轻轻洗掉就可以了。

"霍克准将！阁下才是民主共和政治的救世主！杨威利与专制统治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妥协，讲和，认同他的霸权，甘愿臣服于他，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杨威利该杀！他是出卖民主共和政治的丑恶背叛者！霍克准将！不！阁下本来就是一员年轻的元帅了，你应该指挥同盟军，期待有朝一日宇宙一分为二而决战！我已准备好一切了，杀掉杨威利，拯救民主共和政治，夺回过去阁下曾经拥有的正统地位吧！"

狂热分子所需要的并不是事实，只要为他涂上他所喜欢的幻想色彩就可以了。他将霍克玩弄于股掌之间更非难事，只要让霍克相信他想相信的一切即可。

安东留·霍克一心想成为民主共和政体拥护的英雄，这是他脆弱的精神世界中一份永不消灭的志愿。对于抢走他正统地位的杨威利，他憎恨之极！关于这点，与地球教团干部们对宇宙历开始以来的非地球势力所抱持的仇视态

度,本质上是一样的。策动阴谋的人对这件事非常清楚。

德·维利向眼前看得到和看不到的一切,发出恶毒的讯息。在听觉区域里,那些恶毒讯息波动,变成了有形的笑声。

"好!有些事没有必要特别记在心里,不过,有件事我要说在前面。自古以来,被暗杀的人即使没有被暗杀死亡,也能名传千古,而暗杀别的人,却只能因为暗杀而留名历史。"

要不是说话者语气显得洋洋得意,这段话一定可使人深铭肺腑。因为它同时准确地指出事实及真实。

"这个刺杀杨威利的男子——安东留·霍克,或许会遗臭万年,但是,留下恶名总远比被遗忘还值得!对于那般没有实力又想追求荣耀的愚者而言,这也算是功德一桩了!"

挥手示意身着黑衣的部下退出后,德·维利略显厌恶地检视自己方才所说的话,尤其是自己的未来仍是模糊难测,不过,一道无形的钩已牢牢勾住包装于野心外的感性褶皱。

他微微摇摇头,那充满俗世的思考——而非狂热信仰的思考,转向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是一个既可以为他铺路,又能在路上挖洞的男子,头上童山濯濯,眼光细密尖锐,身躯结实魁梧,曾经是费沙行星的伪政府。

背叛教团者——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对于这个人,连一个氧的原子都不能让他得到!德·维利的憎恶和危机感,向着那位精神血缘者不断地扩展开来。

第三章　常胜与不败

I

……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与杨威利之间，一种叙事诗般的战争，使“宇宙历八〇〇年”这个容易记忆的一年，成为人类史上最悲剧性的纪年之一。自从人类使用宇宙历以来，人类仍然和以前一样，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发生在遵守法律秩序者和破坏法律秩序者之间，高压统治者和解放者之间，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之间，专制主义的军队和共和主义的军队之间……。但是，从未有一场战争会像宇宙历八〇〇年的战争一样，有着极端不平等的外在条件，和内在因素之均衡。

……就外在条件而言，这是一场支配几近整个宇宙的空前大帝国，与一支流亡的小兵团之间的战争。就如同恐龙与小鸟由正面相互攻击的抗争。就这一点看来，胜败的归属并不具有讨论的价值。但是从内在要素说来，这场战争实无异是一场精神双胞胎之间的战斗。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一般同时兼具长远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前线后方组织力强的战略家，就只有杨威利一人，而像杨这般具备深彻的洞察力，正确的状况判断力及临机应变的能力，同时又深得军心的战术家，也只有莱因哈特，他们是常胜和不败之间的对决。

……在另一方面，两人也有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厌恶鲁道夫大帝以来统治人类长达五世纪的高登巴姆王朝，无论是莱因哈特或杨威利，都深恶痛绝门阀贵族的支配体制，并致力消灭独占财富的不平等，他们都期望废除“高登巴姆式的社会制度”，改革桎梏人类，侮蔑人性尊严的邪恶秩序，政治的目的不外乎消除不公正，并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关于这点，两人的立场亦毫无二致，当时，大概没有像他们这般彼此尊敬对方的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必须用

血来实现贯彻各自的主张。

……两者之所以水火不容,非战不可,是因为他们之间那唯一相互的观点——为实现社会公正的权力,应该集中或应予分散?——就为了这个唯一不同的观点,就使得当时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互相攻击,导致数百万的官兵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内外划下鲜血的轨迹。这真的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悲剧吗?

——J.J.比萨多“英雄式的历史”——

宇宙历八〇〇年,新帝国历二年五月一日,莱因哈特皇帝身居阵前,开始挥军进攻伊谢尔伦回廊。有史以来,第一次银河帝国军队自旧同盟领方面向伊谢尔伦要塞发动攻击。

此时,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首脑部,逃往伊谢尔伦回廊内部避难,艾尔·法西尔宣称不进行防备。这无异是在证明杨威利及其同伙乃有意引诱帝国军进攻回廊内部,以希尔德——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的说法,杨在此时将确立战术的优势视为第一优先。

“杨威利也有意一战吗?”

年轻皇帝自言自语道,希尔德以充满赞赏和不安的眼光注视着他白皙的脸颊上的鲜丽血色。

对于莱因哈特此次的军事行动,不必要的动员军队,穷兵黩武,在帝国政府内部引起不满和批评,声势虽不大,但却是公开的。国务尚书佛兰兹·冯·玛林道夫负责镇压这些不平之鸣,他谒见皇帝陈述意见。

“为了讨伐杨威利,不但动员帝国全军,皇帝陛下更亲临阵首,这正犹如用大炮轰击老鼠。臣并不了解军事,不过,臣认为只要在回廊两端部署军队,封锁他们,使他们长期孤立,迟早他们会投降的,所以依臣之见,认为没有必要速战速决,请陛下明断,请班师回驾帝都吧!”

这个道理,莱因哈特早已心知肚明。希尔德,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也都曾向他进谏此事。他虽明白,但还是发兵进攻,这么做虽是在于确保帝国的战略优势,然而,他真正的目的就像他自己所巧妙形容的——“杨也有意一战”,他只想和杨威利交手看看,他也知道杨威利占有战争的地利之便,那却是对杨唯一有利的条件。

担任大本营情报主任参谋的费塞尼亚中将,以前曾担任卡尔·古斯达夫·坎普提督的参谋长,他根据手边所有相关的资料回覆皇帝的询问。当然,资料并不丰富。

“现在,杨威利军除了部分的前卫兵力外,其余皆潜伏在伊谢尔伦回廊之内,回廊的入口已经无法从事通讯了。”

事实上,宇宙之中并没有称为正式“杨威利军”的正规军队。其正式名称为“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革命预备军”,但由于这称呼不好叫又欠缺魅力,所以命名后的第二天,大部分的人就都忘光了,根据达斯提·亚典波罗的记载,除了杨威利之外,所有的当事人都以向来惯称的“杨舰队”来称呼,帝国单方面的官方记录则统一使用“著称杨威利军”的说法。不管成为名称由来的人物本身是如何地不合己意,但这仍是他人对他的评价。例如,渥佛根·米达麦亚就这样评论他:“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云云,不过是装饰杨威利这只公鸡的鸡冠罢了!”

因为当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首脑部逃往伊谢尔伦回廊避难,宣称艾尔·法西尔不做武力防备时,莱因哈特未加一顾。只在那谨慎的神情中,闪现一抹冷笑,他全副的精神都放在黑发魔术师所将展开的各种技俩和战术上了。

“难道完全没有办法让杨不战而屈吗?”

希尔德再三地提案。莱因哈特之所以未将她的提议放在心上,不单是因为他那好战的个性使然,更是因为他了解她的目的是在将皇帝的注意力转移至其它事物上。

倘若仅是思考性的实验,那么非军事上的谋略方案,可说多得不胜枚举。连原本精神层次与此无缘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也能够想出许多谋略方案。总之,如果没有杨威利这个人的话,皇帝及他旗下的勇将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统一霸业了,这是众所公认之事。

将杨引至签署谈和条约的地方,再将他杀掉,这个方法如何,给杨以外的“叛乱部队”承诺全员无罪,并令其逮捕杨。或者,让杨的部下相信,杨企图出卖他们以求自保……各种方案罗列不尽。

但是,这些谋略方案绝对不会被实行!黑色枪骑兵舰队司令官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斥责幕僚所提出的方案,他振振有辞地说道,罗严克拉姆新王朝的军队是以光明正大的舰队决战为专长的,目前在数量上,我方以十比十一占得优势,又加上战争天才——莱因哈特皇帝率兵出征,以及由“帝国双璧”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为首的名将指挥作战,我们还怕什么呢?

然而,令帝国军感到不安,不完全之处,也并非全然没有,帝国军的征战路线和补给线是人类史上最长的,而且大半以上都是占领地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游击战,恐怖行动,罢工风潮……等等妨碍战争的事情,前几天,皇帝的重臣

——工部尚书布鲁诺·冯·席尔瓦贝尔西，不就遭人炸死，也难怪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要忙得分身乏术了，帝国的中枢划分为帝都奥丁、费沙行星和首都的大本营三处，就国政的效率而言，相当不理想。在矫正此一不合实际需求的现象之后，或许应该驱除内部的害虫了吧?!

后世有一部分的历史家则得意洋洋地发表下述评论：

"……深入敌军内部，速战速决，取得完全胜利。这个华丽的梦想，不知使得古往今来多少的用兵家、征服者，只落得埋骨他乡的凄凉下场。即使是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样的战争天才，也无法抗拒如此甘美的诱惑。"

这不是诱惑，而是自己的生存意义。在伯伦希尔旗舰的私人房间里，莱因哈特确定了自己的信念。

贴身侍从——少年艾密尔·齐列静静地走近，开始收拾白磁咖啡杯。最近，他一直勤于模仿亲卫队长奇斯林准将那毫无声息的走路方式，以免惊扰皇帝陛下，但是当他成功之后，又开始对何时才该扬声叫唤陛下之事，感到烦恼不已了。

修长的双腿交叉坐在扶手座椅的莱因哈特，正沉浸在独自的思考中，没有注意到少年那自然优美的动作。

从那时候开始，至今已有十年了吧?!

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瞳眸，微微一闪。

砂漏的砂子往反方向上升流去。十年前，宇宙历七九〇年、旧帝国历四八一年，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将姐姐纳为宠妃；进入学校以后，年年独占学年成绩首席之座，或许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孤零零站在白眼的包围网中。他的朋友只有一个，而且是一个唯一可靠、忠实，且无可取代的莫逆之交，这位红发的好友总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他，有时候，莱因哈特会将内心深处的野心，以疑问的方式向这位好友透露。

"吉尔菲艾斯！你认为鲁道夫做得到的事，我会不能做到吗?"

……打开记忆之窗，逝去的情景，不该失去的种种……，都随着光与风飘进莱因哈特的意识世界中，为何那时即使是在隆冬时分，于眼望去，各处也都充满生气的色彩呢？为何那时快洗烂了的旧衣服，穿起来比绫罗绸缎还舒服呢？而胸中的野心，为何渐渐产生蛊惑般的音律呢？如果未来意味着无限的可能，达成野心代表拥有幸福，那么为何自己无法毫不犹豫地放手一搏呢？是无知使然吗？还是自己的正确度被过高的自信和傲慢所掩盖了？莱因哈特并不能确定，不过，在这个时候实在没有必要去想这种事情的。

皇帝这短暂的寂静,透过高级副官修特莱所带来的费塞尼亚的一份报告所打断,情报主任参谋的表情和声音,因紧张而泛青。

"陛下! 抱歉之极,有扰圣安,根据方才传来的情报,担任前卫的毕典菲尔特及法伦海特两位将军,已经与敌军陷入惨烈的战斗状态了!"

Ⅱ

开战报告的传来,实不合莱因哈特之意。因为待麾下所有兵力配置完备之后,再与敌军一较用兵长短,才是这位年轻皇帝所衷心期望的。和前年的巴米利恩会战不同的是,此次莱因哈特得由对方设定战场。被杨威利所开打的短期战所迫,帝国军只得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前面展开战火。

"何不等朕到达之后才开战? 毕典菲尔特及法伦海特,妄自尊大、有勇无谋,竟无视于朕的用兵计策!"

白皙脸颊潮红的莱因哈特,勃然怒气振撼了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幕僚人员神情肃然,莱因哈特一面用手拨开垂落额际的金色头发,一面强自镇静下来。他在心里推算,一定是对手杨威利所使的设计,故意激怒法伦海特和毕典菲尔特,挑起战端,以分散帝国军的战力。

他的推算是正确的,后来才知晓事情的始末如下:

战端的导火线是由部署于伊谢尔伦回廊帝国方面出入口的帝国军所引起的,这里的战力为战舰一万五九〇〇艘,指挥官是担任后方总司令官的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

梅克林格接获远自费沙送来的莱因哈特皇帝的指示,抢在毕典菲尔特及法伦海特之前,自反方向侵入伊谢尔伦回廊,他原本计划由背后牵制杨威利的出战,再伺机变更计划,与敌军交战,在我军赶到之前,使战况陷入胶着状态,然后再一举自前后挟击杨威利,然而,根据先遣侦察员的报告,杨得悉梅克林格入侵,竟倾集全部战力,迎击梅克林格,舰艇数量超过两万艘。

"两万艘以上!?"

梅克林格为之哑然。他拥有卓越的战略见识,不为偶然的战术要素或个人逞能而行事,能根据必要的状况来配置、投入必要的兵力,稳扎稳打,确保胜利的获得。行事一向如此的他,根据自己的思考和计算,杨威利既然能够往这里投下二万艘以上的战舰,那么,可以推测杨总共拥有五万艘以上的兵力,储备兵力,按兵不动,将所有兵力投入主战场以外的地方,在用兵学上反而是一

种欠缺考虑的行为,自前年以来,不断流入伊谢尔伦要塞的同盟残党数量,杨在数字统计上花费不少工夫,目的即是使帝国军无法把握正确的数字,并使帝国军产生这种错误的判断。

“不可以进入战斗状态!立刻回转,离开回廊!”

梅克林格的指示并非因为胆怯,以他的立场而言,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他旗下约兵力为一万五〇〇艘舰艇,和杨威利军队相比,居于劣势,更何况一旦他失败的话,帝国本土完整的机动战力就消失了,当然他可以将在边境和要地担任警戒的战力集合起来,则兵力可达十万艘,但是这些部队欠缺统一指挥的领导人物,附近的敌部队若出动阻止,则我军届时将成为敌军各个击破的对象了!接着,对方即可直视在遥远星海的远方,帝国首都奥丁孤立的形影……。

原来帝国军的军事优势竟然是如此而已!长年以来深受危机感刺激的梅克林格,基于其个性、用兵思想及责任感,除了避免与敌军陷入激战,退兵至伊谢尔伦回廊的帝国出口,重新部署之外,别无他途。杨达到目的之后,遂急速回兵,转而与毕典菲尔特对峙。而毕典菲尔特等人根本无从得知梅克林格撤退之事,还一直认为在杨的背后仍有我方军队。

“那时,如果梅克林格没有采取停战退兵的行动,或是至少抵挡威利的攻势二天的话,后来的状况也将全然改观!我们就可以前后夹击杨,将他封锁在伊谢尔伦要塞周边的狭小宙域中了,而且,当黑色枪骑兵直捣要塞,杨情急之下必会折兵返回,届时梅克林格只要从背后发动攻击,就可以立下大功了呀!”

日后,猛将毕典菲尔特咬牙切齿地说道。就结果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梅克林格也提出了正当的主张,只是“艺术家提督”并没有大声倡言。

“像杨这样熟知战争情报及通讯之重要性的将帅,可说无他人了。我军唯恐给予伊谢尔伦要塞探听及谋略的机会,必须经由费沙维持通讯网路,当然,这样便会产生时差,杨料到这件事,利用我军通讯网路所产生的时差,一方面借着谋略,一方面借着武力,规避了被敌军攻击的危机,杨威利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预测的正确度,而在于他使帝国军的行动或选择,完全操控在他预测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银河帝国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总是在他所预先设计好的舞台上舞动。”

他之所以如此发抒感怀,是因为杨威利已经无法为敌军名将分配舞台位置了。

在达斯提·亚典波罗的无礼回函之后，由别人所发出的通告到达暴跳如雷的毕典菲尔特手上时，是四月二七日之事，他没有独断独行地处理这件事，经过再三考虑后，他决定与战友法伦海特商议此事。

亡命同盟的梅尔卡兹提督后悔以前所做的选择，声称将投降莱因哈特皇帝，在敌营担任内应——听到这件事，法伦海特一句话便否定了情报的可信度：

“不值一谈！这一定是陷井！梅尔卡兹提督虽是我军的敌人，但他并不是会在这种节骨眼上变节的人！”

“是不是陷井，用不着你来告诉我！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陷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一定是想使帝国军掉以轻心，再乘机发动快速偷袭，毕典菲尔特认为如此，别无他途可循了。只是令法伦海特感到不解的是，这种肤浅的诡计会是杨威利和梅尔卡兹想出来的吗？毕典菲尔特提出一个看法：

“该不会是死间吧？”

梅尔卡兹亲自前来帝国军的阵营，使帝国军松懈防备之心，杨军队再出奇不意发动突袭。当然，梅尔卡兹将遭帝国军杀害，充当诱饵的人物将难逃一死，所以这计策叫做“死间”。虽然是一个无情的计谋，但提出此计的人，可能就梅尔卡兹本人。

“梅尔卡兹可能是想死得其所吧！所以他才会想出这一招，牺牲自我。接下来的通讯可说是危机重重了！”

法伦海特虽然觉得毕典菲尔特的意见与其说是预测，毋宁说是期待，但却没有理由反对加强舰队的防御及应变能力，他们下令麾下的舰队进入第二级备战状态，随时迎击杨舰队的突袭。

不久，第二次通信传来，毕典菲尔特取得法伦海特的同意，回函表示愿意“以客人之礼迎接梅尔卡兹提督”然而，这时有一个问题产生了，毕典菲尔特等人该把这件事向皇帝报告吗？一一犹豫之后，他们决定呈报此事。只是，他们预期将会产生的反应竟比他们预料的时间更早发生，因此失去了报告的时机。最后他们还是跃进杨所设计舞台上了，宇宙历八〇〇年四月二九日，“回廊之战”就在无声无息的开幕铃声向着全宇宙中响起。铃声直接穿进参战的数千万人的心脏，加速了心律鼓动的频率。

Ⅲ

杨威利军队在暗中接近时被发现，遭到先发制人的炮火攻击，那种狼狈的情景实在教人惨不忍睹，至少毕典菲尔特是如此认为的。当然，他并不知道杨的幕僚——姆莱中将曾经黯然地批评道：

"我方的舰队只有对逃走的演技最为拿手……"

这并不容易，这是达斯提·亚典波罗的演技专长，如果没躲过黑色枪骑兵的狞牙，全身必然会被咬碎。为了统御部下，尽管背脊冷汗直流，表面上仍须装作泰然自若。

但是亚典波罗还是发挥了玩命的演技，在千钧一发之际，摆脱帝国军的主炮攻击，假装溃散而逃，一旦帝国军追击回来，再返身予以反击，被激起战意的毕典菲尔特，以一个老练战术家的作法，故意放慢追击的速度，待亚典波罗回转返攻的那一瞬间，再猛然发动功势。

这番舰队运动堪称一绝，连用心良苦的亚典波罗，这回也只怕陷入半包围状态了，这已经不再是演技了，亚典波罗冒着九身一生的危险，逃入回廊内。在亚斯古里旗舰的舰桥上看着荧幕的法伦海特，结结巴巴地说道：

"毕典菲尔特这个浑帐！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了吧?! 应该遵从皇帝的指示才对的！"

法伦海特误会他了，但是看着黑色枪骑兵冲进回廊的情景，毕典菲尔特的指导显得井然有序，难怪会被视为计划性的行为。

金属和非金属的惊涛骇浪波波掀起，看见黑色枪骑兵冲径回廊时显现在荧幕上的光点军，杨已知道将赢得这场战斗的胜利，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杨威利环视舰桥上的幕僚人员——妻子兼副官的菲列特利加，先寇布、姆莱、派特里契夫、史路等人。卡介伦受命留守要塞，梅尔卡兹和费雪留在其它舰艇上，执行其它任务，还有在今年年初受命担任司令部巡回参谋一职的尤里安·敏兹，这就是所谓的"杨氏家族"目前仅有的小小陈容。

"帝国军拥有一位稀世的皇帝及许多的名将，对他们全部的人来说，伊谢尔伦回廊太窄了，而这种窄度却是我们的活路。我们应该多加利用！"

与其说杨的声音充满自信，不如说他只是在淡然地说明事实而已，并将胜利已垂手可得的想法根植于部下们的心中，杨威利被称作魔术师，是因为他所

给人的信赖感，至死也不会消失。他的部下们借用古人的小对话，对他们的司令官开了个玩笑。

“你认为杨提督最佳的作战是什么？”

“就是接下来的作战！”

……一〇时四五分，帝国军急速接近的报告传来，全体舰队接获进入第一级紧急状态。二时三〇分，亚典波罗提督的先遣部队到达，直接进入杨舰队的左翼，对付来攻的敌军。

“辛苦了！”

“请将谢意换成一些实际的东西吧！”

这段对话在通讯荧幕上匆匆交换。

指挥大舰队的杨身影，自最初的伊谢尔伦争夺战以来，就是这个样子：一只手肘拄在指挥桌上，盘腿坐着——这个时候也不例外，幕僚们有时瞥他的身影，借以心神安定。

通讯兵的声音突然紧张地响彻舰桥。

“敌军突破黄色区域，进入红色区域！主炮射程〇·四光秒！”

“准备炮战！”

杨举起一只手，这并不是下达射击命令的意思。他拿下黑色扁帽，搔搔杂乱的头发。“连猫看了都会退避三舍”——这是离开舰桥，登上单座式战斗舰斯巴达尼恩的奥利比·波布兰的批评。

“敌人已进入射程距离！”

重新戴上黑色扁帽，杨的右手再次举起。尤里安深吸一口气，当空气吸至肺底部的瞬间，杨的右手挥下。

“发射！”

“发射！”

光与能源交织成的巨大波涛，在宇宙的角落里，抓起无声的风暴。

荧光幕上，爆炸的光芒绽放开来，集中火力是杨舰队最擅长的优点，其熟练度堪与脱逃的精湛演技匹敌。

闯进回廊的黑色枪骑兵，碰到光与热交织成的巨墙，急速停止下来。毕典菲尔特发出愤怒的咆哮，他们开始大吐报复的火焰。

宇宙历八〇〇年，新帝国历二年，自由行星同盟完全崩坏之后，在伊谢尔伦回廊四周所展开的战争，再也不是善与恶的对决，这是一场和平与自由的战

争,或是一场权力欲望与固执制度之间的冲突。"正义"这个不完全的天秤,随着支持或喜爱莱因哈特及杨威利的偏向而摇摆难定。

对战争中的当事人而言,自一开始便不是站在中间立场,身和死亡的意义,全系于这一次战争。

帝国军的黑色枪骑兵和法伦海特舰队,各自形成纺纱阵形,对抗凹形阵的杨舰队。法伦海特首先向后方的皇帝报告战斗开始,为了不让黑色枪骑兵陷入孤军奋战,他接着急速进攻而来。

由正面交战的炮战,杨舰队的阵形较帝国军有利,可使用的炮火数量也凌驾帝国之上,帝国军即使想重新编列阵形,但在彼此舰队产生的干扰下,又处于敌军炮火的正面,那是做不到的。

"黑色枪骑兵这些鲁莽的猪猡!就去自掘坟墓吧,关我们什么事!"

副官山德术中校充满愤怒与被害者意识地发出牢骚,法伦海特自己也不禁感到无奈,另一方面,毕典菲尔特也相当不满。他认为法伦海若是待在后方就好了,但偏偏他跟来了,硬要与自己并行布阵,使得在狭窄的回廊内,行动受到牵制。

毕典菲尔特的副参谋长欧以肯少将,双眉微微地皱了起来。"黑色枪骑兵"舰队当中号称最为谨慎的男子,犹豫了数秒之后,他向司令官提出意见,毕典菲尔特一头蓬松的橙色头发,两手交叉胸前,伫立在主荧幕的前面。

"司令官!这似乎是要诱使我军进入回廊的陷井!为了不引起皇帝的震怒,在牺牲部分兵力后,应该觉悟后退才是!"

"皇帝的震怒"一词对毕典菲尔特而言,仿佛是一种歌颂。事实上,欧以肯的意见,毕典菲尔特早已明白了,但是,如果保持这个阵形后退的话,一定会被杨舰队呈半包围状态追击而来!他所担心的正是这点。所以毋宁奋力前进,试图突破中央——毕典菲尔特下达他一贯风格的决断。

黑色枪骑兵开始移动,这是在正面突击方面,破坏力堪称宇宙第一的舰队!现在除了运用这支舰队最大限度的破坏力,毅然突破中央之外,也没有其它办法可杀开一条生路了。

在毕典菲尔特的指挥下,各主炮一齐连续发射三次炮火,攻击杨舰队之后,黑色枪骑兵突然急速挺进。

杨舰队屈服似的后退了,但只是中央部分而已。几乎就在这一刹那间,杨舰队的阵形向V字型伸展开来。变成纵深阵形,时间分秒不差,弹性恰如其分,这项完美无缺的舰队运动,是费雪中将挖空心思构思出来的成果。

杨舰队的纵深防御线,就像字面呈现的景象一般,形成一面火墙,粉碎了黑色枪骑兵的前进计划,一片漆黑中的舰艇群变成翻滚转动的火球后,刹时与漆黑的宇宙交融一体。

帝国军也反击发射炮火。在激烈的炮火中,己方舰艇相继被击毁,但他们仍旧保持住阵形,继续前进,倘若帝国军强行接近,形成肉搏战;甚至双方陷入混战,则毕典菲尔特便可以压倒性的破坏力,彻底击碎杨舰队。一旦战况脱离杨的掌握,杨舰队就只是一群弱兵而已了。

Ⅳ

"好好回想一下去年巴米利恩会战的情景吧!你们帝国军在惨败、大败、彻底失败后,本该化为宇宙尘的一部分的,是我们悲天悯人,饶您们不死,现在你竟然忘恩负义,再次发动侵略,你们皇帝真是光有漂亮脸蛋的无用之徒!"

将黑色枪骑兵引进回廊的任务大功告成后,入列杨舰队左翼发动攻势,完成漂亮演出的亚典波罗,向帝国军发出强烈的怒吼。

"皇帝万岁!"

"去死吧!皇帝!"

两军在通讯回路上,好战的叫骂你来我往。

黑色枪骑兵的波状攻击相当猛烈,在杨舰队整齐有序的扫射中,帝国军挺进的前角,部分化成火球而稍稍退后,但不久便又重整阵形向首挺进。杨舰队也无可避免地遭到惨烈的攻击,旗舰尤里西斯的荧幕,在近距离的爆炸光芒中,化成锦簇炫丽的花团,能源的乱流有时也扰乱了阵形的密度。

杨舰队的一艘巡航舰发出白热光芒爆炸开来,当黑色的战舰突破那道残光,逐渐逼近展开肉搏战之时,杨的幕僚们心脏强烈地跳动起来,尤里西斯的左右两边射出能源光束的利刃,在集中炮火之中,敌舰变成一团热量,被击毁。

"毕典菲尔特这个笨蛋!他以为蛮冲硬闯就可以成功吗?"

史恩·史路少校喃喃念道,而杨并未如此认定。

就纯粹的军事而言,帝国军的恢复能力几乎等于无限,而杨威利军则相当于零,因此,帝国军若以最坏的打算,径行消耗战,使敌人蒙受与我军同等的损失,最后敌军将会完全消灭,我军将可生存下来。这并不是所谓的战术,但在战略方面极端说来,动员大批军力的意义,可说正是存在于此。

"将两支舰队结合起来,共有三万艘,悉数歼灭敌军之后,不是还剩下一万

艘吗?"

毕典菲尔特发出的豪语,看似粗疏,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战略的本质。但是和敌军比较起来,我方损失远比敌军更为惨烈,这件事连橙色头发的猛将,也无可否认,发动了十几次的波状攻击遭粉碎后,他只好采纳参谋长格雷布纳上将和副参谋长欧以肯少将的意见,暂时撤退。于是,攻势的主体取而代之的是法伦海特舰队。

"大军是不注重什么用兵手段的,只要攻势强就够了!一直前进!攻击!"

法伦海特的判断和指令是正确的。值此之际,若倾力发动快攻,则就不会有陷入杨设计的那艺术或魔术般的用兵伎俩之间隙了,应该连续发动攻击,使敌人没有喘息的余地。

法伦海特舰队开始了连黑色枪骑兵都会汗颜的强悍攻势,向前挺进。杨舰队的炮火对这批不速之客,猛然开火,但是这时官兵们的疲劳却对杨舰队大大不利。经过数次攻战之后,法伦海特发现这点,于是倾集兵力对付由亚典波罗所指挥的杨舰队左翼之一角。他打算突破左翼,从右边周转回来,直攻杨主军的侧面。

他成功了!法伦海特暂时断了杨舰队,并对主军发动攻势。

法伦海特的攻势固然迅猛,但杨舰队的反击也不甘示弱。

像圆锥一般冲进敌军一角的法伦海特舰队,受到来自左右两方的密集扫射,刹时化为一连串的火球,恍如由死亡与破坏所交织成的绚丽项练。

遥望好友陷入苦战的毕典菲尔特,这时已将阵形重新编列完毕,对于杨舰队所显露的疲态,他也不疑有它,马上下令急速前进。迎击的炮火散放开来,如同字面所形容的一样,黑色枪骑兵将杨舰队的一部分打得落花流水。

毕典菲尔特和法伦海特会合完成之后,再度成功地集结了战力。然而,这正是狡猾已极的陷井真髓!帝国军的两位将帅,被迫将兵力集中于随后杀至的火线漩涡中心。

正在猜测之际,却别无它途可选择了。因为他不能坐视已方战友陷于孤立无援,帝国军各艘舰艇的荧幕上,燃起猛烈炮火的炽焰,不到三〇分钟光景,他们已由优势转为劣势。杨舰队对帝国军的两大舰队,在数量上虽居于劣势;但却能利用回廊外缘的危险宇宙域将敌军包围起来。这时,将法伦海特舰队逼近危险宇宙域边缘的是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提督。

"梅尔卡兹提督——?!"

听到旧友的名字时,法伦海特淡蓝色的眼眸雷光一闪,凝视着镶嵌在荧幕

中的光点群。这位横跨两代王朝,勇将英名历久不衰的三五岁男子,那棱角毕现的脸上,浮现一种毫无畏惧的表情。

"好吧! 这也正合我意!"

法伦海特喃喃说道,虽然夹处在敌军的炮火和危险宇宙域间,但他仍发挥了非凡的军事手腕,再次编整旗下的舰队;瞄准包围网的一角,集中火力,杀开一道出口,几乎在同一个时候,毕典菲尔特也突破杨舰队的一角,他已放弃继续与敌军作战的念头,企图杀开重围,冲到回廊的出口。但是他的行动又再次落入杨舰队最后的陷井中。为对付敌军的行动,杨散下自己的包围网,重新排成纵深阵,围绕敌军的左右两侧。

杨利用回廊的特性成功地作成的纵深阵,使深陷中央,无法通过火力集中的细长宇宙域的帝国军,后退无门,不管愿不愿意,法伦海特和毕典菲尔特!除了突破火与热交织成的暴风圈,逃向回廊外围,此外别无选择了,而如此一来,一旦决定过路之后,即使想在中途转变攻势,也只能列成横队来对抗杨舰队所形成的火力墙。倘若不愿冒然地在敌军阵首回头,那么,纵队的各处将被火力截断,最后只有落败而逃。

"杨威利这个男子的智谋实在可怕啊! 明知如此,竟还误陷这家伙的伎俩,我的功勋矿脉已经挖空了吗?"

自嘲的阴笑静静地滑过法伦海特的脸上。

在杨舰队的旗舰休伯利安上,斯巴达尼恩开始发射。

"松子、利口、雪利、苦艾! 各个中队! 准备发射了吗?"

与奥利比·波布兰中校的声音中,毫无催促出发的紧张感,当被问及逃离身境的秘诀是什么时,回答是:"轻视世间之事物"的这男子之本领,也许正在这里。

他的部下,个个也都是胆壮豪迈,或说是桀傲不驯,精神的波长一如上司。他们是从自由行星同盟时代开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熟练老兵。

当然,有少部分的人是例外。

波布兰注视着机内荧幕一隅,首次参加作战的卡琳——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伍长的脸,他抿嘴一笑,绿色的眸子闪耀着阳光般的光彩。

"害怕吗? 卡琳?!"

"不! 中校! 没什么好害怕的!"

"装腔作势倒无妨! 刚开始时衣服太大没关系,等到长大了,衣服自然就

合身了。勇气也是这样的。”

“是！中校！”

“……担任人生辅导的波布兰，做了不负责任的发言！反正是他人的人生嘛！”

卡琳一时无以回对，年轻的击坠王这次笑出声来说道：

“好啦！去吧！卡琳！只要做到我所教你的百分之六二·四，你就可以活着回来了！”

方才学的百分之六二·四，卡琳觉得她才出击没多久，就全部用光了，上下的失调感，三半规管的混乱、现在位置不明所带来的不安——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卡琳全都体验到了。

“卡特萝捷·冯·克罗歇尔！坚强一点！那种别扭的样子，被那小子看到，他可会笑你哟！”

那小子？那小子是指谁？卡琳刹时觉得自己的心思受到牵阻，而大感不快。

斯巴达尼恩在宇宙的战场中遨翔，飞行的速度令她觉得痛快，但飞行的轨道却谈不上稳定，眼前战舰的外壁急冲逼至，她连忙急速上升，一回转，竟分辨不出自己所回避的船舰，究竟是友军或敌军。这是认清自己初次上阵经验粗疏的时刻，她所有的神经回路都难以告诉她这个事实，卡琳手握拳头敲击自己的防护帽，她确认计量器，现在的位置，并放声读出数值。她瞄准与己机擦身而过的舰艇，栗然按下中子光束的按钮，当她意识到对方有可能是我方战友时，心上不禁一颤。

铀283炮弹的火线在虚空中交织出死亡的刺绣。永恒的黑夜被红、黄、白的彩色刀片，切割成无数细片，那一片一片的漆黑，贪婪地吸取着无数人的生命。

“轻视世间之事物！”

世谷中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听了都会翻白眼的台词，卡琳却视为最灵验的咒语。真是的，奥利比·波布兰这种教育的大敌，仍然没有遭受天谴，好端端地活在世上，社会的加权总有一部分是由枫糖树的枝干所组成的。

半毁的巡航舰放射出一团能源乱流，将卡琳的爱机投向上方，视线和心脏回转了数次之后，卡琳好不容易重行确认自己的方位，这时，一架帝国军的王尔古雷机，跌进她的视线。紧随火线之后的机体，直过卡琳的头顶。

“轻视、世间、一切、事物！”

卡琳随着音节变换爱机的机首角度。她的反转动作比敌军更早一步完成，火线刹时缝合了虚空，卡琳的中子光束机枪瞄准敌机，防护帽之内，淡红色的发丝飘动着。

“去死吧！皇帝！”

“卡特萝捷·冯·克歇尔伍长，似乎击毁一架敌机，平安回航了！”

接获这个报告时，与卡琳血缘相承的父亲——华尔特·冯·先寇布中将，站在尤里西斯战舰的舰上，举起小瓶的威士忌，他将瓶子举至额前，抿嘴而笑。

“为这个野丫头干杯吧！……”

那是身为父亲所流露的真情，抑或仅是借口而已，从他那勇敢的表情上，旁人根本看不出来。

V

四月三〇日二三时一五分，法伦海特一级上将的旗舰——亚斯古里，终于陷入杨舰队的火力巨网中。他担任溃败而逃的己军后卫，防止全面溃散，并掩护己军撤退，因此，己方人数大量减少，而敌军火力密度则不断增大。

能源中和系统的能力超过极限，于瞬间化为灼然的光子，贯穿亚斯古里的舰腹，舰艇发生爆炸，舰内火舌猖獗，法伦海特自指挥席上被弹出，搜向壁面，痛楚似螺旋般地刺入体内，自受伤的肺部深处吐出的血和着空气溅洒在地板上。

当他从地板上坐起身来时，一种急速接近死亡的慌张，在耳朵深处响起，满脸是血的法伦海特一笑，淡蓝色的眼眸反射出金属的光芒。

“我生长于和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差不多的贫乏贵族家庭，为了生活而当了军人，遇到过好几个无能的上司和盟主，但最后，竟能跟随这位最伟大的皇帝，可说是幸运的一生了！如果顺序有所改变，也许就遇不上了……”

痛楚再次袭来，血自嘴角涌出，在视线愈来愈暗之中，他看见担任随从的幼校生仍然在旁守护着他，法伦海特直视学生那泪尘交错纵横的脸，勃然斥道：

“干什么?！还不赶快逃走?！”

“阁下……”

“赶快逃走吧！要是被人家说阿达尔贝尔特·冯·法伦海特战死的时候，还

要带个小孩子作伴，那我上天堂以后，就很没光彩了！”

火，硝烟和尸臭味交相弥漫，幼校生仍奋不顾身地属遵学校的精神。

“那么，请给我任何一种东西当作遗物吧！就算拼上一命，我也会把它送到皇帝陛下那儿去的。”

奄奄一息的帝国军猛将绝望似地望着少年。他现在连苦笑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了解！就给你一遗物……”

连声音也急速地消失了。

“就是你的生命，活着回去见皇帝吧！不要死啊！好吗？……”

法伦海特恐怕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司令官身后，二三时二五分旗舰亦告阵亡，只有极少数的生存者，挤身太空梭，杀开血路逃出去。

五月二日，战败余生的士兵们与莱因哈特皇帝本军会合，毕典菲尔特的黑色枪骑兵，舰艇共一万五九〇〇艘损失六二二〇艘，兵员共一九〇万八〇〇〇名，六九万五七〇〇名丧生，法伦海特舰队方面，舰艇共一万五，一〇〇艘，损失八四九〇艘，兵员共一八五万七六〇〇名，一〇九万五四〇〇名丧生。此外，罗严克拉姆王朝军队的一级上将，更首次有人战死沙场。

“法伦海特死了……”

冰蓝色的眼睛沉浸在哀愁之中，在决战的前夕，竟然丧失一名军中最高干部，这个男子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虽然是莱因哈特敌对势力中的一员，但金发霸者却认为他是一个大将之才，而赦免其罪，并特别礼遇他，这不会不令人惋惜，——莱因哈特虽然没有说出来，而对生还的另一名一级上将投以那水晶剑般的目光。自亚姆立札会战以来，首尝败绩的猛将，纵然倦容毕露，但仍强打精神挺直腰杆，等待皇帝的斥责。

“毕典菲尔特！”

“是！……”

“这倒是你应有的失败，明知道眼前有陷井，而故意往下跳，想要将其咬破，而却没有成功吧？算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了。”

华典菲尔特勉强地调整自己的声音。

“枉然断送战友的生命，还有许多陛下的士兵，我这不才之身，不管遭受任何惩罚，也不会有任何怨恨。”

莱因哈特摇摇头，耀眼夺目的金发如阳光下凝固了的波浪。

“朕并非在责备你！至少那要比你‘不应该有’的失败要好得多！此后你

得再以你应有的作为来弥补你的过失。法伦海特元帅一定也希望如此。朕也会有另一番觉悟来面对杨威利,你也借力予朕吧。”

人们也知晓了已故的一级上将已成了罗严克拉姆王朝叙勋第四位元帅。毕典菲尔特那橙色头发低重的脸,久久不能抬起,他率直地为主君的宽大感动,但在年轻霸主身旁服侍的罗严塔尔,却不这么认为,不论是在意识上或下意识中,他都明白皇帝的霸气,只专注于打倒杨威利一事上。

“不是胜利就是死,是吗?吾皇。”

罗严塔尔元帅半似自言自语地说道,皇帝的首席秘书官希尔德,微微转动身体,同时望着皇帝和统帅本部总长。

“不对。不是胜利或是死!而是胜利,或是更完全的胜利。”

莱因哈特扬起一种具有透明感的笑声。有时候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真是口出狂言。不过,他知道自己只是想再次确认自己存在的理由罢了。为了赢取胜利而亲赴战场,这种真实的感觉充满他的全身。

皇帝就这样笑了好一阵子,贴身侍从艾密尔·齐列看在眼里,那要比任何事都来得喜悦。

第四章 万花筒

I

银河帝国军大本营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阿达尔贝尔特·冯·法伦海特一级上将战殁，与晋升元帅的公告。

不久之后，这个消息也为刚回到伊谢尔伦要塞上的杨舰队所知。梅尔卡兹提督得知此消息之后，自己为他昔日的战友服丧一天，这位前高登巴姆王朝的宿将于是在五月一日的作战会议当中缺席了，代理他出席的是胸前佩带黑纱的舒奈德，这个代理人一入座，立刻招来了一顿带刺的白眼，那是来自杨舰队里头最为严肃，集所有“拘谨，刻板”之特性于一身的姆莱中将。不过姆莱倒也没有开口予以斥责，反倒是华尔特·冯·先寇布说了一些和军事方面完全无关的感想，像什么“穿着丧服的女人，每个看起来都像是美女，这倒是一个事实”，这句话招来了姆莱那不仅充满荆棘，甚且还充满了毒针的视线。

在这个议会上，杨非常疲劳，现在的他看起来，仿佛一心一意只想要有一杯白兰地酒，和装满了热水的浴缸，不过众人对于杨这种神情态度则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因为杨每次在幻想一些他人觉得绝不可能的奇谋时，偶尔还会显露一个充满知性与活力的创造艺术家的风格，但是当他的奇谋付诸实行，而且得到成果之后，他总会像只老猎犬一样地怠惰。

“每次战争一结束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自己是一直讨厌战争的，所以就会显得有些不高兴。”

这是尤里安·敏兹对于过去的追述，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故意用讽刺的眼光来观察之后所下的评论，而是他为杨的怠惰所做的辩护，至于菲列特利加则不仅认为没有必要为丈夫辩谎，甚且还把怠惰列举为一种美德，不过他们两人企图为杨威利这个人物赢得他人公正之评价的努力，最后似乎还是徒劳无功

了。

"我军在首战当中,暂时获得胜利,不过这是不是会带给帝国军的基本战略任何的影响呢?"

每次只要姆莱一开始发言,整个会议就会开始有个会议的样子,这种情景应该可以说是杨舰队的一种习惯。

这些年轻的幕僚们具备了大胆无畏,桀傲不驯,与不法不顺这三种特质于一身,不过姆莱却很明显地让他们感到畏惧,"蔷薇骑士"连队长卡斯帕·林滋上校在少年时代,曾经立志作为一个画家,他曾用他的画笔为杨舰队的幕僚们,画过很多肖像画的素描,不过在描画姆莱的时候,他并没有画出他的脸部,而是在军用扁帽与军服中间,填上了"秩序"这两个字,不过,一旦没有姆莱的眼睛和嘴巴,那么"流亡的私人军队"是不是还能够维持一个军队的组织,就很令人担心了。

"不,应该不至于会有什么大影响,这一次和过去亚姆立札或巴米利恩的时候不一样。我居心不正地蛰伏在洞穴当中,所以就算是皇帝也无法随心所欲地设选战场,不是吗?"

所谓居心不正,这种说法倒也不是杨自己的谦逊,而是一个事实,只要是在和战略相关的范围内,杨不算是个老实人,同时也不是个理想主义者,在获得胜利之前,可说是极其心狠,而且毫不留情。

这个时候,达斯提·亚典波罗正在回廊入口的地方,指挥着五〇〇多个连锁式爆炸机雷的铺设工作。奥利比·波布兰就发挥了他揶揄的本领说道:"这男人只要是和打架相关的准备,他绝对会不辞劳苦地去完成。"

"那应该是在帝国军入侵的时候,用以争取时间而铺设的吧。"

这是一般对于在入口处铺设水雷的用意所做的观测,而杨本身也没有对此加以否定。连日来的疲劳仍留在杨舰队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专为短时间内恢复身心所设计的密舱床此时更是全天开动,兴奋、紧张与不安的情绪,仍踩着踢踏舞的士兵们的精神回路里面徘徊着,因此不断有人在一天之内多次进出密舱床。到底具备像先寇布、亚典波罗、还有波布兰这种精神水准的人在"热闹的家族"当中,似乎没有那么多。尤里安和先寇布等人一样,并不觉得疲劳,但是却感觉到心脏和肺部的机能常常欠缺安定性。

另一方面,帝国军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在首战当中,法伦海特一级上将战死与黑色枪骑兵败北的消息,对帝国军

来说，的确是一个冲击，不过倒不至于构成精神上的致命伤，法伦海特固然是一位名将、黑色枪骑兵固然勇猛，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重要性绝对比不上皇帝莱因哈特，那位值得万人称颂的皇帝，不还是振动着他那自豪无瑕庇的巨翼，散发出金黄色的光辉吗？

士兵们的士气仍然非常高昂，不过帝国的最高干部们并不是仅依赖士气来实施作战指导的，"帝国双璧"连日以来不断地重复着作战的协议。

"大军如果要确立战略层次的优势，庞大的兵力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过就战术层次上而言的话，就不尽如此了，随战场地形之不同，庞大的兵力反而可能成为失败的一个原因。"

象这种军事学上的常识，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当然都充分地理解到。如果只要拥有大军就可以获胜的话，那么在"达贡星域会战"的时候，高登巴姆王朝早就可以使自由行星同盟军完全覆灭了。而且在"亚姆立札会战"的时候，同盟军也应该是当时的胜利者，庞大兵力要能够发挥庞大兵力之功能的话，第一、补给必须充分，第二、情报传达必须正确，第三、不能产生游离的兵员。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眼前面对伊谢尔伦回廊这个特殊的地形，自然必须要特别留意第三点。

"皇帝大亲征"的最后一幕，应该是由"回廊战役"的壮丽光辉来作为点缀的，但是这一场战役对皇帝莱因哈特来说，却不见得会为后世人评定为表现最优秀的一场会战。后世的战史学家当中，有人认为皇帝莱因哈特用兵的特色在于"华丽的沉淀"，但是这个特色在这场战役当中，却丝毫不见有所发挥，甚至有人评论莱因哈特所表现的不过是在"单纯地夸耀战力的优越"，这样的评论令人不知此究竟为批判、亦或是惋惜。总之，不论如何，莱因哈特的"优越战力"在这个时候仍然丝毫没有动摇，不过这也是因为他有一个可以让战力再生的环境。

杨舰队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入口铺设了水雷的情报，让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们都不禁为之眉头一皱，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立刻察觉到杨威利真正的企图究竟是什么，杨不是早就看出如果把帝国军引进回廊的话，那么战术上就会出现活路吗？他大概是打算在帝国军入侵的时候，还可以争取一些迎击的时候吧。

"指向性的杰服粒子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就像亚姆立札会战的时候一样，用它把机雷区打通通路不就好了吗？杨这种诡计根本毫无价值嘛。"

这种意见一到了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元帅的耳里，立刻就被踢到一边了。现在的情势和亚姆立札会战的当时根本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战场是更为

狭小的伊谢尔伦回廊,一旦入口被水雷铺设区栓住以后,行动的自由性就明显地受到约束了。

“假设我们现在用杰服粒子在那个栓上打了一个洞,那么严阵以待的杨舰队刚好就可以把炮火全部都集中在那里,等我们见情势不对,想要从洞穴里退出来的那一瞬间,如果受到阻击的话,根本没有反击的方法,只怕要被打得落花流水。”

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想要歼灭蛰伏在回廊里的杨舰队,并不是非得要入侵回廊里不可的。

“也不能完全驳回这个提案吗?”

罗严塔尔一面低声自语,随后独自一人思索了半天之后,即将他自己的作战计划,向皇帝秉奏。

莱因哈特同意罗严塔尔所提的作战计划之后,晃动着他那金碧辉煌的金发表示同意。

“你这个作战计划很好,一旦入侵回廊之后,以我军七、八倍于敌人的兵力,足以让杨威利及其一党的人全部覆灭。”

“臣期望于获得陛下圣旨,然后付诸于作战。如陛下您察知有任何不备之处,盼陛下予以修正。”

“不,没有关系,如果用你所提的作战计划仍不能获胜的话,那么就由朕重新构思对付杨的手段,总之,辛苦你了。”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和他的主君,以及敌手同样,都是心中蕴藏着矛盾的人格。尽管他从各种旁证看来,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怀疑他的皇帝莱因哈特并不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他所构想的休战方法,从当时的状况或条件看来,恐怕都是最好的构思了。渥佛根·米达麦亚,基于对主君以及密友的考虑,很细密地检讨了这个作战方案,不过仍然找不出有任何必须要修正的地方。

“能够让疾风之狼评定为合格真是太光荣了。看来我可以在宇宙舰队里当个普通参谋什么的了。”

对方经罗严塔尔这么一说,那对充满活力的灰色眼眸,充满了像是从纸背后透出来的眼光。

“不,不成,你不能当我的幕僚,我和皇帝不一样,我是会嫉妒部下才能的那种人。”

罗严塔尔这不高明的玩笑,被对方以同样不高明的玩笑来回报,在他那黑色的右眼眸、蓝色的左眼眸和端丽的唇上,隐约刻画着微妙不同的笑容。

“疾风之狼您真是太谦虚了，如果要论这个宇宙的用兵家，可以胜过我的就只有我朝皇帝、杨威利、梅尔卡兹、还有您而已哪——而其中两名不需要战斗，这真是太幸福的事情了。”

罗严塔尔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同温度的多层海座声音，米达麦亚经过半秒钟的沉默之后，用指尖捏了一下自己的耳朵。

“如果按照你的论调，那么如今世上五指之内屈指可数的用兵家当中，过半数是在我方阵营，如果大家为了共通的目的同心协力的话，那么胜利自然而然地就属于我们的。”

疾风之狼突然露出烦躁的表情。

“够了，罗严塔尔，我不懂，为什么你和我必须要做这种似乎隔着什么内幕的对话呢？一直到前不久，我们还没有这种必要不是吗？”

罗严塔尔满脸坦白的表情，对着长年的朋友笑道。

“正如你所说的。这么一个难得的夜晚，总得要有好酒相伴哪。如何？虽然是比不上四一〇年份的，不过可仍是四四六年份的白酒喔！”

Ⅱ

宇宙历八〇〇年、新帝国历二年的五月三日六点三〇分，银河帝国军在皇帝莱因哈特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入侵伊谢尔伦回廊，虽然在首战当中，损失了一〇〇万以上的将兵，不过现在仍拥有舰艇一四万六六〇〇万艘，将兵一六二〇万人的战力，此外在后方还拥有预备兵力，也就是在回廊与旧同盟首都海尼森之间布阵的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所率领的舰队，光是在他麾下的就高达一万五二〇〇艘，相对于这样的兵力，杨威利方面的军力勉强到达二万艘，就数量上而言，根本不成比例。

皇帝莱因哈特在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透过荧幕注视着先锋部队一面处理机雷、一面往前推进的情形。

“沉默提督”也就是亚伦斯特·冯·艾齐纳哈一级上将，受皇帝之命令，担任第二阵突入部队的指挥。

“承蒙皇帝陛下之圣言，此乃身为军人之至高荣誉。臣自当为陛下之丰功伟业尽绵薄之力，若无法成事，仅以臣之性命向陛下谢罪。吾皇万岁！”

艾齐纳哈并没有说出这样的一些话，只是恭谨默默无言地向皇帝一鞠躬，之后即自皇帝莱因哈特的面前退下了。

其他的提督们，也在经由莱因哈特的受命之后，纷纷开始部署，在首战当中，饱尝败北之苦的毕典菲尔特也暂时地接任原法伦海特舰队的指挥权，拥有将近二万艘舰队的兵力。莱因哈特正期待他麾下的猛将能够发挥强烈的复仇心，这一点包括当事人，以及战友们都非常明白。

最年少的一级上将奈特哈尔·缪拉担任后卫。

在这场自宇宙历七九九年开始、至八〇〇年结束，一般通称为"大亲征"的远征当中，奈特哈尔·缪拉几乎从头到尾都奉莱因哈特之命，担任最后卫的指挥，这也意味着帝国军在此次长远庞大的征战路途当中，无法完全消去对于后方的不安这个事实。毕竟在后方的是一片旧敌国的广大领域，一旦有组织性的起义发生的话，那么就算是身经百战的瓦列可能也将面临无法处理的危险。真到了这样的时刻，缪拉便需立即由战场折返，与瓦列共同协力，确保回归帝国领土的这一条长远归路，另一方面，缪拉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防止万一有敌方企图由背后袭击帝国军，虽然这个万一几乎是不可能的。

受命担任先锋、扫除机雷区、并突入回廊最深处的是洛尔夫·奥图·布劳希基上将，在经过半天以上的苦心作业之后，他终于得以将任务完成。

洛尔夫·奥图·布劳希基上将过去曾经在齐格飞·吉尔菲尔斯的麾下，齐格飞去世以后，遂直属于莱因哈特，无论在前线也好，在后方也好，他的处理能力可说是一流的，更由于他凡事准备周到，面临战斗时的反应极为果断，所以才爬升到今日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有人给予他如此的评价，说是"忘了自己亲身所做的准备，胡乱突进"，或许可以说他的勇猛是天生的，而严密周到则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吧。

五月三日二一点零分，布劳希基首先开始把炮火对准杨舰队齐射。准确地在一五秒钟以后，反击之炮火撕开黑暗的虚空杀了过来，每隔半瞬间，炮火的光点和光线快速增加，不久之后，即形成一大片成波浪般涌现的光幕，占据了整个荧幕。

在这一瞬间，整个回廊化成了充满破坏与杀戮，令人头晕目眩的万花筒。

布劳希基舰队立即暴露在对方集中的火力之前。而在他们后方的又是机雷区，想要后退等于是不可能的了。

觉悟眼前的处境，这也是作战的一环，布劳希基接获皇帝的指示，立即将他麾下舰队的六四〇〇艘舰艇分开成以一〇〇艘为单位的小集团，采取避免敌方火力集中的作战方式，但是在分散的过程中，却也已经遭受到不小的损失

了。就在前后均有炮火与光线的墙壁高耸的情况下,帝国的先锋部队已经被逼近死巷了。

五月四日二点二〇分,帝国军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元帅下达展开第二作战阶段的指示。

指向性的杰服粒子开始被释放出去,五道肉眼所无法看见的云柱,顿时贯穿了水雷源地,爆炸起火,然后化成五头巨大的火龙,俯身冲进黑暗的虚空。这的确是一幅壮真的景观,但是这壮丽却是隐藏在人们内心之恐惧的狰狞面貌。火龙死灭以后,五条像是隧道的通路被凿穿了,仿佛是把火龙捉住的巨神手指。

高速巡航舰于是经由五条隧道状的通路往前突进。

跃进回廊内之后,马上就受到同盟军所发射的炮火攻击,纷纷化为火球爆炸了。但是要在同一个时间内,压制住五处的攻势是不可能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对方的欺敌行动,趁着敌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五条隧道的时候,帝国军的主力已经经由布劳希基所辛苦开辟的通路,外侵到回廊内部了。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之后,帝国军好不容易确保住回廊内所谓桥头堡的要卫。

五月四日一二点零分,皇帝莱因哈特的旗舰伯伦希尔那纯白的踪影一出现在回廊内,杨舰队的通信回路立刻就有音声化的紧张与兴奋在其中回流。

"皇帝驾临了,准备好花束了吗?"

亚典波罗那喋喋不休的嘴也显得不够精彩。调整好呼吸与心脏跳动之后,他手掌往桌上用力一拍,大声喊道。

"攻击!"

在炮战当中,亚典波罗最精通杨威利的单点炮击集中战法,数万条的光线于是化为豪雨集中在几百个要点上,展现了计算与实践的完美组合。

呈现密集队形的帝国军,无法躲避来自正面的炮火攻击,不堪入耳的爆破声冲击着舰艇与舰艇上的人们,光与热宛如瀑布似的倾泄到六角体的空间内。

仿如无数的小恒星爆炸所释放出来的能源漩涡又产生连锁反应,使得狭窄的回廊顿时为汹涌澎湃的浊流激荡着,而这浊流更弄乱了帝国军与杨舰队原有的秩序,能源光束的直进受到了阻挠,射击命中率极为低落;整个战场的前线一时之间真是混乱到极点,后来首先恢复秩序的还是已经习惯于在这个回廊当中战斗的杨舰队,米达麦亚虽然一面受困于狭窄回廊的地形,与杨舰队的炮火攻击,不过还是努力地想要恢复正统的阵型,无奈却又更进一步为对方

逼近的激烈炮火所攻击。

“左翼后退,中坚与右翼前进!”

米达麦亚的用意是想要借着左翼的后退,将敌方的先锋给拖进来,中坚与右翼同时朝反时针方向半转,即可攻击敌方的左侧面,这种活泼有生气的用兵法,如果不是“疾风之狼”的话大概也无法使出罢。

这种用兵法如果成功的话,那么杨势必得要陷入苦境了,不过此时米达麦亚的指示虽然快速,但是部队的行动却跟不上。再加上通讯体系无法完全发挥应有机能,空间不足无法供庞大的兵力自由行动,帝国军的舰艇秩序瞬间出现紊乱,杨立即把握住机会下达齐射的指示。

爆炸光线的波涛,占据了伯伦希尔的荧幕,数百艘在旁守护着纯白女王的舰艇,一下子同时爆炸起火,在脉动的火光中破碎飞走了。但由于帝国军坚厚的阵容,伯伦希尔的身影并没有因此而暴露在敌人的视线当中。

米达麦亚发出啐舌的声音,回头看着副官阿姆斯道尔夫少校说道。

“看来被擢升为什么元帅或宇宙舰队总司令的这段期间,我指挥战斗的感觉好像变得迟纯了。竟然会下达我军所跟不上的作战指挥。”

他于是请求皇帝,由总旗舰伯伦希尔换乘到自己的旗舰“人狼”号上去,亲身卷入最前线的战火漩涡当中。这是在五月四日二〇点一五分。

Ⅲ

“疾风之狼上最前线来了!”

帝国军的通信回路当中,此时到处充满了欢呼声。除了皇帝本身以外,大概再没有其他帝国军的将帅这么样受士兵欢迎的了。就连罗严塔尔或许也及不上吧,米达麦亚冷静沉着地置身炮火当中,重新架构作战方式,然后命部下实行。

“拜耶尔蓝、上!”

令人敬爱的长官所发出的命令,让年轻的勇将充满了昂扬的斗志。此时在他麾下的舰艇约有六〇〇〇艘左右,在帝国军当中并不算是大部队,但是在机动性和敏锐度方面,的确是一支杰出的队伍。由于先前帝国军几乎得被迫一律采用纵型的队形,因此此时米达麦亚的用意是想借由拜耶尔蓝的队伍形成一翼,形成半包围的阵势。

迎击这支部队的是达斯提·亚典波罗的舰队。杨已经洞悉米达麦亚的作

战意图,故非得加以阻止不可。

拜耶尔蓝的战斗指挥能力,几乎与亚典波罗是不相上下,但是双方的兵力却无法互相抗衡。亚典波罗的兵力和眼前的敌手比较起来还不到八成,假若战况由双方最先的遭遇,然后发展为混战,那么大概迟早会被逼进劣势。

亚典波罗便打算将拜耶尔蓝引进自己和杨的本队之间,以便前后夹击,所以双方开始激烈的遭遇战五分钟之后,便开始往后退,企图诱出敌人。

拜耶尔蓝了解这分明是一个陷井,但是如果就此撤退的话,整个大局便不会有突破性的变化,就算踩进去,米达麦亚也一定会替自己想办法,倒不如就假装上钩吧,于是拜耶尔蓝不仅追着敌人后面,甚至还以更积极的行动速度,用几乎接近浪费的程度发射光束和飞弹,猛烈进击。

这时杨的战术行动熟练地近乎异常,一面用炮火牵制米达麦亚的行动,然后让先锋部队朝一〇点钟方向高速移动,待拜耶尔蓝察觉到的时候,半包围的态势已经确立了,拜耶尔蓝于是仓惶地后退,借此让受害程度减至最小。

"这个魔术师是在戏弄拜耶尔蓝吗?不过角色还不对是吧?"

米达麦亚不得不短促,深刻地苦笑了。

如果没有杨威利的统率和用兵的话,那么"艾尔·法西尔革命军"其实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反过来说的话,一旦有了杨的指挥,那么他底下的军队就是宇宙中最强的精锐部队,左可攻,右可守,前方前进,后方后退,二万艘舰艇的军队可以匹敌一〇万艘的敌人,但是,这样的作战最后一定会导致消耗和疲劳。就算精神上不疲劳,那么身体也无法受意志指挥吧。

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可能有胜利的机会吧,这是米达麦亚内心的看法,但是在胜利机会来临之前,帝国军却不见得能够维持应有的秩序,甚且还被强制要逐次投入体力,莱因哈特、罗严塔尔、米达麦亚都明白如此的做法非常愚蠢,但是一旦被拖进回廊当中,那么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帝国军如果继续不间断地投入兵力,除了能够强迫杨舰队不停作战,累积疲劳和损伤之外,大概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吧。

另一方面,米达麦亚指挥作战的敏捷迅速和正确,也已经接近神乎其技了。他和他的密友罗严塔尔同样对皇帝此次亲征的战略有些批判,不过一旦莱因哈特授意,他便会将自己的立场限定于战术层次上的指挥官,将自己所有的智慧才能,全部集中在眼前的战场,以便确立优势的地位,能让以机动性为主的战斗集团,和人力为主的战斗集团,以每一〇〇〇艘为单位,随时补充崩溃的战线,另外使输送船和伤患病船全面出动,并且让己方的兵借补给战有效

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杨舰队虽然得以保持优势，但是帝国军也并未因此而退走，甚且还顽强地维持舰队秩序，这不禁让杨感叹地说道。

“不愧是疾风之狼，他的用兵虽不炫耀奇特，但却不是一般平庸的将领所能做到的。”

这样的赞叹对此时的米达麦亚来说，或许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因为帝国军尽管在兵力上远胜于敌方，但是却受限于狭隘的战场，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后方的兵力无法参与战斗，只能从远方隔着己方的战斗继续观看情势。

“变成一群散兵了，真是难看哪！”

米达麦亚如此想着，一面感到焦虑，为自己无法符合用兵学的基本原理而感到羞耻。

五月六日，杨采用梅尔卡兹所贡献的策略，对帝国军展开攻击。杨本身、梅尔卡兹、以及亚典波罗三个人轮番对帝国军的左翼——范围较窄的部分——予以痛击。而且在帝国军将主力注入左翼的时候，马利诺所率领的分舰队冲进了帝国军的中间核心，这算是一种奇谋，不过却也是正统派的用兵法之一种，正因为如此，成攻的准确率相当高，事实上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太好了，上！”

马利诺用脚踢着地面，大声地喊道。

“用最华丽的葬礼来埋葬天生华丽的皇帝。”

说着说着，马利诺昂扬了起来，呼吸高涨，以雷光避雷针落下的态势与速度，对莱因哈特的旗舰发动攻击。

舒坦梅兹一级上将注意到主君的危机，于是将他部队的舰艇尽量排列成细长的阵势，这虽然不见得对战斗有利，不过他原本的数量就比较多，为了要阻止猛进的马利诺，他于是从左斜前方开始袭击。

敌军的数量和态势受到了压制，马利诺的分舰队于是朝左方像雪崩似的溃散回去。三〇分钟不到的交战，马利诺已经失去了麾下四成的兵力，舰队的秩序也几乎要全面溃散，而杨的舰队于此时紧急赶过来救援。

舒坦梅兹舰队的操作员发出了惊叫声。

“敌方主力，以密集队形突入！”

舒坦梅兹立即指示迎击，但杨直属部队的炮火精密的程度是无与伦比的，舒坦梅兹的舰队刹时化成连绵数万公里的火球和爆炸的巨光。

此时杨本队与梅尔卡兹的分队无言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两翼，交互地痛击

舒坦梅兹的舰队，在这样的痛击之下，舒坦梅兹的舰队以令人惊异的速度解散了。

舒坦梅兹的旗舰，在五月六日二点五〇分，被一道磁力炮弹击中。

爆炸之后随即产生火炮，舰内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火神的剑在舰桥上一闪，幕僚们为之横扫落到热波的底处，设备和计量仪器全部都为热浪所淹没，就在这一片痛苦的惨叫声快速转换成死亡的呻吟当中，舒坦梅兹的副官赛尔贝尔中校透过一片血海，火池，和弥漫的烟雾当中，寻找着司令官的踪影，舒坦梅兹就在他的身边，脸朝天地仰着，赛尔贝尔吐出一口血块，张开染成鲜红的嘴。

“阁下，阁下您的左脚完全压碎了。”

“……你的报告总是很正确。托你的福，至今全都靠你的帮忙……”

舒坦梅兹脸上毫无笑容地回答到，纯事务性地注视着自己已经丧失感觉的左半身。

“这看来是没救了，你的伤怎么样？”

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此时赛尔贝尔中校趴在自己这流出的鲜血所形成的血池当中，已经一动也不动了，他的血也因为地板底下放热正快速地在蒸发当中。舒坦梅兹又继续叫着波连参谋长的名字，但同样地没有回答。此时瘫痪的感觉继续扩大到他的右半身，出血也紧随而至，黑夜已经降临到他的视线范围，耳朵也被筑起了一道无形的阻墙。提督低语着“格蕾茜”之后，便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舒坦梅兹一级上将的旗舰被笼罩在一片红色光彩中，影像映照在罗严塔尔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眸当中，瞬间停止了呼吸。莱因哈特回过头，从肩上看着统帅本部总长。他的半边脸为荧幕所照射出来的光芒映照着，这位年轻的皇帝此时看起来仿佛是一座用白瓷和黑曜石所塑造的雕像。

“舒坦梅兹脱离了吗？”

“……立刻确认，皇帝，陛下。”

罗严塔尔回答皇帝的问话说道，但他竟没有注意到自己失神了四秒多钟。

直到舒坦梅兹司令部唯一的生还者下属尔克拉夫少将，前来报告司令部战死的消息，花去了三分钟的时间，当年轻俊美的皇帝知道继法伦海特之后，又失去一位得力将帅时，用一只手同时按住他前额的金发与白皙的额头。长睫毛的眼睛紧闭起来，瞬间之后，他那象是冰蓝色的眼眸直视着一个人。

"玛林道夫小姐。"

"是,陛下"。

"朕任命你担任第二任大本营幕僚总监,继舒坦梅兹之后辅佐朕。"

希尔德一反平日的聪颖,显得有些为难。

"不过,陛下,我……"

莱因哈特举起他那用岩盐为素材所雕刻而成的白皙的手,阻止了伯爵小姐的异论。

"啊,我明白,你确实从未曾亲身指挥过一兵一卒,不过,指挥士兵的是前线的提督们,而指挥他们的是朕,你所要做的只是为朕提出建言即可,有谁会对皇帝的人事命令有异议的吗?"

希尔德恭违地行礼,她并没有说出极可能会有异议的那个人物的名字。

Ⅳ

这个时候,帝国军的阵列已经出现破绽,即使有米达麦亚这么样用兵神速的人,也难以完全修复帝国军的破绽,好比尽管舒坦梅兹麾下的舰队并不是弱兵,但因为司令部已经完全毁灭,没有办法采取统一的行动,所他们虽然仍果敢地抵抗杨舰队的攻击,但是效果等于是零,此外更因为他们的舰队毫无秩序地左右展开,反而混乱了己方的指挥系统。

皇帝莱因哈特在总旗舰伯伦希尔的舰桥上,尽管他优美的眉毛微蹙,但仍非常平静地注视着迫近到眼前的敌方炮火,罗严塔尔站在旁边,注视着皇帝的姿态。

难道自己会和这位金发的霸主一起葬身于此吗?

这倒也还好,罗严塔尔暗地里对着内心深处透明的镜子笑着。他为防止大本营危机,事先就已经考虑到了。

阿雷古桑迪·巴尔顿豪察少将是罗严塔尔麾下一位出名的勇将。他并没有显著的才干,也没有统帅庞大兵力的能力,但是却因为能够按照命令,忠实不辞劳苦地完成战场上的任务,而得到罗严塔尔的作赖。每当因为有少数兵的动向,使得局面产生变化的时候,罗严塔尔就会动用这个人物。

这个巴尔顿豪察所指挥的二四〇〇艘舰艇,在杨舰队的右侧面成并行状,发动炮火攻击,成功地将杨舰队进击的速度减缓下来,虽然仅有些点滴的时间,但已经争取到足以让总旗舰伯伦希尔退避的时间。莱因哈特基于本身的

矜持,不愿于此时后退,但因罗严塔尔指出如此可将敌方主力引入予以夹击,最后被说服了。但是帝国军各个部队的运动速度,违背了罗严塔尔的期待,伯伦希尔后退之后所产生的空间,在帝国军的舰队还没有能及时补位之前,反倒给予了杨舰队突入的机会。

罗严塔尔经由操纵员的惊呼声,知道了杨舰队猛然前进之后,虽然感到意外,但也立刻陈设破列准备迎击。

在这一瞬间,杨舰队朝天底方向突进,钻过帝国军的防御阵线,以光束与飞弹由下方射击莱因哈特的本队,由极近的距离突入舰艇行列。

帝国军的诸位将领为此感到颤栗,杨此时的用兵法让人觉得用猛将比用智将来形容更为贴切,杨的炮火极为苛烈,击碎了帝国军的抵抗,朝莱因哈特一贯乘坐的旗舰伯伦希尔逼近过去。

莱因哈特也同样感到颤栗,不过他的颤栗并不是因为恐怖,而是因为极度的昂扬。

"就是这样,非得是这样才行啊!"

白皙的皮肤充满生气而涨红,呼吸愉快地高涨起来。

光线与能源的巨大波涛,席卷了宇宙的一角,莱因哈特的生命力本身好像拟人化了似的,在这片波涛的正中央闪耀着光芒。

"罗严塔尔! 俯角三〇度,朝两点钟方向集中火力。敌方舰列一有空隙,马上压迫突破。"

莱因哈特只说了这几句话,但是对这位金银妖瞳的提督来说,主君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白了,莱因哈特正面对着敌方炮火与高速移动,并没有因此而落入恐慌之中,反而看透敌方维持舰列的要点,并且能够对该处集中反击,如果能够突破该处的话,那么舰队的战线均衡恐怕就要崩溃了。如果效果能够发挥到最大的话,那么就可以像在切割钻石之前,先用钢凿给予最初一击似的使杨舰队全军溃灭。就算仅得到最小的效果,杨也必须要先抑止住攻势,重新编排舰列,这么样重要的要点,在那么大的战场上是少之又少的,而莱因哈特竟能够在一瞬间看透。罗严塔尔不得不认为,皇帝的天才是值得赞叹的。

莱因哈特一边撩起他那亮光的金黄色头发,一边笑了,他的笑脸就像是打翻了珠宝盒,那么光彩夺目。

"我料到杨威利会猛攻出击,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如果不和朕直接对决的话,那么就难以将朕打倒哪。朕……"

莱因哈特出乎人意料地沉默了,他无意识地用左手抵着嘴,用他那像是由

初雪所凝固起来似的白色牙齿，轻轻地支着他的无名指，希尔德接着为之感到惊异，因为莱因哈特的表情变的充满怒气，在接获己方已经阻止了杨威利的猛烈攻势，并迫使其后退的报告之后，他的表情几乎丝毫没有改变。

杨威利的旗舰尤里西斯，从好几天前以来，做一直在死亡战场的正中央来来往往。

"看来你一辈子的勤勉，已经全部在这里耗尽了哪，杨提督。"

先寇布如此说道。这位地面战，肉搏战的名指挥官，以骁勇闻名的男子，在舰队战当中没有上场的机会，所以便一手拿着小瓶威士忌酒，扮起旁观者的角色来了。如果让亚典波罗那些人看到的话，简直要让他们羡慕死了吧，这场战役一结束，亚典波罗就在旗舰玛沙婆伊的舰桥上，裹着毛巾就睡起来了，一直到回到伊谢尔伦要塞为止都没有醒过来，由此可见，他是多么地英勇善战。而坚决执行第一四回出击的奥利比·波布兰也是一样，在最后出击结束的回航途中，他在自己爱机的座席上睡了六个小时，在自己的寝室睡了一四个小时，后来被亚典波罗批评说："真难相信他竟是一个人睡着了。"

无论如何，杨舰队目前所维持的优势，就好像是用单脚踩在薄冰上一样的危险，因为兵力的绝对数实在是不够，虽然舒坦梅兹毙命，而他的舰队也暂时无力化了，但是其他像是奈特哈尔·缪拉，毕典菲尔特，艾齐纳哈等人都毫发无伤地在后方待命，他们的潜在力量是值得畏惧的，而他们之所以没有上到战场，固然是因为战场本身狭隘，但皇帝莱因哈特一旦挪用了杨所最害怕的那种战法，届时应该要如何应对呢？

在那之前，我方除了先主动以攻势压倒帝国军之外，难道别无他法了吗？

这就样，五月七日二三点零分，杨正打算发动全面的攻势。

不过，这一回奈特哈尔·缪拉终于出现了，他带兵保护着皇帝，伫立在杨舰队的炮火之前加以阻挡。

杨威利最初听到敌方有一舰队，指挥官身份不名，以身为防壁守护在皇帝之前，正排除我方之攻势的时候，他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啊，那名指挥官一定是铁壁缪拉。人如其等号似的守护着他们的主君，就凭他，皇帝莱因哈特的名号就足以流传后世了哪！"

去年，在巴米利恩星域会战当中，由于缪拉前来援救，而使得杨无法打倒莱因哈特的记忆，此时又复苏了。

此时的缪拉，一待麾下的兵力完全齐备，立即一鼓作气切入杨和莱因哈特当中，而杨也仅能在缪拉舰队还没有完成阵形之前给予一击，然后立刻后径重

新编排舰列。

能有如缪拉这般的良将配置于麾下，杨不得不为莱因哈特作战阵容之坚强感到赞叹。其实也不只有缪拉，其他像与杨作战而身亡于沙场的法伦海特，还有舒坦梅兹，都不是因为对于专制政治的信赖而舍弃生命，而是因为对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个人的忠诚心，才舍弃了保全生命的机会。对他们来说，这是报答莱因哈特知遇之恩的一条途径。

“也就是说，人们所追随的是个人，而不是理念或者制度，是吗?”

身为战斗艺术家的这名男了，尽管身在苛烈的战斗漩涡当中，脑细胞群的某一个部分，仍然还在从事着不能称之为紧急的思维活动。

为什么而战，这个问题是杨经常在思索的，就理论上得出来的结果只能确定战争是无意义的。

使“为什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核心呈现模棱两可状态，然后用感情来代替，这就是所谓的煽动。自古以来，基于宗教的憎恶所引起的战争，之所以会招来最激烈、最不可容赦的战祸，都是因为其战意是起因于情感，而不是起因于理念。对于敌人的憎恶乃至于嫌恶，以及对于己方指导者的忠诚，全部都是情感支配下的产物。不论其他人，就杨本身而言，他对于民主政治的忠诚，从另一面来看的话，也就是对于专制政治的憎恶。

杨担心尤里安·敏兹的地方是，这六年以来，一直在他的保护和影响之下的这名年轻人，到了最后是不是为了杨而战的。如果这样，就是不可以的，杨的内心如是想，如果尤里安是基于他对杨个人的忠诚心，而对敌人产生憎恶甚且好战的话就糟了。无论如何，希望他所抱持的始终都是他对于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制度的忠诚。

不过，一想到自己是不是期望尤里安在自己身后，仍然能够继续为反对帝政而战这一点的时候，杨却犹豫了起来。原本杨就不期望尤里安成为军人，虽然尤里安后来是因为自己的期望才成为军人，且因为自身的才干受到良好的评价，不过杨还是经常会觉得后悔。

想着想着，杨，本身就好像是一个矛盾的聚合体，不过最大的矛盾应该是，他在这样激烈的战况当中，却还从事这些根本无益于获胜的思考，竟然还不败的这一点吧。他目前的敌手是战争的天才，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尽管他是一位集军神之魂与智神的头脑于一身的伟大霸主，但是却也无法在战斗中，打败对方这个不起眼的“流亡私有兵团”。

V

到了五月八日，两军的混战仍然持续着。缪拉加入战斗行列，只是暂时屏退杨的攻击，并未使战局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一点和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不一样，因为缪拉的参战早在杨的意料中，所以老早就想好了应对的方法。

"前后，左右，上下，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起来，全都是我方军舰的踪影，可是我方却还是处于劣势。"

米达麦亚元帅的幕僚皮罗上将发出了焦虑和失望的声音，如他所说的，帝国军尽管在数字上占了绝对的优势，但实质上却是受到杨舰队的压制。

和正好一年前的巴米利恩会战比较起来，这次的"回廊之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规模较小，但是轨迹的战斗和移动却不断地持续着，在数字上明显处于劣势的杨舰队，除了活用回廊的地形，借着机雷区和集中的火力来切断敌人，利用时间差予以各个击破之外，根本没有胜算可言。不过就连缪拉，一旦无法自在地移动配备的兵力，也只能忍受绵延不断的局部战斗了。

在这场激战之下，"米达麦亚元帅战死"的消息；一传到帝国军总旗舰伯伦希尔的时候，整个舰桥上立即笼罩在无色彩的颤栗之中。随待在一旁的艾密尔，此时觉得皇帝莱因哈特那金黄色的头发仿佛在瞬间都变成银白色了。而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元帅的脸，仿佛为他左眼的蓝色给染色了似的，整个脸色铁青，用单手扶住皇帝所使用的指挥桌，以支撑住他修长的身材，他的手腕颤动着，这样细微的颤动，透过桌子传到莱因哈特的身上。

"卑职贱命韧性甚强，得以存活于今。敌方的炮火没有能够击破天顶的门户。"

米达麦亚所传送过来的通信文，否定了刚才的虚报。整个大本营又恢复了生气。米达麦亚的旗舰"人狼"仍然在帝国军的前锋，虽有受损但仍然健在。

莱因哈特决意要使用最终的，同时也是最惊人的战法，就是在这个时候。

就这样，"回廊决战"的第二幕在五月一〇日揭开序幕了。最初是在皇帝莱因哈特于九日所召开的御前会议。这个时候，并列在皇帝面前的帝国军最高干部只有罗严塔尔，米达麦亚两名元帅、缪拉、毕典菲尔特、艾齐纳哈三名一级上将，以及直属于大本营的高级军官而已，与昔日相比，缪拉不禁感觉到一抹寂寥的情绪由胸中掠过。即使和侵入伊谢尔伦回廊以前相比，也已经有法伦海特，以及舒坦梅兹两位一级上将战死了。自由行星同盟被消灭之后，杨威

利及其一党充其量只不过是同盟政治的余喘，却得要与之如此辛苦地缠斗，这或许是连皇帝都始料未及的吧，从双方的实力差距，与战斗的目的来考虑的话，现在这个时候不得不承认帝国军确实是处于劣势。

莱因哈特首先发表已故的舒坦梅兹一级上将晋升为元帅，接着便发布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以中将阶级担任大本营幕僚总监，消息一发布之后，如莱因哈特先前所声明的，的确是没有人对皇帝的人事安排有任何异议。只不过当中有人觉得欣喜，但确实也有人不是如此的，像罗严塔尔元帅的金银妖瞳里，看起来就没有什么热忱，不过这或许是希尔德太敏感也说不定。

"朕到此为止，采取被动守势未曾有过任何好结果。一忘记这一点，军神就开始惩罚朕的怠惰。这一次还不能获胜的原因便在于此。"

莱因哈特的脸颊呈现极度的红晕，仿佛脸颊里有太阳一般。那种鲜明的色调，令希尔德感到不安，那样的红晕并不是因为精神昂扬的缘故。但莱因哈特无视于希尔德担心皇帝身体状况的视线，只是一味抒发内心化为声调的热切情感。

"杨威利用回廊狭隘的地形，迫使我军择取纵形阵势，如此他便可对付我军多数的兵力，朕原本想要用巧智的战术应对，但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唯有从正面用兵力加以攻击，击碎他的抵抗，使之无力化，无法再作战，才是朕以及朕的军队所应采取之道。"

五月二日六点四五分，杨遭受到帝国军波状的攻击之时，杨感觉到一股恶寒由心中窜起，他一直最害怕的就是敌方采取这种战法。

舰队的行动其实非常的单纯。仍以纵队突进，集中炮火攻击，敌前回头之际，仍一面用炮火攻击，然后后退，第一队后退的时候，第二队前进，同样集中炮火攻击，敌前回头时仍不停止炮击，然后后退，一直到第三队接上来。这些行动呈连锁状，直到防御疲劳，消耗，补给物资消耗完毕之后，再重复接替的动作。

这种战法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在恢复力上处于劣势的杨舰队，战力就会很快地被消耗抹杀，削弱匮乏，最后终将陷入宇宙的深渊。

此时梅尔卡兹提议，暂时后退至伊谢尔伦要塞，以要塞王炮"雷神之锤"来对抗帝国军的波状攻击，亚典波罗也对此表示赞同，正当杨也打算要这么做的时候，重新编排过后的帝国军第一阵线缪拉，却利用丝毫不间断的波状攻击，让杨舰队连一点休息的间隙都没有，并且在杨舰队企图想要后退的时候，立即乘势急速前进，采取并行追击所形成的混战状态，意图让对方没有机会使用

“雷神之锤”。

杨了解到对方的意图,但也只是了解而已,根本没有办法动半步。面对毫无间断的波状攻击,杨只能用火力应战,当己方的舰列出现破绽的时候就去填补空隙,当己方被半包围的时候就用司法部所属的机动力去营救,他已经为战术层次的应对法忙得分身乏术,根本没有余暇可以耍手段,同时也被迫招致身心的疲劳,而这也正是帝国军的目的之一。

经过三〇个钟头的连续攻击之后,缪拉的舰队终于后退了。缪拉本身也已经相当疲劳,在敌前回头到后退的这一段时间内,因杨舰队的炮火攻击而产生不少损失,但是杨舰队方面,其实并没有余暇去进行追击,因为第二阵线,艾齐纳哈所率领的大兵已经袭击过来了。他所率领的军队数量,几乎已经可以和杨舰队所有的兵力相匹敌,而且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先锋部队好像要将各个舰艇的能源槽全部一倾而空似的疯狂发动射击,一时之间,迫使杨舰队不得不后退;而且突出的舰队更乘着间隙,沿着回廊边缘,从杨舰队的侧面跃进。

在艾齐纳哈猛烈张力的侧面攻击之下,杨的本队和亚典波罗的部队好像已经要被切断了。艾齐纳哈确实以行动证明他是一个巧妙的用兵者。

“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被孤立在敌军中央了,司令官有何打算呢?”

亚典波罗对着声音显得有些尖锐的参谋拉欧上校展露出一个笑容。

“别担心,自掘死路的是帝国军。我们把退路封起来,来个围殴。”

拉欧上校脸上出现怀疑的表情。他原本并不是这么样悲观性格的人,但是担任杨和亚典波罗的幕僚以来,却好像培养出他这样的属性。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危机感是杞人忧天。讽刺的是,艾齐纳哈舰队就要切断成功的那一瞬间,竟然反遭受到来自两侧的夹击。

曾经担任杨过去的旗舰休伯利安舰长的马利诺准将,集中光束和飞弹的利牙咬住艾齐纳哈的左侧面,一时之间这个伤口深及对方的中枢部。

艾齐纳哈的旗舰维札尔,顿时被三方的火球和闪光所包围,而护卫的各艘舰艇也接二连三地爆炸起火。艾齐纳哈此时已经处在危机当中了,但是他连眉头都不稍微皱一下,仍然沉着稳健地指挥舰列,不但熬过马利诺的猛攻,而且着实地堵住伤口,以断续的炮火牵制敌方,成功地脱离了危险宙域。

尽管如此,他所受到的损害却是不能忽视的,当幕僚们提议后退的时候,艾齐纳哈的嘴唇稍微动了一下,大概是在口中咒骂神和魔鬼也说不定,但是那个音波并没有传到任何人的耳朵里去,无论如何,见时机不对即后退,也是帝国军的基本战术,所以艾齐纳哈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但是临回头后退的时

候，却还故意在舰队里留个破绽展露在敌人面前。

当然杨是不可能上这种当的，因为他必须要在下一波状攻击来到之前，完成武器弹药，粮食、能源、医药用品的补给，将受伤的人员送到后方，并且在遭受破坏的各个战线赶紧补充兵力，杨一面对着卡介伦"差不多已经到达底限"的警告点点头，一面进行着这些作业，然后又一面屏退拜耶尔蓝所展开的第三度攻击，更甚于此的是，他于五月一四日，一改防御战法，转而采取主动出击，率部队前往冲撞帝国军。因此，原本应该于第四次攻击中出动的黑色枪骑兵，以及旧法伦海特舰队所结合而成的联合部队，被杨舰队先发制人，一时产生混乱。

毕典菲尔特的旗舰"王虎"，展现着名实相符的威容与猛气；在一五日的四点四〇分，锐不可当地朝敌人突进。当然穷追的不只有一艘舰艇，同行的还有数量虽少，但却是最为精锐的舰队，企图一举捣破杨舰队的中枢部位。尽管部队精良，但是能够正确地掌握住杨舰队的中枢部位并集中攻击，这也证明了毕典菲尔特并非平庸将材。

正因为如此，杨命左翼部队中止突进，因为如果要对应帝国军的反攻势，必须暂时缩小战线才行，就杨而言，此时他的计算是错误了，因为在之前作战当中，曾经遭受杨予以痛击的毕典菲尔特，不但没有从战斗行列中退缩，而且也没有因为败北的记忆使得他战意萎缩，反而凭着更旺盛的士气，与更强烈的突进力，企图恢复失去的名誉。杨利用光束与飞弹所形成的防御墙，阻挡了对方的气势，更一面争取时间，一面巧妙地变换阵形，他避免从正面去迎击毕典菲尔特，将对他的攻势稍微往左边方向岔开，以使梅尔卡兹攻击其侧面。

而黑色枪骑兵这一方面则已经完全遭到夹击，不过在这个时候，被夹击的那一方却比采取夹击攻势的这一方还要强得许多，此时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是却反而有助于加强指挥的统一。

紧接着你来我往的交火之后，双方发生猛烈的冲击，有的战舰连着乘员一并四散在虚空中，有的战舰则同时被多道光束割碎，更有的战舰一面喷出能源洪流，摇摇晃晃地晃动到战斗外的宙域，然后在那里爆炸了。

杨消耗着物资以及能源已经接近谷底的火力，遏制住黑色枪骑兵的攻势，并且对旧法伦海特的舰队加以横击，压迫住敌方的指挥系统，这么一来，毕典菲尔特的攻势也已经到达临界点了，要再继续维持下去的话，颇有困难。

五月一五日一九点二〇分；黑色枪骑兵终于后退了。

但是杨舰队在人力资源方面，却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失。因为舰队运用的

总负责人艾德恩·费雪在战乱中战死了,"黑色枪骑兵"的舰队司令官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因为没有能够打倒杨威利而遗憾地咬牙切齿,但是由于他的一击,却也夺去了杨作战时的一只脚。只怕杨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抵抗帝国军的猛攻了。

如果帝国军企图再度发动全面攻击的话,那么杨势必要撤退到伊谢尔伦要塞。但是帝国军也并非全能,他们一点都不晓得自己给了杨舰队近乎致命伤的损害。

另外,帝国军最高干部之间也有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秘密,那就是"皇帝龙体欠安"的这个事实。自从即位以来,就经常侵袭莱因哈特的发烧,在五月六日这一天又发生了,统帅本部总长罗严塔尔元帅和米达麦亚,以及希尔德协议的结果决定暂时把全军撤出到回廊之外。当然这个时候,皇帝发病的这个事实是不可能泄露到大本营之外的。

其实罗严塔尔对于杨威利及其一党在战略上的见识,远比莱因哈特冷静而且富有现实感觉,依他所见,皇帝放弃壮大,坚实、长久蓄积的战略优势,而固执地想在战略层次获得胜利的做法,虽不能说是无益,但却反而造成更多原本应该要回避的流血牺牲。

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到此为止有一件罗严塔尔已经确认,而且不得不为之一惊的事情,那就是这位身为全宇宙征服的皇帝,以个人巨大的才能,以及由该处所导出的结论,竟然是以个人战意为优先。他不想断定"皇帝的为人是好战的",因为那不应称之为好战而是这位有着金黄头发的战士,继续存活下去所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最近皇帝一再的发烧,更令他感受到这是不是因为他原本健康年轻的肉体,无法负荷其灵魂无尽的欲求所导致的。

无论如何,在新帝国历二年五月一七日,帝国军在损失一一〇〇万名将兵与二万四四〇〇艘舰艇之后,终于不得不脱离伊谢尔伦回廊。

"吾等可以征服宇宙,却无法征服一个人。"

经历连日战斗,身心疲劳至极的米连麦亚,从他那灰色的眼眸中透露出担忧的神色,独自一人低声地说道,将大量的兵力投入狭隘的回廊当中,交杂长达一四日的战火,却还是没有能够压倒少数的敌人,杨舰队的两个支柱——伊谢尔伦要塞以及杨威利本身,如今都还安然无恙。

知道帝国军后退的消息之后,杨并没有加以追击。因为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的统兵是无间隙可乘的,而且又有缪拉以不放弃反击的姿态尾随在全军

之后，事实上，杨舰队连日来的疲劳与消耗也已经达到了极点，另外，最重要的是费雪的死带来的冲击既重且深，当获知这个噩耗的时候，连胆大无畏的亚典波罗都一反其平日作风，深刻地叹了一口气，对着担任参谋的拉欧上校说道。

"惨了，咱们原本还有活路的航中图，这下子变成死路一条的航路图。以后再也不能轻松地到森林去散步了。"

尽管费雪的为人朴实、不为显眼，但没有人不知道杨舰队的命运一直是掌握在这个人的手中，杨之所以未曾在战术层次遭遇失败，而且支持着他创造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杨舰队的运用行动永远能够毫无间隙地连动，而费雪在舰队运用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以及杨发掘此人，并且能够将全权委托给他的气量，这两者发挥了完美的结合，这才是到今天为止能够维持胜利不败的主因。

杨将太阳眼镜架在鼻梁上，两掌手指交叉，顶在头额的中央，许久一动也不动，一面是为死去的部下致哀，另一面则为日后舰队运身时的困难，以及随之而至的胜利难求而感到忧心，费雪是在一直夸称不败不死的杨舰队当中，第一个战死的人，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这些人过去所使用的幸运灯已经燃料耗尽了呢？杨的心被如此不吉的预测掠夺而过。

五月一八日，杨舰队脱离了战场，正要回伊谢尔伦要塞的时候，再度受到另一个新的冲击。

"皇帝莱因哈特传来通信文，他——他——"

尤里西斯战舰的通信士官，一开始就屏弃了事务性的沉着，于是在杨身旁的尤里安·敏兹接通通信板，把视线投注在那上头，但是一见到通信文的内容，连尤里安也必须要先整理情绪，以理性来应对，经过一阵子后，他脸色激动地转述给杨。

"这是皇帝莱因哈特所传来的通信文，他要求停战以及会谈。"

幕僚们惊异地相互对看，视线像是乱流一般地互相冲突着，不久之后，纷纷集中在一个点上，杨威利盘着腿坐在指挥桌上，用黑色扁帽扇着脸，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搔搔他那黑色的头发。

第五章 魔术师、一去不回

I

面对皇帝莱因哈特所提出的会面要求，杨威利并没有立刻回复，原因并不是因为他需要特别仔细地钻研思索，而是因为连日战争的疲劳已经使得他的身心受到相当大的损耗，就算有再大再强的惊愕或感动，仍然没有办法驱走睡魔的召唤。

"我的脑细胞已经变成牛奶稀饭了，现在不是思考的时候，总之，先让我休息一下吧！"

杨本身已经累成这样了，其他的幕僚也是一个劲儿地只想要睡眠和休息，除了先寇布还是厚颜无耻地一副坐山观虎斗的姿态。

"我好想要一张床，没有附带女人的就可以。"

奥利比·波布兰这么一说，等于是将占他生命一半比重的人生给否决了，而达斯提·亚典波罗则像在跟人打招呼似的说可怕的梦呓："现在把我吵醒的人，一律依反革命罪枪毙。"然后就连滚带爬地爬回他的寝室去了。

就连一向严谨的梅尔卡兹也低声地说着："我现在的心境，不求无限的未来，但求一夜的睡眠。"下达最小限度的指示之后，随即直接回到个人的卧室，他的副官修特莱见状，担心地说："现在如果有敌人来攻的话，怎么办？"不过随即又好像看开地说："算了，反正醒着跟睡着了也差不多。"说完之后，即往他的寝室走去，没想到一进到电梯里面，竟然靠在电梯的内壁上睡着了。

"哎呀、哎呀，要把这些家伙全部叫醒的话，大概要找一〇〇万名公主来亲吻他们吧！？"

负责查看留守的亚列克斯·卡介伦耸着肩膀说道，此时有一人踩着沉稳的步伐，从尤里西斯战舰上下来，站在卡介伦的眼前，原来是华尔特·冯·先寇布，

正对着他眨眼睛。

“如果需要我效劳的话，卡介伦中将，我可以为您将所有的女子军一一地从睡梦里园里叫回来。”

先寇布提出这样一个美好的建议，但卡介伦并不予以理会，所以他便悠哉悠哉地走向无人的酒吧，然后自己一个人独占着。

就这样，整个伊谢尔伦笼罩在一片妖精所洒下的睡眠花粉当中，无声无息了。杨、菲列特利加、尤里安、卡琳、还有其他的幕僚们，全部都跳进睡梦当中，躲在现实的水面底下，就像修特莱用他临睡前最后的一点理智，担忧地所说的那句话，如果帝国军此时前来进攻的话，那么伊谢尔伦要塞就要从原先“难攻不落”的评语当中被否定了吧。

但是，此时的帝国军其实也已经精疲力尽了，负责后卫的奈特哈尔·缪拉，在尚未完成脱离战场范围以前，真的就是所谓的不眠不休，由于他们对于杨威利及其一党的战斗能力，有着正当、甚至是超乎其上的评价，所以无论如何绝对不能疏于防范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击、或者是埋伏。待确定我方已经确实安全的时候，缪拉也一头倒到床上去了，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提出责难。

好不容易终于喂饱了睡魔之后，整个杨舰队好像变成了一群饥荒儿童似的占领了要塞内全部的餐厅。不管是将帅或是士兵，全部都是一副难民的德行，唯独奥利比·波布兰起床之后，不但将胡子刮干净，而且还洒上了古龙水，但是因为他将时间都浪费在多余的服装仪容上，所以当他去到军官餐厅的时候，里面已经客满了，他只得站在走廊下，就地匆忙地吃起白面汤了，这幅情景如果让华尔特·冯·先寇布给瞧见的话，只怕他要谈笑说“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徒劳无益的例子”吧。

就这样到了五月二〇日的一三点三〇分，杨舰队的幕僚们好不容易总算将身心状态调整好，可以开始以皇帝莱因哈特传过来的通信文为素材的讨论了。

三杯的红茶，以及杯数在五倍以上的咖啡所散发出来的香气微粒子，在会议室的空中相互地碰撞着，讨论虽然展开着，但杨的内心其实早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因为杨最初所构想的战略，就是以将皇帝莱因哈特拖到会谈桌上，作为最后的归结点。

“一开始先把皇帝引到伊谢尔伦回廊，然后再把他拖到会议桌上，为了要让后续的事态能够顺利地进行，最好还能够让皇帝的两脚穿上的溜鞋。”

杨舰队基本的攻战两略，由司令官亲自作了这样的一番说明，让他的幕僚

们此时不知是应该认真严肃地点头呢，或者是当作笑话一般地付诸一笑，不管是杨本身也好，是幕僚群也好，都不认为守护民主政治的精髓，非得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反而认为必须要存活下来，才能够与罗严克拉姆王朝取得政治性的妥协，这一方面才是他们非得要取得不可的胜利。尽管看在他人的眼里觉得惊讶，但这才是他们应该要作战的理由。

最初，不晓得是正经或者是开玩笑，达斯提·亚典波罗曾经说道。

“壮烈牺牲的这一条路，已经让比克古爷爷给捷足先登了，我们若想要从后面急起直追的话，也不会有人来褒奖我们，所以若不好好地活着，获得一些好待遇的话，可就是损失了。”

像这样的一个意见，其实也就是杨舰队的成员，喜好故意装坏的一个坏毛病。但是无论如何，杨舰队的干部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抱持着“绝对不与专制主义妥协”的思想，他们并不是连敌我之间的实力差距都不懂得衡量，只知壮烈似的仰天一长啸，然后冲向自我毁灭的这种“憨直的人”。

因此，皇帝莱因哈特此时所提出的要求本身，毋宁说是杨舰队这边所欢迎的。但是就他们此时的环境以及现在的时间点而言，他们没有福气可以天真地去相信对方这个要求，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是，这会不会是一个陷井？就算帝国军已经放弃了使用军事力量来寻求事态之解决，但是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不见得一定要迎合杨舰队所希望的方向。

“他们会不会借口说要会面或是要讲和，其实是想要把杨提督引到伊谢尔伦要塞之外，企图谋杀呢？”

由姆莱中将所提出的这个意见，成了会议讨论的出发点。此时的他是特意地陈述一般常理的推断，以借此引出相反的理论或者是疑味，有点像是在作某种化学实验的感觉。

听到这句话，杨把自己头上的黑色扁帽脱了下来，放在两手中间玩弄着，先寇布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小口之后，立刻又把咖啡杯放回托盘里，好像咖啡的味道不合他口味似地。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理由是因为皇帝的为人。很难想像那个自视甚高的金发小子，会因为没有办法在他所拿手的战争当中获胜，而诉诸于谋杀的手段。”

那位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一到了先寇布锐利的舌锋中，竟然变成“小子”了，不过他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拐弯抹角，但是却对莱因哈特的精神特质当中并没有卑劣的成份这一点，有着肯定的评价，接着奥利比·波布兰提出了相

反的看法，其实，如果先前发言人不是先寇布的话，不晓得波布兰还会不会特意地要加入议论。

“皇帝本身或许是这样，但是他的幕僚群里面，也许有些人抱持着不太一样的价值观。经过这么多的流血牺牲之后，却仍然没有办法战胜，皇帝这个战争天才的颜面就难保了，说不定有些忠诚心过剩但判断力却不足的家伙，会想要耍些什么花招也说不定。”

在这场讨论持续进行中，尤里安一直无言地注视着杨。尤里安明白扬的内心其实已经打算要接受会面协商的要求了，对他来说，现在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是不是能够和杨同行。

不管怎样，另外的一个疑问就是，一向好战的皇帝莱因哈特，为什么会突然想要求会面呢？并非全能的尤里安，此时无法洞察出原因究竟何在。

“……绚灿夺目的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是一个只知道胜利而不知道和平的人。”

这是后世的历史学家扔给这位军事天才的批判当中，最为苛刻的评语之一，这当然不能说是很公正，客观的批评，但却表现出莱因哈特那壮丽个性当中的某个横切面。至少，没有办法用相反的理论来加以否定这一点，应该是一个事实吧。

在后世这种评语下的莱因哈特，发烧卧倒在病床上以后，竟然会对杨威利提出会面的要求，这对一直在他身边，辅佐着他的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感到意外。因为事态作如此的演变，虽然是她所期望的，但却不是她预期会发生的。当这场“回廊战役”展开的时候，希尔德为了要避免无益的流血牺牲，曾经不只一次地对莱因哈特提出谏言。

“杨威利所想要的并不是宇宙的全部，臣下斗胆进言，未来如果需要作出某些让步，那么这个责任及权利是在陛下您这一边的。”

皇帝将他洒落在他额前，像是瀑布一般的金黄头发往上一拨之后，回头看着这位美丽的秘书官。

“玛林道夫小姐，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是在主张将杨威利像老鼠一般地穷追猛打，然后将他逼近死胡同里，是朕的责任喽。”

“是的，这是臣下主张的意见。”

此时的莱因哈特脸上所呈现的，与其说是不高兴、毋宁说是被刺伤了的表情，他拒绝了希尔德的谏言，并且皱着眉头，这虽然是一个表现出他内心无可奈何的动作，但这位年轻人却仍然显得极为优美。

“这世上敢对宇宙的支配者这样直言不讳的人,在所有活着的人当中,只有你一个人哪!伯爵小姐。你的勇气与率直固然值得赞赏,但是如果你认为朕总是会很高兴接受的话,那就不好了。”

希尔德之所以没有再继续贯彻自我的主张,是因为她太了解莱因哈特在精神上所需的营养素是什么,她经常担心着,如果失去了这些营养素,那么莱因哈特是不是等于失去了他本身存在的意义了。然而,一旦他真像他一直所热切希望的一般,用武力打倒了杨威利,并且完全支配宇宙之后,他那冰蓝色的眼眸要将视线投注于何处?他那白皙的手又将有何所求呢?以希尔德的聪明智慧,仍然是难以预测的。

无论如何,在莱因哈特发烧的情况下,以隐瞒皇帝欠安的方式,让皇帝亲征的军队先撤退的决定作成之后,希尔德也暂时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莱因哈特的发烧是过度劳累所引起的,而不是因为在医学上有什么难解的问题点,以暂时先把战事最后的解决往后延就是了。

或许自己本来是不应该这样想的也说不定,因为如果皇帝与帝国的这个悬案,能够在和平之中解决的话,那么自己应该是要期求其成功的,况且避免战斗本身长期化,也是希尔德最初所抱持的想法。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点让她觉得很难以释怀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包括希尔德在内的幕僚们再三地进言,但是莱因哈特却不能用他平常的度量加以回应,仍然固执地想要从正面发起军事冲突,按住杨的脖子,让他屈服在自己的膝下。如果他现在没有发烧的话,或许会坚持他原有的想法,让流血牺牲继续下去,直到最后把杨埋葬起来为止吧,因为持续超越复元力的打击,采取消耗歼灭的作战方式本身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但是为什么莱因哈特会放弃原先他所坚持的铁血主义呢?难道是因为发烧使得他的气势减弱下来吗……。

莱因哈特在床上半坐起来,用视线和表情回答了希尔德的疑问。

“因为吉尔菲艾斯来向我提出谏言过。”

满头金发的年轻皇帝很严肃说道。希尔德闻言,不自觉地一直疑视着皇帝,许久之后才察觉自己的失礼。莱因哈特白皙的脸颊,因为发烧的缘故,呈现半透明的红晕,看起来仿佛是佛晓的女神,亲吻了他的脸庞。

“吉尔菲艾斯说,请不要再继续与杨威利争斗下去了。这家伙虽然过世了,不过还是在对我提出建议哪。”

莱因哈特好像并没有察觉到,他在故友以外的人的面前,使用了第一人称。希尔德默默地不说话,因为她明白皇帝并没有要求自己回答。

莱因哈特所说的话，事实上是可以用科学来加以解释的，在他意识的水面下，混杂在一起的思维和感情，像是许多道相互缠绕在一起的水流，浮现在他意识的水面上，那是他对于永远失去的至友所怀藏的哀惜和想念，在哀惜和想念的同时，也有对于自己的过失所无法压抑，而且不断扩大的悔恨。那是他心中对于杨威利这个伟大的敌手所怀藏的敬爱。那是他对于法伦海特、舒坦梅兹这两位一级上将，以及其他数百万战死者所产生的内心自责。那是因为这场战斗推移时所感受到的钝重，使得他的内心产生出焦躁感，那同时也是他身为一个战略家所作的思考，正在寻求除了战斗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有效的手段可以将事态加以解决。

在这些浑沌不明的意识当中，最为清澄的部分，被统一结晶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这个人格当中。在莱因哈特昏迷无意识的时候，为了要驳倒他本身的固执，使他的态度产生改变，便是将最好的方法拟人化……。

如果加以分析，原因便是如此。但是希尔德十分明白，在人的世界当中，有些事情还是不要加以分析的好，像"因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来到我梦中，劝我停止战斗"——这种中古世纪的解释就够了，而且也够合理了，因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么他势必会是皇帝的盟友，而且是帝国的重臣，同时也一定会向皇帝作这样的劝告。

"……我明白啦，吉尔菲艾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只不过比我早两个月出生，可是却老是喜欢倚老卖老地劝我停止吵架，现在我可比你年长了哟，因为你的年龄已经不会增加了呀，不过，我明白了，我会试着和杨威利会谈，不过只是试试看而已哟，我没有办法向你保证一定不会决裂。"

最终，希尔德，米达麦亚、罗严塔尔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死者的灵魂却做到了。当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希尔德好像突然偷窥到环绕在无与伦比的皇帝身边的重臣们，有几个人的感性在动摇了。

皇帝的贴身侍者少年艾密尔·齐列，看出陛下与玛林道夫小姐之间的谈话已经结束了，于是送来了掺有蜂蜜的牛奶，但是牛奶的芳香并没有让希尔德的情绪好转起来。

并不是因为皇帝莱因哈特对于国政漠不关心或不负责任，事实上，他是一个良心的为政者，不管从他的态度上来看，或者从他为政的结果上来看，所接受到的批评应该都是正面的。但是他本质上是一个军人，作为一个为政者的他，其实是他意识和努力下的产物，在其他的方面，他则是由无意识的天份所

构成的，因此，在他所支配的体制，或是他的帝国当中，军略经常较政略来得优先。所以此时他的精神边境里面，确实也有某些部分正在否定着这次与杨威利的会谈。

“朕本身不中用，发烧也是原因之一，但事实上是因为将兵都疲劳了，而且也必须要等待补给，与杨威利进行会谈，并不表示就此妥协了，而是因为要做好再作战的准备，必须要争取时间。”

当皇帝下达会谈的决定时，有人松了一口气，另外也有人觉得无限的遗憾。像是在不知不觉中立下绝大功勋的猛将毕典菲尔特等人，就难以压抑战斗的意志。

“皇帝与杨交涉的时候，反正一定是会决裂的，如此干脆就立即再度展开作战。”

华典菲尔特的声音虽然不是很大声，却是在公开场合下所做的一个声明。尤其是法伦海特以及舒坦梅兹的旧部下，更是难以抑制要为长官复仇的心，这种激昂的情绪却也引发了一些担忧，所以米达麦亚便亲自着手于法伦海特，舒坦梅兹两个舰队的重编工作。“疾风之狼”那灰色的眼眸只要一瞥，便可以将身高比他还高二〇公分的巨汉震慑住，所以由他亲自重编，倒也有安抚情绪的作用。

米达麦亚到了今年是三二岁，已经晋升到元帅的阶级，拥有宇宙舰队总司令官的地位，而且已经成为帝国全军最高的干部，尽管他拥有一个耀眼得令士兵们头晕目眩的显赫官阶，但是他的外貌却比实际年龄轻了许多，动作轻快而且俊朗，对待士兵的态度绝不拘谨刻板。

米达麦亚并不单纯是一个战术家，同时更具备有一个战略家的见识，所以他很清楚地知道，如果让伊谢尔伦要塞以及艾尔·法西尔星系上的旧同盟余党集结在一起的话，那么对他们不利的事实也就增大了，不过，因为帝国从最初的一开始就知道敌人集结的地点，所以要攻击虽然很困难，但是要封锁就很容易了。虽然现在已付出了不少牺牲的代价，但是却也没有必要因此就固执地非借由军事力量取得胜利不可。

眼前这些势力，是靠着以杨为中心的强势人格所结合统一起来的，所以如果杨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一切或许就烟消云散了也说不定，现在这个时候，米达麦亚的确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要说得极端一点的话，就把杨封锁在回廊里，耐着性子一直等到他死亡为止，这也是最终的一个方法。

但是就这一点而言，帝国军——罗严克拉姆王朝也是相同的。只要让莱

因哈特一毙命，那么不管在政治方面也好，在军事方面也好，同样都是没有人可以取而代之成为领导者的，正因为如此，当莱因哈特发烧卧病在床的时候，连一向豪胆的米达麦亚也觉得有一道寒风吹进了他的神经网，令他胆寒不已。他甚至必须避免发布“皇帝陛下因身体欠安，故亲征部队暂时撤退”的消息。平白支领高薪的御医团，主张过度劳累是皇帝发烧的原因，但如果内在的精神能源与外在的责任义务，还是一直持续地将过度沉重的负担加诸于年轻肉体的话，那么未来要怎么办呢？

难道罗严克拉姆王朝会就此一代而终吗？万一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往后不是又要成为争乱的时代了。想到这里，米达麦亚不由得衷心地为皇帝祈求他健康并且早日成婚。这位帝国军最高的勇将，丝毫没有想在争乱的时代中，集所有权力于自己一身的想法。

另一方面，他最亲密的朋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在莱因哈特卧病在床的时候，代理皇帝统辖全体远征军，展现了完美的技巧与手段，他在这一段期间，几乎没有任何的私语，只对米达麦亚说，皇帝该不会因病而去世了吧，此外所有的时间仿佛在以战友艾齐纳哈为模范似的终日静默寡言，早晚多半只喝点白酒，吃点起司就算了，虽然他并无此意，但确实添加了密友担忧的原因。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远在费沙的巴尔·冯·奥贝斯坦元帅向皇帝呈提建议。他的建议后来为皇帝所驳回，不过这个仅为另外两位元帅以及希尔德所知的谋略内容，和过去幕僚所构想，但遭毕典菲尔特给屏退的提案酷似。不过有一点比过去的提案还要再辛辣一些的地方在于，这样平白无故地把杨找来的话，他或许不会答应过来，所以不妨派遣某一位重臣，以使者的名义出使伊谢尔伦要塞作为人质。一听到这里，米达麦亚与罗严塔尔都没有话说，当场也没有任何批判的言词出现。

粗心疏忽的杨来到帝国的地盘之后，就把他给杀了，如此一来，便可以斩断往后的忧患了。而出使到要塞当作人质的重臣，理所当然会成为杨一党愤怒情绪下的报复对象。这么一来，帝国再以报复的名义，将失去杨领导的那一伙人予以军事镇压，如此全宇宙便可一统在罗严克拉姆王朝之下，这一切只要牺牲一个人就可以做到，但问题是，哪一个重臣可以在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出使到要塞上作人质呢？

“如果没有其他使者后补人选的话，那么就让臣来担任这个任务。”

一直到目前为止，奥贝斯坦所受到的评语，除了冷酷绝情以外，还有一些令人不觉油然再起的敬爱感，这或许是因为他在策划谋略的同时，极度的激烈

苛刻,甚至将自己也拟订为牺牲者,而且在陈述谋略的同时,态度也总是恬然毫无惧色的关系吧,尽管米达麦亚、罗严塔尔都充分了解这一点,但是却没有办法对军务尚书表示任何的赞赏之意。"疾风之狼"的声音甚且还一反平常,含着挖苦的口吻说道。

"被迫和那个奥贝斯坦一起自杀的这种死法,杨大概怎么也不会料到吧。不过那家伙以使者的身份出使到杨那边去的话,杨难道就会相信他吗?"

金银妖瞳的统帅本部总长,隔了许久之后才附和着密友所说的话,讽刺地说。

"不,倒不如让那家伙照他的建议去做算了。只是奥贝斯坦让杨那一党人给杀了之后,我们应该也没什么义务要替他复仇。"

"没错,其实这世上没有了他,比没有了杨,还要更能够让这个宇宙维持和平,让罗严克拉姆王朝更安泰,而且万事更好收场哪!"

说归说,他们两人心中并没有积极地想要让事情如此演变的想法,不过,万一事情真演变成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两人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遗憾。另一方面,他们心中也为了这个已经失去时宜的献策没有能够捉住皇帝的心,让皇帝的名誉能够保全感到高兴。

他们两人虽然是统领大军的将帅,而且在军事史上占有冠亚的地位,但却不是能够知道一切的预言家。他们并不晓得事实上有一个和奥贝斯坦的构想酷似,但是层次更低级的阴谋,正像菌丝般悄悄地入侵到宇宙当中,此时的他们,正开始展开各项准备,以便让他们所尊敬的敌方客人,有个愉快的来访。

但最后的事实证明,他们所做的各种考虑都没有任何的帮助,最后他们还是没有能够和杨面对面。

Ⅱ

五月二五日一二点零分,杨威利离开了伊谢尔伦要塞,以便和皇帝莱因哈特做第二次的会面。杨所搭乘的舰艇巡航舰瑞达Ⅱ号,这艘舰艇也就是两年前,杨被回盟政府要求参加审查会时的乘舰。因为当时杨平安无事地归来了,所以幕僚们建议杨同样利用这一艘舰艇讨个好彩头,杨于是接受了。

乘舰的问题很简单地解决了,不过到达目的地的路程虽短,但路途却出乎意料地不平坦。修特莱又重新提起了原来的问题——皇帝莱因哈特身为一名军人的身份虽然可以相信,但是他的那些幕僚呢?帝国军不见得都是由一些

像米达麦亚元帅那种讲信义的人所组成的呀！难保不会有些人假借为皇帝效忠的名义，或者为战死的将兵复仇的理由，企图要发动谋杀。

听了这一番话，尤里安·敏兹稍微犹豫之后，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那么，恕我放肆僭越，是不是可以让我以代理提督的身份，前往与皇帝莱因哈特会面。我可以先听听对方细微部分的条件或者提案，之后再由提督亲自到会谈的地点去，这样好吗？"

杨头上戴着黑色扁帽，摇了摇头。

"不行！不能够这样子呀，尤里安。"

皇帝以对等的立场提出会谈的要求，这样做的话就是失礼了。如果皇帝的自尊受到伤害，说不定会放弃和谈的希望，这么一来，可能就永远失去了和平的机会也说不定。以现在的战力，如果再度与帝国军正面冲突的话，几乎没有什么胜算，因为眼前将兵的疲劳尚未完全恢复，战死者的位置没有办法找人顶替，而且补给物资的齐备得完全靠伊谢尔伦的来解决，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另外舰艇的整备也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在这里杨所特别强调的是，费雪的身亡导致舰队行动力的低落。

失去了费雪中将之后，有碍于舰队的重新编配以及运用，拟订了是由马利诺准将负责，他虽然是一个有能力的指挥官，但是就实绩和信赖度而言。仍然是及不上费雪中将的。面临大规模战斗的时候，舰队行动是不是能够像从前一样完美，杨并没有绝对的自信。杨之所以会答应与莱因哈特作二度会面，这个自信的丧失也是原因之——

"如果只是把战火挑起来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获胜的，我们的舰队目前没有能力可以应付的战斗，这是无论如何也奈何不了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拒绝对方会谈的要求，那么短时间内势必会再度引燃战火，这么做无异是一种自杀行为。"

杨这么一说，幕僚们也就没有想要再反驳的意思了，因为他们也都亲身了解到费雪战死所带来的巨大打击，而且杨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是可以谅解的，最后，在衡量了接受会谈的利益，与拒绝会谈的利益之后，还是不得不采取前者。

"啊，这样也好啊！到底这个要求是皇帝所提出来的，这也意味着我们获得了实质上的胜利。尽管这个会谈不见得会成功，不过我们也可以借着会谈的这段期间，多争取一些时间。而且费沙或者旧同盟领，也在这个时候对帝国军发动游击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的立场就更加有利了，总之，不要过分期待就

是了。”

卡介伦大胆地就乐观的观点作了这样的总结，所有的幕僚人员也都点头表示同意了，虽然每个人点头的动作有快有慢。

接下来所讨论的重点就转到随员的问题上了。

这个时候，有人自我推荐，也有人推荐他人，在他们的口中，莱因哈特虽然被贬谪为“专制军国主义的私生子”，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他到底还是极为华丽耀眼的一个人，他就好像是一只征服全宇宙，身上长着翅膀的黄金狮子，每个人都希望有机会能够亲眼目睹他的风采。

菲列特利加应该毫无疑问地列为随员之一，但是因为突患流行性感冒正在发烧，而且身兼家事教师、以及家庭医学之权威的卡介伦夫人要她安静修养，所以也就帮不上什么忙。

而卡介伦因为必须要专注于战力的重新整备，所以第一个从随员候选的名单当中被删除了，先寇布必须要效力于要塞防卫能力的强化，同样被刷除掉，亚典波罗必须要掌管留守舰队，梅尔卡兹立场尴尬，恐怕没有办法称呼莱因哈特为“陛下”，波布兰就算跟去也应该没有机会进行空战；而姆莱恐怕必须要负责监督所有的人，于是幕僚人员就这样一个一个落选了。

最后，身为高级军官的随员只有三名，分别是副参谋派特里契夫中将、“蔷薇骑士”连队的布鲁姆哈尔特中校，以及过去曾经担任亚历山大·比克古提督之副官的史路少校。

另外，艾尔·法西尔独立革命政府的罗姆斯基主席也将要随同前往，不过因为随员超过一〇名，所以杨也就缩减了随行人员，虽然这是极为正式的见解，但是像奥利比·波布兰等人一直到后来还认为因为自己是专门创造麻烦的人，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才被谢绝同行的。

“布鲁姆哈尔特负责担任护卫，史路则是以代理比克古伯伯的身份被选上的，而派特里契夫中将？他应该是作陪宾的，到时候说不定会有其他什么事情。”

最让众人感到意外的是尤里安·敏兹被派为留守，尤里安说来是杨身边最亲近的人，杨居然没有让他同行，这到底是因为他的灵感在上班以外的时间发挥作用了吗？还是像他口中所说的，要尤里安辅佐卡介伦繁重的工作，或者像先寇布挖苦，杨怕自己反而被看成尤里安的随员，亦或是一时兴起所作的决定，不晓得到底是为什么。

“尤里安，留守的事情就拜托你喽。”

经杨这么一说，年轻人只得点点头，不过在点头的同时，脸上却充满了失望的表情。这并不是因为他善于脸部表情，而是因为他的心情一时还没有整理好。

“我很想对您说‘就交给我好了’，不过不能随同您前往，心里觉得好遗憾。我难道不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吗？比派特里契夫还……”

希望杨选中自己而不是派特里契夫的想法，或许是尤里安本身自大的想法，事实上尤里安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自觉，所以当接触到杨的视线时，尤里安不禁涨红了脸。但是杨只是温和地笑着，用手指在年轻人的脸须上轻轻地弹了一下。

“笨蛋！我从以前就一直依赖着你到现在哪，从六年前你拖着比你的身体还要庞大的行李箱到我家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依赖着你哪。”

“谢谢您，不过……”

“如果一旦我不能去的话，那么当然就要请你代替我去。不过因为我在，所以就由我去，就这样而已啊。”

“我明白了，无论如何我等着您的好消息。请您多加小心。”

“嗯，啊！对了，尤里安。”

“是的，什么事？”

杨仿佛刻意要压低嗓门似的，尤里安于是把耳朵靠过去。“说正经的，卡介伦的女儿，还有先寇布的女儿，你喜欢哪一个，看你的决定怎么样，我也好先有个心理准备哪。”

“提督！”

尤里安感觉到他的脸颊热了起来，热得令他自己都感觉到意外。杨见了他的表情，却反而有趣地吹起了笨拙的口哨。像现在这种时候，他倒挺适合做先寇布还有波布兰的上司。

逗弄完年轻人之后，杨来到妻子的病房探望。卡介伦夫人还有她的两个女儿正巧在菲列特利加的身边照顾她，莎洛特·菲利丝正在为病人削苹果，她拿水果刀的手势，大概可以和菲列特利加一比高下吧。

“菲列特利加，我去会一会宇宙第一的美男子，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就回来了。”

“你要小心喔，啊，等一下，你的头发乱了。”

“没关系啦，这种小事。”

“不行的，因为你即将要去见宇宙第一美男子呀。”

菲列特利加于是拿起了床边小桌上的梳子,俐落地帮杨梳着他的头发,卡介伦夫人若无其事地将脸朝向别处。

杨还是像平常一样在妻子热烘烘的脸颊上留下了一个笨拙的吻,和卡介伦夫人和两名女儿打了招呼之后,便走出病房了。

尤里安正提着杨的手提箱,在走廊底下等着,门一关上的时候莎洛特·菲利丝好像深受感动而且觉得有趣似的用手指头敲着母亲的膝盖。

"咦,妈妈。爸爸跟妈妈也曾那样做吗?"

卡介伦夫人用眼尾稍微看了菲列特利加一眼之后,便从容大方地回答说。

"当然有啊!"

"可是现在不这么做了吗?"

"对呀,莎洛特·菲利丝,你一年级学过的功课,到了四年级就不想再学了对不对,这也是一样的啊。"

就这样,尤里安与杨分离了,他的胸中仍然有淡淡不安的阴影,但是他同样也不认为皇帝莱因哈特会采取任何卑劣的手段,于是信赖便掩盖了不安。但是日后尤里安是多么地懊恼和悔恨呀,因为此时的他只是一直注视着莱因哈特这个太阳,却忽略了还有其他星星的存在。

过去曾经是费沙独立商人的波利斯·寇涅夫,此时好不容易终于到达了能够与伊谢尔伦要塞通讯的宇宙区域,这已经是杨离开要塞后的第三天了,先前他接受杨的委托,在旧同盟领和费沙方面四处奔走,以便收集情报和军事费用,之后他更躲过帝国的搜索网、封锁通讯、秘密航驶货物船来到这里,刚好与三〇个小时前行驶过的瑞达Ⅱ号相错开了。可以和伊谢尔伦要塞通信之后,波利斯·寇涅夫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见杨!杨还活着吗?"

"你这家伙开玩笑的水准真是有够低级,这一次更低的沉到海沟子底去了。偏巧死神好像度假旅行去了,我们元帅可是自由自在地活着呢!"

出现在通信荧幕上的波布兰,用嫌恶的口气厌恶地骂着对方,不过他的表情却在一瞬间全变了,速度快得要用极小的砂漏才能够衡量得出来,从波利斯·寇涅夫那儿乘着不吉利的羽翼传过来的情报,叫伊谢尔伦要塞的干部们,脑里立刻闪烁起赤红的警示灯,"神之角笛"的警报声更将他们的脑袋震得轰隆响。因为亚姆立札的失败者安东留·霍克为要策划暗杀杨的阴谋,已经从精神病院里面逃脱了。

亚典波罗气愤地将黑色扁帽用力地甩在地上，激动地大吼。

“安东留·霍克那个白痴，四年前在亚姆立札星域杀了二〇〇〇万人，难道还不够吗？还不够的话，怎么不干脆把他自己也给杀了，他自己死了也可以对文明与环境有所帮助啊！”

“这对那个家伙来说，可是他一生中的大事业哪！”

先寇布的声音，好像煮过头的咖啡一样地阴沉。

“那家伙一心一意地想要凌驾杨威利，如果不能在实绩上求得胜利，就把竞争的对手给杀掉，他竟然已经到了这种心境。”

尤里安感觉到一股恶寒，好像故障了电梯似的，正沿着他的脊椎上上下下，安东留·霍克逃脱成功了，他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逃脱的吗？应该是有谁、有哪个人，帮助他逃脱的才是，这一切应该不只是一个狂人的恣意妄行，背后一定有什么极其恶毒辛辣的阴谋在进行着，而霍克只不过是一个走钢索，而且最初一开始就被设计好要从钢索上掉下来的表演者……。

“立刻把杨提督追回来。此事十万火急，人数过多恐招致帝国军之疑念，故少数人即可。”

先寇布当场立即决断，挑选了尤里安以下的同行者。

就这样，在寇涅夫带来的情报所造成的混乱尚未完全收拾好的情况下，尤里西斯号立即率领着另外五艘舰艇从伊谢尔伦出发，想要把杨给追回来。留下来的混乱场面就交给卡介伦来收拾了，其中，他最感到困难的就是不要让病床上的杨夫人知道这件事，尽管他是自由行星同盟军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有能官员之一，但是这件事却对他造成了不少难题。

Ⅲ

原本不管怎么说，一直像是半流动物体似的停滞不动的事态，此时竟然开始急速地流转起来了，方向虽然是同一个，但是流转的方式，却不见得是有秩序的。

“每个人都期待和平，但必须要是在我方主导之下的和平，所有人为了这一个共同的目的，各自要求属于自己的胜利。”

后世的历史学家这么说道，就一般理论而言，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就杨的立场来讲，杨并没有固执于己方的主导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杨与莱因哈特之间的会谈，应该可以得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成果，或许更贴切地

说,在会谈当中如果没有达成相互理解或妥协,那么就只剩下一条通往溃灭的坎坷壁了,而在这条路上,支持着他们走向路底的精神粮食就是憎恶。

如果杨现在死于暗杀者的手里,那么对民主共和政治来说,就连那条唯一的坎坷壁都要封闭起来了,民主共和政治应该是安东留·霍克过去所信奉的思想和制度,难道他因为自己个人那已经散发腐臭气味的竞争意识,而要把这些思想和制度全部给毁灭掉吗?要怎么做才能够阻止他这种无益的企图呢?尤里安·敏兹拼死地想要找出方法。

同盟军激派的残党,此时正企图索取杨威利的性命,如果把这个事实告知帝国军,要求帝国军出面保护杨的话,这种做法行得通吗——这是尤里安离开了伊谢尔伦,踏上焦躁的旅程之后,极尽自己最大的脑力想出来的方法。

但是,从判断到决断的那一瞬间,尤里安却犹豫了,请求帝国军伸手保护杨的性命,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耻的,毕竟一开始要求停战和会谈的是帝国军,所以帝国军本来就有义务要保障杨的安全;从杨和皇帝莱因哈特直接接触之前,一直到这个会谈结束为止。从这样一个观点看来,最初的时候,应该要要求对方派遣部队前来迎接,并且负责护卫的。

但是,此时的尤里安,却不禁全身充满恐怖的想像。

“如果有小部分的帝国军利用这一点,假借保护的名义,而加害于杨提督的话呢……?”

以帝国军的观点而言,杨威利是帝国统一宇宙的障碍,不管经由战斗或者阴谋,都应该要把他除掉——抱持着这种想法的人,如果假借保护的名义去接近杨,更进一步杀害他,然后再把这个罪名转嫁给安东留·霍克的话呢?一个从精神病院里逃脱出来的病人,要如何暗杀杨呢?只怕他的背后有着一股更强的力量,暗中在控制着这个傀儡,说不定这个操纵木偶的人就是帝国军策谋的水源地——军务尚书奥贝斯坦……。

但其实这是一个偏见,或者说这是一个属于过度评价的想法。奥贝斯坦为了要打倒所有一切皇帝的或者以及王朝的障碍物,确实曾经构想,且提出过为数不少的策谋,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对于宇宙历八〇〇年六月一日这一天,杨所面临的难关,他确实是无辜的。

这个时候,奥贝斯坦并没有离开费沙,正专注地埋头在他自己所构想出来的作业当中。这是他在军务尚书繁忙的事务处理当中,利用空隙的时间进行的,这件事奥贝斯坦当然没有加以宣传,但是在他保持沉默的时候,别人还是会以为他正在构思对付杨威利这个帝国公敌的策谋,事实上这种说法建于他

的立场，并没有任何不自然的地方，因为就算他否认，其他人是不是会相信还是一个疑问，由于他多年来的行为表现，已经使他人对于他的印象和评价都定型了。

尤里安其实没有害怕或忌讳奥贝斯坦的必要。但结果却是如此，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当然会笼罩在奥贝斯坦的幻影之中，除策划阴谋的主角不对之外，其他将加诸于杨身上的阴谋内容，几乎都被尤里安料中了。

不论如何，此时的尤里安并没有意思要求帝国军提供协助，而先寇布也对他的判断给予肯定的回复。总之，眼前看来他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而且必须要绝对保持行动的秘密性。

就这样，从五月二八日到三一日之间，伊谢尔伦回廊通往旧同盟方面的出口附近，表面上极度安静，但事实上却极度混乱。

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一举秘密着手策划这个暗杀杨的阴谋并且暗中发号命令的人，正在暗地里蠢动着。尽管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而且不具建设性的行动，但是着手的人却必须要付出相当庞大的苦心和努力，他们先把安东留·霍克藏匿起来，将他已经失去秩序，紊乱的精神，导向某个固定的方向，为了要使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构想了许多美丽的词汇，然后使这些词汇透过他的耳朵，深深地注入他的内心。之后，再给他一艘武装的商船，将他送到伊谢尔伦。尽管教团本部已经溃灭了，但是存活下来的人仍得要将残喘的组织力量结合起来，而且在整个行动过程中特别地细心注意，因为如果让帝国军中枢阶层知道了这个阴谋，只怕所有的努力都要泡汤了，就这一点，尤里安所下的判断并不正确，但是除非有人能够大声地断言“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是全能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全能的人”，否则是不能够予以批评的。

“大司教阁下……”

“嗯！”

“属下大胆进言请您宽恕。是有关于暗杀杨威利此一计划，把这样的一件大事交给像安东留·霍克那种异教徒去执行的做法妥当吗？”

一天，有一名老主教向德·维利大主教提出了这个问题，大主教盯着老者那种偏狭且顽固的脸，然后露出缓和的微笑，隐藏在真正的内心回答道。

“这不用担心，我心里也很明白，霍克不是一个可以委托大任的角色，而我们教团的目的，一定得要在这一次完成才行。”

这样充满自信而且庄重的口吻，事实上已经足以让对方诚服了，但德·维利又继续说下去。

"安东留·霍克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本来就是个扮演起火燃烧的稻草偶人,所有的功劳都将归属于我们教团的忠良信徒,哪有道理让一个像霍克那样无能的异教徒来攫取抹杀宇宙最高之智慧将领的名誉呢?"

年老大主教的两边眼角闪露着光芒,他用他的眼神,而不是声音,告诉老主教说,只有我们才配得上这个名誉哪。

年老主教于是恭敬谨慎地将他半白的头低下,感激地从大主教的跟前退下了,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大主教的眼光所闪露出的是俗性,而非圣性。

对于德·维利来说,地球教的信仰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教团组织则无非是使手段具体化的工具。他这种非信仰的,暗地盘算的思考与行动,透漏出德·维利的这种人格,已经超越了地球教团狭小的范围,且极为普遍的存在,如果他生在靠近当今银河帝国帝都奥丁的地方,那么就可能投身于官府,乃至于军队,企图谋取荣华显达罢,而如果是生在自由行星同盟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按照他个人的才能,力量与志向,在政界,实业界或者学界,由他自己选择一条适合他的道路吧——至于是不是会成功,则另当别论。

无奈他所出生的地方是位于帝国边境的小角落,具有广大领土与狭小政治精神的一个行星上,而且这个行星既不存在于现在也不存在于未来,而是存在于过去的领域当中,为了要恢复自己过去遭他人不当贬谪的地位,只得采取阴毒手段,德·维利心里想,把自己的将来寄托在这种手段当中,哪有什么罪恶可言呢?

"哼,霍克,如果你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时候就身亡的话,那么你这一生大概就不会这么可耻了。"

德·维利不屑地唾弃道。

事实上,像这样暗杀的策划者侮蔑安东留·霍克,或许是因为霍克天生具有优越的环境条件,但是却没有加以活用的缘故吧。相对的,德·维利唯一能够寻求发展的只有地球教一途而已。在地球教内部为了要强化本身的立场,得把自己用来装料理的盘子加大才行,那也就是把自己的目标放在创立一个人支配人类,政教合一的教团国家,使自己成为手握圣俗两权,专制且神圣不可侵的教皇,如果用血当作颜料,就可以描绘出这幅壮大的壁画,那么德·维利也想不出任何理由,让他对于流血事件的发生有任何犹豫。

Ⅳ

杨威利本身对于他自己或许将遭受暗杀的可能性，有着什么的想法呢？

距离现在还不到一年之前，他自己所属的政府就曾经企图要将他除去，他之所以能够在事前预知其可能性，并不是从水晶球当中窥探出来的，而是因为和菲列特利加去新婚施礼的时候，感受到有一双不该存在的眼睛，正在一旁监视着他们，后来又受到不当的拘禁，他是在分析过这些现象之后才得知的。

杨既非全知也非全能，他所能够收集到的情报，如果不在他分析力所及的范围，他的预知能力是一点都没有办法发挥功用的。正因为杨不是一个讨厌思考游戏的人，所以他也试着从各种角度来检讨自己遭受暗杀的可能性，但这也是有极限的。如果他能够正确地看穿地球教的残党，正企图利用安东留·霍克为道具来暗杀他这个事实的话，那么杨大概就是属于人类以外的其他种族了，毕竟他也是一直正面地迎向些根本的问题。

“如果直视着太阳的话，那么就不可能看到其他微弱的星辰了。而杨一切的思考，正是都集中在皇帝莱因哈特一个人的身上。”

后世的这个批评，将莱因哈特的伟大做了必要以上的强调，不过就批评方向而言，其实也是正确的，就杨当时的立场而言，他必须要将莱因哈特的为人和动机作为第一优先的考虑，当然就没有考虑到地球教。

地球教本身有一种只能在地球教团内部通用的想法。那就是，一旦莱因哈特与杨威利相互“勾结”，若前者指使后者来讨伐地球教的话，地球教该怎么办呢——这是地球教恐惧之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德·维利大主教为要展现自己的实力，同时巩固自己的地位，也是促使他要策划暗杀杨此一阴谋的原因。这些事情是杨所不可能知道的。因为和费沙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澄清以前，杨曾经将一部分的注意力投向地球教，但是他根本不可能从这当中推断出地球教竟然会对他萌生杀意。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般都认为现在这种时候，恐怖行动可能下手的目标，应该是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才是，因为罗严克拉姆王朝和莱因哈特个人，其实就是同一个圆心所画出来的同心圆，只要莱因哈特没有妻子、没有儿子的一天，那么只要他死了，王朝也就随之瓦解，而宇宙的统一也将失去，如果皇帝莱因哈特被他的敌对者暗杀的话，那么绝对是有理由，而且也是有意义的，到底这世界上还是有些对高登巴姆王朝怀着忠诚心的人啊。

相反地,如果暗杀杨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只怕是替皇帝莱因哈特除去了他最大的敌手,而结果是使得莱因哈特所支配的体制更为坚固了。

尽管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危险,但是就杨的立场而言,他是不可能把这当作是一个理由,而拒绝与皇帝莱因哈特进行会谈的。

莱因哈特曾经对着他的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在不久的未来应该会晋升为大本营幕僚总监的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明白地说了以下的话。

"朕现在是打算主动对杨威利伸出手,不过一旦遭到拒绝,那么朕是不与他再第二次要求握手了。"

就莱因哈特的性情而言,或者就一个皇帝的尊严而言,这种反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因为洞察到这一点,杨威利当然不可能让这个唯一的机会从他的手边溜过。和压倒性的大军遭遇,却还能够展开不相上下的战斗,并且折损了帝国军两位名将,充分证明了杨的战术能力,以及其一党的骁勇善战了,但是暂且停下来看看的话,帝国军的战略优势仍然是屹立不摇的。

但是这种战略上的优势,对莱因哈特而言,却不是件觉得愉快的事情。这确实是非常奇妙的情绪,但是"从正面借由多数物量予以击溃"的正确战略,对于身为战术家——其实应该说是军事冒险家的莱因哈特而言,的确不是件愉快的事情。

战略家通常将"以多数击败少数"当作思考的基本,但是战术家却经常地记着那种"以少数击败多数"的快感。因为在战场上发挥奇谋,将敌方原有的战略优势做戏剧性的扭转,可以从当中发挥最高的美学。

"在所有人都认为铁定会失败的紧要关头,却令人难以置信地转败为胜。这是自古以来,令无数战术家为之着迷、最后灭亡的恶魔耳语。"

这句话是从人类社会开始采用西历的当时,即一直流传下来的警世语,但是到了莱因哈特的时代,这句话仍具有不变的真实性。

但是莱因哈特从不曾沉溺在这个甜美却危险的诱惑当中,他总是编排大军、慎选动用大军的时间与场所,提拔优越的指挥官,留意补给与情报的传达,他从未曾族首练的将兵,包括他自己在内忍受着饥饿。这足以证明他并不是一个百无责任感的军事冒险家。

但是,在宇宙历八〇〇年,新帝国历一百年初期的这场"回廊战役"当中,莱因哈特对于己方军队的作战状况,以及自己本身指挥统帅的结果,似乎有着极强烈不满的样子。这对他的代理人罗严塔尔元帅以及米达麦亚元帅而言,绝对是难以忍耐的。因为尽管皇帝发挥了理性,确立了战略的长势,但是在实

战指挥当中,却一点不想要对己方的战略优势加以活用的样子。在战役的后半,总算以压倒性的兵力予以杨威利军队正面的痛击,让敌人产生了明显的损耗,但是就损耗实际数字而言,帝国军甚至还超乎其上。而且就在这个多数物量临战快要可以看到成功的时候,却把整个军队撤回。

"难道皇帝所喜欢的不是战斗,而是流血牺牲吗?"

身在第一线的指挥官当中,感觉到徒劳无功,有少数人不禁怨嗟起来。当然他们不是不可能晓得皇帝此时正发着高烧躺在病床上。

米达麦亚听到了这句怨嗟的话,当场就打了这个不小心说溜嘴的指挥官一耳光,把他打得跌倒在地。虽然这种行为让他看起来非常粗暴,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如果放过了这个不平之鸣,不仅会伤及皇帝的权威,而且还可能让这个说话的军官,以大不敬的罪名被处决了。如果要把这件事情当场收拾掉的话,米达麦亚这个耳光的确是必要的,他如此果断的处置真是值得赞赏。

但是米达麦亚却感受到比部下的不满更为深刻的危机。明敏的他已经见到皇帝的人格当中,出现了像是钻石瑕疵的裂痕了,那就是身为一个战略家所应该具有的理性与身为一个战术家所应该具备的感性之间的相互背离。到目前为止,这两者一直在强韧的精神统一之下,为何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力似乎一直在减弱。

"难道陛下的病情不仅削弱了他的身体,还削弱了他的精神吗?"

或者说精神性的能源衰弱,不是皇帝发烧和卧病的结果,而是其他原因?米达麦亚的心中不禁抱持着这样的不安。医生们说皇帝的病情是因为过度操劳所引起的,但是却找不到其他可能的病因。这就是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论的原因吗?

那么,皇帝真正不愈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想到这一点,米达麦亚也只能稍微作一下模糊的推测,或者说,每次一想到这里,思考就停止了,因为,如果真要追究皇帝不愈的真正原因,那么就连帝国军最高的勇将都不得不觉得胆颤心惊。和这胆颤心惊比较起来,莱因哈特发烧等等这些表面的症状,就不是应该要介意的事情了。

不过基于以上这些事情,使得米达麦亚这么样明敏的男子,也无暇去寻思杨威利将遭到第三者暗杀的可能性。以罗严塔尔而言,情形也是相同的。这是帝国军方面的情况。

V

五月三一日二三时五〇分。在巡航舰瑞达Ⅱ号上。

舰上的军官们和罗姆斯基等政府代表共同进餐完毕之后,此时正在军官俱乐部里消磨餐后就寝前的这一段空间的时间。

杨一向喜欢立体西洋棋这个游戏,无奈技术太差,这两年来,不管跟谁比赛下棋,总是窘态连连,从来没有赢过任何一次。这一天,和布鲁姆哈尔特中校比输赢,竟然一次险胜,一次大获全胜,杨更是乐不可支。布鲁姆哈尔特很遗憾地说道:“难道我真的这么差劲吗?”杨在一旁用眼尾看着他,一面啜着自己泡的红茶。这种“比咖啡还美味”的香气,不禁让杨想起了尤里安的可贵之处。这几天一直没有办法和尤里安取得联系,让杨觉得有一些无趣,同时也觉得有一些不安。

当然,在这段期间内,尤里安及杨舰队的幕僚们也拼命地想要和杨取得联系,但是回廊中有好几个地方发生了电磁暴风,再加上人为的妨碍,彼此之间都没有办法取得联系。

“啊,心情真好,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睡觉了。”

杨于是站了起来,接受部下的行礼之后,就退回自己个人的房间了。留下来的部下们,将杨提督就寝的消息通知罗姆斯基的秘书官之后,就开始玩起扑克牌了。

淋浴之后,杨上了床,日历自动翻过一页,时间已是六月一日零时二五分了。杨平时有低血压的倾向,虽然没有不良睡癖,不过却常常难以入睡,所以在他的床边经常都准备有悬疑小说或者笔记本之类的。特别是这几天,不知怎地睡眠特别浅,所以此时旁边也准备有安眠剂,或许是因为紧张的微粒子侵入了精神回路也说不定。

这一次和皇帝莱因哈特会谈,杨并没有任何策谋之类的准备,同行的罗姆斯基也不是一个善于外交权卫的人,所以杨这一次的责任并不轻,不过杨自己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和皇帝莱因哈特,在战场以外的场合竞争权力之高下。

喝下安眠剂之后,杨还浏览了一〇页之多的悬疑小说。

零时四五分,杨打了第一个哈欠、伸手正准备关掉床头灯的时候,对讲机的呼叫声突然大响,杨的手伸到一半就停在半空中了,布鲁姆哈尔特中校的声音蕴藏着紧张,敲醒了杨的睡意。

一出奇怪的戏剧在瑞达Ⅱ号的周边揭开序幕了。

瑞达Ⅱ号最初收到的通讯是——前同盟军准将安东留·霍克已经从精神病院逃脱,他偏执的憎恶已经到达疯狂的境界,企图要暗杀杨威利,此刻,在附近的宇宙区发现他所抢夺的武装商船。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是,帝国军已经派遣了两艘驱逐舰前来迎接杨一行人。舰长路易可夫少校听到此,立即采取警戒的状态。一时二〇分,一艘武装商舰出现在荧幕上;一时二二分,武装商船对准瑞达Ⅱ号开炮。正当瑞达Ⅱ号准备要应战的时候,两艘帝国军驱逐船出现在那艘武装商船的背后,集中了炮火加以攻击,终于将武装商船连同里面的搭乘者全部歼灭了。

驱逐舰透过信号要求通讯,于是双方之间的回路打开了。出现在荧幕上面的影像并不非常地鲜明,穿着帝国军军服,像是军官的男子,告知他们因为监听通讯,所以得知有恐怖分子企图谋取杨提督的性命。

"恐怖分子已经处理完毕,敬请安心。接下来,将由我等为阁下带路,前往会见皇帝陛下。请无论如何接受我方直接向阁下问候的请求。"

"我方代表乃罗姆斯基议长,一切遵照议长的判断。"

罗姆斯基所做的准备非常地符合绅士风度,他很高兴地接受了对方的要求,允许双方接舷。

"安东留·霍克。"

派特里契夫稍微地叹了半口气,好像只让他那巨大肺部里的空气排出一半似的。布鲁姆哈尔特只简短地吐出几个字"那个阴郁自大、令人讨厌的混帐。"但派特里契夫的声音当中却多少带着些许的同情。

"枉费他是个才子哪,可惜现实并没有走近他。如果问题是用方程式或公式可以解决的,那么他一定可以两三下就把问题解决掉,可是如果在没有教科书的世界,那么他好像就活不下去了。"

杨在一旁沉默不语,他一点都没有想要参与评论的意思,到底他不需要为霍克自取灭亡负责,而这也不是一个事后回味起来会令人觉得有趣的话题,不过值得怀疑的是,被社会当作是狂人一样地被抹杀的霍克,如何能够取得军舰,招集同志,甚至进行恐怖行动呢?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内幕是杨所想要知道的,不过他刚喝过安眠剂之后又被人强迫叫醒,此时的杨欠缺集中力,没有办法再持续细密的思考。

帝国军驱逐舰与瑞达Ⅱ号之间的接舷作业正在进行着。双方的甲板升降

口互相朝对方延展过去,连接起来,并且保持气压的稳定,以便双方转员能够转移到对方的舰上去。这幕作业的过程,正映在军官俱乐部的荧幕上。

“真的有必要特地两方接舷吗?”

史路少校怀疑地歪着头,而杨则轻轻地耸耸肩膀,这是罗姆斯基主席决定的事。罗姆斯基是政府代表,但是自己却抢先接受了皇帝莱因哈特之间的会面,使得他觉得有些自卑感,由于自己一时的疏忽,漠视了民主主义体制的程序,所以杨此时的想法是,万事以罗姆斯基的权威或面子为优先好了,罗姆斯基尽管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政治家,不过基本上还算是一个善良,与策谋或妒忌无缘的人,这是杨对于他的评价,不过却有一些讽刺的证言流传到后世。

“杨威利对于罗姆斯基绝对不是非常地满意,不过杨却也无法忍受权力为一个人格比他还差的人所掌握;所以才支持他,而且罗姆斯基的缺点,大体上而言,还是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一时五〇分,巡航舰瑞达Ⅱ号与帝国军其中的一艘驱逐舰已经完成接舷作业,帝国军的军官通过了紧密连接的通路出现在瑞达Ⅱ号上,当他们环视前来迎接他们的这一伙人之后,脸上出现了失望的神情,因为杨并没有出现在这个场面,这是因为罗姆斯基身边的人主张外交,涉外的优先权,杨等其他多位军人得待在自己的室内,直到传唤他们为止。而杨本身并没有想要在这种琐碎的事情上,和罗姆斯基身边的这些人争风头的意思。而且可恨的安眠剂偏巧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杨竟然爱困了起来,这种麻烦的事应该交给罗姆斯基去应付就可以了的话,最好这样就算了。

但是,穿着帝国军军服的男子,并没有做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杨已经感受到危机,所以在什么地方躲起来了。满脸充满感谢的笑容,迎向“救命恩人”的罗姆斯基主席,突然被人用手抢顶住他的脸,这出奇怪的戏剧,此时开始了第二幕。

“杨威利在哪里?”

受到对方这种胁迫性的执问时,罗姆斯基的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惊异。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不过你们这样子把枪顶在我方的身上,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你们得先把枪收起来。”

后世有人对罗姆斯基此时的态度做这样的批评。

“这就好像在要求狗,举止要端正有礼一样,怎么可能讲得通呢?这个时候主席所应该做的,不是说教而是拿把椅子向他们掷过去。”

士兵拿着手枪突然对着主席的胸部开火了。狙击火线削过他的下颚、贯

穿了咽喉的顶部。颈骨与神经纤维束已经遭到破坏，主席无言地倒落在地上，他的脸仍然是那种非常略显惊异的表情。

罗姆斯基身边的人，立即发出惨叫声，四处窜逃。接着又有好几道火线追着他们的身后，但是通通没有击中。这或许是因为暗杀者内心中正在盘算这些逃走的人可以带领他们找到杨威利的藏身处也说不定。

一时五五分，施恩·史路少校与莱纳·布鲁姆哈尔特中校，已经从罗姆斯基身边那群为恐慌所攫获的人脸上非言语的表情和动作，知道了事态的险恶。立刻手里拿着枪，一面开始把家俱堵在军官俱乐部门口，筑起一道防栅，但紊乱的脚步声已经朝这个方向接近过来，十道以上的火线已经射进室内了。

一场激烈的枪击战，就此开始了。

射击罗姆斯基的那名男子，被施恩·史路的射击射穿了鼻梁以下的部位，当场身亡，所以他为何愿意参与这种不名誉的恐怖活动，是因为信仰或者物质上的利益呢？成了一个永远的疑问。

敌方所射击出的火线，和布鲁姆哈尔特等人比较起来，在熟练度上差得很多，但是射击的密度却弥补了准确度的不足。原先部下们只是顾着要求他们的司令官把头还有身体尽量低下，但是当他们领悟处境的危险时，不得不立即转换方针。

"请赶快逃走，提督！"

布鲁姆哈尔特中校，史路上校同时喊了出来，但是暗杀者的怒吼、与枪发射的声响，还有人们，椅子跌落在地上的声音，交织成一片混乱，把他们的叫声给扰乱了。布鲁姆哈尔特一面用他熟练的射击，瞬间又击倒了三个人，然后再度对杨大声地吼道。

"请赶快逃走，提督！"

杨在他们的吼声下，却也不知该往哪里才好。

杨摇了一下他的头，此时的他，从头上的黑色扁帽到脚底下的半统靴子，服装非常地整齐，对于这个平常不以整洁迅速为美德的男子而言，应该是相当了不起的。

派特里契夫伸出比杨还要粗两倍的手腕，抓住了杨的肩膀。派特里契夫攫住发呆的司令官，半扛着似的把他拖到后门，把他的身体放在门外面之后，立即把门关上，然后就叉开他的两条腿挡在门前。

此时，半打荷电粒子的光束，刺穿了派特里契夫巨大的身躯，这位自同盟军第一三舰队创设以来，一直在杨威利的司令部，辅佐着司令官和参谋长，个

性爽朗的巨汉,以非常稳静的眼光,看着他军服上被射穿的那六个洞,还有从那六个洞里面所流出来的血,随后将视线转移到这群加害于他的人身上,派特里契夫竟然还悠然地教诲他们说:

"算了,不痛的。"

他这种好像把疼痛放在床上忘了带下来的声音,令这些入侵者感到畏怯。但是他的声音在两秒钟以后引起了反应作用。声嘶力竭的叫声与火线同时朝着派特里契夫的巨大身躯乱打。于是那副巨大身躯的表面被穿凿了无数的洞,而派特里契夫也就慢慢地滑落到地面上去了。

因为派特里契夫恐怕是故意要让他巨大的身躯堵住门口,所以这些暗杀者费了好大的一番功夫才把他的庞大身躯移开,而布鲁姆哈尔特以及史路则将火力集中在这个方向射击,这时已经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还在和这群闯入的暗杀者抵抗,两人的射击奇准无比,但是暗杀者充满憎恶的射击,首先集中在史路的身上。

一道火线贯穿了史路的左锁骨,但是并没有命中心脏和肺部。而他之所以失去意识倒地,还是因为被击中时因脚步踉跄使得他的头部侧面猛力撞向墙壁所致。

暗杀者此时无非想要对这名击倒他们五个同伴的青年士官加以报仇,但是他们对于根本目的之忠实度却比复仇心来得优先。暗杀者当中有几个人,于是残暴地从施恩·史路以及他所流出的血中间跑过去。

Ⅵ

二时〇四分,当第五艘舰艇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巡航舰瑞达Ⅱ号上已经负伤者众多,而且几乎完全为收看的侵入者给压制住了,因此,发现有战舰占据了整个荧幕画面的是这些入侵者当中的一个人。

"不明舰艇快要接近!"

尽管此时出现在荧幕上的战舰,对这些暗杀者来说是来路不明,但是那却是出身远比他们这些人来得清楚明白的一群。那就是连日急行的尤里安·敏兹等人所搭乘的舰艇尤里西斯号,"杨提督一定身在通信混乱,中断的宇宙区"这个洞察到底是作对了。

原本两艘舰艇其中的一艘,此时惊慌地将舰艇头部的方向调整过来,但是尤里西斯炮门的焦点早已经设定。出力与射程上些微的差距,却将生死与胜

败划分了开来，三道闪光射线贯穿了驱逐舰本身，暗杀者的舰艇在那一瞬间化成钝重的白灰色火球，而舱内的成员则一同还原成为宇宙分子。

尤里西斯号虽然摧毁了其中的一艘驱逐舰，但是却不能对另一艘与巡航舰瑞达Ⅱ号接舷的舰加以炮击。尤里西斯号于是靠近这两艘好像相互憎恶的双胞胎舰艇，然后与瑞达Ⅱ号接舷。喷上酸化液，强行造出一条通路。

枪火的接触马上就开始了，火线呈纵横扫射，炮火光线在人的视网膜上画出一条条荧色的线。

以人数来说，暗杀者的那一方是占有优势的，因为他们的指导者，将组织里面半数以上的人力资源全部投注在这个阴谋当中，但是，从尤里西斯号冲进瑞达Ⅱ号舰艇内的是在华尔特·冯·先寇布的指挥下；而且这些经历过多次实地战斗的男子，他们的愤怒与熟练度已经凌驾在暗杀者的信仰之上了，接着枪击战之后的是一场肉搏战，一场狼与食肉兔之间的斗争。这些以凶暴取胜的暗杀者，在地球上的战役当中，曾经使帝国军长续的疯狂信徒，不久之后也一一地倒在血肉泥泞之中了。胜利的人尖锐地遣问那些倒在地上，浑身都是血与憎恶的失败者。

"杨提督在哪里?"

"……"

"说!"

"早就……早就不在这世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了!"

这名兵士分明自找苦吃地回答道，先寇布愤恨地用军靴踢碎了士兵的前排牙齿。如果想要装绅士风度的话，他的怒气不管是在质与量上都过剩了。

"尤里安、马上去救提督！等把这些家伙收拾之后，我也会过去。"

尤里安还没等到先寇布吩咐，就已经朝另外一个方向赶过去了，他虽然身穿装甲衣，但是却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敏捷，马逊等五、六名武装士兵随在他的后头。

在临界前一刻的不安定中，尤里安仍然拼命抓住那一条和奇迹相连的线。虽然在此之前通信断绝，但还是成功地找到杨所乘坐的舰艇。正因为自己都已经来到了这里，所以绝对还是有希望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尤里西斯号一向是艘幸运的战舰，而自己不正是乘着它过来的吗?

尤里安所找寻的人，此时正困惑地走过舰内某个区域不明的地方。时而双手抱住胸前停住了脚步，但随后又迈出步伐。他虽然从那一群暗杀者当中

逃了出来,但是却没有惊慌失措地四处乱走,这倒是与一般常人稍微有些不一样。至少他现在也应该想想哪里才安全吧。

杨打从心里面想,还好没有让菲列特利加和尤里安也一起来,奇妙的是,这名男子竟然想都没有想到,自己在那些为他献身的护卫保护之下还活着。不想要连累他人的这种想法倒是先从他的脑海里跑出来。现在这个时候,他是被部下从“战场”里面所解放出来的人,却这样大胆地走着。当然,如果有人同他说,你想死吗?

“不怎么想死哪!”

他一定会这样回答的,但是在回答的话中加上“不怎么”这三个字,或许就是他之所以是他的原因吧。如果死了的话,那么对妻子菲列特利加就太过意不去了,她担任自己的副官三年,当自己的妻子一年,真的一直在为自己尽心尽力,只要自己继续活下去,就能够让她觉得高兴,所以自己还是想尽量健康地和她生活在一起。

二时三〇分。这个时候,杨和尤里安之间的直线距离,仅相隔四〇公尺。但是在这之间却有三层墙壁还有机械类的屏障。可惜杨和尤里安并没有透视的能力,以至于阻碍了他们的相见。

“杨提督!”

尤里安一面奔跑,一面战斗,一面战斗,一面寻找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人。

“杨提督!我是尤里安。您在哪里?”

此时跟随在他后面的,除了马逊之外,就只剩下两名士兵了。另外两名已经在肉搏战的漩涡当中失去性命了。此次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根本就不会逃跑,只要一碰面就一定得互相缠斗,直到将他打倒为止,正因为如此,在寻找的路程中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

二时四〇分。杨在原地站住了。因为听见在极近距离的地方,有人在呼叫他。

“杨威利提督!”

这个叫声不是询问、甚至也不是确认,而只是向对方表明他将要开枪而已。接着,说话的人好像被自己的声音鞭打了神经似的发作开枪了。

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杨那仿佛变成棍子似的左腿贯穿而过。杨踉跄了一下,背部撞到墙壁上去。这种异样的感觉具体化之后,最初是沉重、接着变成灼热,最后化成疼痛扩大到他的全身。血液好像被人用真空抽水机给吸出来似的泉涌而出。

动脉血管被打中了,杨此时异常冷静地下了这个判断。如果不是因为疼痛的感觉侵蚀到意识领域的话,杨甚至会感觉到眼前这幕情景,就好像在看立体 TV 的画面一样。而击中他的那个人,却发出恐怖、令人头昏脑胀的叫声,手中的手枪掉落在地上,然后以一种和狂舞巫师同样的动作,从杨的视线里消失了。杨一面听着对方以变调的声音叫着"杀死了、杀死了",然后这种声音渐渐远去,一面解下领巾,把领巾绕在伤口上面。这个伤口已经变成血浆的喷泉了,杨的两只手全部被血染得鲜红。杨过去所曾经流过的血,和现在比起来,真是显得微乎其微。

此刻,疼痛的感觉已经成为杨的意识领域和现实之间相互连接的唯一一条细细的通路了。杨心里想着,差不多快要死了吧。此时妻子、受自己保护的人、还有部下们的脸,一一地浮现在杨的脑海当中。这时杨不禁对自己生气了起来。对于自己在他们所无法伸出援手的地方,且遭遇到这种情形时所表现出来的不积极性感到非常地厌恶。他于是用双手扶着墙壁,开始在通路上走了起来,仿佛只要他这样,就可以将阻隔在他与他亲密的人之间的墙壁给打破似的。

多么奇怪啊!杨的意识领域中,有部分意识露出了这样的苦笑。流了这么大量的血,体重应该会减轻啊,怎么身体还是这么沉重呢?真是好沉重啊!无数只充满恶意、透明的手,不仅缠绕在杨的腿,甚且缠住他的上半身,想要将他拖倒在地上。

杨身上象牙白的长裤,此时好像被某位无形的染色技术员,在瞬间染得红黑一片。原本缠绕在伤口上的领巾,此时已经失去了止血的作用,成了一条布制的,供血液顺着流出来的通路。

哎呀!杨心里想着,怎么视线的位置好像水往下流似的降低了呢?不知不觉间,杨的膝盖已经着地了。杨想要再度站起来,但是却失败了,他的背后轻轻地碰到墙壁,然后就那样顺着墙角坐下,一动也不动了,这种姿势不太好看哪!杨心里想着,不过他却连换个姿势的余力都没有了。在他周围的那一滩血,仍然不停地扩大着。哎呀,哎呀!奇迹的杨变成浑身是血的杨了,杨的脑子里面仍然还在想着,不过伴随着思考回来的却是极度的疲劳。

手指不能动了。声带的功能也在逐渐的丧失中。杨却还在说着"对不起了,菲列特利加,对不起了,尤里安,对不起了,各位",但是这个声音除了他以外,再没有任何人听到了。不,或许只是自己这么想而已。

杨闭上了他的双眼,这是他在这个世上所做的最后一个动作,他的意识于

是从透明到漆黑,然后从漆黑落入无色彩的井中,就在此时,在他的某个意识角落,却听到有一个怀念的声音在呼唤着他的名字。

宇宙历八〇〇年的六月一日,凌晨二时五五分。杨威利的生命在三十三岁的时候终止了。

第六章 祭典之后

I

六月一日三时五分

一种至今未曾经历过的冲击,化成无形的绳索,缠住了尤里安·敏兹的双脚。

突然停下来的尤里安一面将他那把沾满血腥的战斧轻轻地放在地上一面调整自己杂乱的呼吸及不稳定的视线,环视四周。尤里安不懂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强烈的冲击感,一种极不祥的感觉正使他反胃,想吐的感觉涌上了咽喉。

面前的通道上没有人影。左边似乎隐约有条小路,路上好像……好像有个人影……? 那人影不是站着,也不是备战状态,好像是靠着墙壁躺着。不远的路口处闪着微弱光亮,似乎是一把帝国军制式手枪所发出的。那个人影的一双脚伸得直直的,另一只脚则弯曲起来,头低垂着,戴着一顶扁帽,因为刘海盖住了他的脸,所有看不清楚他的长相。他身上的血正无声地汩汩流出。

“杨提督……?”

这声音在期待着否定的答案,尤里安的部分脑细胞发出了哀叫。

“提督……”

尤里安的膝盖下意识的抖了一下,好像他的肉体比精神还早认清事情的真相似的。虽然他不想面对现实,不想再往前走,可是他还是举步迈向左侧的通路。带着千万个不愿意面对的心情走了三、四步,他发现眼前这个人身上的血已流了满地,而他的脸看来就好像疲倦而睡着的模样。

尤里安双手颤抖地脱下了头盔,亚麻色的乱发惨着冷汗和热汗披散在前额。他的心和所出来的声音也和头发一样无序。

"您请原谅我，原谅我吧！是我没用，在这紧要关头竟然没能帮上提督……"

死者流出的血还微温着，它沾湿了尤里安的脚，但尤里安却没有感觉。四年前自己曾对杨说了什么话？自信满满地说："我一定会保护您"，是吧？而如今事实却是如此。原来自己是个无能的吹牛者！不但不能保护提督，就连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刻，都没能陪在他身边。……

在神经回路里奔驰的强烈不快，让尤里安的五官接触到现实的恶臭。五、六个穿着帝国军制服的男子正从他的背后慢慢接近。

一瞬间，赤红的电流充满了尤里安全身的血管与神经。

穿着帝国军服的男子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化为人形的充满敌意与憎恨的能源体。此时的尤里安，是宇宙中最狞猛而危险的存在。

暴起、跳跃、砍击，在同时间完成。战斧闪动下，一名士兵的头已被砍成两半，一转身，另一个士兵的锁骨和肋骨已被第二斧击碎，他的身体还在飞腾的时候，第三个人鼻梁已经碎裂，鼻血狂喷而出。

围绕在尤里安四周的敌人发出憎恶和狼狈的叫声，但是他们只能对着尤里安的影子猛挥。如果先寇布在场目睹他刚刚迅雷般的身手，一定会赞赏他的骠悍，但同时也会批评他不够冷静。尤里安站在那里不断挥舞着手中的斧头，地板铺上了人血的地毯。

"中尉！敏兹中尉！"

路易·马逊那比尤里安的腿还要粗的手臂自尤里安身后将他牢牢抱住，尤里安的力气当然不比他大，但因为尤里安正当悲愤至极且具爆发之时，所以马逊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来制止他。

"冷静下来！中尉！"

"走开！"

尤里安的头发大幅地摇动，发梢上那不属于尤里安的血，刚好洒落在马逊黝黑的脸上。

"走开！"

尤里安被马逊抱起后，两双脚猛往空中乱踢，鞋尖上沾满的血迹四处飞溅，好像碎裂的红宝石般到处乱舞。

"走开！你们这些人都该杀！要把你们全杀了！"

"他们都已经死了！"

马逊气喘吁吁地说：

风暴突然平息了。尤里安一下子停止了疯狂的状态，他看着马逊，眼神中重新拾回了一丝理智的光芒。手中的战斧无力地落到血浸湿的要板上，那声音好像在抗议一样。

马逊终于松开双手，放下年轻的复仇者。尤里安则像个刚出生的婴儿一般，蹒跚地朝杨威利走去，屈膝跪在他的面前，用微弱的声音对着杨说：

"提督，我们回伊谢尔伦吧！那里是我们的家，是我们大家的故乡。回家吧……"

看着不可能得到回答的尤里安，马逊恭敬而谨慎地用两手将杨威利那副已无生命的躯体抬了起来。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系住一般，随着杨威利被抬起的尸体，尤里安也跟着站了起来，和马逊并肩而行。

杨提督已经不在人世了。

杨威利——这位一方面是个非凡的战争艺术家，另一方面又是个痛恨战争的年轻人，从此再也不必赴战场了。

尤里安的记忆随着时空的交替回到从前。想起过去这两千六百多个日子中的点点滴滴全部占据了脑海，挥之不去。

想着想着，液体化的泪与激情和失意，突破了泪腺的门扉。马逊犹豫地望着像孩子一样恸哭的尤里安，口里默默地念道："哭一哭也好！"尤里安没听见这句话，也没有抬头看他，只觉得自己的手心又湿又热。

杨威利生前曾经说："人活着就是看别人死亡。"他还说："战争和恐怖主义都会使一些无辜的好人丧命。"他所说的话总是那么的正确无误。但是一个人不管说了多少名言，当他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用了！

尤里安没有见到杨威利的最后一面，所以也没能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连他临终前想转告杨夫人的话都无法听到。对自己悔恨交加的心情，又化做眼泪掉了下来。

这个时候，先寇布在军官俱乐部中发现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弟子的布鲁姆哈尔特中校。中校躺在床上，四周有七、八具穿着帝国军军服的男尸，这是布鲁姆哈尔特只身夺战的证明。先寇布的靴子不止一次地因为地上的血海而打滑，他走到中校身边，单膝跪了下来。摘下中校的头盔，先寇布摇了摇布鲁姆哈尔特那血迹斑斑的身体，濒死的年轻军官此时才微微睁开眼睛，用尽全身仅余力气虚弱的问：

"杨提督还好吗？"

一时间，先寇布竟答不出话来。

“他傻得很，要是能逃得出来就好了……”

“有尤里安帮他，没事的！他马上就会来这儿。”

“……太好了。他要是活不成了，那我们以后的日子也没什么意义了……”

讲到这里，这位“蔷薇骑士”连队的代理队长声音突然断了，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的死只比他所守护的司令官晚一五分种。

先寇布面无表情地站起来，眼神中闪过一丝沉痛。他抬头看看天花板，再平视前方，发现有人影在接近。先寇布认清那些人是友非敌后，放心地高声喊道：

“尤里安！没事吧！你看看这些人，他们不是帝国军人……”

华尔特·冯·先寇布说到一半就停住了，表情仿佛置身于玄疑命案中一样。他的嘴巴变得很干涩，平日一副勇猛的架势也没了，就像块干硬的黏土般僵在原地，发出破裂的声音说：

“喂……别这样，这里不是戏剧学校的实习教室，我也不想上悲剧舞台表演……”

他闭上嘴，带着杀气的视线投向尤里安，肩膀起伏地喘着气。这是他接受现实的仪式。先寇布没说一句，只默默举起了手向横躺在马逊怀中的司令官敬礼；尤里安也没说一句话，他看到先寇布的手颤抖着。

先寇布敬礼完毕后，拿出了一块布给尤里安看，那正是一年前莱因哈特皇帝的部下们在邱梅尔男爵宅邸所发现的东西。布上面绣了一排字：“地球是我的故乡，我要拥抱地球。”

“……地球教！”

尤里安看了几乎晕了过去。在此之前，对着帝国军那些家伙的憎恨，现在却发现又要转移到别地方去，在感情透支之余，他对自己的愚蠢及事实的真相感到惊怒交加。

“不过，为什么地球教的人非暗杀杨提督不可呢？难道是因为我曾潜入地球，密查他们的基地吗？如果真是因为这样……”

“这个以后再讨论。目前只要我们明白真正的凶手是谁就够了！如果他们敢再出现，我一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先寇布丢下这句狠话，然后对他的部下们说：

“把那二、三个活口送回尤里西斯，我要好好地拷问他们一番。反正在回伊谢尔伦的路上多的是时间可用。”

史路少校虽然因为重伤而昏迷不醒，但确定还活着，这是在所有的坏消息中，唯一还值得安慰的。尤里安很喜欢史路少校，等他恢复神智之后，想必还有很多事情要问清楚的，不过，这对史路少校来说，一定又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吧！马逊问："要回去了吗？"先寇布和尤里安两人都同时点了点头。

此时，瑞达Ⅱ号里里外外仍然在相互打杀。就战斗能力和秩序来说，先寇布的部下们怎么说都较为优异，但是对手却全是一些一心求死的人，这使得先寇布的部下和攻打地球基地的帝国官兵们有同样的感觉，那就是令人作呕的阴森可怖，使得他们最后只能一步步地后退。

"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些鬼魅身上，这么难缠的敌人，我看连帝国军都不敢沾惹。还是顾全自己的性命快走吧！"

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撤离的命令就马上往尤里西斯出发。杨、派特里契夫及布鲁姆哈特的遗体也都被安置妥当。不过，有一些革命政府的文官们的遗体，像罗姆斯基医师等人，却没有好好的处置，这是此次行动的一个缺点，它也成为日后被人批评的一项口实。

Ⅱ

很多人对于像杨威利这样的人在三三岁正当壮年的时候就死去这件事感到相当哀痛而惋惜。这些人包括了他的家属和他作战的敌人。不过，另一方面，却也没有一些后来的历史家对他持有相当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之中，对杨威利最尖酸、最不满的内容如下：

"……杨威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口口声声说他讨厌战争，另一方却因为战争而平步青云，享有荣华富贵，甚至在自己的国家灭亡之后，还主导战争行动，再度使得人类社会陷于分崩离析，死后还给后世子孙留下混乱战祸的种子。如果这世界是没有他的存在，那从宇宙历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初的这段混战期间，就可以少一些不是出于本意而被死亡攫走的人。我们不该对杨威利有太高的评价，因为他既不是一个受到挫折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个失败的革命家，他只不过是个拘泥于大义名份的战斗者罢了！在揭去他那层管在他生前或死后，都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福祉。"

也有对他较为温和的批评：

"如果莱因哈特皇帝真的和杨威利二度会面的话，在历史之中将会留下什么样的影响呢？会使超级大国和小国和平共存吗？还是到最后会引发一场战

争呢?不管怎样,最后他们没有见面,这使得杨所有的希望全都破灭了,他就在他最不该死的时候死去。不过,当然他的死并不是自己所愿意的,由于这是一桩谋杀案,所以若是单就此来责怪杨威利未免本末倒置。最大过错应该是归罪于那些抱有非建设性狂热和偏执的恐怖主义者。虽然杨威利说过'恐怖主义不会改变历史',但是至少他个人的生命却在因恐怖主义而被改变了。”

“道德上的善行和政治上的善行是不一样的,从宇宙历七九七年到八零零年,杨威利的行动属于前者而非后者。虽然时代的潮流和当时的局势,所要求的强势领导者不管是实力或人望都非他莫属,但杨都拒绝了,结果虽然满足了他人的意愿,但自由行星同盟这个民主国家却也因为他的乖僻而导致衰败的命运,而不愿以军人独裁的面貌来维持这个国家吧!另一方面,他希望把自己这种在历史上将占有相当地位的机会让给别人。”

而这个可以取代他的人,难道就是他的被监护人尤里安·敏兹吗?

“尤里安若是莱因哈特皇帝的部下的话,有一天终会当上帝国元帅!”

杨威利曾经如此地赞扬尤里安,不过以他的思想及立场而言,这样的称赞却犯了两个目光短视的错误。虽然杨肯定了尤里安和莱因哈特两者的力量,但是他却武断地认定尤里安无法凌驾于莱因哈特之上。毕竟,如果杨对于资质方面尚有补充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的评价也绝对不会凌驾于莱因哈特之一。特别是讲到资质,连杨威利都无法超越莱因哈特。

杨威利以前曾耸着肩膀对尤里安说:

“我们好像在做着一堆蠢事。”

杨深深地了解到莱因哈特在历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而且,他对于自己和莱因哈特是处于敌对立场的这件事,似乎也感到些许的失望。

杨打从心里痛恨自己国家里那些位于权力核心中的人,当然他不会和这些人有什么深入的交往。对于一些权贵的来访,杨往往会装病或假装外出来避免和他们见面。这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主义或思想所使然,就好像是个偏食不爱吃青菜的孩子一般,他就是不爱吃青菜,这两种心态是完全一样的。

杨威利在战场上固然智勇双全,堪称是世上少有的将才,但是在人际关系方面,他却表现得没这么出色。碰上讨厌的客人来访就装病,到最后什么病都装过了,不晓得该再装什么病时,连尤里安都要跟着一起装病。在骗过访客之后,杨为了表达谢意,还曾在尤里安衣服的口袋里塞了十元纸币,也曾在餐桌上摆着巧克力。杨不太会差遣部下,对他们想当宽大,可是当他一碰到比自己还要位高权重,尤其是位于权力核心的那些人,他总是刻意要避开他们。

杨之所以喜欢在伊谢尔伦的生活，是因为在这个边境的军事据点上，没有顶头上司，接见访客和一些例行公事都没有比待在首都时来得多，感觉上较为轻松。其实，在要塞都市中当个实质上的独裁者，想要过着如中世纪的王侯贵族一般的生活也未尝不可。不过，根据多数人的证言，他的生活态度和这种豪华的水准相差十万八千里。与其说是他的意志，毋宁说是他的性格使得自己完全不去享用高级军人所常使用的权力。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对杨威利不抱好感的历史家也不得不承认杨是个没什么欲望的人，而对他有较高评价的历史家们也常提及，他有一种不善交朋友和不懂争取机会的消极性格。

杨是在“艾尔·法西尔大撤退”中一举成名的，不过是二一岁的小伙子，很多人都对他的撤退计划抱持着怀疑的态度，而杨自己对于别人的这种态度却只是轻轻松松地说了一句“没关系”，也没有再积极地去说服他们采用自己的计划。他认为要让那些和自己的想法及价值观不同的人了解自己的观点是件麻烦事。由这一点可以说明，杨实在还是欠缺一名政治人物所应有的性格。

“对于不喜欢的人，我没有必要去讨好他，不了解我的人，我也不必非让他了解我不可。”

这就是杨威利。不过，他也并非完全孤独，完全没有知音，他的被监护人尤里安·敏兹就深为他钟爱，这名少年聪明机警，杨也教了他许多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技巧。结果，尤里安在高水准的军事教育陶冶下长大，倒是一心一意想要当军人。

后世的历史家为杨的一生写下一句短评：“多彩多姿，充满矛盾和胜利的短暂人生。”杨的遗体就在部下们的护卫下，回到他的城堡去了。

Ⅲ

尤里西斯战舰和随后而至的五艘友舰形成一个送葬的行列，一起驶向伊谢尔伦。六月三日十时三零分终于到达目的地。

在这段回程中，尤里安和先寇布处理了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审问被掳的三名地球教徒。审判中受审者受到了非人道的拷打，结果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所想要的答案。这使得“蔷薇骑士”们情绪激动起来。

“先寇布中将，你把地球教的人交给我们处理，这些家伙再怎么都不会说

出实情的,我看就照他们所希望的,让他们殉教吧!"

凯斯帕·林兹上校骂着,而他旁边的部下们喊得更激动:

"把他们一块块切下,扔到下水道里去好了。"

先寇布看着这群急于想报仇的部下,冷冷地说:

"急什么,伊谢尔伦也有核融合炉,还烧得更旺啊!"

"蔷薇骑士"们认为这句话是他们所听过最具有凶狠迫力的回答。

这些部属们离开后,先寇布和尤里安两个人失望地互看一眼。

"陪侍着提督的人是派特里契夫和布鲁姆哈尔特吧?如果帝国军那些家伙所说的瓦尔哈拉(译注:Valhalla,古北欧神话中大神奥丁的庙堂。奥丁令女战士王尔古雷将死的英灵带到此地。)真的存在的话,那他们倒真是杨提督在那里对弈的好伙伴啊!"

尤里安的心乱得如同被风吹散了一样。他们两人就这样言不及义地交谈着,好像在一片水泥地上撒种一般,是完全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过如果不说些什么的话,恐怕连毛细管内都会充满水泥,全身就此石化了。

"我之所以从帝国亡命出奔,不是为了尝尝这种滋味的。难道是抛弃祖国的报应?"

"……"

"若是这样,那跟国家灭亡比抛弃国家还要来得无后顾之忧也未可知。算了,不是被莱因哈特皇帝杀死的。他一直到最后还让我们这么意外,你不感到敬佩吗!"

一个可怜无辜的桌子就这样被先寇布的拳头给敲坏了!尤里安未随着先寇布一同起舞,他觉得全身变得透明苍白。多奇妙的发现啊。向全身搜寻血气的时候,血液究竟集中在体内的什么地方呢?从灵魂深处流出来的鲜血,到底堆积在什么地方呢?

"……但是,我们现在还活着。就因为还活着,才该好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办。以后要怎么样去对付莱因哈特皇帝呢?"

"以后呢?"

他无意识地回了这一句,声音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那是一种没有理性,毫无知觉的声音。

"我怎么知道以后要怎么办。杨提督都不在了……"

他什么大小事情都会先想到杨威利,举凡战争的意义、战争的方法、战后的复员等,全都是杨威利来思考决定后,尤里安再跟着行动就好了。难道从今

后,这些事情都要由自己来做了吗?

“那么,不如干脆投降了吧?跪在皇帝面前宣誓效忠于他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吧。像我们这种私人部队,一旦失去了主将,在瞬间解体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尤里安听到这些话一时呆住了,连话也讲不出来。先寇布干笑两声说:

“你若不喜欢,那我们就会结合一些弱小团体共谋大业,可是,这样一个团体也需要头头来领导大家啊!谁能够替代杨提督的要位呢?”

“这个嘛……”

尤里安在想,要推选出一个领导人到底可不可能呢?杨威利整个舰队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象星系中的恒星一般,几乎是无可取代的。还有谁能接替他的地位呢?若真的找不出这样一个人物,那杨舰队就完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这件事搞不好比其他事还要重要喔。杨夫人那边该由谁来告诉她这件噩耗呢?”

这个问题虽然令人为难,但却是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先寇布不愧身为长辈,连这种事都想到了。

而对尤里安来说,这个迎面而来的难题,压得他连呼吸都困难了起来。该由谁来告诉杨夫人,说她的丈夫被狂热分子暗杀了。他不是死于和莱因哈特舰队的战斗中,而是在巡航舰的某一个角落上被人杀死了,在谁也没有目睹的情况下断气。被这问题逼得走投无路的尤里安,脑中闪出了一条逃亡的道路。

“……请卡价伦夫人帮忙吧!她应该很适合。”

“嗯!我也这么想。这样应该比较好。这种时候,男人反而比较没用。”

这位豪胆而刻薄的亡命贵族这次对尤里安的推拖并没有什么太尖酸的批评。和先寇布相识以来,这是第一次。他的活力和平日的锐气都消失了,好像干涸期的河流一样,河床干枯见底,一滴水也没有。

大家都会变成这个样子。伊谢尔伦人人如此。尤里安不禁惊恐万分,他无法想象在星系之中,恒星突然消失的话,行星和卫星们该如何是好呢?瞬间,在压倒性悲哀的巨大恐惧中,尤里安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

Ⅳ

六月三日——时三零分，送葬队伍驶进伊谢尔伦港。

卡介伦、亚典波罗和梅尔卡兹三位将官收到司令官已死的秘密通知，都亲自到港口恭迎灵柩，犹如古老的荧光灯照耀下的一群石膏像。这几个人都曾是率领过百万大军，纵横宇宙勇敢无惧的英雄，如今在一个个沉痛地站地这里等待着年轻的尤里安。卡介伦一听到尤里安的问候，忍不住悲从中来，哽噎着说：

"唉！尤里安，照年岁长幼来说，杨是要比你早十五年死的。但是杨比我还小六岁也。现在却是我来送他，这顺序实是颠倒了！"

被称为自由行星同盟军最高军事官僚的卡介伦竟然也说出这种话，可见他受了多大的刺激。

奥利比·波布兰并没有出现。他在收到杨死去的秘报后："我没有事找死掉的杨威利。"然后就带着一打威士忌，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出来了。

"菲列特利加……"

"她还不晓得。我还没告诉她。我想，还是你来说吧！"

"我不行。我想拜托卡介伦中将的夫人……"

卡介伦夫人自丈夫那里得知尤里安的请求后拒绝了他。她那苍白无血色的脸上带着沉静的表情对尤里安说：

"尤里安，这是你的责任，也是义务。你是杨威利家族中的一员，除了你之处，还有谁能出面呢？如果你不肯说，到时候一定会后悔的。"

尤里安不得不承认卡介伦夫人是对的，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杨威利的死讯应该由自己亲自告诉杨夫人才结，谁也无法代他去做。明知如此，他却仍环视着众将官们。卡介伦显得有些惊怕失措。先寇布则轻松地摇了摇头，梅尔卡兹则半闭着眼睛不说话。亚典波罗动了动嘴唇，却也没有说话。尤里安看着他们，"拜托啊！"这几个字也无力说出来。他叹一口气。呼吸开始不规则起来。

从抱着决心去敲门得到菲列特利加的回答开始，尤里安觉得自己的视觉和听觉都失去了正常。

"什么时候回来的？尤里安回来得好早啊！"

眼前浮现出杨夫人的笑容和声音，面对这一幕，他该如何回答呢？讲几句

毫无意义的话？突然间，一句清晰的声音，从听觉神经直通往心脏。

“他死了……？”

尤里安颤抖起来。菲列特利加灰色的眼眸，仿佛要洞穿他的身体，检视他的记忆画廊内似的。他的声带颤动着，良久，年轻人终于发出被压抑着的声音。

“您怎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你吞吞吐吐的样子，绝不会是其它的事啊。是不是？他已经死了……”

尤里安张开嘴巴，那些话不听使唤地夺口而出：

“是！没错。杨提督亡故了！为了会见皇帝，遭地球教的余党暗杀——我想救他，却来不及了！对不起！我所能做的只是运回他的遗体而已！”

“……尤里安，如果你是一个骗子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不必相信你的报告了。”

菲列特利加的声音仿佛在解读楔刻于黏土板上的古代文字。

“我好像早就有这种不安的感觉了。卡介伦中将避不见面，夫人也和平常不太一样……”

菲列特利加的声音断断续续，一条巨大的海龙似将从意识和感性的海沟浮上海面。尤里安感觉全身紧张了起来。菲列特利加的视线落向地板，在她放声痛哭之前，我该不该回避呢——尤里安心里这样想。

菲列特利加抬起头，脸上没有泪痕，但该有的生命气息和现实感似乎都已被悲伤的海绵吸干了。

“他啊，并不该是这样死去的人哪。他应该有他自己的死法啊！”

……在战乱已是长达一代以上的过去式的和平时代里，有一位老人，他曾是威名颇具的军人，但亲眼证实的人很少，也从未听过他吹嘘自己的武勋。年轻的家人对他寄予七份爱情和三份淡然，他就这样过着靠退休金度日的生活。在日光室中放着一把大摇椅，连吃饭的时候都坐在那里读书，静静的，就像是椅子的一部分似的，日复一日，时间仿佛静止一般了……

有一天，在外面嬉戏的孙女儿，从日光室的入口，一不小心球丢了进来，球滚到老人脚旁。以前，老人总会缓缓地弯下腰，捡起球来给她，但这次他却像没有听见孙子声音似地，动都不动一下。孙女儿走上前去，捡起球来，由下方仰望祖父的脸，觉得祖父的表情似有说些什么。“爷爷……”没有回答，阳光映照在老人入睡低垂的脸上，孙女抱着球，跑到客厅大声报告。“爸爸！妈妈！

爷爷好奇怪啊!"声音传得好远好远,老人仍然坐在椅子上。永恒的静谧像海潮一般,慢慢淹过老人的脸……。

菲列特利加认为,这种死法才适合杨威利。这幅景象宛然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而不是想像中的情景。

杨总是站在最前线与强大的敌人交战,要不便是倍受阴谋的中伤。菲列特利加自己也经历过在千钧一发之中挽回了丈夫生命的经验。为什么?她一直在想,自己的丈夫应该是总能在死神面前化险为夷的人物啊。

"不过,或许这种死法才适合他吧!如果真的有瓦尔哈拉,他在那见到比克古元帅时,也定会觉得汗颜吧。元帅将身后事委托给他,而他竟在半年不到的时候,也追随而去了……"

菲列特加的舌和双唇不再动了,在丧失血气的皮肤底下,海龙仍然游动着。菲列特加忍住最后的压抑,低声说道:

"尤里安!拜托你!让我一个人静一下。等我镇定下来,我会去看他……"

尤里安顺从地离去了。

V

伊谢尔伦要塞中,阳光黯淡下来。盛大热闹的庆典结束了,一种令人无以想像的钟声响彻云霄。

现在,伊谢尔伦要塞完全沉浸在悲哀的深井中,但是毫无疑问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动摇和困惑所形成的混乱气流,将会被所有的地面吸光吧。而眼前,干部们没有一个人被准许放纵己身于这波悲伤的狂流中。他们必须对外宣布杨去世的消息,举行丧礼,并设法弥补组织上所空出来的大洞——地位以及居于这个地位所须负起的责任,是何其残酷啊!

如同先寇布在回伊谢尔伦的途中曾经提醒过尤里安的,关于杨的后继者之事,亚典波罗扬起声来对尤里安说道:

"人类并非为主义或思想而战,而是为了实现主义或思想的人而战;也不是为革命而战,而为了革命家而战!我们不管以哪个立场遵奉杨提督的遗志继续抗战,我们之中必须有人代理提督的职务。"

停止战争——亚典波罗并没有做这个选择,当然,尤里安也没有。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推选出一位领导者!"

"政治上的领导者也需要吧,罗姆斯基医师已死了。"

亚典波罗难道忘了这一点吗?尤里安感到纳闷。但是倡言以侠义和醉狂革命的青年军官,并没有显露存疑的表情。他以理所当然的口吻说政治的领导者已经决定好了。

"那……这个人是谁?"

"菲列特利加·G·杨啊!"

惊愕之情以各种形式被表达了出来,而这时,尤里安的眼前浮现的是菲列特加那灰色的瞳眸。

"当然,我还没有向杨夫人提这件事。在这一两天之内,我将会提出请求的,现在先等她恢复平静后再说吧!"

亚典波罗继续说道:

"将来谁会成为杨提督的政治接棒人还不知道,而目前也只有她了。这对已故的罗姆斯基医师是有些过意不去,但杨夫的知名度高、也可期待有朝一日共和主义势力能得到共鸣,这些方面都远远胜过已故的罗姆斯基医师。虽然杨夫人在政治上的见识和手腕比不上逝去的伟人,可是眼前只要有人不比罗姆斯基差就好了,不是吗?

尤里安没有立刻回答。亚典波罗的意见固然切中核心,但在这种情形下谈接任之事,菲列特利加能接受吗?她会不会认为这是将她自己的权力植基于丈夫的遗体之上,而加以拒绝呢?

判断未明之际,尤里安看看亚列克斯·卡介伦。回视着青年的视线,军政及补给专家开口说道:

"亚典波罗难得说对了一件事。就政治上的观点而言,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事实上,为使民主共和政体的正统继承人得到大众认同,我们除了推选杨夫人担任政治代表之外,实在没有第二人选了。当然,倘若当事人拒绝的话,那又另当别论……"

"我认为她一定会拒绝的。她一直都是担任辅助的角色,要自己接替上司的地位,可能……"

"尤里安,你听着,所谓政治上的形式或法制,自第二代才开始就有约束力。第一代是下定形式或法制的立场。"

卡介伦挺身向前。

杨威利生前的要位相当于民主共和势力的政治代表,在他死后,杨夫人继承他的地位,也是世袭的一种形式,亦即将地位财产私人化了。但是,生前的

杨一向都拒绝接受这个地位,因此,他的态度反而变成承认其妻菲列特利加在政治上的正常地位了。杨在政治上所留给妻子的遗产,不论在形式或法制上,都不单是徒具有其名而已。

“您说得没错,这样做是有些道理……”

尤里安略显顽固地提出己见。他的理性虽然肯定了卡介伦的说明,但感情上却丝毫不为所动。菲列特利加才刚失去了杨,竟还得在他人的安排下,扛起如此艰巨的重担,这也是尤里安顾虑的因素之一。

尤里安退出之后,干部们面面相视。

“咳!看来尤里安似乎也无法轻易地接受取代杨接替军事领导者地位的事实啊!”

卡介伦疲倦已极地喃喃念道,先寇布一语不发地抚摸着下巴。他们原本打算将杨猝死所丢下的位子,让尤里安去接替的。

由年方弱冠的尤里安接替这个位子,反对的声浪自有难免,不过,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称霸宇宙之前,也只是一介“金发的小子”。而杨威利在成为“艾尔·法西尔的英雄”之前,更是一个只知道傻读书的军官而已。没有人生而为英雄,尤里安目前只不过是缺乏经验罢了——

“他在杨威利的监护下长大,又是杨用兵学上的弟子,这个事实刻不容忽视。它比拥有实力更有价值,不是吗?”

“你是指领袖魅力吗?”

“现成的字眼,怎么形容都可以。目前重要的是谁最能反射出杨威利这颗恒星的残光。”

这个人选非尤里安·敏兹莫属,关于这一点,他们的意见一致。当然,辅佐官也是必要且重要的,他们并不打算将沉重的责任完全丢给尤里安一个人。但是在最后,大家平均分担任务的结果,必须要有一个人出来“露脸”。

已故的杨也对尤里安的未来寄予厚望,倘若他再多个十岁,他的将来应当会从虚幻中走入现实的,但在现阶段,只有将可能性提高到上限来加以评价了。

“不过,问题就在其他将兵会不会和我们有一样的想法呢?也许尤里安指令一出,下面会阳奉阴违呢?”

“看来我们必须经过一番意识改革了。”

干部本身必须率先尊重尤里安的指导,听从他的指示及命令,并必须承认他的地位和决定比他人更优秀,否则,士兵将难以顺服尤里安。总之,尤里安

担任军事指导者的才干和器度必须开始接受试练了。而一旦通过了试练。尤里安年纪再小,也可以一跃成为自身放射光芒的恒星。

“不过,这么作的话,无可避免地,总有些人会脱离。有大半的人是因为杨威利是总指挥才跟随而来的。”

对于卡介伦的顾虑,先寇布嘲讽地提出指正。

“你的想法没错,首先想要脱离的应是艾尔·法西斯独立政府的达官显贵们吧!因为这些人都是假借杨威利的军事才干和名声,求得身立命之地的墙头草啊。”

卡介伦嘴唇微翘。

“不管了!要脱离的人就脱离吧。数目并不代表力量啊!人少反而好办事嘛……”

这样做的确是正确的,去者已矣,勉强将不满的人留在己阵内,等于是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根本不知它何时会爆炸。在另一方面,它也将令领导者们感到惶惶不安,万一有一天必须以血来肃清他们时,只会使伤口更加恶化,扩大而已。就大局衡量,也只能缩减数量了。

卡介伦和先寇布将尤里安叫出来。为了这件事,双方争执僵持不下。当得知自己将取代杨威利,成为革命的司令官时,年轻人与其说是惊讶,毋宁说是厌烦地看着两位长者。他一副准备好要反击的样子。

“如果舰队必须要有指挥官,亚典波罗中将不就可以吗?他二十七岁就被称为将军了,比杨提督还快呢?功绩和声望也都十分卓越啊!”

“不行!”

“为什么?”

“他跟我们说过,只想待在幕后。”

“怎么这样……”

“我们也一样。站出来吧!尤里安!你够不着的地方,我们会帮你的!”

“失败的时候,咱们就一起同归于尽啊!”

对于先寇布这句不吉利的话,卡介伦皱皱眉头。

让我考虑看看。丢下这句了无新意的回答,尤里安逃开了。杨舰队的司令官!对于年轻人而言,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宝座。他一心只梦想有一天能当上司令官的参谋长,至于司令官的宝座,则远在想像和光速的领域之外。经过短暂但深刻的困惑交战后,尤里安决定找菲列特利加谈谈。是卡介伦夫人建议他这样做的,因为她认为给菲列特利加一些考虑别人的事的机会。

"接受吧!"

菲列特利加沉静地说道,尤里安大感意外。

"没想到连菲列特利加夫人也说这种话。您想想看,我不可能做得到杨提督所做的事啊!"

"那当然。"

一派沉静中,菲列特利加肯定了年轻人的异议,她看着以意外的眼光望着她的年轻人,并重复说道:

"那是当然的,尤里安!杨威利做的事,谁都无法做到啊。"

"是啊,我根本不可能!才能差太多了!"

"不,是个性的差别。尤里安,你只要做自己会做的事就好了,并没有必要去模仿杨威利啊!历史上就只有一个杨威利,同样的,也只有一个尤里安·敏兹呀!"

说着这话的菲列特利加,自己也被棒上了她并不想要的要位。在卡介伦来访,陈述杨夫人具备条件资格之事后,便提出请她担任政治代表的要求。

"如果没有别的方法,那我就做政治上的代表吧。虽然我一无是处。"

这就是菲列特利加的回答。

"不过,必须征求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帮忙。在我就任之后,先不管命令,届时向大家下达指示,大家必须遵从,关于这点,我想先请各位答应。"

卡介伦猛然点头,几乎整个身体都为了晃动。

菲列特利加接受政治代表一职之事,最感意外的人是尤里安。

两人相对的时候,菲列特利加对他说:

"我认识他已有十二年了,前八年只是崇拜他的人,接着三年是他的副官,后来的一年是他的妻子。往后,有好几年或几十年,都将是他的未亡人了。既然日子还是要过,何不在他建立起来的土台上,再积一些泥土呢?那怕仅仅只有一厘米!而且,……"

菲列特利加没有再说下去。尤里安看得出来,她并不是陷入自己的沉思当中,而是似乎听到有人在劝她、鼓励她这样做。

"而且,如果活着的人因此就气馁的话,那么她的主张——'恐怖行动不能改变历史'的说法,岂不要毁在我们手上了。因此,虽然知道自己不相称,我打算扛起这个责任。要是有人说杨威利怠忽职守的话,我将会挺身见证,他从未怠忽过只有他才负得起的责任。"

"……太了不起了,菲列特利加夫人。我也不能推卸责任,虽然是装饰品,

但我愿意担任军事领导者。”

菲列特利加猛然摇动金褐色的头发。

“了不起？我没什么了不起的啊！说实在的，我觉得民主主义什么的没了也好，整个宇宙还原也无所谓，只要他能在我身旁半睡半醒地看书就好……”

该说些什么好呢？——尤里安一时无法判断。他终于明白，判断不是智慧的产物，而是器度的产物。连来请教菲列特利加一事，也是卡介伦夫人的建议，他不禁咒骂自己的幼稚。

Ⅵ

先寇布的预言和观察果然百发百中，巨大的伊谢尔伦要塞，到处争相走告杨的讣闻。士兵和民众们不时交耳相谈，乐观论进入冬眠，寒冷肃尔的冬野上，悲观论大肆横扫。

“失去了杨威早的杨舰队，只不过是一批流亡的私人部队罢了，总有一天会发生的话，导致分裂、灭亡的，迟早一定会发生流血事件的……”

杨去世的消息公布之后，难免会有这种论调产生。尤其在卡介伦宣布由尤里安接任杨的军事领导者的地位后更引起一片哗然。卡介伦在发表此事之前，便已有心理准备了。疑问、攻击、甚至冷嘲热讽，交相袭至，形成一股方向一致的乱流。

“为什么因为尤里安·敏兹是杨威利的养子，就必须让他担任军事领导者？比他有能力、功勋比他更卓著的干部多得是，为什么要让尤里安这种……”

达斯提·亚典波罗一句毒辣的话，击破众人常识论调砌成的巨墙。

“你们说为什么要让尤里安这个亚麻色头发的小子处理兵权？因为对我们而言，要看的不是过去的日记，而是未来的日历！”

“可是，他还那么年轻、稚气，根本不能把他和莱因哈特皇帝相提并论！”

“那又怎么样？”

尽管亚典波罗死命抵抗反对声浪，但不满、不安、动摇和无力感，仍然披着无形的盔甲，侵袭整个要塞，不停地在人们的神经上洒下毒液。

六月五日早上，姆莱中将走访尤里安的房间，向他表明一件事。

“尤里安，这是我在杨舰队最后一次的任务。请你答应我！”

“怎么了？姆莱中将。”

明知道自己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的界限，尤里安仍然如此问道。姆莱毫不

做假地答道：

“我要带领不平分子心意动摇的人离开伊谢尔伦要塞。”

一滴冰水淌进尤里安的心田，自己被遗弃了吗？自己是个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吗？

“您已下定决心了吗？姆莱中将。有您在，杨舰队才能发挥军队该有的机能啊……”

四年来，在杨威利的奇迹的魔术庇荫之下，坚守岗位、负责尽职的参谋长猛力地摇头。

“不！没有我会更好，我不走的话，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请允许我引退吧！”

姆莱的容颜深深烙印着岁月的刻痕，头上满布斑斑白发。正视着他，尤里安竟不知该说什么。

“而且，费雪和派特里契夫也不在了，我觉得又累又寂寞，承蒙杨提督的提拔，我才能爬上高于自身才能实绩的地位。真的很感谢他。”

在淡然的声调中，透露出目前的心境。

“倘若我现在公开脱离之意，心志摇摆不定的家伙们将会向我看齐，他们会说像姆莱这样的都要走了，我还留恋什么？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在某种程度上，尤里安可以理解姆莱的心情，他确信以自己目前的器度，是不可能留住这个人的。所以他认为应该好好感谢姆莱为杨所付出的一切，并诚挚地送姆莱离开。

“请照您的意愿去做吧。辛苦您了！真的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望着离去的中将身影，尤里安再次垂下头来。这是位冷静细密，重视常识和秩序，格遵礼仪和规划的人。为什么我的肩膀会如此无力呢？本该向前挺成一直线的背脊，何时竟然蜷缩起来呢？想起今昔种种，尤里安的头自然往下垂了。

走出尤里安房间的姆莱中将碰见了亚典波罗，遂向这位比自己年轻的同僚，说明离开伊谢尔伦的心意。

“没有了我，阁下等人就会更好发挥吧。你们可以伸展自己的羽翼……”

“我不否认喔。不过，饮酒的乐趣，有一半是因为能忽视禁酒令才觉得有趣的啊！”

亚典波罗半开玩笑地提高声音，并伸出右手。

“世人一定会说你坏话的。因为你扮演了一个不好当的角色！”

"哪里的话,只要忍一忍就过去了。比起和你们同行的辛劳比起来,这实在微不足道呀!"

两人握手道别。

这一天,艾尔·法西尔独立革命政府的委员们,将近一半的人面色凝重地命尤里安前来。面对着过于年轻的军事代表人,他们郑重其事地宣布:

"姆莱中将好像已经离开了,不过,跟他没关系,我们将解散政府了。决定先通知你一声,本来是没有这个必要,不过……"

"是吗?"

尤里安的反应略欠温和,独立政府的委员们觉得心里老大不痛快。

"你不要想歪了,本来艾尔·法西斯独立运动大半都是罗姆斯基医师一个人搞出来的,我们只是碍于他所制造的时势,才不得不卷进这场没有胜算的革命运动。"

看到他们急于甩脱已故者所留下的包袱。尤里安感到厌恶至极。

"罗姆斯基医师是独裁者吗?你们难道没有反对他的自由吗?"

这群独立政府关系人的羞耻心似已睡着了,但年轻人的声音仍不断地摇撼着他们。为了掩盖这个声音,委员们努力扬声说道。

"无论如何,杨提督和罗姆斯基医师都遭不测身亡,反帝国的革命运动已失去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者,再继续交战抗争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

"现在,应该摒弃政治体制之见,替大局着想,为全人类的和平和统一贡献心力。憎恨或敌意并没有任何帮助。你们也没有必要太执着于死者的理想,而一心想随之殉道啊!"

尤里安极力地克制着自己。

"我不会阻止你们走的,因此,请各位放心地离去吧!但各位也没有必要就此否定你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吧。在此先说一声各位辛苦了!我现在可以告退了吗?"

委员们自以为是地下令允许后,尤里安离开了。现在,他终于明白姆莱的心意,原来姆莱辞去的目的,是要带走这些家伙。姆莱中将是有意将这些没有信心又没有勇气脱离的懦夫,为尤里安一并清除掉的,虽然他知道这样做会使自己背负脱逃者的罪名。尤里安衷心地感谢姆莱,也深深地为杨能收纳他为幕僚的远大见识所慑服。

在这一波波的人心浮动中,也有人丝毫不为所动。曾是银河帝国级上将

的梅尔卡兹,在为杨守丧的同时,也默默地致力战略及战术的方案研究。

“我时常在想,利普休特战役中,在败给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之时就死掉了反倒好……”

他曾对副官贝伦哈特·冯·舒奈德如此说过。

“但是,我现在不这样想了!六零岁之前,我一直活在害怕失败的日子里。到现在我才明了,我可以不用这种方式生活,对于这些使我彻悟的人,我必须还报他们的恩惠。”

舒奈德点点头。三年前,他把自己所敬爱的上司引到这条人生路程。这个选择究竟是对是错,他也曾反覆地苦思过,如今看来似乎自己并没有错,他将会继续走完自己所选择的路,而且毫不退缩。

六月六日,伊谢尔伦要塞以代理革命军司令官尤里安·敏兹之名义公布杨威利的死讯,举行正式的葬礼。同时艾尔·法西尔也宣布解散独立政府,结束了短暂的历史。

第七章 失意的凯旋

I

一名男子的死亡，带给与他在同一方的人绝望，同时带给了他的敌人失望。

新帝国历二年六日一九时一零分，帝国军收到伊谢尔伦要塞向全宇宙所发布的通信波。杨威利的讣闻在一九点二五分传到帝国总旗舰伯伦希尔上的莱因哈特耳中。报告者是目前担任大本营幕僚总监的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

头发像是少年一般的短发美丽秘书官，尚未经过整理的表情支配了她整个脸庞。她的聪明以及正确地控制着她的聪明以使之呈现秩序化的意识，此时仿佛春天里漂浮在水面上的薄冰，不稳定地摇晃着。

"陛下，臣在此向您报告内容。就在前不久，伊谢尔伦要塞向宇宙发布了一通讣闻。"

坚决但是却缺乏锐利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希尔德，这使得皇帝觉得难以相信，他的视线于是在虚无的空间中游移着。

"杨威利已经死了！"

莱因哈特好不容易理解了美丽的秘书官所说的话之后，一股难掩的失意好像落雷似地打中了他的头顶。他两只白皙的手紧紧的抓住床沿，看起来好像很勉强地才撑起他那优美修长的身躯，另一方面看起来，好像要无生命的物体也能体会到他心中的激情似的。蓝冰色的眼眸里充满了近乎愤怒的光，直视着伯爵小姐。

"伯爵小姐……伯爵小姐！"

"朕曾从你这儿听到无数次的噩耗，这一次朕难以接受。是谁允许你有让

朕如此失望的权利?”

他那像是初雪般洁净的皮肤,此时僵硬了起来,皮肤底下所布满的血管,化成了渲泄他心中那股灼热沸腾情感的通路,此刻他感觉到的是一股被侮辱的情绪。那一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在与他战斗、那一个他所希望的今后能与之继续互斗智慧谋略、甚至希望能够透过会谈来更进一步了解其为人个性的对手,现在忽然消失了。难道自己一定得要忍受这些不尽情理的事吗?奔腾的愤怒不经意地化成了吼叫,冲出了他的身体。

“那人也是、他也是、敌人、我方,每个人都一样,留下了朕就这样去了!为什么不能为朕活下去呢!”

莱因哈特如此露骨地流露出这股落败的情感,甚至于过度激烈地表现出这样的感受。希尔德还是第一次见到皇帝这样,她忘记了自身所受到的不公平责难,一言不发地注视着眼前这位年青的皇帝。在她的视线前面所出现的是一个正被无限的失落感折磨着的金发霸王,以及他那束手无策的表情。

尽管莱因哈特的人生当中,敌人并不是从最初一开始就存在的,但是敌人的存在却引导着他的人生所要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高登巴姆王朝以及寄生在该王朝的门阀贵族们,自由行星同盟以及在同盟之下的将帅们。与他们之间的争斗以及其后的获胜,装饰着莱因哈特的人生,将他的人生点缀得何等光鲜夺目。如今,在他们当中最高最大的那一个存在,从莱因哈特的生命当中永远地消失了。这也就意味着莱因哈特已经失去了他本身更闪耀地成长的可能性。他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或许与恐惧是相通的也说不定。杨威利的死,与齐飞·吉尔菲斯的死,对于莱因哈特来说,有一半的意义是相同的,他失去了他生命中不应该失去的人。

“朕是需要敌人的。”

尽管如此,杨威利在与他还没有了结的情况下就过世了。一个可能战胜杨的机会已经完全从莱因哈特身上剥夺,而缔造时代的责任却强推给了莱因哈特一个人。只有自己独自一个人,忽然被强迫要换乘到属于另一个次元的航路上。

此时的莱因哈特如果不是在病床上的话,也一定会在私人的室内来回地踱步。他心中的失望转化成为愤怒的能源,在体内燃烧着他白皙的脸颊,透露出光焰的光芒。

“朕不记得曾经给予过任何除了朕以外的人可以将那名男子置于死地的权利。那各男子不论是在巴米利恩或者是在伊谢尔伦要塞上都让我没有能够

获胜,反而使我好几名宝贵的将帅丧命,可是结果呢? 竟然就这样死在朕以外的人手中吗?"

若由第三者的眼光来看,皇帝的愤怒似乎显得非常不尽情理,但是希尔德能够理解这对皇帝本人来说是完全正常的。不久,仿佛火势减弱一般,莱因哈特的怒气虽然渐渐平息,但是失望的阴影却更为加深。

"玛林道小姐。"

"朕想要派使者,以朕的名义到伊谢尔伦去悼丧,伯爵小姐认为派谁去比较适当呢?"

"陛下,如果我去的话呢?"

"不,伯爵小姐如果没有常在朕的身边的话,朕会感到不便。"

希尔德意外地再一次审视着这位年轻的金发霸者,但其实内心早已经脸红了。唉,真是愚蠢,现在这种时候,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因为伯爵小姐是朕的幕僚总监哪。"

在希尔德的皮肤底下窜流的血液,此时产生了极微量的变化,但在莱因哈特并没有察觉到,他只自顾自地追究循着自己个人的思路轨迹,希尔德也明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了,就让缪拉去吧。现在这么一想起来,去年巴米利恩会战之后,他曾经与杨有面会之缘。"

于是皇帝的旨意透过希尔德传给了奈特哈特·缪拉一级上将,他非常恭谨地接受了使者的任务。

缪拉过去在担任卡尔·古斯达夫·坎普提督的副官时,曾经与杨威利之前有过一场生死的交战,不过那已经是二年前的事情了。在那一场的战役当中,他因为战败无法拯救他的主将坎普,而誓死要在战场上向杨复仇,不过此时此刻,这一股恨意已经和升华为对这伟大敌手的一种敬意了。

尽管如此,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除了坎普以外,缪拉所失去的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战友。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开始,到雷内肯普、法伦海特、斯坦梅兹等多位名将的相继凋零,缪拉不由得感觉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寂寥。不过,再回过头来说,或许死者的名单就到此为止也说不定。但是想归想,覆盖在他精神领空上的那一片寒冬云雾却一点也没有露出曙光的迹象。

除了缪拉以外,杨威利的讣闻对其他的幕僚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噤声不语,相互地交换着视线,费了好大的一番劲之后才明白了凶讯的意思。

“杨威利真的死了吗？该不会是故意散播死亡的风声，事实上却还活着吧！”

也有不少人在心中抱着这种疑惑，不过这只是单纯的疑惑而已，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说明杨有什么理由要来卖弄这样的一种手段。虽然在战场上杨是一个出了名的会玩弄奇谋诡计的人，但是像这样谎称死亡，事实上却还活着的手法，却不是杨所会玩弄的。

“这种手法到目前为止或许是没有用过也说不定啦，不过总之是那大骗子的事情。到底他在打什么主意，却不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

总而言之，不管称颂杨的也好，是否定杨的也好，以这样的一种形式而丧失了他们最庞大的敌人，却不是他们原先所能够预料的。帝国军的将帅们始终认为，杨如果要死的话，也只能死于他和他们之间相互的争斗当中。而这些帝国领袖中的领袖莱因哈特，在他心中更是如此地确信着。

“有权利能够叫杨威利毙命的，在这宇宙中仅仅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们帝国的皇帝。就算是奥丁大神也不得侵犯这项权利。”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对着他的幕僚贝根格伦这么说道。这话当中虽然讽刺着莱因哈特对于杨的死心眼，但也有大半是真心的表露也说不定。

“那家伙才不会这样就死了呢！算了吧，一定是在使什么坏心眼的诡计。那家伙一定还活着并且藏在这世界上的某处。”

其实，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却满口如此指责的人，才是在意识水平下的深处，真心期望杨还活在这世界上的人也说不定，因为自从自由行星同盟灭亡之后，强大的银河帝国军还可以说几乎都是以杨这一个单独个人为交战的敌手至今，如今他却死了。不幸的罗姆斯基医师，以及他所创立的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的存在等等，这一切对帝国军来说甚至连评论的价值都没有了。

总之，帝国军的将帅们并没有因为“敌人消失”而感到有任何的欣喜。甚至连一向被认为对杨有着强烈之敌意的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此时也笼罩在一片失望和气馁的云雾当中，独自一人在旗舰“王虎”的舰桥上踱步，他的幕僚人员得时时刻刻注意着，好不使他们的司令官有任何将失意换为怒气的机会。

毕典菲尔特在“回廊战役”当中的一场力战，迫使杨威利方面的舰队运作负责人费雪中将战死的他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间接引导杨一生命运之走向的人物，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办法具有如此程度的认知，反而因此无法抹去他心中那股被杨“打赢了就逃”的感觉。

当杨的死讯传遍了整个帝国军之后，帝国军沉陷在一种倦怠的无力感当

中，只等着皇帝莱因哈特下达命令。

Ⅱ

六月上旬的这个时候，尤里安·敏兹还只不过是伴随在杨威利这颗伟大的恒星旁边的一颗小星星，在帝国军众将帅的人名登录册上还没有他的名字。帝国家所有的将帅当中，只有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在远征地球时，因各项因缘际会，而与这位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之间曾经有过一次奇妙的会面经验，而且当时尤里安并没有将自己的姓名和真实身份表露出来。

这个自称是杨代理人的尤里安·敏兹究竟是何方人物？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疑问，但是渥佛根·米达麦亚在问了这么的一个问题之后，他的情报参谋人员并没有办法立刻回答他这个问题。大约经过一小时之久在资料检索之后，米达麦亚终于得到了一个答复，杨的这个代理人原来是在法律上受杨保护管束的法定被监护人，十八岁。

“原来是这样啊，那孩子也真是可怜，从今以后的日子将会更加艰辛哪！”

米达麦亚的话中，并没有任何讽刺或者是嫌恶的意思在里头，而是想到这位年轻人为了要继承一个太过于伟大的先人，所必须要面对的一些困难，而不由得心中油然地升起一股同情的情绪。后继者如果愈要勉强自己要像前人一样那么有能力且具有自负心的话，那么他所将面临的挫折也将愈深，所遭遇到的失败感也将使得他愈难卷土重来吧。

“不管是谁成为后继者，绝对无法做到像杨一样，更别说要超越他了，甚至连杨的部下也不见得一定会跟随他。民主共和政治最后的一座碉堡，尽管面对敌人时显得难攻不落，但是最后终将从内部开始崩溃。”

对于未来作如此预测的声音，快速地在帝国家内部扩散开来。预测伊谢尔伦要塞上的民主共和势力终将衰亡的心理，其实也等于是期望自己归国的心理。无论如何，能够丢开这个战友们的鲜血所涂装，令人讨厌的伊谢尔伦，能够回到那个有着妻子、爱人，在等着自己的故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和平是多么地令人忍不住要去称赞它呀！

惊愕与虚脱的感觉，每一瞬间都在转换成期待与乐观。士兵们跟随着皇帝离开故乡已经有十个月之久了，在斯坦梅兹麾下的人也已经连续一年多没有见到自己的妻子、爱人、或者是双亲的面容了。思乡之情在敌军这个障碍物已经除去了的现在正快速地加强、流窜到每个人的身体当中。

缪拉肩负使者和任务出发后的一天，罗严塔尔来到友人米达麦亚的住处，享受许久未有的饮酒及聊天。

“如果说是那个手腕辛辣的军务尚书，远从费沙用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手，拿着一把刀子刺进杨威利的心脏，才致杨于死地的话，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的。不过，就算是他，也不可能有办法控制所有存在于宇宙当中的阴谋吧！”

“岂能容许这种可能！”

米达麦亚斩钉截铁地说出这句话之后，一口气将所有的不痛快和杯中的黑啤酒全部灌进肚子里去。

自从两人在最前线结为知交之后，十一年来，像这样子两人一起把酒言欢不知已有多少回。两人一起并肩漫步在夜晚的街头，就算偶尔起争执，但是都和败北这两个字无缘。现在两人都已经晋升到元帅的阶级，成为帝国的重臣，要想像过去那么轻松、无拘无束地饮酒作乐，已经不太容易如愿以偿了。渥佛根·米达麦亚如今是宇宙舰队总司令官，统御着一零万艘舰艇，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则奉使担任统帅本部总长，跟随在莱因哈特的身旁，而且不久之后，将出任“新领土”总监，统治旧同盟的领域。不过，这道人事命令要正式生效，必须要打倒目前的敌手杨威利、整个宇宙完全统一之后。

因此，这样的情况虽然是有些奇妙，不过在六月上旬的现在，帝国方面负责统辖旧同盟领域的行政负责人却根本不存在。目前旧同盟的首都海尼森，是在“年轻地理学者”格利鲁帕尔兹上将的占领和施政之下，但是除此之外的其他星域、其他卫星究竟要由谁来负责掌理呢？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未定的，全部都在这位尚未娶妻的年轻皇帝的心中。尽管到现在还没有后嗣，这才是令他们不安的根源。另一方面，在罗严塔尔的心中，同样也怀着某种不安定的要素，只不过这种不安定的要素与其他人是不相同的。

“吾皇呀，您赐予我过于崇高的地位和权力，您所期望的究竟是什么呢？您希望我单纯地只是您霸权中一个忠实且有用的齿轮吗？”

如果皇帝的期望就是这样的话，那么罗严塔尔只要能够甘于如此也就好了。不论是作为银河第二王朝之重臣的宿将、或者是有能的忠诚高级官员，这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彼此身份死去应该也是不坏的。虽然说这与自己与生俱来的本质，或多或少有些差异也说不定，但人类并不是一定能够依照其本性来经营其生涯的。

当由镜中看到自己两边不一样颜色的金银妖瞳时，罗严塔尔感觉到存在于自己心中的两种矛盾裸露在眼神当中。如果他能够满足选择如此这样的一条道路的话，那么他或许可以就这样与无与伦比的君主和无与伦比的挚友度过一生也说不定——就像教科书上所写的一样。这样的想法对罗严塔尔来说是具有魅力的，但是罗严塔尔也察觉到，正因为它是得不到的，所以才显得有魅力，当然这样的一种体认对罗严塔尔来说是非常苦涩的。

不知从何时开始，他俩之间的对话，已经转移到军事上的话题，他们二人正在讨论伊谢尔伦要塞上没有了杨之后，应该要如何去应对。

"你的想法怎么样呢？"

"从政战两方面的策略上看来，除了采取攻势之外，别无其他选择。首先对杨威利一军以免除罪刑的条件，劝告他们投降，如果他们不能接受的话，那么就以帝国军全部的武力对之发动攻击。你的看法呢？"

"我和你有同感。杨威利一死，奥丁大神定会将全宇宙交与皇帝来掌管。该取而不取的话，那么反而是违背天意。"

如今伊谢尔伦要塞已经失去了主将，帝国不是该举全军进入回廊，将整个回廊在鲜血和火焰当中瓦解吗？

"……不过，皇帝可能不会趁着敌方在吊丧的期间去讨伐他们吧？"

米达麦亚这样咕哝自语着，罗严塔尔将他那一边黑一边蓝的眼神投注在对方的脸上，张开嘴好像想说什么似的，不过旋即又闭上了嘴，反而将两片嘴唇抿得紧紧的。而"疾风之狼"也沉默了片刻，他是在想着要用怎样的表现方式。

"那只不过是单纯的一种感伤罢了，你想要这么说是吗？我一直到前一刻为止，也都抱持着这样的想法……"

"这么说，你的心境产生变化了吗？"

"事情是跟随人的想法而产生变化的，罗严塔尔，原本你和我不是一直都反对进攻伊谢尔伦要塞的吗？皇帝之所以排除吾等的意见，也只是因为有杨威利这样一个伟大的对手存在。如今他已经死了，如果皇帝要回归到最初的战略，那么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罗严塔尔那黑与蓝的视线落在玻璃杯上，锐利而紧绷的表情和他那有着浓重酒精味的呼吸，似乎有些不大协调。

"你应该是了解的，米达麦亚，对于昨天来说，应该是正确的战略，到了今天开不一定还是正确的。我方在杨威利还活着的时候所应该采取的战略，并

不见得在他死了以后还具有最大的价值……不过,如果皇帝的意见和你的见解是一样的话,那么或许是我的看法错了也说不定。"

黑啤酒的泡沫在两人之间不断地冒出、然后破灭。

"从今而后,帝国军的本质也会有变化,其存在的目地应该会从原先的向外征讨转变成维持治安,如果就此万事皆息的话……"

"这样也好,大部分的士兵都可以活着回故乡去。宇宙统一的工作,大致上都已经完成了,应该可以暂时平静一阵了。"

"而你也可以回到你所钟爱的妻子身边了,米达麦亚。"

"是啊,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帝国军的第一勇将丝毫没有炫耀意味地回答道,然后举杯让黑啤酒流进他的咽喉当中。罗严塔尔用他那两边颜色不同的眼眸注视着眼前这位与自己性格迥异,但是长久以来却一直与自己共同出生入死的亲密朋友。他那黑色的右眼非常深沉,但是另一种蓝色的左眼却闪烁着锐利的光芒,显示出这中年男子在精神上有双重的存在。当米达麦亚充满活力的灰色眼眸接触到对方的双色瞳孔时,他显得有些犹豫出声问道。

"对了,我刚才忽然想到,上次有个女子自称怀了你的孩子,那件事后来怎么样了?"

有金银妖瞳之称的名将脸上的表情,顿时消失了,他回答说。

"五月二日生了,听说是个男孩。"

"喔,是吗?"

米达麦亚有些暧昧地应声说道,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究竟应该要说一声"恭喜"或是"遗憾",让他觉得很难开口。

"确实是我的孩子没有错。父子两代,同样都是应该被生下来,但却还是被生下来了。或许他有着红与黄的瞳孔也说不定哪。"

"罗严塔尔,我了解你无法虚心对等那名女子,但是……"

"被生下来的孩子本身并没有罪,是吗?"

"唉,这个嘛!我自己并没有孩子,我不清楚。"

这样的反击,发挥了比发言者本身的预料还要大的一个效果,这名丝毫没有期待心理但却意外地为人父的男子,在这一瞬间,好像有些畏缩似的抹去了他脸上自我嘲讽的表情。这时好像有天使坏心眼地故意在他们两人之间煽动着。

"还是没有孩子比较好,至少不用担心有朝一日要遭到他的叛离。不过,

算了吧。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理由要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婴儿起争执啊。”

于是两个人有些僵硬地互相握手道别。当然，这个时候他们不是可能知道的。这一次的握手，竟然是“帝国军双璧”之间最后一次握手，而在这天一起喝酒，竟然是他们两人最后一次的把酒言欢。这是新帝国历二年六月八日的事情。

Ⅲ

和友人道别之后，米达麦亚在旗舰“人狼”的舰桥上，注视着己方的舰队显示在荧幕上的影像。在他身旁的是卡尔·艾德华·拜耶尔蓝上将，他那原本充满了锐气的脸上，此时却满是仓惶失措和迷失。

“就到此为止了吗？长官。”

“这个嘛……”

“不知怎地，总觉得大半个宇宙好像变得空虚了。对吾皇以及帝国来说，杨威利应该是一个令人憎恶的敌人，不过他确实也是一个伟大的用兵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好像白昼时总是艳阳高照，所以人们才需要有柔和的夜晚，对于我军来说，有杨威利这名男子确实是必须的，是吗？”

米达麦亚这一瞬间，突然感觉到内心的鼓动地升高，一种不安的情绪充满了他整个胸腔。他重重地摇他那一头杂乱的、像是蜂蜜颜色一般的头发，他无法确定造成他如此不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他并未再继续追究下，他接着说出的话是关于其他的事情。

“回到费沙去之后，葬礼将接二连三地进行。法伦海特、斯坦梅兹、然后是席尔瓦贝尔西工部尚书……”

拜耶尔蓝吹气说道。

“这是个什么年头啊！真是的。这一年对罗严克拉姆王朝来说，真可说是坎坷的一年哪！”

“还剩下半年哪！”

“元帅，你不要吓唬我了。属下心里认为今年一年里面所将遭遇到的不幸，都已经全部发生这前半年里了。”

部下那过于认真的表情，让米达麦亚不禁要苦笑了。如果人们将遭遇到的不幸或是霉运，真的有一定的量可以计量的话，那么不管是人类也好，是国家也好，都可以很容易地订定出未来的计划吧。而他的妻子也就需要在每次

丈夫要出征的时候,内心交错着信赖和不安的情绪,向奥丁大神祈祷丈夫能够平安无恙地归来了。忽然,米达麦亚好像想到什么事似地,他看着部下问道。

“拜耶尔蓝,你有没有爱人呢?”

“没有。”

“连一个也没有吗?”

“啊,不,应该这么说,对属下来说,军队就是我的爱人。”

“……”

“啊,不,不是,属下是想能够有一天找到一个像米达麦亚元帅夫人那样美好的女性。”

“拜耶尔蓝。”

“是!”

“我是想要教你用兵术的。不过呢,你好好听着,寻找爱人的方法和如何开玩笑你得自己去学。自修心得偶尔也是不错的。”

米达麦亚轻轻地拍拍属下的肩膀,然后就离开了舰桥。

“皇帝御驾亲征班师归朝”这一道旨意在六月七日宣布给帝国的全体将帅士兵,这时刚好在缪拉一级上将奉命以吊丧使者的身份出使伊谢尔伦要塞后的不久。而米达麦亚原先所作的预测果然实现了,莱因哈特并不是一会趁敌国在治丧期间,对之发动讨伐军事行动的人。如果这是在利普休达特战役的那个时候,而对手布朗胥百克公爵等门阀贵族的话,那莱因哈特应该就不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了吧。

“这究竟应该说是骑士精神的极致吧呢?或者应该说是皇帝的霸气已经衰退不如前了?”

这是存在于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两人心中共同的疑问,不过他们还是各自勤奋埋首在自己的任务当中。米达麦亚着手整顿全舰队的行列,而罗严塔尔也开始整备大本营的秩序,他首先将受伤生病的士兵送往后方。

法伦海特、斯坦梅兹两位一级上将战死后已经决定晋升为帝国元帅,此外他们还被授与一个冠上皇帝亲友之名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期武勋奖”的功勋。葬礼所需当然是由国库来支出,而墓碑的建立也同样是用国库支出。以一个帝国的军人来说,这应该算是一个最高的荣誉。只不过,一如莱因哈特所展现出来的气质,这同时也是罗严克拉姆王朝一贯的作风,两位帝国元帅在墓碑上仅刻有两人的姓名、阶级、以及出生和死亡的年月日而已。后来,在莱因哈特自己的墓碑上也只是简简单单地刻着他的生、卒、即位的年月日和“皇帝莱因

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字样而已。

一面等奈特哈特·缪拉从伊谢尔伦要塞上回来帝国军一面已经开始撤退了。尽管在这个时候并没有遭受敌人偷袭的危险,但是整个军队若是杂乱无章的话,对他们军事家所具有的矜持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所以全体的帝国从伊谢尔伦要塞回廊撤退的时候,仍然保持其原来有条不紊的阵容。

"杨威利已经死了。他可说是民主共和政治最强有力的拥护者,同时也是近五个世纪以来,除了一个人之外,最强、最伟大的军人。一旦他死了,民主共和国的势力大概就将要面临彻底瓦解的命运了吧。我过去也同样是抱持这样的一种想法,但现在比较无法认为未来的情势真会这样子演变。姑且不论本人的希望如何,杨威利虽然死了,但是感觉他俨然已经成了民主共和政治当中一种不可侵犯的存在。将有人会继承他的遗志,誓死要奋战到底,是伊谢尔伦也将成为他们守护民主共和的圣地吧。今后或许还会有无谓的战争继续持续下去,但是这将视统率者的器量而定。不过,单纯只有伊谢尔伦的话也还好,如果有第三者因为无法与我帝国军相敌对,转而想利用他们的话,我想这将成为今后问题的所在……不过,眼前我将要可以平安无事地回去和你见面了,感谢皇帝和我的部下们吧,让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幸福……"

米达麦亚在写给妻子艾芳瑟琳的信当中,已经写出了他本身对于未来的预言,不过他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Ⅳ

纵使莱因哈特人在病床上,但是他并未让他身为一个皇帝所应该要进行的活动停顿下来。军务方暂时委由米达麦亚、罗严塔尔两位元帅来管理,至于政务方面,包括新统治机关的设立、法律和税收制度的改善、为使广大的新旧领土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所需之各项通信、交通体系的整备等等,这些身为一个专制的统治者所应该要解决的课题,都是他本人务必亲躬的。

年轻的皇帝无视于御医团的牢骚和制止,尽管自己正在发烧,仍然在白天里从床上起来,将那些从军的文官们传唤到病房里来,对众多的文书加以裁决、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果得不到答案即加以斥责,并且再给予新的课题,不断地从事充满精力和创造性的活动。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产生,除了说是因为莱因哈特本身活力旺盛的人性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所信赖的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死于恐怖

行动当中。在军务方面,有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这样的人可以与他共同商议,但是在政务方面不见得有这样的人。所以失去了构想力和实务能力的席尔贝尔西,莱因哈特内心痛惜的情绪一直不断在增强。

身为首席阁僚的国务尚书佛兰兹·冯·玛林道夫伯爵,是一个对皇帝或者他本身的职务都非常忠实的人,他的公正廉洁是绝对可以信赖的,而且对于国政的判断力和人事方面的感受力也非常精确,但却不是一个有企图想积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政治家。

不过,打从一开始,莱因哈特就没有对玛林道夫伯爵有这样的要求。只要他能够没有过与不及地执行皇帝所交付给他的职务就够了。虽然莱因哈特是这样想的,不过在他已经从军事的负担中被解放了的现在,无论如何都需要有一个人,能够与他一起分摊政治上的分担。如果是席尔瓦贝尔西话,或许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选。另个,若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如今还健在的话,也可以与与莱因哈特在政治方面的才干相互配合吧。然而,如今这两个适当的人选都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其实以希尔德的才智,莱因哈特大可以向她要求分摊政治负担。不过,莱因哈特既然已经命她出任大本营幕僚总监,加强了她在军事方面的权限,相对地也就使她失去了政治上的发言权。虽然罗严克拉姆王朝是个专制国家,但是仍应该要遵循文官与武官的区别。尽管也有不少例外的情形,但是从一开始就出现这类的例外情形并不是很妥当的。

希尔德本身也因为局限于自己的地位和权限,所以当皇帝对她提出有关国政方面的问题时,她一直都是采取一种尽量不回应的态度。当她回避应答的时候,莱因哈特就会揶揄地说道。

“哦,这样子啊,如果有一天没有把伯爵小姐任命为宰相的话,她就一天不回应朕与她的商谈哪。”

以这样的话来为难希尔德,引为一时之乐。杨威利的死对莱因哈特来说,等于丧失了一个智慧与他相当的智者,所以希尔德在能够带给他知性刺激的方面所占有的比重,自然就愈来愈大了。

所谓“革命”这样的字眼,莱因哈特在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使用过,不过他在短短的期间内,所断然施行的各项政治、社会改革,就算被称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妥吧。但是,这一切从头到尾都在“皇帝专制”的范围内。他和已经过世的杨威利不同,例如,他并未将他对优布·特留尼西特这个人的轻蔑,和他对于民主共和政治评价严格地区分开来。

莱因哈特并没有积极地想要去废止旧门阀贵族的称号，但是他也并未想要去创立新的贵族阶级。就连立下最高战功的渥沸根·米达麦亚，也没有被授与公爵或者是伯爵这样的爵位。按照当事人"疾风之狼"的说法是"渥沸根·冯·米达麦亚这样的名字太冗长了，听起来的感觉不是很好。"另外他还认为"所谓的贵族制度这种东西，就好像老人迟早都要进坟墓一样，以后只有在历史博物馆里面才找得到了。"

莱因哈特本身并没有明确地说出他对贵族制度的看法，所以只能根据推测以一窥他心中的想法。莱因哈特所希望的应该是皇帝和人民之间不要被叫做贵族的这种礼服隔离开来，他所向往的或许是将皇帝和人民直接连结起来的，即所谓的"自由帝政"。或者在他的脑海当中，有另外更新、更为独创的构想也说不定，只是还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

另外，莱因哈特在病床上的那一段期间内，还作了几项内政上措施。那就是增加对退役将兵、特别是伤残病患之退休金给付额。强化对战争死亡者所遗留之子女的教育制度。这几项措施都是民政尚书卡尔·布拉格所设计出来，然后经由莱因哈特所亲手修改完成的。从过去的旧王朝开始，布拉格即是一位众所皆知的开明派人物，对于莱因哈特的专制倾向和好战的性格有着强烈的批评，不过他在成了第一任的民政尚书之后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对于如何实现"专制下的社会公正"，有着莫大的贡献。而所谓"专制下的社会公正"其实正可说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特质。

虽然近年来出征不断、用兵连连，但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国库要用来充实民众阶层的福利，仍是绰绰有余的。从这一点正可以证明，过去五个世纪以来，前王朝的特权阶级，利用搜刮、独占的手段累积起来的财富是多么地庞大。

就在莱因哈特远离帝都奥丁的长征途中，在帝国本土内，许多因为被没收了财产和领地而陷入贫窘境地的贵族们，都已经濒临饿死的边缘。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有鉴于此，于是给予那些被没收了资产的贵族进行补偿。但是所补偿的金额也是非常有限的，已经习惯于奢侈浪费的这些贵族们，一下子便挥霍殆尽，这么一来，伯爵也是无计可施了。

"如果死了一个贵族，能够让一万个平民获救的话，那么这就是我所谓的正义。如果不想要饿死的话，那么就去工作啊，众多的平民们在过去这五零零年以来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

莱因哈特这样大声地说道。对于那些凋零的门阀贵族们所即将要面临的穷途末路，他的泪腺完全干涸了……。

皇帝的贴身侍者艾密尔·冯·齐列,敬了一个礼然后走进室内,看到床边的桌子之后,作出了一个非常泄气的表情。

原来,托盘上面的早餐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加了豆子的汤、淋上了酸乳酪的水果沙拉、掺进了蜂蜜、原本还是热的牛奶、以及半熟的蛋。见到皇帝一直这样食欲不振的样子,艾密尔忍不住要感到一阵心痛。

“陛下,您一直都没有进餐是吗?”

“朕不想吃。”

“可是,陛下,您不进餐的话,体力是不会增强的。为了让您的身体尽早康复,请您勉强地用餐好吗?”

“艾密尔,你这是在命令身为全人类皇帝的朕吗?难道朕必须要因为一个贴身侍者的要求,去吃那些朕不想吃的东西吗?”

就在说完这几句话的那一刻,莱因哈特后悔了。因为他看到眼前的艾密尔的眼眶已经充满了泪水。莱因哈特作了一件最该觉得耻辱的事……任意地将自己心中的怒气发在一个无辜少年的身上。自己简直要成为一个暴君了。

尽管身体正在发烧,而且消耗了不少的体力,但是莱因哈特那原本白皙的秀丽的脸庞,那像是用丝毫没有瑕疵的白玉珠子所塑造的面容,此时充满了羞愧的神情。他伸出了自己的手,抚摸着艾密尔的头发。

“对不起,艾密尔。朕有时候也会不晓得该怎么处理自己急躁的情绪。原谅朕吧,就算一口,朕也会吃的。”

艾密尔退出室外之后,莱因哈特拿起了银质的汤匙,勉强地啜了两口汤。如果这时不是因为皇帝副官修特莱求见话,或许又勉强地啜了几口也说不定。

修特莱求见的事情是关于斯坦梅兹过世以后所留下来不算庞大的遗产,虽然没有法律上正式的效用,但他生前确实在自己一封类似遗书的信里面,提到要将所有的财产留给一名女子。处理的人想要尊重死者的意愿。但基于法律上的考量,故前来征求皇帝的许可。

“那不要紧,就按照他遗言去作吧,不过斯坦梅兹应该是单身的不是吗?”

“是没有举行过法律上的结婚仪式,不过确实有一位情人。是一名叫做格蕾·冯·艾亚佛特的女子,据说已经交往五年之久了。”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是的,他是说在陛下还没有完成统一宇宙的大业之前,身为臣下的人不愿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这是什么话……”

莱因哈特的声音有点被人攻其不备的味道。

“米达麦亚还有艾杰纳哈都是朕的忠臣,不也都好好地经营着自己的家庭吗?斯坦梅兹如果能够早结婚的话就好了,至少朕还可以送他一点东西作纪念。”

“这是陛下的一番心意。不过,如果陛下一直单身的话,那么臣下起而仿效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陛下是不是这样认为呢?”

“也就是说要朕早点结婚喽,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莱因哈特故意撇着他那端丽的嘴唇,看起来好像是一群小妖精,在拉扯着冬日蔷薇的花瓣。

“朕死的时候……”

“陛下!”

“别那么紧张。朕不是那个鲁道夫。不管是皇帝也好,一介无名的百姓也好,同样都是会变老然后死去的。像这种事情,我早就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此时的修特莱真的是无言以对。而这位金发的年轻霸者那双蓝冰色的眼眸当中,则闪耀着讽刺的光芒,他接着说道:

“如果朕死了没有留下血亲的话,那么不管是朕的臣下也好,是其他任何人都好,只要有实力便可以即王位,朕一直是这样的一种想法。朕虽然征服了全宇宙,但是朕的子孙如果无实力也没有名望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让他继承朕所征服的宇宙。”

修特莱此时毅然决然地直视着这位年轻的皇帝说:

“臣下自知有逾越本分之外,但仍得要再度进言。请陛下早日成婚,以维护皇统存续之安泰。唯此乃帝国全体臣民之宿愿。”

“然后把像吉斯穆特痴愚帝或奥古斯都流血帝那样的子孙留诸后世吗?这真可说是一种丰功伟业哪!”

“如果能够像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睛眼帝或者象曼夫瑞亡命帝那样的子孙留下来的话,不是很好吗?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德政,也只是在永续经营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价值,能够用法律来保障其永远存续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不断有霸者轮番交替的话,那么不但流血事件会一再重演,而且也没有办法保持政策的持续性。无论如何请陛下三思。”

“好了,朕已经深深地了解你的忠言了。朕会放在心上的。”

虽然说这句话时并不是完全心不在焉的,不过莱因哈特在修特莱退下之后,确实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

当与费沙之间的通讯可以开始进行的时候，渥沸根·米达麦亚传唤了治安当局，询问和罗严塔尔的孩子有关的事情。

"叫做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的妇人，从上个月的月底，就抱着自己所生下的婴儿躲起来，不见踪影了。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出现。"

当注意到那位出现在通讯荧幕上，声名响亮的青年元帅的脸上，充满了激烈的神情时，治安当局的负责人显得极为狼狈。而这个负责人的上司则又辩解说。

"事实上也是因为这阵子警力不是很充分，前些日子工部尚书被恐怖分子炸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警方的主力都倾注到上面去了，所以……"

说完之后，不是连爆炸事件的犯人都还没有逮捕吗？难道说国内安全保障局的搜索能力，就不过如此吗？如果在克斯拉所统率的宪兵部队的话，大概早就已经把这个事件解决了吧？"

米达麦亚心中所再一次感觉到的失望转换成怒气，在吐出这几句话之后，就把通讯切断了。到目前为止，他对于这名将他亲密的朋友赶进绝路、名字叫做爱尔芙莉·冯·克劳希的女人，还是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好感，不过当他想到她抱着初生的婴儿，不知流落在何方的时候，却不免要感到悲哀。况且，初生下来的婴儿本身又有什么责任呢？

"婴儿……"

一想到结婚八年以来，夫妇俩都没有生下一儿半女，这位帝国军的第一勇将，心中不得不觉得有些唏嘘。

第八章 迁都令

I

宇宙八00年、新帝国历二年的七月一日，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创始皇帝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在费沙的宇宙航空港上降落。途中若没有经过旧同盟国的首都海尼森，直飞费沙的话，那么不消一个月便可以横跨同盟的领地了。

在这之前的六月二0日，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卸下了统率本部总长的职务，以新领土总督的身份踏上了海尼森的土地。共计有五00万名将兵和他一起留在旧同盟国的领地上，帝国政府另外还派遣了一万名文官到这里来，全部隶属于总督的统辖之下。

"艺术家提督"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对于这个新设且强而有力的总督府的诞生，作了以下的叙述。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在作为一个军人的时候表现极为伟大，而在作为一个行政官的时候，也表现出他优越的能力。这个新生的总督府无论在权限上、在规模上，都是过去菲尔姆特·达列肯普所主导的高等事务官所无法比拟的一个巨大机构，因为它实际上所支配的等于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半。或许皇帝莱因哈特最后在构想这一机构的时候，是计划要由他的至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来担任总督这一个职务也说不定。但是自从吉尔菲艾斯成了天堂的子民之后，应该要担任这一项要职的人选就只有奥贝斯坦、罗严塔尔、迷达麦亚三个人了。而罗严塔尔最后之所以被选派担任这一个职务，应该和后来统率本部改组，罗严塔尔总长的位置形同虚设的这件事情有些关系。为什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偏偏选了罗严塔尔？这是一个到了日后才会产生的疑问……"

新帝国历二年、宇宙历八00年七月七日的下午，帝国军的将帅们集结在费沙行星上的高级饭店"巴尔特安德鲁斯"的大厅里面。除了新任的领土总督

罗严塔尔元帅以及他的幕僚人员还留在海尼森之外,包括米达麦亚元帅、缪拉一级上将、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瓦列一级上将、艾齐纳哈一级上将、鲁兹一级上将,以及其他十名拥有上将阶级的人员,全部集结在这里。这一天的上午,由军务尚书奥贝斯坦担任葬仪委员长,举行了国葬仪式,对法伦海特、斯坦梅兹两位元帅,以及首任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三位功臣,举行了下葬仪式,皇帝亦亲自莅临现场。

负责这次国葬仪式的奥贝斯坦,在整个仪式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任何可引起非议的地方。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表现出反感的态度。

毕典菲尔特就非常地嘟着嘴咕咕哝哝的说——以后所有的葬礼就由那个家伙一手包办好了,他倒是挺适合作这种工作的,而且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

皇帝一行人算是回到费沙来了,眼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对帝国军全体进行重新编制。由于法伦海特、舒坦梅兹两位提督战死沙场,帝国军最高干部的阵营势必会产生一番巨大的变化。舰队司令的位置当然不能空缺,同时各个舰队本身的规模也必须要重新加以整理,以取得各个舰队之间的均衡。

这些事务的处理全部都是在军务尚书巴尔·奥贝斯坦元帅的统辖范围内,这会不会成为各位提督们衷心欢迎的事情,其中也有一些微妙之处。在罗严克拉姆朝创业的初期,帝国军的一项特征或许便是军务省和实战部队之间,特别是心理上的相互背离。虽然他们互相都确实承认对方部门的能力和效率,但是彼此之间在心理上的距离却称不上是近,特别是对于军部尚书奥贝斯坦个人的一种情绪上的反感,绝对是不容忽视的。虽然说这样的反感尚未到达最高的临界点。

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在国葬仪式举行的时候并不在场,但是后来他对当时笼罩在那些出席者周围的气氛,作了一番非常正确的叙述。

"……回顾宇宙历二OO年、新帝国历二年的前半期,不禁要为这半年所失去的人才之多,以及失去了历史性的选择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而感到黯然神伤。以一种个人式的感怀而论的话,失去了阿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和斯坦梅兹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不但勇敢、有能力,而且更是从不发牢骚埋怨的军人。特别值得一提的应该就是,他们向来是以一种严肃的态度,严格地划分出忠诚心和卑屈之间的区别。法伦海特在利普休达特战役当中,经过一番奋战失败以后,虽然成了俘虏,但是他的态度却是那样的堂堂正正。而斯坦梅兹在就任伯伦希尔旗舰的首任舰长时,曾对上司莱因哈特·冯·罗严塔尔拉姆加

以斥责,并且直接对他提出不要侵犯舰长职权的谏言。失去他们的时候,众多战友们只能默默地接受我军的寂寥。……另外,除了他们两位,还有卡尔·古斯达夫·坎普、菲尔姆特·达列肯普这样一流的将帅们,都是死在一个敌人的手里。就是那个人、就是杨威利。但是当得知他的死讯时,帝国军将帅们的悲哀却更加地深刻。他们对这一位如果还活着的话,就可能会令他丧命的敌将,高高地举起了悼念的酒杯。

而他们这些帝国军将帅之中的代表,应该要算是奈特哈尔·缪拉吧。自从他以皇帝代理人的名义前往伊谢尔伦要塞致哀回来之后,他并没有说太多的话。

他对皇帝以外的人,除了说声"杨的未亡人可是一位美人喔"之外,其他的并没有多说什么,他似乎难以排解不断在他心中扩散开来的空虚感似地,只是默默地举起了酒杯向后仰。

艾齐纳哈一直被人评论为是一个除了饮食以外,一概不动口的男子——克涅利斯·鲁兹则揶揄地说,和夫人接吻的时候总该会动口吧。其实鲁兹本来也并不是那样一个活泼、喜欢大声嚷嚷的人,只不过在最近这些日子以来,看起来似乎显得比较开朗一些。

正巧就在昨天,鲁兹用他那稍微带有淡紫色的蓝眼珠,若无其事地对着副官宣布说:

"啊,对了,荷兹拜亚,我已决定明年要结婚了。"

大约惊愕了五秒半之后,荷兹拜亚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些礼貌性的祝词,而鲁兹那淡紫色的眼光并没有一点要消失的样子。

"今年之内是不可能了,因为还必须继续服丧。对了,你知道我要和谁结婚吗?"

荷兹拜亚在心里面想说,我没有道理会知道吧?不过他还是回答说,是不是长官住院的时候那一位负责照顾您,有着黑头发的护士呢?

"没错,你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自己根本就是随便猜猜,没有料到真的会猜中,所以事实上荷兹拜亚自己也被吓了一跳。过去鲁兹曾经救了荷兹拜亚还有他哥哥的命,所以荷兹拜亚一直对这位上司充满了敬爱,正因为如此,他也希望上司能谈上一点像诗一般的恋爱。虽然鲁兹贵为帝国军一级上将,但是整个生活算是太过于简朴了,所以当他知道所敬爱的上司,并不单纯只是一个坚实的人而已的时候,也为此感到不胜喜悦。

帝国军的众将帅在“巴尔特德鲁斯”饭店大厅里面的谈笑，整个讨论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恐怖行动上。

“费沙的黑狐还能够做什么呢？权力没有了，威势也丢了，现在只不过是一只躲躲藏藏的鼠罢了，不是吗？”

“他同样还是可以耍阴谋，而且也可以策划恐怖行动啊。虽然我们对恐怖主义并不在乎，不过受恐怖行动之害的只有席尔瓦贝尔西吗？就连那个杨威利不也没有躲过暗杀者的子弹吗？”

听到这些话，脸上表现最为苦涩的就是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一级上将。因为他去年奉皇帝的命令，前往地球攻击地球教团的本部，本来相信如此一来，可以将他们全部予以消灭，但如今那些蠢动的余党竟然杀害了杨威利。虽然皇帝对他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但是这反而让瓦列心中抱持着一种羞愧的想法。今后，所有关于地球教余党的处理，他将义不容辞地负起责任，瓦列默默地没有告诉任何人，暗暗地在心中下了决定。

国内安全保障局长朗格，是个非常擅长于将负面影响带给人们与社会的人，在这方面他所具有的能力真可算是非常优秀。他之所以会遭到莱因哈特皇帝的高级幕僚们的憎恶，虽不能说是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却是极为自然的事情。照渥佛根·米达麦亚的说法，朗格是“黏在奥贝斯坦鞋子里面的脏东西”，甚至连一向温和的奈特哈特·缪拉也说“那是一个让人无法对他产生好感的人，尽管长着副娃娃脸，看起来仍然是一个无法掩饰的阴险小人。至于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则根本懒得用任何言词去评论他，只是冷笑置之。

而他们之所以会容许像朗格这种人存在，其实只是基于一个非常消极的理由，那就是无论在任何一种体制当中，都会有像朗格那样，从事着阴暗、且令人觉得不快的部门或是人员存在吧。就算是自由行星同盟，不也曾经有过一个叫做“宪章拥护局”的机关，专门负责扫除任何反共和主义的思想吗？

另外，以朗格这边的立场来讲，他也有他的考虑。到目前为止，在他的监视和镇压之下的仅限于三者，并未危害到一般的平民百姓。这三者就是旧门阀贵族及官僚、偏激派的共和主义者与同盟的情报员。事实上，像他这样的人要能在罗严克拉姆王朝中生存下去，非得要付出相当的努力，而且当众人冷眼相对的时候，还得要有过人的耐性才行。

不过，就在众将帅结束征旅，刚刚重返费沙的时候，国内安全保障局却完成了一项事业，足以让这些过去一直轻视他们的人感到震惊。

那就是逮捕了从事恐怖行动，炸死了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并且使军务

尚书奥贝斯坦元帅、鲁兹一级上将、费沙代理总博尔德克等人受伤的歹徒。这么一来，局长朗格可真是立下了不算小的功劳。

尽管朗格应该是一个有力的部下，但是内务尚书欧斯麦亚却一直嫌恶着他。因为他仗着自己是军务尚书奥贝斯坦的心腹，不但表现出蔑视上司欧斯麦亚的举止，而且还时时觊觎着内务尚书的宝座。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这个野心，但这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所以当朗格立下这个功劳的时候，欧斯麦亚的内心其实非常想要忽视这件事。但是，赏罚分明是罗严克拉姆王朝据以立国的根本原则，如果漠视部下的功劳，欧斯麦亚自己反而会惹皇帝的不悦。

尽管心中百般的不乐意，欧斯麦亚仍得将朗格所立下的功绩，往上呈报给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经由他再呈给皇帝知道，然后朗格当然被赐予了相当的奖赏。

这此奖赏包括朗格晋升内务省次长、同时兼任安全保障局长的职务，另外他还被赐一0万帝国马克的奖金，不过他随后即将这些奖金全数捐献给费沙的福利局。当时几乎所有认识的、知道他的人，全都认为他这个行为根本就是一项令人一眼看穿、应该要予以憎恶的伪善。但事实上，当他还是一个低级官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以匿名的方式，从自己的俸饷当中拿出一部分，捐献给青少年教育专业或是福利机构，不过这都是在他死后众人才发现的。就算他这些行为都是一种伪善，但因为这名男子这样的一种行为而获救的人确实也是存在的。这名不为任何人喜欢、而且对历史的进步没有任何建设性功劳的男子，他的人生却给了后世人们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借此研究，他那种可以与他卑鄙小人的人格并存在一起、属于人性高贵一面的资质。

大约是整个帝国大本营因为杨威利突然死去而陷入一场惊愕的前后，内务省国内安全保障局接获一则通讯文，那是来自一名自称是多米妮克·尚·皮耶尔的女子。

在朗格的脑中，一张记载着那些已经遭受逮捕处决的犯人、以及接着下来应该要加以逮捕处决的犯人的名单，此时此刻便显现了出来。多米妮克·尚·皮耶尔这个名字，被排列在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爱人，同时也是参与过许许多多阴谋的从犯。此时的朗格应该是要立刻着手进行搜索收押的，但是他却在仔细读过那一则通讯文之后，将纸张完全烧毁，把剩余的灰炉倒进污水中让它流走，然后接着便单独出外不知道往哪里去了。

这就样，鲁宾斯基和朗格之间达成了一项丑陋的秘密协商。而那一桩恐

怖行动的爆炸杀人事件,也是在这样的协商之下,朗格才能够把犯人揭发出来。

七月九日这一天,两人在鲁宾斯基的地下指挥部进行协商。

"失礼了,次长阁下。"

这一声阁下的尊称,逗得朗格的自尊心真是舒服透了,但是并没有让他的整个意识得到满足。这并不是因为朗格是一个度量宽大、不拘泥于尊称的人,而是因为他相信在对方这些好意和礼遇的背后,一定藏着一些盘算和恶意。他那童颜的脸上,充满了自大的表情。

"这些假惺惺的招呼就省了吧。说吧,今天到底有什么事情,要特地把我朗格,这个罗严克拉姆王朝忠实的臣民找出来呢?"

如果真是一个忠实的臣民的话,那么也不会背着君主,私底下秘密地和逃亡者之间达成协商了吧。鲁宾斯基心里面这么想着,不过他并没有将内心的想法化成言语,说出来指责对方。暂时还得要让这个小恶党再多吃一点甜头。所以只要演技可以办得到的,不管是如何卑屈的言行举动,鲁宾斯基绝对都有办法可以做得出来。他的脸上洋溢着像是吃人虎一般的微笑,劝诱着他的客人品尝最上等的威士忌,他说,这虽然不是今日一朝之内就可以立即实现的,但无论如何想要借由次长阁下的影响力,让自己与新王朝之间的关系能够修复。

朗格心中的恶意,全部都浮现在微笑的波动中,然后吐到对方的脸上。

"您可不要忘了您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立场呀。只要我向皇帝禀奏一句话,从今而后您的肩膀,就不需要再负荷您沉重的头颅了。难道您还有立场来向我作相对的要求吗?"

像这种恐吓的言词,听在鲁宾斯基的耳里,可是连睫毛都不会稍微颤动一下的。

"您这话可真的是太残酷了呀! 局长,哦、不、次长阁下,我又没有犯下什么罪状,却被夺走了费沙的统治权,其实我真可说是一个受害者哪!"

在言语中,鲁宾斯基绝对不会把内心本意形之于色,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你对皇帝怀恨在心喽,这简直就像一只野鼠在憎恨狮子一般,根本就是不自量力嘛。"

"一点也没有的事,莱因哈特皇帝乃是从古至今无人可比的英雄。只要皇上愿意,那么我随时都乐意将费沙的统治权献给皇上,只是皇上霸气之所至,

无视于像我这种躺在路边的小石头，一意地勇往直前，我只是觉得这样有些可惜。”

“那是当然的，皇帝哪里需要你的什么好意呢？因为整个宇宙都在陛下的一个人的掌握当中呀！”

这时，鲁宾斯基从朗格的言行，已经看穿了他有将皇帝的权威和自己的力量混为一谈的倾向，这种类似狐假虎威的精神倾向是奥贝斯坦所没有的。虽然他们两个人同样都受到帝国军众将帅们的回避，但是这个费沙的前任自治领主却已经体认到，其实他们两者在精神格调上有着极大程度的差别。

“面对次长阁下的指正，真是令我汗颜之至。但是，阁下您多少也对我的真诚有些了解吧。我向阁下您所告发的那些人，都是真正炸死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的犯人呀，不是吗？”

“我们早就已经注意那些人了，只是一直苦于没有物证。莱因哈特皇帝英明的时代，和过去旧王朝的那种黑暗时代是不同的，如果没有物证的话，绝不能将人定罪。”

这位人称“精通捏造物证”的男子，很明显地是在为自我辩护，同时也在奉承掌权者。鲁宾斯基斜着嘴，咧开一个比纸还要薄的浅笑，然后以不经意的姿态故意把一张小小的立体照片弄倒在紫檀木桌上。朗格的视线透过眼前蒙蒙的酒精蒸气，投向那张照片之后，就固定在那上面了。当酒杯被放回桌面的时候，发出了很大的声响，威士忌酒在杯中震荡着。

“哦，次长阁下也认得这名女子吗？”

从朗格的视线当中，仿佛有毒针飞射了出来，面对这样视线，鲁宾斯基显得极为惶恐，不过这当然是在表面上的。出现在这张照片上的脸，就是爱尔芙莉德·冯·克劳希。她就是在前不久为罗严塔尔生下孩子的旧贵族之女。

“这名女子在我看来，是因为遭受到不幸的待遇，所以导致精神上的异常。真可惜哪，好好的一个美女。”

“……你怎么会知道是那样呢？”

“有一个原因，她一直认定自己是立典拉德公爵家族的人。立典拉德公爵是高登巴姆王朝的重臣，而且企图要暗杀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如果她真是立典拉德公爵家族的人，没有道理会在费沙呀？”

朗格的态度非常傲慢，仿佛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他的优势地位。但是鲁宾斯基对于这个小人物的虚张声势，丝毫不以为意。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名女子身边带着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她竟然

说这名婴儿是当代王朝的重臣、名将中的名将、也就是罗严塔尔元帅的后嗣什么的。”

一种极为不悦的憎恶感，无声无息地在朗格的体内爆发开来，无味的剧药到室内各处。鲁宾斯基当然已经感受到对方所发出来的激烈情绪，所以在他毫无表情的背后，其实是相当兴味盎然地、注视着那覆盖在朗格皮肤表面下的活火山所有的一切动态。当然，鲁宾斯基是知道所有一切状况的。利用爱尔芙莉德的告发，朗格便可以将罗严塔尔诬陷一个叛逆的罪名，将罗严塔尔整个击败。朗格一直都晓得皇帝对于罗严塔尔有着深厚的信任，因此朗格所感受到负面情感也不断地增加。

“好了，我明白了，再继续追究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朗格的声音就好像是一曲阴暗的、以盘算和妥协两种音符为旋律所谱出来的二重唱。

“这么一来，就可以让那个罗严塔尔犯下叛逆的罪名了。真的可以叫他一败涂地了吗?”

鲁宾斯恭敬有礼地点点头。

“您真是个聪明人，如果您希望的话，就让我倾全力满足您的希望吧。”

现在此时，朗格已经没有余暇保持傲慢的态度了。

“如果你办成了，那么我便可以保证帮你和皇帝斡旋。不过，这必须是在所有的事情成功之后。我不可能天真到会相信你们这种费沙人的空头支票。”

“这当然，阁下不愧被称为军部尚书的左右手，我怎么敢玩弄小花招来搏取您的信赖呢？那么，首先就请您听听我的一个提案吧。”

朗格于是将自己被威士忌所濡湿的手擦干，探出了自己的身体。他这时的眼神就像是一个患了热病的病人。

Ⅱ

不久之后，发生了个大事件，令所有在费沙星球的人，都跌进了惊愕的水池之中。

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已经遭到了逮捕并且被拘禁起来。根据内务省次长朗格所发表的声明，博尔德克乃阴谋炸死工部尚书席尔瓦贝尔西的共犯。虽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博尔德克本身也受了伤，但事实上，这乃是他借以搜查的矛头指向别人的奸计。博尔德克设计炸死工部尚书的动机，是因为工

部尚书夺走了费沙行政官实际的地位,博尔德克便在狱中服毒自杀身亡,而这一事件也就此结束了。

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当然亦是被此一事件之发展所震惊的其中一人。

“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受了伤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的话,那么奥贝斯坦元帅和我不都成了嫌疑犯了。”

鲁兹内心苦笑地想道,不过他的表情在那一刻就整个凝结了。他当然不是犯人,不过并没有足以证明自己并不是犯人的证据,所以如果朗格有意的话,那么他不也可以将自己当成犯人来对待吗?

鲁兹不得不对这个事件感到怀疑。他心想,朗格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要将博尔德克牺牲掉,所以才故意捏造证据,将他诬陷于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不过,并没有方法可以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况且诬陷博尔德克会带给朗格什么好处呢?这时的鲁兹当然不可能晓得鲁宾斯基和朗格之间已经达成了秘密协商的事实。

尽管如此,鲁兹之所以没有忽视这个事件,乃是起源于他自己本身的一种不悦的恐怖感。如果就连身为军部泰斗、而且是国家功臣的鲁兹,都能让朗格随心所欲地加以料理的话,那么其他人究竟应如何自处呢?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帝国,就要成为一名酷吏所横行霸道的地方了吧?这或许有点小题大做也说不定,不过如果要除去毒草,应该要在它还是幼芽的时候予以摘除吧。”

鲁兹固然是一名驰骋沙场的名将,但并不擅长于情报战和谋略战。所以他便将朗格的危险性,告诉了他一个不但有手腕、而且值得信赖的僚友。

这就样,在帝国历二年的七月上旬,身兼帝都防卫司令官以及宪兵总监的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接获了一则来自他的僚友·其中充满危机感的通信文。就政治史而言,这也未必不能解释成是军部对于治安官僚的支配权确立所采取的一种反击。当然,鲁兹本身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正当朗格一时极为活跃的时候,有一名女子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她对着安德鲁安·鲁宾斯基问道。

“你相信那个叫什么朗格的男子吗?”

“这个问题真不像是你会问的哪!多米妮克。”

或许是他一点没有想要已经浪费在朗格身上的恭维再重新收回来的缘故吧,鲁宾斯基那充满精力的脸上,没有任何一点笑容。

"那家伙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罢了。只要让他看看能够将影像放得比实物大的镜子,他就高兴了。而我只是不把他所想要的镜子拿给他看而已。"

而与鲁宾斯基的表情成对比似地,这名女子脸上的笑容不断,但却有一股恶意从她的两眼和唇角流露出来。

"你这么说是怎么回事呀,你不是借那个小人物的手杀害了博尔德克吗?虽然说博尔德克过去是你的部下,但现在却成了代理总督大人,在皇帝面前扮起了忠臣的角色,而令你觉得很不是滋味,不过用这样的手法去杀害一个无辜的人,就会让你喝酒喝得更过瘾吗?"

鲁宾斯基将酒杯放回桌面,在他那两只闪亮眼睛的眼底,各种表情正在忙碌地交替着,不过从两眼的外部看起来,却非常的平静。

"你……真的没有发觉到吗?还是你故意装作没有发觉?"

"什么事情?"

"……算了,我告诉你好了。"

如果早已经察觉到的话,就算不说明也没有意义;而如果真的没有察觉到的话,就算说明了也没有什么妨碍。鲁宾斯基仿佛在心中抱持着这样的想法,他低声地说道:

"博尔德克不过是一个道具而已,我的目的是要让朗格去杀害无辜的人。他这是在拿绳子来绞往自己的脖子哪。"

"如果朗格想要脱离你的缰绳,那么你就将他谋杀博尔德克的这件事情,告诉皇帝或是军务尚书是吗?"

鲁宾斯基所给予她的回答,就是将杯中的威士忌酒一仰而尽。多米妮克·尚·皮耶尔走出了房外。影子与冷笑在一瞬间之后,跟随在她的背后。

走过走廊楼梯之后,多米妮克来到一个较内侧的房间内。她形式上地敲个门,未等房内有回应,即自行打开了门,屋内所透出的光线被截成一块长方形。在屋内的那名年轻女子抬起头看了多米妮克一眼,当她视线和多米妮克接触的瞬间,她旋即将视线移开,紧紧地抱住她怀中的婴儿。

"怎么样,还好吗?"

这名女子并没有回答,她不是害怕,而是因为某种矜持。当她抱着婴儿,再一次回视多米妮克的时候,从眼眸当中,隐约可看出她的心中仍怀有些许顽固的成分意识。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不久就要被诬陷叛逆的罪名了喔。鲁宾斯基也好、朗格也好,这种人虽然没有办法在战场上率领大军击破敌方,但是却有

办法在背后刺那些驰骋沙场的男人一刀。”

沉默在房间里面环绕一周之后，那名女子仿佛想要发出一些微弱的声音，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她好像想说，那正是我所希望的。

“不过，他总是孩子的父亲吧？”

“……”

“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呢？”

多米妮克的问题，还是被对方以非友好的沉默作为回报。不过鲁宾斯基的情妇不是一个会因此动怒的人。

“这个世界呀，真的是形形色色。世界上有想生孩子却生不出来的夫妇，却也有杀害自己亲生孩子的父母亲。偶尔呢，也有被自己的母亲唆使去杀害父亲的孩子哪。”

婴儿发出了小小的声音，并且手舞足蹈着。

“嗯，如果你有什么要求的话，就尽管说好了。你这样子一心一意要这个孩子去憎恨他的父亲，如果时间还没有到就先死了的话，那么岂不是连本都没有了吗？”

当她转身要离去的时候，婴儿的母亲这才发出第一个声音，要求她帮忙准备一些牛奶和贴身衣物，而她也非常大方地点点头说道：

“好啊，除了那些东西之外，我看再另外请位护士好了。”

走出那对母子的房间后，多米妮克又到鲁宾斯基的房间稍微看了一下，出现在她视线里的是鲁宾斯基坐在沙发上，用手抱住头的身影。

“怎么了，又发作了吗？”

“头痛哪，好像有一只恐龙用尾巴在我的头盖骨里面猛力敲打的样子，把那里的药拿来给我。”

多米妮克一面照着鲁宾斯基的指示，同时以一种观察者的视线注视着她的情夫。最后看到鲁宾斯基用他厚实有肉的手，一边按抚着额头、一边服药的时候，便伸出手轻轻地拍打着他宽阔的、裹在西装外衣里的背部。

“发作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了吗？”

正确但是却显得冷酷严峻的评断从这名女子的嘴里吐露了出来。

“振作一点，就算在一切阴谋和谋略的最后，整个宇宙让你拿到手中了，可是你内在的宇宙却也破坏了的话，那这可是一个大笑话哪，要不要让医生看看呢？”

“医生没有用的。”

“是吗？啊！反正身体是你自己的，我是没有关系啦。其实，说到医生没有用这一点。我倒也赞成。因为你的病是属于魔法师的管辖范围里面的。”

“咦，我以为你早就已经知道了。你的病一半是因为地球教总大主教那家伙的诅咒，另一半是因为鲁伯特·凯撒林克——你儿子作祟的结果。当然没有办法在医生的手中医好啊。”

就算神经因为受到这一鞭痛击而受伤了，鲁宾斯基也没有流露在表情上面。或许是因为药剂暂时发挥药效的关系吧，原本像是用被布满荆棘的枷锁将整个有心勒得紧张情绪，因为此时到了的舒缓而大大地吐了一口气。

“作祟一事别提了，但是诅咒这件事或许猜中了也说不定。如果是那个总大主教，他倒是有能力可以做到如此。”

“说什么话？没头没脑地，如果那个总大主教什么的，真的有力量可以诅咒他人的话，那么他为什么不干脆诅咒皇帝莱因哈特，然后把他杀了算了。他既年轻又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当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多米妮克停止了嘲讽的语词。她这时才想到曾暗中听到莱因哈特皇帝最近常常发烧、卧病在床的事情。虽然人类克服癌症的威胁已经有十五个世纪之外，但是那残留在人类精神层次之末端，像是爬虫类尾巴的东西，却往往将人们拖往迷信的沼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多米妮克有些厌烦地摇了头，随即将鲁宾斯基独自留在屋内，走向屋外去。她要为爱尔芙莉德母子去准备育婴用品。她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构成人格因素的粒子群当中也不是只有一种单色的电子。

Ⅲ

新帝国历二年、宇宙历八00年七月二九日，颁布了一道敕令，银河帝国的首都将正式迁到费沙。由于此道敕令的颁布，国务尚书以下所有的阁僚人员将必须于这一年的年底以前，全部迁移到费沙。另外，身兼帝都防卫司令官以及宪兵总监的伍尔利·克斯拉一级上将，也将把整个司令部迁移到费沙。

而奥丁的防守将由帝国军后方总司令官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一级上将负责。

由于此敕令的颁布，上至国务尚书、下至一介下级官吏，另外还包括他们的家族，总计大约有超过一00万名以上的人员，必须要作几千光年的移动。这么一来，希尔德在与父亲阔别一年之后，终于，又可以见面了。另外，米达麦

亚元帅的妻子艾芳瑟琳也将前往丈夫的任职地点与丈夫会合，在这个时候她经验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长途旅行。

当这些与迁都相关、大大小小的事情在进行的时候，大本营幕僚总监希尔德·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所没有办法不去关心的是皇帝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冯·格里华德大公妃的存在。

后代的历史学家指出，这位美丽的皇姐对于莱因哈特人格的形成，有着绝对性的影响。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一种学说，倒不如说是一种常识。自从安妮罗杰在奥丁行星的佛洛依丁山庄隐居以来，已经将近有三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当中，这对堪称宇宙间最为俊美的姐弟，彼此连一次面都没有见过。当莱因哈特失了他不该失去的东西，过去那一段充满春日的光辉和夏风旋律的美好时光，就已经和现在完全断绝，成了伸手也无法触及的往事了。

"格里华德大公妃，是不是要请她移驾到新首都来呢?"

希尔德自知提出这样的问题，有逾越她身为幕僚总监的本分，而当她询问的时候，莱因哈特的眉头稍微地动了一下。每当自己的希望看起像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或者，当他未经过整理的心情受到冲击的时候，他就会作出这样的一个表情。

"玛林道夫小姐，这件事和军务没有关系。比起宫中那些微不足道的杂事，倒不如把你的聪明才智放在和宇宙霸业相关的事情上面。"

这么一说，他又觉得自己好像在严厉地拒绝别人的干涉，于是莱因哈特犹如要让人听听他的心情似地，有点像是自言自语般地说了起来：

"吉尔菲艾斯的墓在奥丁上，虽然朕依照自己的情况，迁走了政厅和大本营，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把故人长眠的所在随意移动。"

利用这样一种间接的表现方式，莱因哈特已经将自己本身没有要请姐姐到费沙来的意思，告诉了美丽的幕僚总监。希尔德听了这一番话之后无言以对，自己为什么竟然提出这样一个让心情变得恶劣的问题呢？她常常没有办法以理性来解释自己的心情，这不得不让她感到怅然若失。

"朕总是还会回到奥丁去的。不过，回去的时机还没有掌握在我的手中。因为一直到回去之前，应该还有很多事情要加以解决的。"

那是什么呢？希尔德心中有这样的疑问，不过她并没有说出来。

此时的莱因哈特伫立在回想的深渊，凝视着通往过去的水面。时针逆转、白昼的光和夜晚的暗正急速地交替着，不久，夜晚的黑暗占了上风，将莱因哈特的回想予以视觉化。

"……姐姐。好黑喔、好黑喔!"

记不得是在四岁或五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半夜里睁开眼睛时,压倒性的黑暗向他逼近过来,几乎要将他幼小的身体完全吞噬,他拼命地呼喊求救。枕头的旁边虽然有电灯的开关,但是他按了又按却一直不见有亮光赶来驱除黑暗。后来才明白,原来是父亲没有缴纳电费,所以送电被停止了。这就是所谓的"皇室的藩屏"! 好一个贵族、这就是应该要值得感动的贵族的优越生活水准。

一听到弟弟的叫声,安妮罗杰便从隔壁的房间飞快地奔了过来。仔细想想的话,在那样一片黑暗当中,真不晓得那时穿着睡袍的姐姐,为什么能够那样迅速地、敏捷地赶过来。不过每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姐姐都一定会赶到他的身边。

"莱因哈特、莱因哈特、已经没有关系喽,对不起哪,把你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

"姐姐、好黑喔。"

"虽然很黑,不过还是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你的金发喔,很漂亮地在闪闪发光呢。"

你金黄色的头发照亮了黑暗喔,你自己就是光的泉源哟。莱因哈特,这样的话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呀,不管是什么样的黑暗都没有办法伤害你的,让你自己变成光吧,莱因哈特……。

莱因哈特提不起劲地用他那白皙的手将掉落在前额的金色刘海拢上来。每次只要他一需要,姐姐就会应他的要求到他的身边。当姐姐开始没有到他身边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姐姐第一次向莱因哈特求助的时候呢? 然而莱因哈特却没有力量回应姐姐的求救,不是吗? 想到这里,莱因哈特知道自己欠姐姐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持续每天繁忙的日子当中,有意外的消息、也有令人不悦的情报,陆陆续续地传到莱因哈特的耳中。

其中一则便是优布·特留尼西特向皇帝请求官职。

他过去曾经在自由行星同盟担任国防委员长和最高评议会议长的职务,他的祖国之所以败亡,必须要由他负起绝大部分的责任。当时他宣称为了要躲避旧同盟过激派的报复,所以移居到帝都奥丁来,不过他现年才四五岁,以一个政治家而言,他还正值少壮之年,他的行动力和财力所热衷的,与其说是醉心仕途,不如说是沉迷于猎取官位的运动。

莱因哈特的表情好像是看到什么不洁净的东西地似地充满了不悦。经过几秒钟的沉默之后,他有点坏心似地露出了牙齿,好像想到什么似的点点头。

“特留尼西特那么想要求得官职吗？那么就照他的希望给他吧！罗严塔尔正好也希望有一个精通旧同盟事务的行政官来辅佐他吧?”

“或许也不见得一定要作这样的人事安排,可以让他到边境的行星上从事开拓的事务,陛下以为如何呢?”

莱因哈特笑了笑,轻轻摇一摇手。为了自身的安全而来到帝都避难的特留尼西特,在皇帝作了这项决定之后的隔天,接受了这道毫不合乎情理的人事命令。

“他说他接受了?”

虽然这是自己所颁下的命令,不过莱因哈特却无法不感觉到极深刻的不痛快。因为他很明显地是错估了特留尼西特羞心的质和量。莱因哈特原本的打算是,他提供这样的职位,特留尼西特应该是没有理由会接受的,所以一旦他加以拒绝,那么莱因哈特便可以以此为由,将特留尼西特永远地摒除在公职之外。

“那家伙要用什么脸皮回到那个被他所出卖了的国家呢？看来那家伙的神经,简直比大战舰上的主炮还要粗哪!”

“这是陛下您所决定的事情。”

希尔德的口吻当中,带有些微辛讽刺的意味,而莱因哈特则很不高兴地忍不住要啐舌。原本他还以为,如果特留尼西特拒绝这个官职的话,那么所有的事情就都解决了。特留尼西特如果辞退的话纵使有点坏心眼,不过却充分证明了莱因哈特的印象没有错,但是一旦特留尼西特答应了,那么这整件事情就只不过是一桩孩子气的失败罢了。自从死去的菲尔姆特·雷尔肯普出任驻在海尼森的高等事务以来,这是莱因哈特第一次对自己的人事安排感到不满。

这个人事安排在军部也受到批评。

“什么？特留尼西特要出任领土总督府的从属官员？这么一来,罗严塔尔岂不是被硬塞了一个万万没想到的部下了吗。”

最初米达麦亚之所以这样地苦笑着,是因为他察觉到皇帝最初的意图,不过苦笑随即消失了,因为他不禁有些怀疑。不管特留尼西特再怎样厚脸皮,他既然接受了这样的职务,或许在背后有些什么样的内幕也说不定。

这个时候,与米达麦亚一起商谈的并不是年轻而且粗线条的拜耶尔蓝,而是年长且思虑细密、经验丰富的布罗上将。他和罗严塔尔的参谋长贝根格伦

是老朋友，所以这件事对他个人来说，也是必须要关心的。

布罗虽然也有些疑惑，认为这一切是不是特留尼西特和奥贝斯坦两个人联合起来，为了要陷害罗严塔尔所策划出来的结果？这个问题太深刻了，不是可以随便一笑置之的。

“我也知道每次一有什么事，就说是奥贝斯坦策动的其实也是一个偏见。”

米达麦亚搔了搔他那一头蜂蜜色的头发，一面像是吹气般地说道。现年三二岁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他本来是将自我局限在一个纯粹军人的范畴内的，不过这件事牵涉到他最亲密的朋友，让他没有办法以平静的心情来自处。布罗的回答是以私人信函的形式，唤起贝根格伦对于这件事的注意，目前米达麦亚最多也只做到这个程度了。

七月三一日，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在他所使用的办公室内，收到了一则通信文。将这一则通信文送到手上的是安顿·菲尔纳准将。

军务尚书奥门斯坦元帅独自一人，在他的办公室内用眼睛扫过那一则通信文。这个平时不管是在处理多么重大的案子，一直都是面无表情的男子，这次也不例外。他在阅读过这一则通信文之后，就把它完全加以烧毁。

后来菲尔纳准将为了处理其他的事务，又进来奥贝斯坦的办公室，在接获指示之后，他突然从前几天的记忆当中拾起了一个话题。

“对了，军务尚书。那个优布·特留尼西特如果出任总督府高等参事官的话，可说是衣锦还乡地回到那个被他抛弃了的祖国……”

“意外吗？”

“没有想到陛下将特留尼西特派遣到旧同盟领的方案真的会付诸实行。他敢接受这个官职，脸皮之厚令人难以想像。难不成是有人在背后操纵他？”

奥贝斯坦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提出回答。

“费沙在最近不久就要正式成为银河帝国的首都了。而且成为名符其实的宇宙中心。”

“是的，那么？”

“就连一般市井的庶民要搬家的时候也会事先加以打扫。难道你不认为不仅是费沙，整个帝国的领土都必须要为皇帝清洁一番吗？”

这样的一些话，对奥贝斯坦来说已经算是颇为饶舌了。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能说明到让部下能够接受的人。

“是的，潜伏在地下的黑狐、或是其他的妖怪都把他们全部熏出巢穴哪。为了如此而使用特留尼西特的话……”

菲尔纳真心感到佩服。他了解他的上司军务尚书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为了守护国家和皇帝的利益，他那尽忠勤奋的态度真的是值得尊敬。就这一点而言，奥贝斯坦真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可非议之处的公务人员。

不过，奥贝斯坦所有的想法，经常都是借着排除有害的东西以谋求帝权之安泰的模式。不久之后，肃清的北后就要横扫帝国中枢了吧？

“如果因为柱子被虫子蚀了，便要将柱子砍倒的话，那么房子也要因此而毁坏了吧。不管大或小，所有的危险人物全部都肃清完毕之后，还有什么留下来呢？最后连军务尚书自己都要被压在柱子下面了也说不定哪。”

菲尔纳心中如此地想着，不过他并没有要向军务尚书进言的意思。或许军务尚书本身早就已经知道菲尔纳的这些想法，不过还是迳自进行着。

第九章 八月的新政府

I

在六月一二日那一天，帝都还没有正式决定要迁移到费沙的时候，帝国军一级上将奈特哈尔·缪拉以皇帝之代理人的名义，前往伊谢尔伦要塞致哀悼之意。当时他仅乘着旗舰帕西法尔单独前往，和他随行的只有欧拉少将、以及拉杰尔上校等人。

缪拉前来致哀，当然让伊谢尔伦要塞上的人们都感到意外。不过莱因哈特皇帝应该不至于是为了要确定杨确实已经“死亡”而把缪拉这种军部重量级的人物牺牲掉吧。毕竟，从皇帝的性格上看来，应该是不会玩弄这种阴险策略的，尤里安心里如此想道。华尔特·冯·先寇布了也赞同尤里安的意见。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就显得曲折多了。

“那是因为莱因哈特皇帝那个人喜欢耍帅，连杨提督还在世的时候都会这样。何况现在他已经过世了，当然就懒得和我们这种小人物，要什么狡猾的策略喽！”

另外，菲列特利加说道。

“他生前的时候，对缪拉提督赞赏有加。如果听到他来了的话一定会很高兴吧。我希望无论如何能够让他们见面。”

于是，缪拉被招待进入要塞里面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奈特哈尔·缪拉一级上将，这一年刚好三０岁。这名有着砂色头发和砂色眼眸的青年军官，以几近恭敬的、而且郑重的态度会见伊谢尔伦的代表们。他并不善于言词，不过从他短短的致悼词，以及会见放置在陶制棺木当中的遗体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都让人充分地感受到他的诚恳。他对着菲尔特利加如此地说道：

“这一次能够见到您真的很荣幸。您的丈夫,对我军来说是最强、而且是最好的敌人。”

四年前,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以交换俘虏的使者身份来到伊谢尔伦的时候,尤里安曾经与他见过一次面,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里安虽然不是一个有着强烈自我主张的人,不过他却形成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深深地烙印在尤里安的人生里。所以那年收到吉尔菲艾斯的讣闻时,尤里安真的有一种星星从地平线上陨落的感觉。

在地球上的时候,自己隐瞒了真实的姓名与身份,与之会过面的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也是这样。和帝国军的最高级将帅们会面,尤里安未曾有过任何不愉快的印象。尤里安现在才知道,莱因哈特皇帝能够拥有这样的将帅,确实是有他作为一个君主的才干的。

缪拉滞留在伊谢尔伦上的时间并不长,这是为了避免引起误解,认为他就是要探查要塞的内情。就在他出发前极短的时间当中,缪拉和尤里安在能够俯视港口的一个等候室里面喝咖啡、互相交谈着。

“敏兹先生”,缪拉连对这个比自己小一二岁的尤里安也是用敬称来加以称呼。敏兹固然已是弱冠之年,但因为是杨威利的代理人,所以他这才遵守着礼节吧。不过缪拉对于晚辈及属下,一直都保持着温和有礼的态度。粗暴和勇气,是由不同的元素所组成的。这名青年在巴米利恩会战时,曾四次换乘旗舰,由于他的奋勇作战,才阻止了杨威利的宏图。

“敏兹先生,虽然皇帝并没有交付我任何政治上的权限,不过,如果各位愿对皇帝表达和平或是恭顺态度的话,我可以将各位的意思转达给皇帝知道,您认为如何呢?”

如果对方是一种胜利者的优越感来说这些话的人,那么尤里安便会以强烈的反驳予以回报吧。不过正因为对方并不是这样的态度,所以尤里安一时并没有办法立刻回答。经过几瞬间的思考之后,他回答道。

“缪拉提督,请原谅我作这样的假设,如果大家所敬爱的莱因哈特皇帝一旦过世了,各位所仰望旗帜会有所改变吗?”

“铁壁缪拉”从对方所提出的问题当中已经有所领悟了。

“确实诚如敏兹先生所言。我说了些没来由的话,我才应该要请您原谅。”

比自己年长的缪拉如此地向自己低着头,尤里安着实感到惶恐。现在他的内心当中正尝试着另一个假设,那就是如果自己是生在银河帝国的话,他想

要成为一个像缪拉这样的军人。过去杨威利曾经就他和吉尔菲艾斯的会面说了几句话。“不管是怎样了不起的人,如果所属的阵营不同的话,那么就免不了要互相杀害。”尤里安一面让这个回想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一面对即将踏上归途的缪拉致意。

“接下来,大概要在战场和您会面了,在那之前,祝您健壮依旧。”

“我们彼此祝福吧!”

缪拉那砂色的眼眸充满了柔和的微笑,让人很难将他想成敌手,不过接下来他的眼眸却闪烁起怀疑的眼神。在这个时候,要塞内的港口里面有许多的输送船已经完成了出发的准备,带着行李的男男女女正准备要上船而排着队伍。他们的服装杂乱多样,不过那随便地穿着旧同盟军军服的身影却显得格外显眼。

“那是怎么回事?喔,如果没有不便的话,是不是可以请您告诉我。”

“那些是看破了伊谢尔伦的将来,想要脱离这里的人们。缪拉提督,我知道对您提出这样的请求是不合情理的,不过,如果帝国军能够保证,这些人在回到海尼森之前能够一路平安的话,那么就太感激了。”

事实上,因尤里安这番话而感到吃惊的不只缪拉一人。华尔特·冯·先寇布就曾经对尤里安开放仓库,允许想要脱离的人将物资搬出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就算那些物资可以再生产,还是没有道理让盗贼的手中握有装着金币的袋子吧?而年轻人的回答是这样的。

“反正也不能把多于需要量以上的东西空放着。还是让他拿去自由使用比较好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再付薪水或退职金了。”

先寇布夹杂着苦笑说“滥好人”,而缪拉虽然是敌人,不过他好像也为尤里安的宽容感到有些忧虑。

“我就答应给予安全上的保证吧。尽管如此,虽然以我的立场而言,是不应该说这种话的,不过那些脱离者当中,倘若有人成了我方的协力者,那么您岂不是麻烦了吗?”

“是的,我们会有麻烦。不过只能逆来顺受。他们也算是被情势所迫才得如此,此外我们也没有权利说什么。”

杨的弟子向师父学习是吗?想要这么说的眼神,充满了缪拉那砂色的眼眸,不过他只留下了好意的微笑,然后就离开了伊谢尔伦。

尤里安在目送缪拉离开之后,和卡介伦说道。

“将来会怎样姑且不论，就眼前来说，可以看出莱因哈特皇帝似乎可以在个人感伤的范围内处理伊谢尔伦问题。杨提督一过世，他就没有意思再进行以前那种层次的政战策略了，可以这么说吧？”

尤里安一面说着，一面啜饮着自己冲泡的红茶。

“确实是如此。没有了杨威利，伊谢尔伦这个要塞对他而言，就只不过是边境上的一颗小石头罢了吧。”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尤里安循着自己思索的轨迹说道。

“皇帝会迁都到费沙上去。这么一来，费沙回廊将成为结合新统一帝国集权的动脉会，对于边境宇宙地区的开发，将从费沙回廊的四角出发，而人类社会本身的扩大，也将以费沙为中心向四方推进吧。就算没有伊谢尔伦，人类的社会以及历史同样还是会进步。我想皇帝的构想该是想造成这样的一种状态。”

“皇帝会作这样的一个构想，嗯，或许是当然的也说不定。不过对我来说，真正让我觉得惊讶的，是你竟然能够看清这一点。你的战略判断力真了不起哪。”

尤里安对卡介伦的这些赞赏点了点头，不过并不是因为肯定他的话，而是基于一种反射动作。尤里安现在正拼命地想要将杨生前所思考过的战略地图再一次重现出来。尽管结果还是只能靠自己的才干来加以判断，不过尤里安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个而已。

“原本皇帝之所以亲征伊谢尔伦，是由于他本身的情感所导致的。皇帝之所以对伊尔伦回廊这么样地固执，并不是因为这个回廊当中有一个要塞，而是因为有杨提督在的缘故。”

“嗯，是这样子的吧。杨过世的同时，皇帝也重新回归一个冷酷战略家的本份。那么，你看以后的情报势会怎么演变呢？”

“这不是我们要去预测，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期待的。”

“唉哟，连说话的样子都像起杨来了。”

当卡价伦这样揶揄他的时候，尤里安这才第一次露出笑容。从过去到现在，尤里安所曾经露出的无数笑容当中，卡介伦觉得这一次最富有一个大人的成熟，不过这或许有些袒护的成份在里头也说不定。

“杨提督过去经常说，只有在伊谢尔伦回廊的两端，各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的时候，伊谢尔伦要塞才能够产生战略性的价值。”

“嗯,这些话我以前也听过。”

“现在伊谢尔伦之所以能够保持安泰,理由非常讽刺,那就是因为它已失去了战略性的价值。当价值又重新恢复的时候,那也就是帝国产生分裂的时候,伊谢尔伦的转机还是会来的吧。”

“嗯……”

“总之,我不认为事态会产生什么急速的变化。国父亚雷·海尼森的长征一万光年花了五O年完成。伊谢尔伦的转机大概也是如此吧,我们得先有些觉悟才行!”

“五O年以后,我就将近九O岁了,如果那时还活着的话……”

卡介伦一边抚摸着自己的下巴,苦笑着说道。他现年三九岁,还正值少壮年龄,不过却是除了梅尔卡兹以外,所有留下来的干部当中最年长的。

“不过,你、还有杨夫人,也都毅然地接下了这些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啊。杨夫人大概会被人说是为了让自己的政治地位具有权威性而利用丈夫的名声。而你的话呢,如果失败了当然是会遭来一顿痛骂,如果成功的话就是成功了,不过或许会让人说是因为受到杨余荫的庇佑,或是抢夺了杨的构想之类的批评吧。”

“被说成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只要能够成功。”

只有这句许是尤里安想要说的。

就这样,所有想要脱离伊谢尔伦要塞的人,在七月中旬全部离开了。余留下来的人,便可以重新开始订定新的组织编制。

余留下来的人共计有九四万四O八七名,其中男性六二九O名、而女性只有二三万一八一名,而且大部分的女性都是男性的家人,单身的很少。虽然构成总人口的男女比例不均衡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不过迟早都会成为问题的。

“这会有问题的嘛,将近有一半的男人都是‘失业’的状态。对我来说,我一点也都不想去协助那些没有积极心的家伙。”

奥利比·波布兰以带着酒精残余香气的声音,悠哉悠哉地说道。尤里安听到这些话之后,知道他终于已经从精神失调的状态当中恢复了,内心觉得无限的喜悦。

“不管怎么说,最后都一定要留下军团这个组织。不过这么一来的话,就没有办法一举进行新国家的建设了。”

那这该怎么办呢?此时的尤里安必须要重新思考。

Ⅱ

杨威利的死、莱因哈特皇帝发布迁都令，在这些大动荡当中，战乱看起来已经暂时告一段落，安治的季节已经要来临了。那些实际暗杀杨威利的行动者，应该可以说是替这个季节拉开序幕的人，不过尽管他们立下了这个功绩，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安稳地享受这个新来临的季节。

当时用来暗杀杨的两艘帝国军驱逐舰已经在六月上旬就发现了。其中一艘已经只剩下残骸，漂浮在瑞达Ⅱ号附近的宙域内；另外一艘则在暗杀杨威利成功之后，在逃亡的途中为布罗上将麾下的巡航舰群所拦截。当时这艘驱逐舰艇无视于停船的命令，仍企图要逃走，不过这是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的。几十道的光束全部一起发射集中在暗杀者的舰艇上，舰上所有的成员都在那一瞬间化成了火球。

就这样，那些暗杀杨威利的实际犯人，全部都如数地"殉教"了。直接狙击杨的人，连姓名都未曾公诸于世，就这样无名告终。

暗杀杨威利的犯人乔妆成帝国军的将兵一事，当然立即就展开了调查了，不过因为后来大约一０名军官和士官自杀，使得整个真相的调查工作虽然还不至于无法进行，不过却变得极为困难。他们这些暗杀者也因为成了殉教者而得到自我陶醉的满足。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元帅就任新领土总督的职务，阶级和各省的尚书相同，军务和政务所统辖的范围遍及自由行星同盟到去年为止的整个区域。属于他麾下的军队，有舰艇过三万五八００艘、将兵多达五二二万六四００名。这支军队的总名称叫做"新领土治安军"，不过在非正式的私下场合，有时被人冠上总司令官个人的名字，叫做"罗严塔尔军。"

他所选择用来作为行使职权的总部，是过去同盟政府经常举行喜庆宴会或是召开会议的"优佛利亚"的高级饭店，在此他设立了总督府。

将兵五００万，已经是足以凌驾自由行星同盟末期之总兵力的大军。仅由一名军人指挥的话或许是太过于庞大的物理力量也说不定。但是要统率这支经常充满了思乡情绪的大军，对于必须要支配这个一直到昨日为止都还是敌国的罗严塔尔而言，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恐怕要被这个责任给压死了。

然而罗严塔尔很沉着冷静地上任了。在短短的期间内就证明了他的处理

能力，在战场以外的地方同样也是非常有效率的。还不到这一年的七月底，旧自由行星同盟的市民们，虽还称不上是很积极，不过却也好像已经接受了总督的统治。以作为治外法权的对象，不过现在军纪严正，并没有任何由士兵所犯下的凶恶犯罪事件发生。反而是旧同盟军已经失去控制的脱队者犯罪问题较为严重。

罗严塔尔将自己的职权区分为军事和治安政治两个范畴，并且分别在这两个范畴内设置辅佐人员。在军事方面，是由已经连续好几年一直辅佐着罗严塔尔的贝根格伦上将担任军事查阅总监的职务，事实上也就是等于总督代理的地位。

不过，格利鲁帕尔兹以及克纳普斯坦等人对于这项人事安排都稍稍有些不满。因为他们也都是上将级的人物，但是在形式上却必须隶属于与他们同等阶级的贝根格伦。另外他们原本是雷内肯普的麾下，不过在他死去之后，就暂时直属于莱因哈特之下，如此让他们对贝根格伦怀有一些优越意识。

另外，过去曾经在斯坦梅兹一级上将的麾下，担任甘达尔巴驻留司令部总书记的里裘中将，由于他的实务能力和他对于旧同盟国内事情的了解，所以被任命为查阅副总监。他这人与其说是一个军人，还不如说是一个后方的军事官僚，所以他并没有参加“回廊战役”。躲过了与司令官一起战死的命运。不过这算是一个较为次级的地位，所以与诸位上将的不满是无缘的。

有一天，罗严塔尔把格利鲁帕尔兹与克纳斯坦两名上将召进总督府的办公室，夹杂着讽刺的口吻加以训论。

“你们两个对于军事查阅总监的人事命令好像很不能够释怀的样子。其实哪，贝根格伦比你们年长，而且担任上将的年资也比你们来得久，如果不用他、而用你们当中的一名来出任查阅总监这个职务的话，那么另外一人难道能够心平气和吗？”

两人一言不发地退出去了，在这以后，至少他们就不曾再公开放肆地表露心中的不满。

另外在治安政治方面，由于莱因哈特皇帝的推荐，罗严塔尔任用了在短期间，历任本国的内务省次长以及民政省次长的技术官僚优利乌斯·艾尔斯亥玛来担任辅佐的职务，任职民事长官。很偶然的是，这位恰巧是克涅利斯·鲁兹一级上将的妹婿。

还有一位高等参事官，那就是优布·特留尼西特。因为艾尔斯亥玛固然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官吏，但是对于旧同盟国内的情况并不是那样精通，所以在

这方面还是一个能够帮忙提供意见的人,不过对于这样一个只为了谋求一己的安泰而将他对于国家与人民的责任全部抛弃不顾的男子,实在也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

"皇帝有时也会作这种奇妙的人事安排哪。在杨威利意外死亡之后,随即又让原来的同盟元首以帝国之官僚的身份回国。难道这是在对民主共和政治作讽刺性的表示吗?"

贝根格伦歪着头,不解地说道。不过罗严塔尔却多少能够了解皇帝的心情。现在对于这名厚颜无耻的男子,只有将他加以羞辱才能让人觉得有些快乐吧。特留尼西特能够成为一国的元首,并且身兼最高行政官,当然是有他相当的才干。不过他那种行动原理,与莱因哈特的审美意识相比,可说是差距甚远。

"嗯,算了。只要把特留尼西特的能力和知识加以活用就好了,没有必要去受到那家伙的人格影响吧。"

罗严塔尔说了"用而不信"这句话,在正式的记录上流传下来。这位金银妖瞳的新提督,在心里面盘算着,只要特留尼西特有任何令人怀疑或险恶的言行,那么他就以自己的权限,一举将他处决掉。为了要制造将他加以处决的借口,就要反过来接受这名令不人悦的男子,这也是另一方面的因素吧。

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脱离伊谢尔伦要塞的将兵们,在这个时候,提出希望能够回归到海尼森的要求。

一听到这个要求的时候,罗严塔尔那一黑一蓝的眼眸闪烁着思虑的神色。而里袭中将则因为前些日子与他们这些人的交战,而令他失去了上司的记忆尚未忘怀,所以对他们自然是不怀好意的。

"属下应该如何处理呢?就算他们脱离了要塞,终究是曾经非法占领要塞、反抗皇帝之辈,难道可以无条件地赦免他们的罪行吗?"

这个意见确实也有其道理,不过以罗严塔尔的立场而言,却不能诉诸于单纯或武断的决定。

"如果要把这些超过一OO以上的男女全部都拘禁起来的话,就现实而言是不可能的吧。而且旧同盟的人心也是必须要加以考虑的。如果让他们的不安扩大,这岂不是一件蠢事?"

罗严塔尔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作了以下的指示。"凡脱离者"所搭乘的运输船,给予其在海尼森第二军用宇宙港着陆之许可。在"凡脱离者"当中,一般的平民以及非战斗员者,一律给予完全的自由,并且在今年内,授与帝国臣

民的公民权。士官以及士兵阶级的人，则在登记姓名以后，即可各自回家。

最后是军队的军官、以及在艾尔、法西尔自治政府担任公职的人，必须要登记姓名、地址、留下指纹，并且在帝国政府下达正式的处置之前，必须每个月一次到总督府报到，然后更换新的登录卡。

在采取这些处置之后，罗严塔尔又重陷入沉思之中，原来他在高级军官名单当中，发现姆莱中将的名字。

他过去曾是杨威利的参谋长，在军务处理以及司令部的营运方面，因为拥有坚实的手腕而闻名，这名男子竟然也脱离了伊谢尔伦，而且还自行统率脱队者。这一次脱离要塞的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还是因为看到了他也想要脱离的缘故。

……"大概是杨死后，对伊谢尔伦的前景不看好吧。人心虽然不是永久的，不过这样就变节的话，虽然是他人之事，不过却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你这么认为？不过，你试着回想一下利普休达特战役刚刚结束时发生的事情吧，贝根格伦。皇帝为什么会眼睁睁地让刺客闯到御前？你不认为这是一个该留意的故事吗？"

听了金银妖瞳的上司这么一说，贝根格伦无言以对。三年前，当门阀贵族联合的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败亡的时候，其心腹安林巴哈带着君主的遗体来到莱因哈特的面前，当时众人以为他这是一种背信的行为。但是他真正的企图却是为了要暗杀莱因哈特。当时正在危急之时，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用身体护住了莱因哈特，为盟友的未来而牺牲了。

"那么，是不是要收押姆莱这号人物呢？"

"不，还没有必要这么做，只要对他加以监视就行了。"

总之，无论如何，罗严塔尔并没有对这些脱离伊谢尔伦要塞的人加以重罚的意思，现在的他其实是在盘算着，将故人杨威利大加颂扬，那么旧同盟的市民也就会对这些背离杨的人加以批判吧。

在这些流入海尼森的"脱离者"群众者中，有一名自称是善良平民、本藉费沙的男子，年龄大约三0岁前后给人富行动性的感觉，整个脸上充满了辛辣的表情。

原来那就是费沙名声颇高的商人，同时也是已故杨威利的友人波利斯·寇涅夫。跟随在他左右的事务长马利涅斯克以及宇宙航行员维洛克。这些成员如果在国内安全保障局里面被敲一敲、打一打的话，大概会打出2、3公斤左右的灰尘吧。

“自由商人的国度费沙，现在已经沦落为皇帝陛下的直属地、帝政的大本营了。不是可以长久过活的地方。”

现在他虽然正踩在海尼森行星上面，但是关于海尼森的事寇涅夫反而没有提到。马利涅斯克思虑深远地回应着说道。

“不过，会把政治和军事的中枢放在费沙，让整个经济和交通被带动起来，足见皇帝也并不是个单纯的军人。”

“所以他一点都不可爱啊，生副好面容就够了嘛，他应该要觉得满足，然后把才能或是才干分给别人就好了哪。”

寇涅夫一边臭骂着，一边把充满敌意的眼光，投向冲督府主办举行的杨元帅追悼仪式的海报。

“这个新总督也不是一个软角色啊。也借此盘算着多重的政治效果……”

他忽然闭上了嘴巴，整个视线被现在正通过海报前面四、五名穿着灰色服装的男子吸引了过去。事务长怀疑的视线交互地在注视的人和被注视的人身上游移着。

“怎么了？船长。”

“什么怎么了，去年你不是和我一起到地球那个狗不拉屎、鸟不生蛋的行星上去了吗？我看过刚刚那个脸，在那个阴森的地下神殿里见过。不晓得是叫主教或是大主教什么的。”

此时维洛克的黑眼珠亮了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下达指示去暗杀杨威利的人，很可能就是那伙人也说不定。”

“嗯，非常有这个可能。暗杀现场只找得到那些活凶器而已哪。持那些活凶器逞凶的家伙，现在一定不晓得在哪里举杯庆祝啊。”

寇涅夫把怒气都集中在鞋底，然后重重地踹了一脚。

因为当时被带到伊谢尔伦的三个地球教徒，最后还是没有招供，而真正的原因，一定是他们这些在教团属于下阶层的人绝不可能知道这种最重要的机密。他们所主张的是，杨威利是宗教的敌人，根据神圣的意旨，必须将他消灭掉，任务达成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要殉教了。尽管巴格达胥上校用尽一切严酷的逼供手段，最后仍无成效。绕着如何处分他们的话题，伊谢尔伦的干部们之间，多少有些议论。

当目睹死亡的时候，尤里安瞬间暴发出的激动情绪，将暗杀者们打倒在鲜血的泥泞当中，不过当要重新宣告死刑的时候，却欠缺决断。在处分尚未决定

的状况下,经过几天之后,这三个地球教徒全部都相继自杀了。其中两个人是咬舌自尽,而另外一个人则是在单独拘禁的牢房内撞墙而死……

“尤里安这孩子才能是足够了,不过凡事非得要学得取巧一点才行。光凭梦想和理智是不可能胜过那皇帝的。”

“船长一贯的主张又出来了。不过,那孩子虽然年轻却做的很好呀。他毅然决然地决定要继承杨提督的遗业,这不是很勇敢吗?”

“如果他一直把杨拿来作榜样的话怎么办呢?杨已经死了哪。杨那个家伙也真是的,如果是和皇帝决战的时候被打死的话就另当别论,谁知竟会是这样一种和期望完全背离的死法呢?”

“罪不在他,罪在于那些地球教徒的身上。”

“我明白,所以才这样一直跟踪他们呀。”

走进背面街道之后,他们三个人大约跟踪了二O分钟之久。不久,那群身穿灰色服装的人,进到一栋宅邸的后门去了。隔了一段充分的时间之后,波利斯·寇涅夫靠近那高耸的石壁。当他用视线扫过门前的门牌之后,他低声地笑了出来,原来那上面写着“优布·特留尼西特”。这一栋雄伟的住宅原来是同盟最高评议委员会议长的私人宅邸,如今正在一片静寂声中,等待着最近已经更换了头衔的主人归来。

“看来,这家伙在海尼森同样可以观赏有趣的戏剧哪,我们就暂且在这里等着看戏吧。”

Ⅲ

尤里安十分明白自己接下了现在的这个新地位,其实是一件多么狂妄自大、而且多么不自量力的事情。自己的经验当然及不上杨,而且无论是才能、才干都远远不如杨。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对着自己问道“如果是杨提督的话会怎么做呢”,然后用尽他一切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将杨的生前重新再播放一次而已。尽管如此,杨确实是在匆促而且完全令人无法预期的情况下,从尤里安的眼前离开。

“一个好人,一个伟人,却在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被杀死了。这就是战争、就是恐怖主义。战争和恐怖主义最后就是导致这样的结局啊!尤里安。”

早就明白了。不,以为是明白了。不过,如果要把这当作是一个现实的话,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杨威利因为一些愚昧的反动主义者之恐怖行动,而毫

无意义地被杀死了,这个事实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但是想要将杨的死变成有意义的死,事实上是认同恐怖行动的效用,是生者将死者的尊严政治性地利用了吧。不过,尤里安想着,和自己在一起的这些人都需要杨。我们自己为了要守护杨所遗留下的、民主共和政治的小幼苗,就连死者的协助也是需要的。

必须要倚赖个人名望的民主共和政治——这是杨生前最感到苦恼的矛盾,但是这样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杨的死亡而减轻。因为,不管是杨的妻子菲列特利加也好,是杨在军事、政治思想上的后继者尤里安也好,都只能借由扩大杨生前的虚像,然后才有可能使杨的理念在现实的地平线上具体化。就在莱因哈特皇帝以及他的帝国即将要完成宇宙专制统一的这个时候,民主共和政治的理念还在"拥护民主主义的英雄杨威利"的阶段,开始向专制政治的激流挑战,并且继续努力生存下去。

杨生前的时候最迫切渴望、最后没有能够如愿的"作为民主主义人格化的个人",终于由杨的后继者们找到了,那就是"死去的杨威利。"

后世的一位历史学家作了以下记载。"……同样都是支撑同盟末期的名将之死,但是亚历山大·比克古的死和杨威利的死,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比克古的死,代表着自由行星同盟这个国家所象征的民主共和政治的结束;而杨的死,则代表民主共和政治之精神的再生,而且不受这个叫做同盟的国家的范围所束缚——后继者认为,至少这个可能性极大。而如果不这么想的话,他们或许会无法忍受自己所处的状况吧。杨威利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不败的,甚至还是不死的存在……"

尤里安在悲伤和对暗杀者的憎恶当中,注意到了一些事情。

"不过,对了,这么一来杨提督是在维持不败记录的情况下去世的。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可能将他击败了,就连莱因哈特皇帝也是一样……"

但是这样想就能够有勉强一点的安慰吗?尤里安想起了菲列特利加所说过的话,但是却感觉到胸腔里面有尖锐的荆棘存在,因为希望杨能够活着,就算连战连败也没有关系。现在的杨威利只存在于记录和回想当中了。不过反过来说,不要拘泥于他的死,反而让回想更丰硕,让记录成为永恒的不灭。从艾尔·法西尔的时代开始,亚斯提、伊谢尔伦、亚姆立扎、以及巴米利恩等接二连三的不败记录,再也没有人可去加以抹煞。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恐怕就是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后继者已经压制了全宇宙,将始祖加以神化,并且企图要抹煞事实,侵犯史实之神圣的时候吧。不过,就连高登巴姆王朝也没有要将鲁道夫始祖的恶业对后世加以隐瞒的企图,因为剑虽可以胜过笔,不过却只是暂时的

胜利罢了。

过去尤里安曾以试着劝杨。

“提督您不妨可以把您到目前为止，所经历过的战争全部总结整理起来，然后把它写成一本战术理论书。”

但是杨却很认真地摇摇头说道。

“这不行哪，战略当中虽然有法则也有正确的形势，但是战术的展开，即往往会超过理论。”

然后他接着就展开了自我的理论。

“战略是因为正确才会获胜，而战术是因为胜利，所以才显得正确。所以，如果是一个军人而又头脑一本正经的话，那么就不会去想要如何用战术上胜利，来挽回战略上的劣势，不，正确来说，他们不会把这些要素列入计算来发起战争。”

“所以应该要把您的这些想法写下来不是吗?”

“太麻烦了啦，不过如果是你要写来赞扬我的话，那我是会高兴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将我写成是一个充满了知性与魅力，而且沉静的男子喔!”

每次只要是和自己有关的话题，他一定都会把结论带到开玩笑的方面，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另外，在和“共和革命战略”相关的方面，杨也曾经说道，那是再度占领伊谢尔伦之后的某一天。

“我们终究还是选择了占领伊谢尔伦要塞的这一条路，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

另一个选择的作法便是，在革命军的移动之前，就把共和主义的政治组织遗留下去。其实也不见得要固守在单一的根据地上，可以将整个大宇宙本身当作是一个移动基地，然后在“人民之海”里面四处环游。

“其实，或许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会比较也说不定，而固执于伊谢尔伦这个幻影之上的，或许是我自已也说不定，并不是帝国军的家伙们。”

尽管杨心里并没有像是后悔这么强烈的想法，不过他确实也感觉到有些可惜。自从成为杨家的成员以来，不晓得已经为杨奉上了第几千杯的红茶了，尤里安问了一个太过于理所当然的问题。

“为什么那是不可能的呢?”

杨的战略构想归回到零而不得不采取次要构想的理由，是尤里安所想要知道的，因为如果可能的话，杨必须会采取最佳之途径。

"因为没有资金啊。"

杨立即苦笑的回答道。

除了苦笑以外,束手无策的现实就是这样的。只要我们在伊谢尔伦要塞上的话,那么粮食和武器弹药勉强都可以自给自足。

不过,如果要离开伊谢尔伦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定期性的补给就绝对是必须且不可或缺的了。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可以利用同盟军的补给基地,不过这一次是不可能的了。各种物资的提供都必须要以金钱来作为酬劳,但是却没有所要的资金。掠夺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所以就只能固守在这个自给自足的根据地上。最初如果兵力充足的话,其实也可以采用突击甘达尔巴的帝国军基地,在得到那些物资之后,便调转方向的这种方法,不过这是在占据伊谢尔伦之后,杨才想出来的。

"战术附属于战略,而战略则附属于政治,政治则属于经济,这是一个原则。"

所以现在尤里安等人的基本战略必须是要长期性的。莱因哈特皇帝与罗严克拉姆王朝与银河帝国,现在是同一个存在。首先,必须要能够事先掌握莱因哈特对于政战策略采取的方向。

不过,莱因哈特在世的这段期间内,情势如果没有好转的话,那么共和政体将会以他的后继者,作为相互对立乃至于交涉的对象。莱因哈特结婚,并且有立下子嗣的情况,和莱因哈特在尚未有后继者就死去的情况下,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对应方式吧。就算只局限在后者的这种情况下,那么究竟在一场混乱之后,会再重新产生一个统一宇宙的引导者呢?或者是会维持长期的混乱与分裂?随着情况的不同,局势也会随着产生变化。如果是电脑的话,只会回答一句"资料不足,无法判断",然后就放弃责任了吧,但是人类是不能这样的。为了收集更多的情报,便拜托波利斯·寇涅夫前往海尼森等等的这些举动,可尤里安已经被迫要采取处理办法了。

有一天,菲列特利加正在办公室喝茶的时候,尤里安抱了一堆像小山似的报告书和裁决书走了进来,他注意到杨未亡人的脸色不好,有些担心的问道:

"您累了吧,杨夫人。"

"有一点,不过,我已经完全明白了,依照自己的构想来驾驭发展事务,与在被赋予的权限范围内处理事务,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

啜了一口红茶之后,菲列特利加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从今以后,一定得要靠自己创造出自己行动原理才行哪,我是这样,尤里

安，你也是啊。”

“是啊！真的是如此呢。”

巨大的真实感搭乘在一艘回想往事的小舟当中。杨生前的时候，在他睡睡午觉、喝喝红茶、更新立体西洋棋的连败记录的间隙当中，究竟在进行着多么庞大的知性作业呢？尤里安对于这一点几乎真的要感到惊异。

对于杨生前一切的言行和思考，在尤里安的脑海中有着大量的记忆，这些记忆已经不可能在量的方面有所增加了。年轻人必须要将这些记忆加以整理、系统化，然后作为今后实行被众人所赋予的责任时，可以奉行的一个指针。

他年轻的生命力与他所感受到的疲劳，正与他的身、心两方面争夺着支配权的其中一天，他正机械式地独自在餐厅吃饭，忽然有一个纸杯被放在他的眼前。

这一杯颜色令人难以形容的液体，它的味道更是在原先的想象之外。原先一直扳着面孔，注视着尤里安表情变化的少女，此时皮肤表面的薄冰好像溶化了似的。

“这不是什么饮料，是药哪！当然不好喝啊。这是克罗歇尔家传的疲劳消除药。原料和作法是秘密，有安定精神的作用。”

卡琳让她那蓝紫色的眼眸中所绽放出来的光芒呈水平移动。现在伊谢尔伦上的人口，和三年前的“最盛期”比较起来，仅有当时的五分之一，所以人影遮断视线直线进行的情况也就减少了。

“机伶的人全都离开了，整个伊谢尔伦顿时变得空旷了起来。”

“可是你并没有离开呀？”

“真不凑巧，因为我哪，不喜欢搬家。而且我很敬爱菲列特利加·G·杨夫人，所以我想要留在这里帮助她。”

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决意表明。这些话比克罗歇尔家传的药更能让尤里安的疲劳像阳光下的霜一样快速地消退。

“不过，这是当然的吧。看着菲列特利加的身影，没有想要去帮助她的话，以身为女性而言也站不住脚的。”

“男生也是一样的啊。”

说出这一句话之后，尤里安心想这句话真是多余的，不过卡琳并没有加以反驳的意思，反而选择了漠视这句话的态度。她用手指顶着她形状美好的下巴说道。

“菲列特利加有一年，而我的母亲则只有三天，与她们的另一半在一起生

活。”

卡琳好象没有意思去谈论母亲的另一半之意，遂将话题绕着菲列特利加的身上打转。

“我曾经问过菲列特利加一个很失礼的问题，杨提督有什么地方吸引她。那个时候菲列特利加并没有洋洋自得的表情，她回答说——等有一天，当你遇见一个满心想要把他所赋予的责任完成的男人时，你就会明白了。”

卡琳的视线好象试着要鉴定美术品之真伪似地，集中在尤里安的身上，这名被鉴定的对象则轻轻地耸耸他的肩膀说道：

“如果能够不去完成就这样算了的话，我倒想要这样子哪！不过，也不可能让谁代替自己来完成是吗？”

如果说是因为自己还没成年，或许是给予自己过高评价了。就算以完全成熟的才能来处理的话，也许也只能达到这种程度就是极限了也说不定。

“你好象觉得自己还没有完全长大的样子，或许事实上也是这样，不过还没有长大并没有什么好觉得可耻的。像我就是把还没有长大拿出来卖弄，还是过得很快活的。”

卡琳轻轻地摇了摇她那像是淡红茶颜色一般的头发，她那蓝紫色的眼眸，就像是从彩虹上截取下来的一部分，正闪烁着美丽的光芒。

“不愧是先寇布中将的女儿哪。”

尤里安心里确实有这上奇妙感受，不过他避免将这种感受说出口来。是否可以将她所表现出来的亲和感，当作是恒久的呢？不，原来甚至连亲都说不上，她眼前的态度说不定只是妥协？或是只是暂时的情绪变化也说不定哪。

“菲列特利加真的是很伟大，不过，或许正因为如此，男人就得意忘形了。我并不是在指杨提督，不过那种利用女人的宽容心、不负责任的男人是最差劲的。”

这些责问的矛头当然并不是针对尤里安，不过尤里安还是替当事人缩了缩脖子。其实如果是当事人的话，大概会嗤之以鼻，然后吹嘘地说道——如果想要对男人说这说那的话，至少要先能够把一打的男人玩弄于股掌以后再说……等等之类的话。

在两人的背后，有个观叶树的大盆栽，在那个大盆栽的后面，有两个闲人在面前放着空的咖啡杯，捡拾着换气系统的风所送过来的会话片段。奥利比·波布兰脸上充满了不能只用邪恶来形容的微笑，远远地望着尤里安和卡琳的身影。

“哎呀、哎呀，这边的父女关系还没有修复，人家那边中途就已经和好了哪。什么都不做就自动会有漂亮女孩靠近过来的这种事，尤里安的命运一定是从杨那边家传下来的。”

“你还说呢，人家可不只有一个女人。”

“只是羡慕又嫉妒是不行的，亚典波提督，关于女人哪，一下面就是0，没有什么小数点以下多少多少的。”

“谁羡慕又嫉妒了？这世界上也是有人和你抱持不同的价值观的。”

“是那位抱持着侠气和醉狂，只朝向革命的贵人吧？”

这两个人顿时像是年轻食肉兽似地相互露出笑容。在没有事先说好的情况下，两人的视线却不约而同地转向尤里安他们那边——原来是打算如此地，只是他们早就已经离开了，这两个大量制造麻烦的人，只好让视线在空虚中漂浮。

“嗯，怎么说呢，这些年轻人并没有互相冲突，或是闹别扭，如果他们能够表现出精神方面的成长，这到底也是一件好事啊。”

亚典波罗自己其实也还是被人称为黄口孺子的年龄，却好像一副理所当然地喃喃自语，而波布兰也用一副很严肃的态度，赞同他的话说。

“青春岁月如果只有革命的话，那么就显得太孤寂了。啊。青春真是太好了。”

严肃与笑话，就好像是二条铁轨上的轮子，带领着伊谢尔伦特快车，每日每日快速地奔驰前进着。

“我们自己的正式名称，如果定为共和国的话，那么与帝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去修复与妥协了。而且，国家、政府、军，这三者的关系也会变得太过于复杂吧。有没有什么适当的名称，可以适合我们这个小组织的呢？”

菲列特利加这么一说，先寇布、亚典波罗、波布兰这些平常反对太过严肃的男人们，她都认真地思考起来了，这大概是她担任主席以来，最大的一件事也说不定。

不久之后，波布兰那绿色的眼眸闪亮起来。

“伊谢尔伦集团，这个名称不错吧，而且还有押韵呢。”

听到这句话之后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亚典波罗立即发强烈反对的声音。

“驳回。”

“为什么？希望你可不要只用你个人贫乏的嗜好来判定事情。”

“在革命史上，凡是命名为集团的革命组织，全部都中途就失败，我不希望

让这个伊谢尔伦成为民主共和政治的坟墓。”

因为亚典波罗意外地表现得极为严肃，所以波布兰也就没有想要打岔的意思了。

于是接下来众人都沉陷在思索的沉默当中，不过，这沉默并没有持续太久。卡斯巴·林兹上校用冷淡的口吻接着发言了。

“如果只是一味地想要一个稀奇古怪的名称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而且杨提督一向是讨厌这种事情的。所以，如果暂时用‘伊谢尔伦共和政府’这个名称的话，各位以为如何呢？”

后来，虽然没有大多数赞同这个提案，不过却也没有人反对，结果就采用了这个名称。至于这个平凡无奇的名称，是否能成为迷人的光彩而在历史上永恒不灭，就视今后的发展如何而定了。

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了要让它与艾尔·法西尔独立政府之间容易作区分，这个组织也有着“八月的新政府”乃至于“八月政府”这些不同的名称。

在菲列特利加之下，至少也必须要设置一些辅佐她的机构部门。要决定这些事情，还必须要另外协议。于是以自由行星同盟初期的组织作为参考，后来又召开了三次协议。

最后，共有办公厅、处交、情报、军事、财政、经济、工部、法律制度、内政，七个部门设立起来。因为在这个小小的组织当中，如果设立了许许多多部门机关的话，也只是增加麻烦而已。

所谓工部局的这个机关，不管是在名称上也好、在管理内容方面也好，都是模仿帝国的工部省而订定，因为借用好的东西没有必要去忌讳，这是他们所一致达成的共识。举凡是塞内非军事的硬体以及能源，都是由这个部门来管理。

机关诞生之后，就必须要设置负责管理的人。目前，军事局长就由军政和补给方面的权威卡介伦来担任，至于其他的人事则暂时予以保留。虽然如此，不过尤里安并没有那样悲观。

伴随着国父海尼森一起长征的那些人们当中，连一个帝国的重臣、富豪、或是知名的人士都没有。这些基于反专制的思想，而且过去长久以来，一直在忍受虐待与压抑、默默无名的人们，熬过了长达半世纪之久的苦难之旅，然后接着完成了建国的大业。不仅限于菲列特利加、或者是尤里安，没有任何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名声响亮、成功、而且光芒闪耀的伟大人物。

“将亚雷、海尼森和杨威利的肖像，并排在总会议场、中央委员会、主席办

公室、以及革命军司令部这四个地方，至于其他的公共场所则一律禁止，以免变成英雄崇拜……”

菲列特利加的这个提案，让尤里安的脸颊上轻轻地绽放出笑容。他想起了当初，杨和菲列特利加结婚的时候，那种板着面孔的表情。

“和国父并列在一起，杨提督可会害羞的呢，他会说身份不配的。”

“他所希望的应该是在天上、或是在来世的时候，都能够好地睡着午觉，不过至少得要他看着，他所遗留的作品，最后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就这样，宇宙历八00年、新帝国历二年的八月八日来临了，这是在杨死后的第六三天。

在这一天里面，共和政府将正式发表成立宣言。菲列特利加·G·杨向收放在陶制棺木中的丈夫遗体致哀之后，在尤里安·敏兹的伴随下，前往宣言仪式的会场。

“亲爱的，请在天上看着我好吗?”

菲列特利加在心里面呼喊着将她撇下就自己先走了的丈夫、将她的人生作二度改变的男子，然后就步上讲坛。几万名男男女女，将这个通风良好、广大的楼面挤得密密麻麻的，他们将视线和热气全部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她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从宇宙的一个角落，向全人类宣告这棵幼小嫩苗的存在。

“我、菲列特利加·G·杨，根据所有支持民主共和政治表达的人们所表达的整体意见，在此发现宣言，宣布伊谢尔伦共和政府成立。宣布以亚雷·海尼森为首，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渴望、以及为了使这个渴望能得以实现的战争，今后将持续下去……

她的声音不大也不高昂，因为菲列特利加所呼喊的对象，严格说来只有一个人，她深深地知道自己只是一个代理人。

“在眼前这个不利且时运不济的一刻，必须要向孕育出民主共和政治之幼苗的各位女士、先生致十二万分的谢意，谢谢大家。在这所有的一切完全结束之后，只希望还能够向各位说一声，谢谢您……”

她的声音中断之后的那一瞬间，数万人形成的一片静寂充满了整个会场，接着在尤里安·敏兹、达斯提·亚典波罗、奥利比·波布兰的带领之下，众人开始高呼。

“伊谢尔伦共和政府万岁!!”

“去死吧！莱因哈特皇帝!”

欢呼声音与扁帽顿时四处飞舞、无数只手臂也同时伸向空中。

宇宙历八○○年、新帝国历二年的八月八日，伊谢尔伦共和政府诞生了。帝国和它之间的人口比例为四○○亿比九四万。仅为人类四二万五○○○分之一的人中，再度高高地竖起了民主共和政治的旗帜。

罗严克拉姆王朝统治下的银河帝国，还是没有能够完全地统一宇宙。杨威利的骤逝，对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统一而言，究竟是促进或者是延迟，在这些活着的人当中，没有人能够预测得到。

场规模壮大的

太空战记即将展开……

田中芳树作品

银河英雄传说



银河中原本三分天下势均力敌的微妙关系，却由于帝国内崛起了一位天才战略家莱因哈特而逐渐扭曲了这项平衡。率领着三万艘舰队踏上了征途的莱因哈特，在这场战役中遇上了他毕生的宿敌——同盟军的杨威利。他们在亚斯提星域初逢劲敌，并展开了首次的智谋激斗……。一场规模壮大的太空战记即将展开！



ISBN 7-5387-1990-3/I · 1026

（全五册）定价:100.00元